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子部第六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五)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五)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七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絳 字成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絳誅憲宗將筆取其營絳與裴垵諫曰銷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悉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者固取其財恐非遇亂畧惠綏用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敕令賜諸道以褒饋餉絳請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七

付度支鹽鐵急遽以免遣息取求之弊尤時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邪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廢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詭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邇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況而禮無使不肯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官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焉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

紀聖德

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修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謂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遣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楊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卽非治要述崇飾

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敘絳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諗絳襄陽裴均達詣書數銀空甕數百具絳諸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吏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綱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綱絳爲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謫訊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災誤上心自左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

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割其平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于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又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垕曰李綱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逆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臣相結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于國體豈可述休須應與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潦公私用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審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

并使承宗輪二稅諸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論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禮亦無損上聞今劉濟因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于反掌故蹈蹙躐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聞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漠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謀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成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邠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

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比狄乘間窺，其爲憂患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恐未可大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終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師，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舉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與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追，不服使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尚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舅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

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遠先宿裴垠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牛勣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水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邠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遣武入逆亂之地，使這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垠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過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譖人欲傷武及垠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六月，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此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逾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召承旨李絳謂

曰居易小臣不遜。頃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聽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初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臣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敕。承璀果無功。還如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蒙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錄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釋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陸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華豎就禽。方收威。遽以偏將蒞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唱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

觀。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者。為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府。賈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官人猥積有怨。鬲之恩。當大出之。以省輕費。領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券。剗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禁止。帝皆順納。帝嘗畋苑中。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兄禮憚如此。帝悅。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邪。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日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下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大任官而辭。廉惜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耶。答曰。凡

方鎮有地則有賦或費用度易美餘以爲獻臣乃謂陛下謹出納焉有美哉若以爲獻是徒東庫進官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覺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永璿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永璿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封高邑男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璿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璿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諸李絳不

九

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燃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淫靡

爲都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銳志求濟時之畧果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醢聽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裴節度上以左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古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待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居肆則悉爲俘囚矣何須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降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授以自存則立爲降道所糞粉矣故臣以爲不用兵可坐待魏

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敵。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于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綰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懼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榮感聖聰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出，懷諫切弱，軍政皆決於家僮將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唯唯。」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發將士

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幸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南應過陝，乞明旦即降。曰：『靡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日除留後，絳曰：「與恭順如此，自非思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與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露聖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

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貲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郭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倘強者果何益乎郭蔡恒遣游客見說與百方與終不聽終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皆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邪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

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摧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賊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美於不出祿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記絳在位獄不入禁中是歲吐蕃寇邈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曰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倚爲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遽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歸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命何所益乎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官中所對惟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與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邪祐甫曰所問常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正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



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慮臣以爲受降城張仁願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欲避河患退二三十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礪磧將候不相應接虜忽磨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使用懷義奏利害與絳相同上幸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絳言於上曰邊兵復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預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千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核聞會絳罷相而止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治生于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嘗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被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違而驕蹇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

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能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獨手足之於心臂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關良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器陳簪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雖言者欲移之邪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符者此命訪問里以貨致之彼不諫朕意故至謂擾乃其罪所取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主中書臥不視事上叩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上謂宰相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致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絳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瓚於淮南絳雖去任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要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賄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塼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寨不詢眾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北年遁奸往來窺視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瓚曰多在討中主奴授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八福頌奏

○至平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鷄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田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鎛其恩議者不直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帝數游岐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賢太分屢爲譏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遞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

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寢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絳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徒謚曰貞贈禮甚厚景延亦贈官錄一子大初詔更官差第元和和將相圖形凌烟間絳在焉絳所論事舊餘言其甥見侯牧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入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其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爽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愕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雖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

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佐曰懷母畏吾以閹門保君也。帝未之信。亟追潘旣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入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選潘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選賓客相樂。慕潘名。強制之。仲舒等爲俳說。度語相狎昵。潘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睦。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諱。潘曰自古故事。出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數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潘曰聯紙是牒。豈曰勅邪。問神仙長年事。潘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設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潛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語曰鐸可兼宰相。潘遽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潘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潘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潘。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飾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曰不孚翌日罷潘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潘。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

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

唐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杜陵人。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郡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販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之。以告曰。子今日請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官亦不遷。未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繼自代。及爲右補闕。總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群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謂卒改他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擢少府監。陰子補齊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儒等策獨署奏出。爲巴州刺史。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平垍曰。奉教事。果兄聽垍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

政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千時流競爲息  
常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  
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諫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  
言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諡吳元濟  
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  
事乎始于蔡勣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  
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  
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  
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  
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  
奏諸將方力爭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侍  
車奏哉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  
貫之策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  
學士所以贊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鎛張  
宿皆以幸進宿使留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  
奸佞也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  
陰搆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與度論兵帝前  
議頗駁數請罷兵故罷爲吏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  
使時國用不足遣監鐵副使程昇督諸道賦租昇  
州縣厚歛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異意因

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視  
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  
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後更諡曰文忠輔相嚴身律  
卜以正議故物室若無所改易裴垣子持萬緡請撰  
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八  
左編

臣類

和臣

唐李德裕

守成

李德裕字又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干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其父丞相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遂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唐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卽位權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人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臣類 和臣 唐李德裕 守成 李德裕字又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干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其父丞相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遂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唐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卽位權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

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南方信機巫錡父母鵠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論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救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敷達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虞藏敬宗立詔浙西王朥蓋樞具德裕奏比年旱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歛之矣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敬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平皆推酒人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臣類 和臣 唐李德裕 守成 李德裕字又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干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其父丞相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遂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唐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卽位權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

帝不加罪。夫鴻鵠錢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魏天馬盤繡袍豹文彩。惟麗惟乘。與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論。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戚。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尼。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詔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年損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三

人紀類纂

卷百零八

三

十戶僦一人。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輩血危老之人。率多成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亡。汲轉鬻于道。互相欺詐。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勅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德裕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林瑑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儒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論年徒歸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凱而郭劍

人紀類纂

卷百零八

四

戰者。廢遺律著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絲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瑛。疎關徙舊州。治臺登以奪警險。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于農。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安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羅州若悉但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人編纂。卷五十八。五

恒謀死。拒違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坐論李訓鄭注。爲李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憶德裕以誣播達。乃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言去德意。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浸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豎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國事者。李齊運裴延齡。章渠李等。記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人編纂。卷五十八。六

不忠。當咥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矣。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吝。積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敗之。君臣無猜。則諛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宰相李林甫。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唯進罷宰相。使政有中書。誠治本也。德裕進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墾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于西。遂更無虞于南。

路憑陵迫甸。肝食累朝貞元中章阜欲經畧河湟須  
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論奔熱而還城  
堅率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  
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壁震懾山西  
入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樓維等城既失險阨自  
須抽歸可滅入處鎮兵生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  
降前一年吐蕃僭國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  
天爲誓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  
臣詔臣執送悉恒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  
人命棄信倫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檢詔嚴切竟令  
人編類纂卷一百一十八  
執還備二木與於竹裔及將就路竟叫鳴呼號吏  
對臣無不陷涕其部送者更爲番帥譏訕云既已降  
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于漢境之上志行殘忍  
用固偶雖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決  
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特更一紀而運屬  
千年乞追獎忠寬各加褒贈詔贈悉恒謀右衛將軍  
時帝數出畋遊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于日  
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以深祭  
古誼母繼以左側閤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  
願節田遊承天意羣冊拜司空是時擊敗回鶻澤潞

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  
調復稹伏誅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  
唐與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  
戴義皆超拜保傳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  
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  
德裕又陳先臣封干趙家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  
傳嫡不及支度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常居  
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上從容言文宗好聽  
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德裕曰臣頃  
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衛節  
入編類纂卷一百一十八  
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  
刑執敢哉上善之上問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  
不測外人頗驚懼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  
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爲善  
者不驚則爲寬矣王才人寵冠後庭上欲立以爲后  
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帝  
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  
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相稱譽不爲  
朋黨禹稷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  
以其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其工讒堯則爲黨舜



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遂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  
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  
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  
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  
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  
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  
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善之。及如晦在焉。亦  
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  
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  
軋。故朋黨始于井陘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受誅

人編新纂

卷一百六十五

九

夷以王則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  
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容三  
千。務以譖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惟行仁義。今議者  
欲以比之。曰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  
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  
所謂黨者。譖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  
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  
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究見矣。時宰  
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春言。太和中後。風  
俗浸敝。令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傳

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  
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臣謂宰相  
有姦謀隱惡。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  
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  
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  
餘員。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宅相無與。故  
威名獨重。於時嘗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  
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  
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  
中判之。初憲宗納李筠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切時官

人編新纂

卷一百六十六

十

中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上性豪邁。尤所不  
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  
詔稱皇子幼冲。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爲皇太子。叔更  
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勾當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  
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崔頌我  
髦。元祐孫堅翌日罷爲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  
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  
斥德裕陰事。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放納諂李紳  
殺兵刑事。而御史中丞魏扶等言紳殺無罪。德裕徇  
戚其竟。至於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

軍事明年年六十三子燁仕宋幕府貶象州立  
山尉懿宗時以故徙邠州餘子皆從必貶所後詔追  
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  
年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  
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竊  
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  
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  
者因聚于內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  
年高屬使俱出關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  
婚嫁此則百年美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  
人編纂

卷百六十五

十一

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貴才無  
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關  
授監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進士俾  
試詩賦諸王出關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知樞密  
劉弘遠薛季昶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  
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珣  
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遠等於上勸上除之  
賜弘遠季昶等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  
部尚書杜棕奔馬見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  
不宜手滑德裕與崔拱陳夷行三上奏又遣樞密使

至中書使人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  
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惡懼得以爲難德  
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  
死既而追悔爲之出第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  
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  
晚今不謀于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  
延英賜對至脯時開班奏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  
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  
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  
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伏之上乃曰  
人編纂

卷百六十六

十二

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款門  
朕繼嗣之際幸相何嘗比數李珣季昶志在陳王嗣  
復弘遠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  
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始何不效則天臨朝勳使安  
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殷鑒虛實難  
辨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支思人侍月餘以  
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  
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珣爲昭州刺史裴夷  
直爲驩州司戶七年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  
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

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中書舍人張元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于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者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以仲方爲賓客分司出楊虞卿張元夫爲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夏六月以工部尚書鄭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羣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佑經術頗似鄭元

人編類集

卷一百五十八

三

宗閔封曰單佑經術該可尚然議論不足應李德裕曰單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單佑史大夫宗閔爲相使崔潭演曰事一切宜出安用中書潭演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初僧孺開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即昭入朝時楊州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誚詔釋之補闕王績拾遺令狐綯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先是

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二年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以宗閔爲湖州刺史四年以李紳充淮南節度使德裕怒僧孺宗閔不已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賜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潯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遣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

人編類集

卷一百五十八

四

呂述與德裕書言劉稹被殺至僧孺出迎款款德裕奏述書上大怒貶僧孺爲州刺史宗閔長流封州有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爲太子詹事德裕以諫議大夫柳仲郢爲京兆尹仲郢素與僧孺善劉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德裕秉政日久好狗愛惜人多怨之自杜棕崔鉉繼相宦者左右其太尊一亦不悅六月上崩以李德裕攝冢相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始聽政以德裕克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政日

又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初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以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未幾再貶崖州司戶二年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是時牛僧孺徙汝衡二州遷爲太子少師卒

初幽州裨將陳行泰逐步元忠遣監軍廉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大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廉勿遣使以觀之聞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請京師稱絳僭虐請以本軍討之十月仲舒至京師詔李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決事人心向之師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主絳復却之今許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

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餉皆在鵠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膺朝廷選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表請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太和中宣武缺帥議徙劉從諱于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帝以爲未可乃止從諱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諱宛伺朝廷及上卽位從諱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諱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從諱尋置秘不發喪王協爲預謀曰正當如官居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遣數使四境勿出兵城中貽爲備而已已又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和又遣監軍奏稱從諱疾病請命其子於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惜云恐從諱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種人朝必厚官爵上以藩路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鹘餘糧未減邊鄙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

請以劉稹權知軍事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之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教宗不恤國祿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既屢難制累上表迫賜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兄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

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諫昭義者安南鎮收之兼令偏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旬兩

七

與之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之俗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軍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

同鵬餘糧來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從諫所欲突人兵馬使董可武攝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棋贈直數千緡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於是將吏扶輿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解朝政復命上怒赦之配恭陵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卻率王宰爲忠武節度使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

問淮西許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成不破之田重質

以爲由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

事

事實帖付地主勢盡力竭心志不一易至敗亡故初戰二年以東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一年以後客軍漸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軍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兵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慰督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載其人味爲寇之腹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以成

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潤取之固難夫  
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讎建中之後每奮  
忠義是以郭公抱真能若田悅走朱泚常以孤窮寒  
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  
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  
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  
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在雖欲切之必不用命今  
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屬  
耨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塞天井之口高壁深  
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甲官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搗上黨不過數  
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承教言德  
裕言於上曰謀者皆云劉悟有功後未可誅謀宜今  
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賜追  
千拔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  
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稱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  
功當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  
得理國之要是時河陽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  
河東劉沔步騎三千守芒車關步兵千五百軍榆杜  
成德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陳夷

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與氏制劉從  
諫及千楨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  
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  
北諸鎮有自立朝廷必先有平卒使次冊贈使宣慰  
使繼往商度軍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  
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平歲軍中得繼完爲備至  
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元逵受  
詔之日出師屯趙州詔元逵等以七月中旬五道齊  
進劉從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  
路以臨賊境七月上遣御史中丞李固宣慰河北三  
鎮今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觀早平澤潞李德裕  
於上曰臣見曩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乎出境仰給  
支或陞與賊通借一縣一扣虞之旨以爲功中食轉  
輸延引歲時今諸詔諸軍拊令元逵取州以取  
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取西水潞州毋得取  
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其  
又諸休兵於洛州又諸益兵德裕言於上曰彥佐  
通願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諸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  
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  
爲彥佐之副候至軍中令代之仍詔彥佐進屯翼城

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少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疊驍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訓使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元逵奏拔官務欄擊克山劉禹遣兵救克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禹王茂元使連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

八月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

以疑誤官軍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

三

以疑誤官軍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賊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使兩端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憐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閭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假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王茂元爲賊將薛茂卿大敗于科斗店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

不可絕其嗣又從諫奏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德裕對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冒韜四越巢窟况其下哉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憂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奔已自將全軍渡漳水趨磁州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夏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伺官軍弱寡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

公孫羽集

宋王元入

重

變然後併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而軍聞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勝沮軍聲且震驚洛陽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必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不取而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虛全軍俱餉難給日令公孫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勢矣又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船隻助河陽窮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伯道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道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莊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觀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夜城

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令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  
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  
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共  
處河陽非宜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  
宰爲河陽行管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  
亦免他虞九月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  
按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檄帖皆謂官軍爲賊  
云遇之卽須痛殺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  
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  
校左僕射河陽王茂元宰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  
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兼領河陽恐其不愛  
河陽州縣志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  
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諫河陽不若遂以五  
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州隸  
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  
東都無復憂矣上承其言以河南尹敬瑄爲河陽節  
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官以打敵斯供饋餉而已  
以石雄代李彦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非取  
潞州仍分兵翼城以備侵襲石雄受代之明日卽引  
兵踰馬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營善劉河軍

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甚喜十月臨朝謂宰  
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  
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  
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  
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  
死初劉汙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  
隙上使宰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  
其以私憾敗事從汙爲重遣節度使以荆南李石爲  
河東節度使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  
人甚思之薛茂卿以科擢宰之功意望起遷或謂劉  
從諫留從諫所求者節度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  
朝廷此節所以來也道也由是無賞茂卿懼怒各與  
宰通謀十一月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賊遂引  
兵走宰遂攻天井關東西塞間茂卿不肯皆還走宰  
遂割大小其村茂卿入澤州帝使謀召宰進攻澤州  
帝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相磨蚰足而  
已頃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  
公直代茂卿茂卿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  
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追擊公直大破之遂聞  
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聞潞州刺史李怡公之從



兄也石至太原劉積遣將軍賈郡詣石以恬書與石  
示積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表歸葬東都石因群  
以其書問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  
窮蹙故爲諭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  
詔石答恬云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  
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關若虛  
爲誠款先求解兵大望沈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  
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難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  
朔使內變自生上從之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  
橫水欄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杜兵

人編前集

卷一百一十八

三

詔河東以兵三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  
匪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  
弁將之詣逢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入給絹二  
匹劉沔之去楊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之以已制益  
之人僅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  
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  
遂作亂四年春正月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李石奔  
邠州并據府庫使其姪詣劉積約爲兄弟積大喜石  
會開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積呂義忠遣  
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

遊奕將得劉積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  
許招納乞降詔命德裕上言宰擅受積表遣人人賊  
中曾不開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  
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  
失信豈可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  
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師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  
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積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  
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審諭石雄以王宰若  
納劉積則雄無功可紀桎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其功  
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

人編前集

卷一百一十八

三

遣弟奉表表詰張相所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  
朝意示備未之許今劉積不詰尚書而請又不遣血  
屬所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殺除實恐  
非是兄在邠楊弁逼姪通狀如此而將斷大臣客受  
其降足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  
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卽所有焚之惟面縛而來  
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只是貧  
虛賞犒不足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  
且兵用未罷深慮所有動心填張延賞爲張賊所述  
遂奔漢州遂入成都詔李石義忠退赴太原召勞

遊之兵計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普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杜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兵二千計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達軍忻州刺史辛不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計之上與宰相議太原事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計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計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趨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

事功恐其不戢士卒平入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詰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遣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杜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并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并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賄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疋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升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因奏削楊弁微賤決

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蕡河東兵成榆杜都聞朝廷令各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呂義忠奏克太原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遲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惡攻澤州縱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趨磁州而弘敬出師遣各軍取太原而成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

從劉蕡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議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兵仍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以義成劉蕡爲河陽節度使七月上與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冀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常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謂皆進上口言亦有理卿更召以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口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子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兩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柳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

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輩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四年閏月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連客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得潛拙諸處兵聚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兩月又偷兵諸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謂其拙兵之處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

八編 卷八

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官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爲懼望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之貪令婦人授糧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將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勝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圍鎮

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間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達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臨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達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舊兵戍沁州劉稹既族薛友弼又誅邢洛救援兵馬使談劍義兄弟三人劍自是疑懼遣使召之劍不肯入士卒皆譁譁劍必不爲糧用但劍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劍使引兵入潞州取糧事成

三

之日計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抑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在諫妻裴氏憂憤將改其弟問與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洛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安王言其有二心釗召之釗辭以釗洛水木立少功實所懸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

每州造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  
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三率高其估  
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惴惴不安軍將劉  
漢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  
商最多命漢主之襄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  
漢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漢不許以  
不遜語答之問怒密以麾下謀殺漢歸國并告刺史  
崔蝦蝦從之丙子蝦問開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  
於王元逵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  
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  
士曰留後年少政事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  
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  
倉庫給軍士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  
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王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  
敬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  
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  
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若何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  
止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  
否上從之詔山南東路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  
鎮潞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

贖稹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  
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  
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  
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  
入誼令稹所親重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  
城中之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如何稹曰今城中尚  
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  
不若束身歸覲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  
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  
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  
人新集 卷五十八 五三  
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人稹與之誓約既定乃白其  
母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  
入謁稹曰請議公事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  
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  
闕去就則朝廷必垂矜憫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  
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盡殺之凡軍中有少嫌者誼  
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由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于  
王宰宰以狀聞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洛磁留後但  
遣盧弘止恩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  
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驕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

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責賴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詔言杜宗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是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領昭義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土園並縱還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

八編通纂

卷一百八十八

三

實郭誼既殺稹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它鎮於是聞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伸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脫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赴場脫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禁點拒官軍者悉械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二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挂之初德裕以韓全義淮西之敗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圍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旌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兵皆守比制自非中書選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方得罷德裕在位雖遣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五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

八編通纂

卷一百八十八

三

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自用兵以來河比三鎮每遣使若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選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將遞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

詔以澤州隸河南節度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甘露之變王涯千羽賈餗子庠奔劉從諫至是已爲郭誼所殺德裕復上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宜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不高文端王釗等號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

卷一百六

五

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常無禮於王元逵者。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德裕等奉寇孽阮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還。使安撫從之。十二月以忠武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石雄爲河陽節度。使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逮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德裕奏請詔河東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

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爲。皆從之。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帝旣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於武。不可戰。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茲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人。編類纂

卷一百六

五

少息。若弓發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回鶻自開成時。國亂。爲其渠長黠憂斯所破。會昌後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于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援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

勞虜研無不敗請詔率無聽諸戎計帝于是貸粟二萬斛會同鶻王子唃廝囉殺回鶻相赤心降于田牟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請籍兵復故地又請且借天德城以居公主帝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止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干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俟須應接必無所吝二年二月河東符澈修杞頭峯舊城以備回鶻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入德形勢從之五月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唃廝囉等以唃廝囉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大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賈烏介衆雖衰竊向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開門山可汗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唃廝囉等詔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稭積之資中國禁人屠牛羊中國所鮮出于北邊雜虜國家未嘗料調

唃廝囉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應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謹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

於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唃廝囉入朝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八月可汗師衆過杞頭峯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關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門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詔發陳許徐汝襄州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唃廝囉姓李氏名思忠上賜可汗書諭以自爾國爲熙寧所破來投境界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

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于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睨睨邊城築營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水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黠戛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于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葉

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  
事之戒德不存懷戊子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  
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廐之  
時又官軍免盛冬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  
俟詔命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  
當及天時未寒決策于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  
兵必今收兵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  
儻不一詢群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  
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  
鶻使亟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

八編纂纂

卷五十八

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  
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  
面招討使皆會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奚契丹稱  
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謂唐事張仲武遣  
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畫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云  
仲武使回鶻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馬羊  
馬賜之仲武不受曰但欲回鶻監使則歸之 癸卯  
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僑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  
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  
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間孫僑若與幽州合  
勢迫逐回鶻更須益發兵備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

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  
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十月上遣  
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德裕爲書賜公主啓曰先朝  
割愛降婚義寧國家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  
回鶻所爲甚不得理每馬首南向始得不畏高祖太  
宗之感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后之慈愛爲其國  
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  
已後不得以始爲詞劉沔張仲武周鼎盛寒未可以  
進兵請待歲首李忠順獨請與思忠俱進十二月德  
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柁從之三年正月回鶻烏

八編纂纂

卷五十八

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  
兵馬使王達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  
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  
回鶻之衆窺見羣車數十乘從者皆朱朱碧類華人  
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  
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使從相  
保駐車勿動雄乃整城爲多隙穴引兵夜出直攻可  
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駭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  
輜重走雄追擊之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鎗與  
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初回鶻入大同川



至雲州大掠党項還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  
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把頭峯  
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  
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我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  
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  
得帝即以方畧授劉沔至是石雄以捷聞二月黠戛  
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且言攻取安西北庭  
并求冊命詔太僕卿趙蕃欲勞之上引對班在渤海  
使之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取安西北庭德裕曰  
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延五千里異時縣河西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四

隴右抵王門開首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  
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  
斯果有其地邪假令一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  
往戍何所與發何道饋餉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方  
猶苦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  
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  
亦謂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食外以耗內此三臣  
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况久沒甚遠之地  
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上  
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還回鶻故事求歲遣及

賈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  
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  
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  
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同鶻稱臣  
乃行冊命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三月以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  
戛斯可汗書論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  
入朝投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  
比爲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戍  
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接山谷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五

可汗旣與爲怨須盡滅夷倘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  
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  
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  
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論懷待趙蕃回日  
別加使冊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  
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  
不能盡人心須卿自爲之黠戛斯遣使入貢言欲從  
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  
秋可汗擊回鶻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  
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

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濬為通遠使使之先傳器械糧糧及調吐蕃守兵衆募又今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俟今秋點受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濬於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謂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遠職事中使賜仲武詔諭已鎮雖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初回鶻為石雄所破可汗收餘兵往依黑車子初從可汗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附者皆饒寒游夷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破即殺烏介帝以回鶻平詔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譚後世策點受斯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党項寇鹽州以武寧李彥佐為朔方靈鹽節度使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鎮割據于此則亡逃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為擒送以此無由禁城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為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使臣為之副居于夏州理下詞訟庶為得宜乃以克王岐

<p>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党項副使令慈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p>	<p>延陵顏季亨會通文較</p>		<p>八折類纂 八折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p>	
--	------------------	--	---------------------------------------	--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九

左編

臣類

宋沈倫

沈倫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

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符居潤與倫厚善薦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置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太祖代周自宋州召爲戶部郎中遷爲陝西轉運使先是王全斌與諸將入成都

鏡取民家子弟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爲獻者倫皆拒之東歸後中所有纔圖書教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署判三司事先是倫第痺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奉隄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距者知其木在居第因遣中使索圖督工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南齊六年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裝

友金帶六年授左僕射致仕辛年七十九初有司議

謚倫曰恭惠子繼宗上言曰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卽當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

文判太常禮儀院趙鼎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祗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按謚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流政堅固執禮御

實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達耶賢而不伐等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既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

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謚如唐相溫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實易直之公舉無避乃謚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案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刺曰文堅強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備治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允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子孫許其爲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爲虛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

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皆奮跡辭場歷與誥命以文爲謚允合國章至于集賢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諡伏宜如故從之

### 宋李昉

李昉字明遠涿州人舉漢進士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後延州別駕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太平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相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四年昉罷復相蒙正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微謂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化囚四日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昉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嘗久雨不止廬舍多壞太宗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昉及泰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僇豈知野有餓殍乎

昉等慙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昉爲相有求差遺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昉曰用賢入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昉常朝王旦爲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卒諡文正公

### 宋宋琪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宋琪字儼實幽州蓟人少好學幽師趙延壽辟爲從事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于贊仕宋皆表爲從事宋乾德四年召拜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初甚加禮遇班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鄆州開寶九年爲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卽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瑛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解過自新留判三司勾院俄遷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普出鎮南陽琪拜平章自員

侍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爲相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請遵故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雍熙二年罷守本官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群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度浞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况軍行不離于輜重賊東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轍西適山路今大軍

八編類集 卷五十九

五

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漆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截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則搶奪步隊定王師備禦之方而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溝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壅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

慮步美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鶴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奈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遠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驅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滿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壁決旬必克幽州背內泊山後入軍聞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吳常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

八編類集 卷五十九

六

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破脅從役屬以來當懷骨骸之恨勃海兵馬土地盛于奚帳雖炮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勦留泊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威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藩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剋日殄平其奚膏渤海之國各還重親親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王化俟克平之後宜布守臣令于燕境及洮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

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計于本川此人生長塞垣。諸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兼得奚。霄。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迤邐城邊。海。紅。戶。數十萬餘。耕墾千里。既珍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罔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諸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宕。備。但專守境。勿輒侵漁。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屯。碣。之。利。所。宜。守。陣。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于。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存。邊。城。緩。急。難。于。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于。天。雄。軍。邢。洛。貝。州。以。來。設。擒。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既。窮。新。草。未。生。陳。麥。已。朽。番。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營。陣。之法。以。十。萬。人。爲。半。前。陣。二。萬。人。後。陣。八。萬。人。後。陣。與。

八編題集

宋宣公元

七

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布常山之勢。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倚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虜酋多計策。點。而無勝。晉軍之處。盡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常。爲張彥澤之所誤。疏奏。上頗採用之。淳化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李繼隆爲都部署。以討之。琪上言。石晉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曼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彥超換鎮。曼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樂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遂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利臣。又聞。堯項號爲小蕃。非是一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勢一戰。便可溫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于速闔。以騎兵鋒。莫若持重守。澠。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餽。糧。成。實。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剿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

八編題集

宋宣公元

八

資富許爲已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宴于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撫慰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貲奉一百千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卒諡惠安

### 宋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通判昇州陞辭有言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

八編類集

卷五十九

九

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躋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入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待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也蒙正遽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平章事監脩

國史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受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成于巖穴不索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庸此寵命恐惟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而不過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設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目蓋諸子冲幼未能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

八編類集

卷五十九

十

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諸書雖講咸有課程待其成性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邪於是右正言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爲皇太子詞意狂妄上怒甚將加竄殛沆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益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瘁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燧之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卿何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賴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蒙正指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旣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卽位，進左僕射，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六年，封許國公。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曰：「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瑛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太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後土，過洛南，幸其第，錫春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

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祖、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勤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諡曰文穆。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復紳官。蒙正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辯，亦不謂在西京日上救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持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雖夷貊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惟多爲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爾。」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多稱職者，以此。」

宋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幕唐李



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官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門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奇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搜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倫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通判衡州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還祕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還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撫御得人但使峻險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後人此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靖輦運城河北之民獲休息矣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蜀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宋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

寘之法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召還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崇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是時齊賢言事頗忤上意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朔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王延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姻婭以請于沆沆爲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于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罷爲尚書左丞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惻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毋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齊賢尋還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直宗卽位召拜兵部尚書平章事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齊賢罷守本官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園砦燒棄之後靈武

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三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繁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于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貢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鄭延環慶之洩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間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頻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富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殊中外已言合衆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今若能增益精兵

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平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若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蓄其資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實干理命司門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臣在先朝常受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恩父祖舊地先帝與以銀州康州麟州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隆慶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皆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益威愈激逆志尤甚屢斷靈州糧路復援緣邊城地數年之間靈州始爲空室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兵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

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繼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志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水沙甘肅十關諸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斯鐸皆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謀從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千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萊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

宋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端少敏悟好學以父蔭補千牛備身太祖卽位遷知浚儀縣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柳風沐雨以申平代王地處親賢當表率尼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遷考功員外郎使高麗暴風折櫓用人怖

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拜右諫議大夫許元王偁尹開封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賴內侍王繼恩就鞠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使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群官有負譴寔散佚者引苛皆泣涕以饑寒爲請至端卽奏曰臣前佐奏邸以不檢府吏譴掠商州陛下復羅官籍今許王暴薨臣補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

退善否得稱州副使臣之類也太宗曰朕日知卿嘗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大事得嘉實未嘗見選抑抑未嘗惜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宅中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卽以端爲左諫議人大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諸必終袪推升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鞠空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磡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端歷

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薨擢太宗崩歲餘之親屬  
爲相持重議大體以清簡爲務應與宰相同列先  
相位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  
同升政事堂太宗疾之時日與參知政事有異議  
子所建明一出內出手札與論事參知政事必從  
編詳酌乃得開奏端公遂與參知政事同列太康  
慶立免以獻呂端平曰玄化之邑免卿除賴中國  
陽也將有夷狄解謝受寵焉於閣下都中家之慶以  
致太康者手初李繼遷投西鄙保軍中費其母至  
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位請訓使獨有與謀準退  
人各有志

卷五十九

十九

過相幕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  
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  
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  
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因逆端曰必若此  
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人曰昔項羽得太  
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  
親兄繼遷待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  
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  
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  
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

命在我矣太宗拍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其  
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克納款請  
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諱真宗爲太子端日與太子間  
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  
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  
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  
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太子入侍太宗崩李  
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  
太宗先賜聖詔遂錄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中  
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  
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  
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  
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  
萬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  
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落州籍其家  
賢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  
又以端軀洪大官庭階陛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嘗  
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  
有條理卒年六十六謚正惠

卷五十九

二十

宋李沆

李沆字大初洛州肥鄉人沆少好學器度宏遠舉進士甲科通判潭州相府召試約末邊將詔沆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除右補闕知制誥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訪議難衆而不歸咎于沆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未幾知河南真宗升儲遷太子賓客詔東宮特以師傅禮真宗即位參知政事咸平初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會致堯等是矣後致堯訓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閑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罔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廷使王室微服益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上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

八編類集

卷百三十九

三

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

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固錄殿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臆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入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說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時李繼遷大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兩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吳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壁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即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蒙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肝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俊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賢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云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爲相連與曷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生漸生後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且

八編類集

卷百三十九

三

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

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禍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浸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廬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高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願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察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貌雖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都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肝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還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龍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候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

實無事。維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息。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屬民邪。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往臨哭。之。勅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仁宗卽位。詔配享真宗廟庭。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僊客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額壁。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弟。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渥哉。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夏。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沆與諸弟友愛尤甚。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沒後。或薦梅詢可

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推青子其信倚如此

宋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進士通判吉州代還爲著作郎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人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賦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奏珠事獨不受足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獄既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議議敏中至刺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密直學士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詰朝貴求爲未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視其名不敢封遣去俄摘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箭中瘞臨江傳合軌驛揭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起擢如此時西比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候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真宗咸

平初拜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使發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寬犒官吏莫不感悅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景德初夏州李繼遷兵敗爲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安撫使俄遷京先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計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獵有告禁卒欲倚儼爲亂者敏中審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間無一人預知者命儼人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執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時諸相出鎮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乃以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側儼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所至无不治帝問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一於民事爾五年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

敏中應甚喜又口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  
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  
親徑入徐賀曰今日開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  
眷侍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  
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  
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  
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  
帝親臨哭之慟贈中書令諡文簡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畢士安

守成

畢士安字仁叟鄆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納土還知台州言錢氏上國親有司皆張修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職詔從之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制誥范景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爲學士獻王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出知濠州大臣以張洎爲太宗曰洎視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待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奸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廷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眺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

北史

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史居準上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伏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親軍提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數爲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浚遼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生侵殿間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爲契丹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贊真宗當勦摩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軍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開闕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發書準曰屢請昇疾從

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若勉之士安得以身當  
 星變而說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  
 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  
 澶北鄙爲伏弩發射捷覓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  
 契丹使還其得受領又與其使者俱來講和之議遂  
 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  
 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  
 棄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  
 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  
 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  
 外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十月晨朝至崇政殿慮疾暴  
 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  
 卒年六十八諡文簡

宋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  
 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  
 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知  
 歸州巴東大名府咸平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  
 檄唯具鄉里姓名揭門百姓莫敢後期雍熙二年

九月廢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罷  
 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  
 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爲殘忍不守  
 法度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  
 病新起不得預至暮罷陳王允祐等過之元佐謂曰  
 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爲君父所棄也遂  
 發憤中夜閉牋奏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  
 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  
 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  
 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謀某月日令東  
 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  
 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  
 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剗眼抽筋  
 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還立章聖爲  
 太子準由是得名轉鹽鐵判官會部百官言事而準  
 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  
 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  
 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  
 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  
 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賄。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第。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知準爲可用矣。即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嗽上其事。準引仲舒爲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諭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旣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隣。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固對曰：陛下不少忘閒。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驛之渭北立堡欄以杜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羗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貸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給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從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

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邪。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召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虔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街。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戡亦言宰相出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惟節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一體。

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軍。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準士安參知政事。踰月。始命同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倘作無闕意。準曰。是征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徐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問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抗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涇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

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起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過高環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環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環復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盡試問環等。環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環即麾衛士進。蓋帝遂渡河。鉅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惟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詭歌。惟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提覽出戰。時威虎軍張頭環守牀子弩弩檣機發矢中提覽額。提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請。蓋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猶臣且獻幽州地。帝服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會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幃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

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處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準在中書，喜用寒酸，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他宰相皆自任，同列不悅。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進不肯也。因卻而不視。真宗之大澶淵也，一日語準曰：「今虜勢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爲可守。于是即時遣促出，敕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身乃安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準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口危坐，修齋誦經而已。越數日虜退，乃召爲次將。欽若日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由是帝顧準衰，明年罷知陝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旦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

無大臣體，能其重柄，庶保終吉也。出如天雄軍，北使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祥符七年復召爲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關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誼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關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進纔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過而準乃爲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判河南府，徙承興軍。是時上方崇奉天書，準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疎準。京兆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過準，能素妖妄，託神言國家休咎，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能所善宦者周懷政，而準壻王昭居，中興懷政善，固勸要準與能合。準從上其事。天禧元年復召入同平章事。準自承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僞入見，卽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

書爲宰相。爾準不悻悻而起。準爲樞密院使。時曹利用爲副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曰。謂遂合謀欲排準。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四年。真宗得風疾。政事多中官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閔劉氏宗人。橫子蜀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問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恭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所謀。謂等益懼。力請準罷政事。上不許。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罷準爲太子太傅。以李迪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拯既受樞密。傾使者凡三前。此未有上徐覺其悞。遂召錢惟演。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盡逐曹利用。或曰。謂中書乃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既從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謀益深。客省使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上始得疾。浸劇。嘗卧枕懷政股與謀欲命太子監國。

懷政出告寇準。遂請開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疎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崇勳等議其事。崇勳詣謂第告變。謂徹服夜乘輦車詣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詔曹瑋與崇勳鞠訊。具引服斬之。謂等并殺。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使馳驛詣永興。捕能誅之。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奉又億所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億乃稍安。準知安州。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擢白上欲遠徙之上。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李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分鬬。蓋自此始。以王曾參知政事。學士錢惟演爲樞密副使。準坐朱能再貶。道州司馬。過安陵。漢洞蠻夷乘間抄掠。其酋長聞而責之曰。奈何奪賢宰相。行李邪。迺遣人還所抄掠。其在道州。晨其朝服如常。時起樓直經史道釋書。暇則誦讀。賓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責者。自準罷相。繼以三純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迪亦

自鄆貶衛州團練丁謂惡準與李迪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纓至膝拜敕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以圍經首戴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性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劍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于他日即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帝

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兄重如此初丁謂出準門丁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吳沔準謂起徐諱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攜日深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時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止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項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間家僮謀欲執仇者乃杜門使縱傳母得出伺謂行達

乃罷大聖元年徙衛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白洛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東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守蜀聞準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暎性而問之曰人于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準兄事之詠常面折不少怨雖貴不改也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宦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論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

此張公謂我矣詠常稱使準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爲也在雷州踰年既卒衛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柱紙錢踰月視之林竹盡生荀彧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諡曰忠愍詔翰林學士孫朴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準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母性嚴密不勝怒舉秤鎚投之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慟哭初爲樞密直學士嘗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

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穗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準外朴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牀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 宋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

八編續集

卷五十五

十五

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沉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嚴舊傳有物惟過屏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通判鄭州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爲遠大之器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制太平者必

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宜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甚嚴使人不得傳橋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騎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契丹既受盟旦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帝慨然曰爲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潞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旦暈勉而從仁宗爲太子太



子謙德張士遜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太子不待應選舉不必學書于是士遜日規以善道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徵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大慙次年復下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徵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旦朝延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旦爲兖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自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旦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

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缺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筆有所用惟旦所用奏人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毀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旦嘗至自兖州言張士遜等溢事幹集望賜詔褒諭某等無治聲望令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謂旦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稱薦之又請座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大臣之大嫌也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請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承以師德之意旦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關望公弗遺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卿以戒貪

進激薄俗也上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偏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擠唐劉仁軌嘗念李敬玄異已乃稱其有將帥才而敬玄卒敗軍事上曰若然則險僞之輩固世所不能絕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且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退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安有變更矣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以安矣乃擢樞密使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登州言高麗遣使入貢上謂宰相曰此事如何旦曰高麗久來進奉因契丹阻絕今須許其赴闕契丹必不敢言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常事爾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上曰卿言深得大體卽遣使館接知秦州張吉言蕃部叛援已出兵格闕

方寧謐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蕃酋之臣宜務鎮靜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臣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太子出拜旦惶恐走趨太子隨而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燁策二人亦爲名臣初旦以宰相兼使至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旦始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沒歲餘竟用準爲相旦疾甚遣內侍問者曰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羹藥預粥賜之真宗見表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藥未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死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卽昇至內閣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已而聞旦奏藥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祥符以來每有大禮旦輒奉天書以行常忙忙不樂旣廢疾遺令削髮披緇

以欽蓋悔其前之爲也

宋李迪

李迪字復古濮州人也迪深厚有器局嘗携其所爲文見樞密開奇之曰公輔才也景德中舉進士第一歷通判徐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歷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上庫藏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豐旱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土及以支凶荒今遣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七

三

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曰朕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部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徐謂迪曰帝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迪辭州事第佞耳誰可代璋者迪對曰璋知哺嘶囉欲入寇且闕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

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哺嘶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秦至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璋必勝迪曰哺嘶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璋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劉后迪屢上疏諫以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后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謀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

三

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太子除太子太傅初真宗不豫冠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太子於資善堂聽常程事務他皆進呈聽旨真宗不豫大漸之夕迪與宰執以祈禱宿內殿時仁宗幼冲皇叔八大王元儼若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以王所瀕也迪取素上墨筆挹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初冠準旣貶謂寢擅權用事至除吏不

以聞。廼情然語同。列曰：廼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廼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而遷廼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者。旣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廼進曰：東宮官不當增制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太后姻家，使預政，曹利用爲樞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上怒甚，欲付御史臺利用極曰：大臣下獄

本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與李廼置對亦未合事宜，乃命各降秩罷相，謂知河南府，廼知鄆州，制書猶未出，謂入對，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整，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忼子進，詔送謂中書，令依舊視事。先是上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甚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劉氏獨留朕於宮中，廼進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解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之由是遷廼，廼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嫌章亦中官意爾。仁宗即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廼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

押廼如衡州，仲宣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廼，廼皇恐以刃自剄于東之敗，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廼者，輒藉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臬廳，棄榻不與。廼客鄆，餘怒曰：堅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鄆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徙廼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廼由是得全。或諷謂曰：廼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知舒州，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廼曰：卿昔不欲吾預國事，始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廼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太后盛德，乃至於此。太后亦喜。太后崩，召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平章事。明道二年，出待御史張洵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資知岳州。先是廼除二人爲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旣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廼等皆皇恐，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景祐中，范諷得罪，廼坐姻黨罷軍司馬，罷籍權知亳州。先是罷籍爲御史，數劾諷，宰相李廼佑諷及左遷籍，籍旣罷益追劾諷，不置。諷亦

請辯乃詔卽南京置獄訊之。繕坐所劾諷有不如奏法當見諷當以贖論呂夷簡疾諷且欲因諷以傾迤故特寬籍而重貶諷迤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疑也迤復爲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夷簡潛短之於上竟罷迤謂人曰迤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既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留京師迤夷簡交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官爲補門下僧爲鑿義夷簡請辯詔訊之乃迤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知密州復知徐州迤奏所部鄆兗州欲行縣因祠嶽爲上祈年醮皇子仁宗詔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而諷非迤所宜其母令往久之改知兗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選兵迤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迤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諡文定帝築其墓碑曰遠直之碑又以所葬鄆侯鄉曰遠直鄉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迤守克見之歎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謹事左右不辜

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明復固辭迤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退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塔李氏榮貴莫大於此明復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明復盡禮故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 宋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叔氏善爲文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學士劉筠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哭者不盡曾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此也

宋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叔氏善爲文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學士劉筠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哭者不盡曾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此也

曾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時瑞應宮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羣下莫敢言者會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欲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

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爲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卿思卿其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會請頒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復會議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時官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及欽若相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曾令人昇土置門外賀氏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出知應天府王旦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卽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卽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叅知政事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曾善然事言決於后中外以爲憂

人編集

卷百十

七

錢惟演吳越王俶子以妹妻太宗人劉美者也時爲樞密交通官掖會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官不能立中官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會奉命入殿廡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樞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蔡邕傳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書可以下曾曰兩國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蓋謂不欲同列與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自太后平行其意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壅蔽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始議竄逐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曾以第舍假準會驟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嘗幻山陵一行事判司天監那中和謂允恭言今以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

人編集

卷百十

七

日第移就上穴，我人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貫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銀帛珠玉杖死于鞏縣。初，丁謂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既下獄，會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會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口此，謂不疑會有異志也。」會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今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詭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以笏叩頭而出。太后怒其欲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罪然帝新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久要，不可測，雖會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惡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不純用及謂此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與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

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會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會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會爲王清昭應宮使，會以帝初即位，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內之降詔褒美，仍敕錢板模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給二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會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會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會對曰：「惟陛下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國朝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故事，叙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初，王會出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會上，然議者深以爲非。至是，會進昭文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廡，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會上，閣門不敢裁。帝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閣門，惶惑莫知所出，會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帝與張士遜慰曉之，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帝曰：

比聞天下奏吏出職者多敗官何也王曾曰士人人  
流必顧廉耻若流外則畏謹者鮮州縣雖卑然最近  
於民宜少澄其原乃詔精加考試時暑月大雨震雷  
平地水數尺環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水之作  
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會亟附中使奏曰  
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  
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時又傳言汴口決水  
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恐未  
至此第民間訛言不足慮已而果然陝西轉運司置  
務醋權請推其法天下曾曰推酒蓋出於前代之不  
人編類集 卷百一十 臣等

主

得已未能省去若又推醋則甚矣故罷之命學士蔡  
齊等重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  
輕改信然乎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  
宗朝詔令十有一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于民何  
為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  
一奏稟然後施行也上然之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  
殿曾執以為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其張便殿太后  
左右姻家稍通請問會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王  
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  
還飲車徒而後過無敢諱者人樂其政為畫像而生

宋史

祠之改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為樞密使明年拜右僕  
射封沂國公曾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  
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某人賢則曰誠知此  
人然歷官尚淺且俸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  
途坦然中外允愜故會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初范仲  
淹遭母喪上書執政凡萬餘言會見而偉之知仲淹  
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會謂殊曰公實知  
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  
殊從之會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會曰明楊  
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會曰夫執政  
人編類集 卷百一十 臣等

主

者思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南京留守推官  
石介贈會書曰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聖體因  
是嘗有不豫相公方自外來聖養正深宜卽以此為  
諫若執管仲不害霸之言則遂成亂階恐無及矣  
會左右引茶商陳氏女入宮欲立為后曾以為不可  
卒罷陳氏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會謹甚會力薦為  
相久不用會因對言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  
張耒上爾者一赤腳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  
無此意行用之矣及夷簡位會上任事久多所專決  
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



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  
 會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會與夷簡交諭帝前會言亦  
 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  
 墜其寢左右驚告會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幾年  
 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會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  
 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  
 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會  
 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仁宗為篆其碑曰旌賢之碑  
 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會始仁宗既  
 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會為第一會無子養子曰緯  
 八編類纂 宋言子 臣類 三三

又以弟子融之子緯為後胡安國嘗曰李文靖澹然  
 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  
 是八九分地位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朱范仲淹 守成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入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叅軍迎其母歸

八編類纂

朱范仲淹 守成

養曰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仲淹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辯之語於屏上見去食止一馬鬻爲徒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鄉更其名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片游惰去冗僭愼趨舉無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焉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作以食四方游士諾于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

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

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

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

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

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

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更詔以太妃

楊氏爲皇太后叅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

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

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太皞旱江

淮京東甚甚侍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

八編類纂

朱范仲淹 守成

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題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祠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啄草遣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誑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乃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捷以劇煩使不暇

他議亦幸其有失。歷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言。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裁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

人爲朋黨。

三

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御史韓渚希宰相旨。請者仲淹朋黨。揭之朝堂。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爲朋黨。君明臣哲。垂祭亡極。朕曷食言。志庶幾古治。而人務交遊。家爲激訐。更相附離。以誣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爲苛刻。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示察以聞。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以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旣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

歐陽修以高若納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穆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旣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勅。元昊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畧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幹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至禦之。則官

八

四

早者先出。仲淹口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成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旣廢。用科世衙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曉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鄆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往。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入饑。勢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鄆延密遣靈夏西

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變。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假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殺屠。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之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入爲御史中丞。卷五十五 五

閻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奪。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賊皆具旬日而城成。印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賊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遣繼嵩已喪師。彼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表裏。南入原州。西援鎮戎。東侵環州。通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溪胡盧泉。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盧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鄆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使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倚角而進。

若泰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  
練兵退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  
矣願詔麗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  
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  
足矣帝采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  
仲淹韓琦麗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  
博帥秦宗亮帥慶張元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  
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從故賊亦不敢輒犯  
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然不任事  
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

八編類纂

宋王三

七

改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問辭不  
拜願與韓琦出行也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  
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口上  
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  
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封仲淹惶恐退  
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  
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投須通滿  
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  
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選任須在  
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為子弟任館閣職任

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  
法參考履行無關者以名聞進士先兼給後詩賦諸  
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  
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  
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  
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  
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  
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  
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人  
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

八編類纂

宋王三

八

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  
利害提運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  
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墮廢者可興矣  
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為衛士以助正  
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兵法則  
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教令有所施行主司  
稽遲者重賞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  
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  
未幾旋即廢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  
煩冗裁為制敕行下令不至於數更矣十曰減

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各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宣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時議弛茶鹽之禁又議商稅仲淹以爲不可曰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鹽賣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又建言開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于奪其體大者二府會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

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仲淹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仲淹取班簿觀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以大事仲淹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矣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援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興致太平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然更示紀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入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誘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遣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錫其稅罷榷酤子氏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初仲淹出使呂夷簡已老居鄆仲淹往見之夷簡欣然相與語終日間曰何爲亟去朝廷仲淹言欲經制西事爾事畢即還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

在朝廷之爲便且君此行正蹈危境豈復載入仲淹爲之愕然自仲淹出使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細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卽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表謝上愈信得象言乃以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青州會病甚請邠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諡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賈之碑西戎方熾韓琦爲經界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仲淹守延州

八行

卷之三

二

堅持不引尹洙爲經界判官一日帝命至處州約仲淹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帝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恤此所以不及也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遠還琦遂舉兵入界大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琦逃奔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淹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

仲淹聞而歎曰當是時雖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一有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旣而黜以爲軍惟仲淹所部但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入饋餉之勞仲淹嘗立一軍爲龍征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點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仲淹爲龍猛掛揮使乞朝廷留意西賊攻塞門若其塞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

八行

卷之三

三

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仲淹素善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出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其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而見其家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寬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見仲約度不能禦撥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

通之深從德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  
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行之  
爭於上前富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  
民離錢遺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  
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  
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  
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  
教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離出財物而免於殺掠  
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  
之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弼愠曰方今惠法不集方欲

八編清溪

卷五十五

三

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  
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  
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  
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  
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述不安仲淹  
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  
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達旦嘆曰  
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時仲  
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餒爲術甚備吳人喜號渡  
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

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  
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興  
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  
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教  
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  
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  
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  
仲淹嘗與呂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見人多矣無有  
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  
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仲淹言幕府辟客

八編清溪

卷五十五

四

須可爲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敬  
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仲淹在  
睢陽室學有孫秀才者素遊上謁仲淹贈錢一千明  
年孫生復謁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  
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  
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  
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錢以供養  
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  
學不舍晝夜行復修進仲淹甚愛之明年仲淹去睢  
陽孫亦辭歸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



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康定用兵騷擾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師也皆隸其節下咸奇之曰此國器也仲淹嘗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爲也青子是晚節益喜書史仲淹曰吾過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未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軒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子入焉劉集

純仁娶婦將歸或傳稱以羅爲帷幔者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今若曹舉富貴之樂也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願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數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

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仲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其實就若吳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卽地建學仲淹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園有親疎然吾祖宗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樂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輕用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具良田數十畝爲義莊以養群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或衣錢一疋嫁娶葬葬皆官贍給聚族人僅百口仲淹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輿外庫帑有絹三千匹錄批服及問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非什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仲淹以朱氏兵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郭所加恩乞贖朱氏父太常博士監諸子皆仲淹爲葬之歲別有樂祭朱氏他子弟以仲淹爲得補官者三人仲淹在雅陽遣子純仁到姑蘇取妻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延年問

寄此久何如。延年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此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是初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冀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晏殊判南京，仲淹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殊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婿。仲淹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貴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為壻。後改名即弼，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八新對集

卷五十二

三

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其竊以為宗家惜之，毋為人得也。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韓琦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又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慶曆六年內出詔曰：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亟瑛，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職統降知衡州。鼎知深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今皆毋得用為監司，並與遠小處差遣。綽鼎統三人

八新對集

卷五十二

八

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  
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  
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燭飲作爲傲歌王勝之句云  
歌劇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  
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卽以白上仁宗大怒卽令中  
官捕捉諸人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  
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卽位以來未嘗  
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兩館  
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  
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敘復縱有時名然所爲如此  
孫亦何補邪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盡拔引純  
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  
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  
呂公以攻范文正石介聖德詩云惟汝仲淹汝說子  
蔡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說言業業爲子司  
諫正子門閭爲子京兆聖子詳說賊叛子夏往子式  
号六月詰日太冬積雪汝寒汝暑何子士子子聞辛  
酸汝不告之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呂夷簡字晦

呂夷簡字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試材  
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閭政今封禪  
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選知賓州代還奏  
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  
王曾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君  
識夷簡否曾曰不識也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  
鈞軸曾口何以知之曰以其奏請得之如不悅農器  
等數事掇侍御史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問賀  
既而屬御史臺案之并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  
可欺朝廷邪予以實奏忤大臣意遷刑部郎中權知  
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  
宗卽位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  
允恭誅以給事中奏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  
中方真宗耐廟太后欲其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草  
履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  
宮惟太后遠茲邪契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

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還宮夷簡與同列皆  
辭之後爲例天聖七年拜同平章事景靈宮使玉清  
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  
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  
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固奏罷二府兼宮觀使初太后  
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夷簡宜退夷簡曰先  
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  
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  
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焚輔知無不爲雖禍之  
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爲之救禦十年李宸妃薨太后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夷簡奏宜從厚太后遽引帝  
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  
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  
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  
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太后  
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  
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  
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真道夷簡不曾說  
來太后皆從之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  
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頭不視朝者累

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前畢章獻廢禋諱洪福寺祭告易祚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太后嘗欲以荆王爲皇太叔夷簡力爭以爲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夷簡因對言及以爲不可太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夷簡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太后曰何至如此夷簡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穉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在中書聽旨太人癩類本

宋史三

三

后寤即令出宮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爲修大內使明道二年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陳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樞密張耒夏竦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

聞文應因使爲出詞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願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言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初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爲太后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自縱所幸尚美人恩寵傾后宮郭后妬屢相忿爭美人嘗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憤起抵其額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

宋史三

三

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王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偃陛下頭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楊偕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能通道輔叩銀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朝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論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

勢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聞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仲淹補外，宋庠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先是太后崩，道輔等楊大妃爲皇太后，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處，郭后既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文應即命輿車載二美人出，初蔡齊力爭，創建詔中太后參決軍

國大事之語。呂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方午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排遣之。然議者以爲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爲失也。夷簡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劉后服未除，而勅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天下

夷簡

學校久廢，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稅。一宗室子益衆，爲置太宗正科率增教授員悉授諸衛宮以別庶姓。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判許州，寶元三年復入相，時方飭兵備以夷簡總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節緩急，至是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夷簡謂契丹畏壯解怯，遂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

八編通集

卷之三

一

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耳，不若修洛陽，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避之慶厓，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同列亦贊其速行，夷簡愈緩，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

臣之體未幾感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今竊以賜卿慶曆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謚文靖夷簡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宰相矣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遣使求開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基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給金二十萬常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閣進諫夷簡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爲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嘗借兵伐高麗太后欲與之夷簡堅執不可后曰適

已徵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夷簡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詔之誤矣立劄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夷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八

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詠官張方平言自元昊爲寇三年雖常得逞而絕其休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倘有悔心勢未能自通今因南郊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文願陛下延召大臣商愚計而施行之上書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

及此社稷之福也。卒定和議。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逮使人追還，遂除夷行。自此擢用李迪與夷簡同相，迪直而疎，夷簡巧而密。迪嘗有所規畫，夷簡覺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他容，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夷簡因謂迪：「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人內

編年表

卷三十三

九

既不相協，迪於上前求去。上惟問其故。奏曰：「老病無堪。」夷簡公相謾欺，具奏所以。上召呂面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其門生求官，二人共議許之。旣而夷簡遂在告，迪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以策牘奏上，李漸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曾久在外，意求復用。宋殺爲參知政事，甚善夷簡。謂曾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容之否？」夷簡許諾。綬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復如故。」夷簡笑然之。綬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

夷簡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綬問其可否。曾無所擇。旣至夷簡專決，事不少讓。夷簡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夷簡者，昌齡誤以博文告曾，曾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綬亦罷去。迪曾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初夷簡罷，密薦王隨與陳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之。度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而堯佐復生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審爲養病坊之語。

編年表

卷三十三

十

韓琦論隨等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拔漢故事求策免。於是俱罷。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孔道輔范仲淹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張士遜及張得象爲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先是揀下都摠官千餘人，選宰相樞密使，喧訴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奏其事。請付有司治。時軍興機務繁委，士遜位首相，無所稱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夷簡復爲平章事。



斬聲官曹榮陳吉于市以偶率其徒遮宰相喧訴也從者配牢城卒揀輦官爲禁軍如初詔初景祐中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夷簡爲長者天下亦以夷簡不念舊惡仲淹面謝曰鼎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契援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論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先是夷簡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常國同刻不敢預事獨參政事宋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頗庠頗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知延州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書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禁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時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計則厚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

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爲夷簡所賣也於是庠罷知楊州夷簡惡韓范富三人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弼使北名用仇而實開之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書詞與口傳不同弼覺之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仁宗召夷簡而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今改定當弼益辯論不平竟畢事而還仲淹琦亦指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置而事有功及軍罷而夷簡請老盡用三人及宋庠夏竦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賣片朝陳執中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舉仲淹弼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仲淹弼仲淹弼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刊而諫興又使仲淹日獻二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夷簡每求去以候上意常未厭面去故能三入及老謝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計行三邊於

是仲淹使河東陝西·弼使河北·仁宗以西戎方熾·默  
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衍經撫關中·  
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  
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即降旨中書·令  
檢真宗召种放事·夷簡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  
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副  
卽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還擢未  
晚·上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  
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實元中御史府久闕  
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間以憲長久虛之故·淑奏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五

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  
夷簡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夷簡奏曰·中丞者·風憲之  
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共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  
敢銓量之·仁宗頷之·景祐末·災異數見·上憂之深·自  
貶損博士林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  
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爲書上之大抵·皆諛詔之詞·緣  
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於是天章閣侍講缺·端明殿學  
士李淑等薦王洙·且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夷簡欲  
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瑀臣下所薦·爾不若并  
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洙何如·夷簡

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  
二人·上許之·洙修經武聖略·仁宗覽而善之·命夷簡  
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  
足嘉賞·旣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略·欲用學  
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  
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用洙與  
夷簡以爲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具記上語·明  
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常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  
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上萬幾事繁  
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三年·夷簡數求罷·上優詔未許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五

陝西請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未嘗以言責人·景祐  
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  
可慟哭·無一人爲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爲正  
人·地·自夷簡當國·黜忠言·濫直道·及出·錢許昌乃薦  
王隨·陳堯佐·代已·又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  
不若己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  
陛下果召夷簡·人乘朝政于茲三年·以姑息爲安·以  
巡訪爲知·西州將帥累以敗聞·非虜無厭·乘比求賂  
兵械·貨倖天下·空竭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親爲德  
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鄙

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寇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自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今北虜復盟西賊款塞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疾默然而去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賢才合公議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道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以詭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真其善切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方服其量云仲淹經略西事嘗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惓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

### 宋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累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安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從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會河北乏軍費選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

自言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愒不慎者論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許詔中丞杜衍與三司差擇之已而三司後行數百人諸宰臣呂夷簡第誼訴夷簡拒不見又諸王魯第嘗以美言論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具得其姓名節杖春

配沙門島二十二人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爲從者皆勒停或云是時小人欲害君子先唱諸吏之虛聲以中衍也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糴伏而不出糴其翔湧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罪而儲之則察其

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關毋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戶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衍始視銓事一日遷者三人爭基關衍以問吏吏受兩昧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關居數日吏數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衍帝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關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聲動京師遷知永興軍權知同封府權近聞衍名莫敢予以私拜樞密使與富韓范共事三人欲盡革衆事修綱紀小人懼倖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退絕倖俸每內降恩率廢格不行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門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解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衍與三人卒以此罷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琦亦以爲可舉衍爭以爲不可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寬族

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關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皆劉三蝦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蝦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蝦爲契丹近親而遁逃來歸具歸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蝦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皆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局史度知甫所奏誤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從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陳執中在中書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人乞且留甫等俱職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

吏還白衍，衍取劄于壤焚之。報中因譖衍曰：「衍黨二人，苟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于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爲宰相，纔百二十日也。議者謂衍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衍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衍，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致仕。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晏如也。辛谷多用樣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相，清貧乃爾邪？」衍命侍人畫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此雅白，不好，爾然衍好施，亦卒不蓄也。」張侍讀瑒曰：「和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華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卒年八十，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墳，厚塚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

不宜矯飾過實，則近乎篤。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庸人稱急易動，柔儒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殺，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處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爲鄉曲之顯謹，多少枉爲時所上下也。有門生爲縣令，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略，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相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非欲于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又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肯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如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 宋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碭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驕蹕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

守者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閉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接盛謀翻其獄遂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處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各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和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栻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三

抑市開價直適足以增其氣議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彥博喜遊宴嘗擊毬鈴轄扉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伏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又嘗宴鈴轄扉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房爲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彥博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憂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樞密直學士明鎬討之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於兩府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命爲宜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

知

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中覆上許之彥博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關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取敢死二百命指揮將之衛校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歎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番經以引城外入城中驚援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拜同平章事薦張環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三

以勵風俗與樞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令入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卒亦無事而邊儲由是稍蘇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人獻張貴妃緣此擢爲執政除外戚張堯佐左宣徽臣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道擬蓋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貽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向來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爲表裏言彥博有才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威福一出於已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彥

博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却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門鎧不避敢辭貶竄上於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詣英州別駕直聲自是聞天下彥博罷爲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姜父有舊然姜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及爲參知政事明鏞討王則未克上甚愛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

人編列卷

三

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乞身往破賊上大喜賊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得相由九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辨云遷知永興軍起居舍人屏退鄆人也至和中提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纖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

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議大慶殿因留宿殿廡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玉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人入明日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張尼斬于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白澶州

人編列卷

卷三

三

商湖河牙六澤渠入潢壠故道北京留守曹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入候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諸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枉忍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

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澤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澤恐治前罪更言六澤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沈審白帝曰陛下逮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判河南

八編刻基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府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興轉運使李恭議論不協因訟恭遣吏齋河圖屬宰相彥博御史張伯玉亦奏恭朋邪結託有狀乃詔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降申錫知滁州申錫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上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罷英宗卽位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入爲樞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

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素朝著固辭乃止及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鈴轄李信等超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寬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察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難勝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帝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便然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要推行爾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撫樞密使他事以撻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歛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籠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

八編刻基

宋史

三



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把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觀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博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元豐三年復判河南於走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應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三

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益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未止申前詔簡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道中調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禁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明附司馬光誅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一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彥博遺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客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都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在洛

人編類集

卷之三

文

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事飲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元祐元年起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顥爲崇政殿說書願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展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

時年九十矣。或謂願曰：「君之僂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願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參貢上

荒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三  
左編

臣類

宋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通判淄州入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重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拜右司諫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奸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魯爲相謂之曰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奸名於國事何益惟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副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一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之琦言元昊雖領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

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懈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旣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戎威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没于好水川竦使入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俱換觀察使范仲淹歷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也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戍德順軍以蔽肅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帝悉嘉納進宜撫陝西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計伐之詎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畫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

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  
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勲業仲淹等亦以天  
下爲已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罷歸罷琦爲  
辭折不報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  
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定州初定州兵叛平貝州攻需  
賞資出慈語至欲謀賊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  
軍制勒習誅其尤無畏者士死攻戰則賞賸其家籍  
其孤養養廬之感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  
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  
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知  
并州并甘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齊家示以曩日彼  
所未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始濬美鎮河東思  
冠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旰代寧化大  
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  
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  
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  
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六  
年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  
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  
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

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  
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  
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官將有就常者姑待  
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  
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  
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魯公  
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議琦進  
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  
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  
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  
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英宗居歲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  
陛下斷日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日只  
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  
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  
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  
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  
詔立爲皇子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賁客或從容語及  
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  
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初仁宗嗣未立琦請置

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然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倦  
教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即論太子天下  
本不可不豫立以保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  
育宮中琦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知否  
上以英宗爲言琦卽將順乞降聖旨制之判宗正  
司後兩府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之琦不與  
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  
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未昇下殿至中書又詰琦琦  
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琦笑曰若素議豈不壞  
了事英宗初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嚴心不干且有節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國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兄百官  
琦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卽位大王  
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  
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琦曰先帝有欲允弼曰焉用  
宰相遂循殿陛下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  
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  
晏然允弼太宗孫也英宗卽位已數月初掛服于柩  
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  
廢立莫知所指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  
誰敢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琦呼之徐徐方

遂擁上以教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而三慰安以  
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入見某入見外人  
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帝初以驚疑得  
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臥不  
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慙告或  
熱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或跪於榻  
上者幾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  
亦不易勝矣帝遇昭瑞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  
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感之琦獨屹然不動言於衆  
曰豈有前殿不曹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琦  
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  
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琦確然  
不變恭政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忽問  
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  
所問何王耶語既塞琦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  
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嘗聞耳他日  
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  
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琦卽曰却在慶寧宮乃是聖  
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

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皇后又小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琦因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骨宗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案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哀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七

等五六把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婦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琦但曰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

月

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世則聞遂開卒難合美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潔以言勸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八

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進否琦曰不得不如此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以出矣后曰人生出不可以不備儀禮方處喪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即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

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琦察其意回矣卽遂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徹坐乃往自上上曰莫未否琦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還政琦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數太后既允卽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獎母后是豈好事琦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雞子輕美宗尚返疑富弼在其旁屢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九

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奏政歐陽脩已簽書矣叅政趙鼎難之問修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生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度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新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先是后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琦曰速聞廉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弼意亦以太后之意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琦立勅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後中書已

得光獻旨還政樞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弼愕然因此不悅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琦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重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聖詔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治平二年殿前都虞候郭達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自達始於是知制誥邵必言達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弗聽或以魯琦琦曰故事西府當用一武

卷五十五

十

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達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復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空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達是月彗行至張而彗之未沒也言者多以爲憂或告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英宗卽政琦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畧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篇成十餘輯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後上仙琦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

疾久一日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及是神宗卽位一日中書呈罷上獨留琦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卽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琦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欽容拱手曰此恩何可忘琦惶恐謝之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一

英宗復手勅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拒之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允初入大王元子太宗孫也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班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數十年爲故事至是陶始劾之琦請去帝爲出陶是後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判相州會神譟擅取絳州西邊倣擾改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衆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

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後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作中猶未知朕意耶琦初言絳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文彥博悔於中變督促棄州如初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手詔曰昔我藝祖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孫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觀察使從式進封郡王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從令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一

擇一人封王常從獻子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恩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徙判大名府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辯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



初定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縻累世之好及安石  
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議者  
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  
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極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議量英  
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其爲學士臨邊卅二十天下  
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兩決大策以安社稷嘗是時  
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  
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臣新

一路安石欲沮琦卽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  
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謂宜遣使報聘疆土素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縻累世之好及安石  
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議者  
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  
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極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議量英  
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其爲學士臨邊卅二十天下  
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兩決大策以安社稷嘗是時  
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  
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臣新

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  
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悅服在魏都久  
逾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  
問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之初英宗卽位覃大慶於  
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  
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  
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  
俟服除治平二年上旣釋服乃下兩制禮官詳議翰  
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  
事高官大門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

禮部  
之制

引文

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漢王於上父也  
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冊下令議而珪  
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云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  
所生父齊斬不杖某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  
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  
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  
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  
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旣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  
行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臣新

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  
太后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  
而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  
亦廢後數日臺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  
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太后之故決意  
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  
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  
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  
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楊言曰相公宜早了此  
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

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媒貶。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為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翕眾相為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為非。若微有一言佐朝廷。便指為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君論。乃畧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漢安王乃朕本生親也。某臣咸請具崇。而于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掌為閣。即閣立廟。令王子孫。時奉祠其禮。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畧無人有異議。本意。主。顏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日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魯公亮宅。降出太后手書云。漢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漢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是日琦以祠祭致齋。惟魯公亮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坐為圖。以圖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太后慈旨。為漢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漢安懿王。令朕稱親。仍為漢安懿王。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坐為圖。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為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安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以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漢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諡曰悼。義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改舊。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孝。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園為廟。俾王子孫世襲漢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日罷議之

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千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尙惑衆能以至封還告敕據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覲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口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侯祥禪既畢然後講求典禮崇奉本親今又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某等不顧義禮更相唱和既撓權以示衆復歸還以取名朕姑務舍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尙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不詳本未但感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下傳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未院編牒告示庶知朕意一詔皆琦所自草也神宗卽位它日上謂琦近有欲以二大因討濮王者如何琦曰不可以先帝遵守典禮不敢廢文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和此必當減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慈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初琦爲諫官時民間作銷金服玩琦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府以刑名未申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徙三年琦奏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

新許復用之詔同詳定阮逸胡瑒等所造鐘律琦曰祖宗舊法選用斯久屬者猶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竊計之不若舊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止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以當今之所急國家方夏享一又弛邊備大戎之性豈能常保願陛下與左右弼臣繼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嶠舊樂琦言自古典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八

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潞人饑爲體量安撫使琦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克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劄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雖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殘不職吏罷冗役士百六十人爲餽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初叛兵鋒銳甚授琦陝西安撫使趨上道琦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

卷之解圖去然士氣沮喪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琦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械安居人故召豪傑與之計議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龍竿城寨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甲械精銳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戰鬪戰形勢每出輒有攻琦方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擄之獲其和市屠其種落掠其園附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則干夏人編類集

卷之三

九

多而難以疲弱耗用度遂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兩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悉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買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列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儆歌罪當誅琦時在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綜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從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人編類集

卷之三

十

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益柔未必得而被刑者或琦請殺他盜者聽比折除遂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者爲天下法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欲行或匿例不見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夥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騰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嘉祐四年下裕享教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爲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受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樺才臣詣四方寬恤民

力藩戶絕田租爲廣惠舍以廣賑賑募辦唐鄧廢田  
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半吏課裁定令救  
以省疑獄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治平中夏國汎使  
至將以十事問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視  
落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密何  
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致  
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  
乃徐科十事以授視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辦某  
事則以某辭折及宴累及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科  
夏人陳服濮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首罪歐陽

人編類真

宋道志

臣希

修諸執政莫不避匿自解琦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  
其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歎其子直忠諫不肯  
推諉與人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能琦奏曰陛  
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領  
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爲皇太子琦  
曰太王乃親王也煩聖躬更請書之上又批於後云  
太王親王某琦曰欲乞只今晚宣席上領之時神宗  
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官官  
屬由是固本定矣琦爲相日曾公亮爲亞相趙鼎歐  
陽修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則曰

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  
爲得相體琦一日懇辭相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  
請益堅宅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  
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兼侍中判相  
州有褒衣待還之語請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  
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  
陸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琦因進言用人當辭邪  
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口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  
從琦自長安入親朝廷欲留之琦陰知時事遂堅請  
歸陸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

人編類真

宋道志

臣希

上問王安石何如琦口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  
則不可上不答琦便退後有問琦何以識之琦曰嘗  
見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  
以知此非宰相器琦自永興過闕神宗問曰卿與王  
安石議論不同何也琦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  
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琦之語問安石安石  
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  
指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安石強辯類  
此先是琦知楊州王安石初及第爲參判每讀書至  
達旦暑假兼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琦見安石

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安石曰君少年母廢  
肅不可自棄安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琦  
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安石終不屈然琦雖重安石  
之學終不以吏事許之安石秩滿去會有人上琦書  
多用古字琦笑謂僚屬曰惜王延評不在此其人頗  
識難字安石聞益以爲輕已怒之故安石熙寧日錄  
中短琦爲多每日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  
之琦竟安石親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雄心無路送  
靈輅猶不忘少年之語也琦爲相作久早喜雨詩斷  
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  
八對集 卷五 臣類 三

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  
異同琦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  
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  
被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  
形色琦因論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遲請教于韓琦曰勿以爲夷狄  
而鄙薄之甚善崔公孺琦之妻弟也琦執政用監司  
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鑄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  
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蓋澤置虎於山林今公  
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琦嚴憚之琦平日謂成  
人須勇集 卷五 臣類 四

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  
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琦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  
難故晚節事尤着力所立特全琦言慶曆中與希  
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  
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止如推車子蓋其心  
主於可行而已琦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  
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  
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獨琦安焉後扶  
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  
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

六 在虜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琦論近世宰  
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魯又嘗云若晉公此調  
點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又曰  
頃時丁冠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裴公未必盡  
出裴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此謂未必盡出  
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誠意不可  
不謹琦嘗言仁廟議配事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  
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  
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申公以進賢自  
任思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劉歐陽范尹旋收旋

生終不受其籠絡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天下屬之他日大用當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吳奎子瑋素以堅挺有節槩稱琦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瑋爲言者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瑋敗皆如其言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屢薦歐陽修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劣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

八編類集

卷重主臣類

主

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琦既與歐陽修相知而相親最深修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琦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琦知修以文言大槩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琦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林是蘇軾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卽欲便授知制誥琦曰軾之材遠大

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太宗仁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于石琦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未質於琦琦指數事其一

八編類集

卷重主臣類

主

太祖或一宮嬖視朝羣臣有言太祖悟何其酣寤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孽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溪洞室彭仕義納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校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賈舟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卻欲得投末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史擬奏許仕義貢奉如舊卻令送還二子琦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琦曰此事未安二子既

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殷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陽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桂州陸誼奏交州欲取溫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爲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琦日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山路險僻。鮮尋得其地。恐不能守。石介聖德詩云。子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渚。豈視居模。其人渾樸。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琦。琦誤訓衍知人。予哲。

八  
子  
類  
集

卷  
重  
三

臣  
知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四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富弼 字康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魯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何異等簽書河陽判官寶元初元昊反弼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人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四 臣類 相臣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召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倫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弼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卽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

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補借奉職羈制荆湖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開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類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叩入對叩頭曰主憂臣死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棧件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覺然起拜弼問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

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門墮墜水治城墜薪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贊曰何謂也弼曰昔高祖歟天叛若末帝昏亂土宇陝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圍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

亡士民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墜皆修舊兵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昔以盧龍路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非朝之利哉弼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祖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

宋史

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凡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揣虜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結婚之意緩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得一事校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以往於是呂夷簡

八編類纂

宋史

四

傳帝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爲國書三誓書二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齎誓書追及弼于武強授之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料即遣其屬前中書白執政上丞召問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乃以禮物屬副使疾馳至京師求封得人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笑殊言夷簡決

不肯爲此直恐誤爾。弼怒曰：「殊好邪？」當夷弼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父弼希學士院明日乃行。既至契丹，虜王曰：「烟事使南朝骨肉膠離，固不老歲增金帛，須於書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王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皆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於何名爲懼？或不符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頗利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契丹 臣等  
 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充以納字。與之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固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通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推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先是呂夷簡當國，弼數論事侵之。夷簡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而弼受命不少辭，始奉使，聞一女卒再命，開一千生，皆不願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使亂人意爾。」又除極密直。

學士，選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計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乎？」虜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謂弼奉使不丁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選官輒力辭云：「三年拜樞密副使，醉之愈力，收授資政殿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詔納上，而罷論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論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還故也。」弼乃受。元昊遣使以書來，稱舅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臣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見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宋見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或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勳夏，疎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宜撫河北，還出知鄆州。歲餘，譏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廩舍十

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農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粥立法簡便則盡天下傳以爲式粥使勞功甚偉而無不自以爲功至

之爲怨安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榮之則向之舉者將轉而爲譴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懷弼彥傳入問疾因託稯稯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嘉祐六年三月以母

赴郡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教非關人事得失所致也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欲退邪說以悅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八編類纂卷一百四十四

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上言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御史鄭綰乞付有司鞠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棄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廢帝不答弼言新法臣

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當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稿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朝日有夢其事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令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為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曰文忠紹聖中章惇執政八編類纂卷一百四十四

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弼知制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家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庭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得復入張方平為諫官再以此疏論列皆留中制下復遂國之封弼繼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方平見呂夷簡夷簡猶以非舊典不樂二人之不相善皆此類契丹來告舉兵計元昊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弼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初

范仲淹以論呂夷簡貶余靖尹洙論救仲淹亦貶  
陽修貽書司諫高若納責其不言且毀仲淹謂其不  
復知人間有廉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亦坐貶蔡襄  
乃有四賢一不肖詩四賢謂仲淹靖洙修不肖謂若  
訥也詩出京師競相流播契丹使者亦買之歸自是  
朝臣直仲淹者紛紛不已黨論始起慶曆三年夷簡  
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而以典杜衍章得象晏  
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  
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時爲國子直講喜曰此盛  
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來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上類

十一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眾賢謂衍等  
大姦斥疎也詩且出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于  
此矣殊深惜之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  
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  
者自爲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  
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爲善於國家何害也歐  
陽修爲諫官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  
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願避夏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  
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於是爲  
黨論者惡修極語其情狀至使內侍監元震上疏言

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  
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  
家爵祿爲私惠聚固朋黨通相提挈不過二三年滿  
要路則謀朝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介嘗奏  
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竦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  
周爲伊霍又僞爲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  
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求出外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  
河東介亦求外補未幾仲淹知鄆州弼知鞏州初保  
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言之陽從二千人亦分  
隸諸州弼爲宜撫使恐後生變與歐陽修相遇於內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上類

黃時修爲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  
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脇從乎既非朝命州  
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外人謠言已  
入而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潛者因曰富弼擅  
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時京師禁軍亟  
亦閱多所升擢而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  
向者逐獲殺二千人命弼何可測也然則修一言不  
特活二千人命亦免弼於大禍也五年帝嘗遣中使  
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兖州杜衍鄆州富  
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爲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參知

政事吳育曰盜賊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詔京東路提點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亡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竦陰使人契丹謀起兵弼爲內應故有是命時亦有詔下兗州劾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諫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置哉詔以邊事寧息知鄆州富弼罷安撫使知鄆州八編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冬夏兩月

十一

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謂報應者耶史許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變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修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爲相識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臣講立法制太學諸生經明行修者由右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及第令之以官既僉同列奏獨翰林歐陽修舍人劉敞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國政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多不快曰又絮耶弼發色曰絮是何言歟于時弼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琦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弼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琦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英宗以疾不能視朝請光獻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幾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琦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琦亟令儀贊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弼

冬夏兩月

十一

爲樞密相怪琦不聞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琦於族  
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爲參政首議近尊漢王弼曰歐  
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  
公爾弼因辭執政例還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兄英  
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  
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恐聞  
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牀曰非  
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弼求去益  
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  
生日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但答以老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主

病無書琦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琦與修之黨也弼  
皆不祭弼至和中陳執中爲相臺官趙行等言執中  
無材行不可任歐陽修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  
左右怪仁宗少遊燕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  
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  
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久之始用富  
弼以代朝議皆謂得人數日間歐陽修修具以朝議  
爲對上曰弼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  
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爲人所中傷今來亦  
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旣而弼博果不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六

能謹畏後因鄧申錫李參事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  
右上由此罷之弼亦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  
料英宗一日因弼進除日震怒晉滿一般擲除目拂  
下弼慨然措笏於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  
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  
不爲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太過惡可怒者何不  
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爲之霽色溫言弼進說猶久之  
不已英宗臨御一日韓琦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  
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琦有  
愧色後琦帥長安爲范純仁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  
也熙寧初弼再相神宗問所先富如何弼曰卑安宇  
內爲先蓋是時王安石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  
於是用王部取熙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進又  
用章惇取渭北焚峽之蠻又用劉舜文起窺交趾一  
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  
州又破邕州害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  
郭達趙鼎宜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達老將與鼎議論  
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南兵不得進瘞死者十餘萬  
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堰  
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



用日應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敵之報  
夜主帝早朝當午慟哭半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不  
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  
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  
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  
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  
元豐六年弼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  
之本神宗語宰相曰富弼有意疏來章悖曰弼所言  
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悖曰可令分析孰爲小  
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  
之言是也罷朝悖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  
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  
安得不謂之小人悖無以對一日大星殞於弼所居  
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  
其將終也弼致仕家居專爲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  
奏記於弼曰古者三公無別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  
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  
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  
盛衰爲之愛哉今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  
于釋疑聖人大道爲未盡輕履義爲不足學致人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河

不明萬物惟悴此老臣大人惻隱存心之曉以道自  
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  
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  
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客李傑問弼曰公治平初進  
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弼曰治平  
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選弼敢堅辭妨他人  
也蓋文彥博與王安石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  
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平生所薦長樂尤知名者十  
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璪石介孫復吳奎韓  
維陳義杜杞之流嘗有關於世弼爲人溫長寬厚流  
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  
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  
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  
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  
嘗下階客坐稍久則更從旁唱相公尊重客取階起  
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  
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相効之  
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  
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  
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八

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以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輪過天津橋會府中使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爲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治平中弼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曰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未去如此之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石介聖德詩云子晚得弼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忠貞堂

心喜悅弼每見子無不私語以道輔子弼言深切子不克辭弼自答罰諫官一年疏奏滿院侍從周歲忠力厘竭契丹忘義構機發策敢侮大國其詞悞悞弼將子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視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其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資子子其敢忽並來弼子民無差札

八編類纂

延慶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五

左編

臣類

宋王安石 守成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輩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還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詔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如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露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闕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諳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行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鴈鴒其脰求之不與恃與之肥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駭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携之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詰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

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立法以忤諫官御史。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亦無敢逆其意者。陛下兩聽其所爲而不問。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孫第雅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穎邸。雅爲紀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尚。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

至。雖有皋夔稷尚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之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諫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則皋夔稷尚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欲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辯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三年二月。洋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道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律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精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

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按家貧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樂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佃分地計畝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錢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廢廢遷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權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洺州縣以備備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爲異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

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罷新法出潁州刺史轉運使謝景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上問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爲侍御史監察御史張戢言王安石入爲聚獄好勝遂非既上疏又請中書力爭辭氣甚厲曾公亮從而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怒以恭政笑戢亦笑參政叅政所爲豈但戢笑天下誰不笑者退卽家居待罪遂絀爲知縣于是御史劾逐錢顗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等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

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又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爲參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執安石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安石欲置其黨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遂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惠卿遭喪去安石永知所托得會布信任之亞於青苗復薦爲崇政殿說書布資序淺人尤不服三年爲同知樞密院事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教若法一定子孫當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十二月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得固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今有之亦不足惟今士大夫賂新政尙或紛然驚異兄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盡愚汚人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異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曰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仍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縱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其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上歐陽修乞致仕馬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邪至此之共蘇軾臺郎尤嘆言天災

隆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黜諫英州唐荆本以安石引  
薦爲諫官因請封極論其罪諫死文彦博言市易與  
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開其奏出彦博守魏於是  
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彦博  
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  
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  
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  
得上元久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  
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  
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  
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  
議解所服王帶賜之安石子雱爲人慤悍陰刻無所  
顧忌性放甚年十三時得奏辛言洮河事歎曰此可  
無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  
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  
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  
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  
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  
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經鐫板置千市遂傳達  
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  
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  
雱因首跳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安石曰  
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  
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遂曰兒誤矣顥曰方  
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雱不樂五年置城  
邏卒察謗時政者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  
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  
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  
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  
修爾今朕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  
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  
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  
言乃向經曹僧所爲爾雱爲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  
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  
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  
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  
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  
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  
部侍郎起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

汲引之。至京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劾禮薦安石爲使相。方進狀上。察見其情。遂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李士寧者蜀人。得道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安石與之有舊。每延于東府。述其說。及呂惠卿執政。會由東告變。事連宗子世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救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呂爲此獄引寧。意欲有誣。鹹會安石再入謀。遂不行。絳覺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伺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奸利事。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州。十月雪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幸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鈐十年。又有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大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

人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歎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賓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禪電言大。而驗欲禪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大衡。如得僑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應寫僑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聞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

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教榜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未必如此。



又一書曰勿使齊年知齊年謂焉京也與安石同官  
在中書多異議惠卿又發安石私書無使上知者帝  
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雲言其情安石咎之  
秀憤患追發背死安石暴縮罪云爲人子弟求官及  
薦臣塔察卡遂與亨附皆得罪縮始以附安石屈言  
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縮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  
安石所爲縮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早  
甫險薄諂事秀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  
病求去及子秀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厭  
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焉

八編頭漢

卷五十四

七

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也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  
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  
改封荆七年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  
創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爲額哲宗立加  
司空元祐中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諡曰文先  
是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直諸院梁上  
安石去祖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  
政乃飭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  
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  
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逃赴秀州獄

新編

所誣無所得遂疑以他事竊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安  
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這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乃知  
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  
政事爲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安石判金陵納  
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地於南門外七里去荐山  
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  
小航從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  
不設垣墉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  
末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  
屋以居竟不復造宅安石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

八編頭纂

卷五十四

七

屋鍾山謝公墩自山拒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  
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寺  
而歷往往至日晏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  
跨驢中道而還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日動王介甫  
終日目不停轉熙寧庚戌冬安石自叅知政事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  
者無慮數百人安石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某人生  
酒廡之小闕安石語次忽舉憂久之取筆書意曰霜  
菊雪竹鍾山詩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而入安石  
謂爲相承黨人之後乎田耐服盡去而在者已不可

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與于旁謀議而旁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去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閒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於金陵一日豫園夫人之弟吳生者來謁寓止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遂泊行香畢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嫚罵不止葉均俛首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滕州令取閭州遣二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安石家以自匿安石初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詣愈于處

八新刻集

宋直學士

事

安石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公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遂仗二皂而與毛抗李琮皆詰安石謝以公皂生疎失於戒惠安石唯唯不答而豫園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似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者言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爲守又除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初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而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

不爲大奸惡作辯奸論以判之謂王衍虞杞合爲一人熙寧二年王安石言周置臬府之官以權制兼井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劉晏爲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宜與民爭利今欲理味則當修臬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

八新刻集

宋直學士

事

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邪計議安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臬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支田官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廷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無敢言青首初陝西轉運使李泰以郿內多戍兵而糧

儲不足令民自隱唐麥粟之藏先貸以錢何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糜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預借者給之今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井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餘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道一路有無貴發賤欲以廣畜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起事而兼井不得乘其急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帑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無甚賤之病

今此法見在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則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井之家得以乘急邀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辯餘人絕不近理不足辯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親見周禮天子有此則豈得不爲媿耻元祐元年司馬光請悉罷青苗錢復常平舊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典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貸畜產價自占凡屋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首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收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察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民法使民自

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於是益困矣。詔罷首實法。元祐元年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著戶長壯一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用祖宗差法。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舍人蘇軾請行無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

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伏。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奸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庄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利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且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富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庄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

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指畫上之。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數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益甚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以

新制表

宋哲宗元祐

字

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欲收陝西。西夷剪。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試。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坊場河渡錢征募。除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寺以衙前不肯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漸議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必欲謀自己出。則詭譎得乘間迎合矣。如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譽。役

何如少年。合安不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反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無不由盡。後果如其言。安石主僱役。先主差役。蘇軾范純仁光門下士。役以差役爲不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僱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不私于所主。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僱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批職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呂公著聞其弊。卽令一切

聽僱募。民情大悅。元祐四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僱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官吏百端盤食比之。僱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行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僉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有未備者。令舍人王巖叟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利害。以聞。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議議。又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取熙寧成法施行之。

耳。何以譴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市易熙寧五年。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錢百分之一。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爲本。嘉問上建議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井之家。輒取利。帝

去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爲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上口。若但設法傾之。卽兼井自不能爲。害安石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卽是紙鋪孫家所爲。紙鋪孫家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只如紙鋪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士。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讎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蕪黃盧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辦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

市易司秦鳳兩浙點州或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  
隸于都司焉上問安石納免役錢如何何故士大夫  
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  
與近習相爲表裏自古未有今近習如此而能興治  
功者上又患多費用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  
財若理財即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  
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  
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  
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壓布  
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  
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帝詔中書曰朝廷設  
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願使中人  
之家失業如此吾民之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曾布  
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  
爲虐騷擾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  
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  
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鼠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  
事未決安石去位神宗頗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  
之患被于天下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  
實不免貨交取利願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

募自古未有今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罷  
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置官皆須度可以省廢興治  
乃創置上曰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  
日兵比慶曆中爲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  
理財若理財即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  
移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  
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  
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壓  
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  
其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及帝以早故命韓  
維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奏曰  
朝廷所許民輸免役者防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  
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應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  
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  
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  
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  
屬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  
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謀三司嘉問恃勢  
使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  
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其上嘉問多收息千貫挾官

府而爲兼弁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語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賜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場，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願使中人之家失業，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用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幣，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劫布阻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于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思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御史韓川論市易雖口平，均物止而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而制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六

左編

臣類

王安石 字成

王安石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以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神宗熙寧四年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項成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利息請以舊銅鑄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錢遂行天下熙寧九年上半年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置於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後被決者又言有折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前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

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爲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係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爲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來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卽爲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方平基誌神宗朝王安石用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爲器邊防海船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

廟皆山積

熙寧四年九月朔坊塲河渡祠廟九年八月司農卿祠廟於民應天府關伯微子廟皆在朔中判官劉肇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日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豐然託筆爲奏曰關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苦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費責傷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滅甚



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祭。

熙寧六年歲漕江淮浙米七百萬石以贖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自權買以息邊民飛馳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權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權之曰對權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粟於邊以要募取鹽及糴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赴之由是悉以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於兩浙勸歲運爲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順糴入官者計買

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河北提舉司置塲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或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候秋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候糴允糴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然皆爲民害仁宗卽位始大裁損加以資性恭儉尤務約己以先

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指不取聞民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省吏兵俸賜帝不許西兵又不解財用益屈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

數會計以聞會元吳請臣朝廷亦厭兵弱意撫納歲賜繒帛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仁宗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建明及神宗卽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益繕修錢穀之法

熙寧二年初仁宗時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薛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未向坐與仲奇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瑄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應帝召向與瑄對錢

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瑄於法以向代之置賣鹽塲于永興軍罷通商法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賞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然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人入不裹足失備

四年廢春欲儀禮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安石謂古之取士

世本於學館建學校以復古明經諸科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入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弊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慮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伺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義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三道中書換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弟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熙寧元年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為然詔講筵罷罷禮記六年駙馬都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去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

不依第末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退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是年置經義局訓詩書周禮義以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義帝欲召程顥復其事安石不可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有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呂惠卿考舉士例同時者在高等激直者居下劉敞覆考悉反之惠卿不悅會敕貽書王安石論新法不便安石怒遂摺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言事斥通判泰州致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于奉世名相將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五

六

頌行之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元祐二年科舉罷詞賦專用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讀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繁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舊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之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初

八編通纂

卷三六

七

安石改科舉舉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元祐四年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日陳司法從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分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及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中額中分之必占其半者蓋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

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以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辭章神宗專以經義論策取之此乃復先王今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滅先儒令天下師生誹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刑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將官恩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

八編通纂

卷三六

八

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擁禁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準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兵選於戶籍或應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案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戍之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款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

不查其  
報即此  
據外理

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依  
食建游養成驍情久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  
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  
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縣額

保甲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  
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  
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  
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  
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過厚材勇過人  
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  
八輪額集

卷五十六

九

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  
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書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  
法餘事非干已又非勅律所聽糾首毋得告雖知情  
亦不坐若於法隣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  
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必絕同  
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者收爲同保戶數足  
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  
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  
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又下於  
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

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  
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弛之使陷于罪罟也浸  
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  
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圖報也  
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保甲法行帝問鄉民  
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徒之戍邊父子聚泣語安  
石曰保甲宜緩而密神宗崩高后聽政司馬光言于  
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謹  
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  
八輪額集

卷五十六

十

便漁之患故卒乘輒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  
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  
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  
丁在闕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糊除草  
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芻之是三路耕耘收  
獲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  
害無益遂詔罷之  
保馬熙寧五年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  
克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  
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

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襄漢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及病者補價在內界者免體量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難通借者保戶馬必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其後遂變元豐末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愧于文彥博矣彥博頃年爭四馬入編類奏

卷五十二

上

不勝當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神宗崩高后聽政以內青罷焉  
茶馬熙寧七年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勘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

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數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初樞密院取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軍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

熙寧二年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君臣

卷五十二

上

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呂公著帥定州卽爲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兵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新法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肄達于虜虜微過郡以爲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著處其事公著卽上奏以爲遣邊人習戰法干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是年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

在樞府考校文樣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屬門者古名限塞雖駐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允卿始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虜又遣蕭禧來帝召執政與佖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判官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手詔問以計策韓琦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人指虜事

因商船招諭而來然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塘濬向聞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表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竝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巴七將各帶軍政州縣不得關豫聲言出征

又添見可疑之形七也夫非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今構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若終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衆勢必漸擾諸邊卒警盟好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彊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畜苗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愁于賦祿商旅數于道路官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壞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今河朔累歲灾傷民力大乏將軍龐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非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累世之奸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

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彥博爾皆主不與之論時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安石輕以畀隣國又建以與爲取之論至復世奸臣以佞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熙寧五年詔以古渭塞爲安軍古渭唐渭州也自德中陷于吐蕃至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爲寨上將恢復河隴故命是軍爲開拓之漸安石以至詔書進呈詔言已拓地手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

八  
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減匈奴上曰武帝自爲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器不失爲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三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戾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熙寧六年自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崑州蕭注言兵燹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適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

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承八年十月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造議罷以知處州劉燹代之燹至秦罷互兵而用槍仗分戍聽邊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未互市率皆過絕交人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州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鄂州而除藝名九年正月交趾圖邑州知州事蘇軾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軾義不成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戕滅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軾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軾奉國節度使諡忠勇二月以鄧遼爲安南招討使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詆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安石怒以天章閣待制趙鼎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非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鼎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鼎孰可代

范禹言達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十二月郭達次長沙先遣將復邑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禹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入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州思浪州蘇茂州姚都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元豐五年廣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人論蠻漢

卷五十六

七

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達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次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或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樣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相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惜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神宗知安石之貪命中使拜師類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類因不敢受常例回

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類常例初李師中任州縣郎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于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實其先識上曰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知曉民攻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爲王陵少慮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爲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

卷五十六

七

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輔琦較當事賢於富弼但未強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送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檢巧非佳上使安石負誦中外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克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至上因諭臺諫天下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甚易以執紋之黨臣恐貽



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趙彥若。光嘗謂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俟法行已成，卽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光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過。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警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賣安石者，雖悔之無及。光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誥，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

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寬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光，召知許州令過關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光力辭召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光如此，不衰特光以新法不能義不可起。安石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若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

三子  
已分

古小人  
治本有  
善無知上

在者，安石既病，邸報司馬光作相，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安石卒，光在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光盛德如此，安石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劉世安嘗與馬永卿論安石曰：神廟卽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人指是時見兩番不服及朝廷州縣多紆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用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

宇少，設備器用少，精巧僕妾，朴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隣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常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爲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神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尚不能回。況臺諫乎？祇增其勢耳。役法新舊差殊，二議俱有，樂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安石與光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安石與呂公著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不太平及薦公著爲中丞共辭以謂有八元入軌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妖安石之喜怒如此蓋孫覺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劾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弊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貽誤以爲公著也初安石患臺諫多橫議故用公著爲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爲民害公著乃復言條例不便安石以公著褻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爲公著罪除知穎州後公著居洛一日對邵雍長歎曰民

不獲命矣

公著

三

不獲命矣雍曰介南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尙何言公著作曰公著之罪也初安石甫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稱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經信紆回善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奸似忠大詐似

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許駱寒俊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奸得路羣陰乘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罔無遠畧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諱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

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股非祇憚蹙齧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一身之疾踰朝政之病也司馬光邵雍日就卧內問疾誨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木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托光以草誌光亟省之已瞑目矣光呼之曰更有以見焉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誌其墓末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遂回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陰祝誨諸子勿墓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

厚賂錫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誨怒奴謂光以天下事尚可爲當自愛後光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誨不及見矣天下聞其言而悲之至光薨誨之子曰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初帝欲用安石參政參政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時執政進除自上下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卽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宜諭某事問安石以爲可卽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爲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尤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馬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爲相堂牒重于勅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

子何異堂牒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安石與介同爲參政議論未嘗少合安石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石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安石爲之受色是時富弼曾公亮爲相安石與趙抃唐介爲參政安石方得君銳意新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弼以病足公亮以年老俱引去介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背成抃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歎苦言安石生公亮老弼病介成抃苦也鄭俠嘗從安石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安石秉政問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水拾爰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欄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違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

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安石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饑民市麻紙麥麴爲米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渴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爲書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再卽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體量免行錢會布德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於商稅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民間惟呼相慶越三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

人壽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五

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罪安石遂力求去薦惡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上翳席逾寸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扳援以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河秦捷役戢其聚上爲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務招降未征餘黨毋以多殺爲功於是惠卿等益惡之俠又上書議大臣甚衆并詆臺諫皆如芻蕘不偶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爲謫詢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宿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

一說作

去

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爲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誚事安石爲安國所疾屢諷其凡不悛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辯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示豪得王堯臣所贖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贖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臺兩俠遂遠赴詔獄俠對實不諱京但每逼人吳無至請檢院投匭判院丁諷輒爲無至道京解款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三

逢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亦言見所與家兄書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怨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堯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者嘗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擇懷中書受俠曰以此爲止人助京

未嘗使安國傳道省中。誦凡所論。乃隣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常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安國放歸田里。安國安石弟也。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如何。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人。未央宮定變。故俄傾呼吸間。恐無才者。

八編類纂

卷三六

主

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與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數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顧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具元惡惡呂惠卿之奸。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漸於聲。安石在相位。以書諷

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術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貶安國。半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徽宗末。楊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國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脩致今日之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之事。姑卽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台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

八編類纂

卷三六

主

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危轡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唱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備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胡安國曰。此奏是取王氏肝心底劄子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左編

臣類 相臣

相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間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見登甍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甍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一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奏允言死給齒簿光言繁縷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齒簿其視繁縷不亦大乎夏竦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從麗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愚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糧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

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鴛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效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

人繼攝攝

卷一百一

一

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敵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言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時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遂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與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貴之富至于旬月

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四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侍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羣官悻悻。則追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嘗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克嫺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卹薄。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克嫺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由薄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衆兵佐高祖。定天下。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七

三

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官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謫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常信用之。彼鄙如馬季良。謔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漢王典禮

時學士王珪等相視其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以其手藁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敗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晦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葬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戕夷附順。時好與之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七

四

計較末節。及其然。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務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詔敕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光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

但見慶曆間鄉兵款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勸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固公見兵用之運籌成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

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奸邪乞加遠寬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奇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詔錄補郎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

戎部將寇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啓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比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有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光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莽丹往來通信彼有專號我獨無於是復以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七

六

非時奉策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太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早傷國用不足乞兩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離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辭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惡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



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歟武帝之言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哀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丁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七

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重是也光言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何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

營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安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詢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八

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真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

人編續纂

卷之三

七

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樂而不能以救生民之患是  
 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制司道  
 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  
 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  
 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  
 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情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  
 貸民而欲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  
 抑壓恐其通貲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  
 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  
 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  
 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  
 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  
 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成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  
 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  
 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  
 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  
 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  
 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凡迕安石者如蘇軾趙  
 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則黜但欲苟全素  
 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毀

之相公

人編續纂

卷之三

十

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  
 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養  
 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堯器  
 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  
 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為鷹犬  
 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  
 賢於卒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  
 為臺官光出知永興軍時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  
 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構悉修城  
 池樓櫓關輔嚴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  
 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  
 軍與臣當任其責於是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  
 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  
 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嚔不忍乃復陳六事元豐  
 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  
 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  
 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  
 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  
 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初冲太  
 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起光知陳

州通關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抹瘡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開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險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祐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時

八編卷五

卷之三

二

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處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先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首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剗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法兩宮虛已以讓遠夏使至必問光起居蔽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畢仲游士安之孫早受知於光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

八編卷五

卷之三

三

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詞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彼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皆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據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

赤河而欲爲之則青蒲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  
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其不然以此  
較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問其父子兄弟喜見顏  
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聲然竟如  
其處後仲游亦坐黨籍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  
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或生由命也爲之益力病軀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  
九月薨年六十八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光孝  
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二

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  
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  
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  
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  
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  
論光誣謫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  
不許乃令奪贈諡卞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  
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叅軍徽宗立復太子大

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好黨碑令鄴國皆  
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  
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  
邪民不恐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云  
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於後世問者愧之靖  
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范祖禹言光  
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  
服執乎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祖禹嘗從  
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  
念豈可不敬耶呂公著曰昨使昇丹房中接伴問副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二

使狄詒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詒曰今爲翰林兼侍  
讀慶曰不爲中丞耶問是人甚忠亮光初除樞副竟  
辭不受時韓琦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彥博勉  
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或不行然後去之  
可也似不須堅讓彥博以書示光光曰自古被這般  
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琦後得彥博書云君  
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光嘗問邵雍曰  
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光深以爲知言雍  
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熙寧前士大夫未  
有議禪者偶留獨問法於顯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

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之  
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  
光范鎮以爲不然

### 宋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  
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川  
都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葬丹契丹主周  
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  
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謂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  
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誥又言  
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  
廟同諱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君爲翰林學士知  
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帳公著卦  
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  
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  
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  
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  
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  
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  
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

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二年爲御史  
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嘗極言曰自古有爲  
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身之以威勝  
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  
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謂皆賢  
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常使舉呂惠卿爲御  
史公嘗口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  
安石益怒詆以惡語出知潁州起知審官院帝從容  
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  
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  
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睿智御臣  
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  
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因試剗刑公  
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元豐五年以疾  
丐去位除定州安撫使徙揚州將立太子帝謂輔臣  
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  
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  
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  
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  
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

人君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條愆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華未暇輿革而未定者一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爲便光

八續類集

宋元祐二年

三

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直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三詔建第於東府之南殿止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典禮也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著不揮扇寒不親火簾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深敏量闊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

八續類集

宋元祐三年

一

公本傳

公本傳

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備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違亂事皆直言無諱公著因進講言執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切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辯也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足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人編類集卷之三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老意深切每改容勸躬如在車之式公著常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著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桀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辟知仁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著以好勇黷武爲戒公著平章軍國嘗門下因語攻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進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

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嘉問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爲屬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爾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爾遂斥然外呂氏號爲家賊

###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丞李氏後稅賦鬪藉一皆無撓每發欲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議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剋剔人編類集卷之三風竄成賦一色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戚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非老夫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頌講敕書云向因念鬱偶失謙恭此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違事先后其稍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稍廟諡冊並停此則有合稱廟及諡冊之義詩稱郭皇

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聚論未定。宰相會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爲陰通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檢。哀懇之論。則不爲通矣。公亮歎重。遂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未幾徵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公隸之。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半長垣。都門要衝。二部驛置於由此。而舊不屯兵。間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懼剽劫之害。而長官不在其責。可乎。遷鹿支判官。送鞫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

洶。喝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安靜而止。遂開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裡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狐兔而登殿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起越。嘉祐中。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廢案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太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封



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領總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還知杭州。一日出過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夜囚查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頌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婢丹過。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驗教刺。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人編類集。家宣子。言。

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今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爲婢所狀。聞封治。法吏謂李不明言。使弒姑。法不至死。或謂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論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卽乎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頗以爲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惟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浚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朝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昇丹通好八十餘

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思修書者墨  
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  
季日果然非辦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承引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爵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  
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  
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  
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世爵宗廟因而不立  
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也今五  
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  
一處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七

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  
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  
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恭議  
就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  
祖者以具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  
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  
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  
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  
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  
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嚮

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慮之以無心則  
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  
意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  
邊帥進拜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弑國人未知所  
立莽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  
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  
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  
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  
故事使百官守法遵嚴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買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  
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  
之邵謂借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知揚州徙河南  
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官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  
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幼年諸臣太紛紜  
常曰君長誰任其各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  
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  
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  
秩劾頌哲宗日頌知居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宋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院兼授尋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歿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風王敬納之累遷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歿詔俊卿治淮東堡砦也田所過安輯流徙金主亮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

八編類集

卷重十

壬

陳七事定規模振紀綱屬風俗明賞罰重名器尊視宗之法獨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止浚俊卿以爲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浚必至宜先其未動衆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宰臣湯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易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賞真揚州牧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

八編類集

卷重十

壬

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龍大淵估舊恩篇威  
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  
不交一語大淵納調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  
聞除右史某嘗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謂告具  
以通語質於上上曰朕易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  
有旨出淵說中外稱快金遠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  
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  
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  
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  
直勝負有在矣十一月嘗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

人編纂

五

大臣華顯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於是劾奏洪邁  
奸險議倭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監罷江西和  
羅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  
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觀欲召之  
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  
天下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  
視兩淮城堡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  
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珙事會揚州奏琪  
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命俊卿  
曰若許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

所特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制然  
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上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  
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  
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  
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論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  
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  
部取材豈爲官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  
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  
制耳已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  
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制授尚書右僕射俊卿

人編纂

五

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  
才可用資歷淺竊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守  
牧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夫人才賢否處允文宣撫  
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召允文爲樞密  
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  
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民恐不及事請於揚  
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  
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陳戰農隙之日給以  
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都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  
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

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相  
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  
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  
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充爲  
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允文建議  
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  
御狐矢茲激致目青六月始御使殿俊卿疏曰陛下  
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陛下憂勤恭  
儉清靜寡欲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  
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圖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  
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烈義不越尊俎固已  
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關哉  
陛下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  
爲後戒曾觀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  
曰親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  
論甚重願捐私恩伸公議說快快而去吏部尚書汪  
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  
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  
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  
議上手劄諭俊卿俊卿素陛下痛念祖宗恩復故職

臣雖疲驚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  
萬全俊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迫合意  
指談國事即杜門請去帥福州允文卒遣使終不得  
要領曾觀亦召還建節銀躋保傳而士大夫莫敢言  
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  
秩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  
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  
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  
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觀王抃招  
權納賄道人皆以中批行之職吏已經結讞而內批  
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  
年見都城蔽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  
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親朴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  
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出  
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朴則不敢親雖時或有請  
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  
從臺諫多出其門母敢爲陛下言臣恐埃朝廷紀綱  
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  
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  
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

俊卿奏非便上手割雙輪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人  
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  
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上謝聖恩勿祈  
恩澤及功德勿請諡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  
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諡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  
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子若仰倘若不能言  
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正邪斥權勢無顧避凡所  
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雖善汪應辰李燾九敬未  
意不達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

宋杜範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嘉定元年舉進士再調發州司  
法端平元年改調軍器監丞明年入對改秘書郎掌  
拜監察御史奏裁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  
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紀綱蕩然風  
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扁皆宿儒笑斥去  
奸邪然廟堂之上本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  
而先行苟徇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  
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月沙汰未幾而旋  
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皆之振揚者日以鍊朝廷紀  
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

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罷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  
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  
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得此豈勵精親政之時  
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太怒五上章丐去有危  
機將發明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紛飾擠陷  
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  
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  
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  
訾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  
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夫未聞有諱言而禁  
人端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怒者也最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祈廣  
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故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雖  
其口奪其氣則與臺諫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  
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齊陷者何事乞於臣前奏賜  
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  
師河洛兵民成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還境  
騷然範率合臺諫其事併言制閹臣詐謀罔之樊子  
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  
者皆以次論斥清之過忘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言  
日之病莫大於時望之風名譽已墜者賈左左

之譽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民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侵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則威令慢，獲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據。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群聚相剽，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闕。禁約閹宦，不使讒語得以售其奸。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遂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兵，鉤江陵範乞屯兵新黃，以防窺江。其令沿江帥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檄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受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貧乏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異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已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獎，其所彈劾或臺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隼，而

其獎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存，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說，不意聖明之時，其獎一至于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臺諫為聖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臺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絕始以不得其言，不為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遷，錢鼎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發書樞密院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李懷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即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進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辯。範又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為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辯之章，見其交關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

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如臣等言是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即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早穰荐臻人無粒食糶糴恨輕物價騰踊是內憂既迫矣折興北兵乘勝而善關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持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環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勝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七

三

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得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孽吐芒方冬而雷旣春而雪海湖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夫處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或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怒矣交蓋自棄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二十

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汗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賢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惟見夫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肯酒有箴緝熙有記使待此一念振起頹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出左道之益惡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傷至遷權吏部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七

三

侍郎兼侍講拜中書舍人改禮部尚書淳祐二年權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同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



於中誓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整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常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苴其銷漏。求鹽筴。指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固本以繫人心。持親王近戚。多求早降恩澤。列前朝柱衛例。絕皆封還。乞撥臺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份。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範範奉曰三四十平樓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舉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秉鈔抵牾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聞之儲他職皆然。如

是則臨時無之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賊敗。必覆以祖宗之法。無賞。亦以盜司妄以賊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賊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修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職業朝廷不以獎例而過恩。宮庭不以恩私而廢法。勳舊之家。郎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閭閻。曰選舉實。曰招士豪。曰宜倣祖宗方用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繫薄之士。橫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障而前。如曹導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者。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拱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狗國。若以術相籠架。

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五河。紹興  
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  
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  
範計功得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  
諡清獻。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蕭望之 被劾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舍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其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八

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宜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朱崎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遷昭公卿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伎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厲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春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

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惡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意謀反誅室之寔益任用是時過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稚意在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寔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開善願陛下選明經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八

三

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七以爲內臣與參政爭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意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昔開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論上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踐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史民並給

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先所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解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賑之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疆議不合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先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詠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前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斃時民尚有饑乏病歟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賑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疆復對時丞相親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先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

朔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貴以貢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役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四

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孫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微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二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塞化嚮善稱第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  
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  
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責中國之仁義如遂  
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得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  
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盜賊未止  
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  
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得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  
人倫奏集 卷五十五 臣等  
王忠拜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  
丞相司直解延壽奏侍中謂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  
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  
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  
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  
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  
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  
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  
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  
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

秦法自修踞慢不遜橫受所監貳二百五十以上諸  
逮捕繫治上於是左遷望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  
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安見  
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進學散騎諫大  
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持遺左右四人同  
心諫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其嚮納之初  
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  
今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  
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反  
見諫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  
自欲更置古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  
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  
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鄒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  
騎將軍高遣客以奸利郡國反言許史子弟罪過章  
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  
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賢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  
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竊冗黎庶  
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營安  
而休遂行日及至周召乃留乎若營安而休則下走

人不可不知此  
此乃天  
不知此  
天則自知

事可成  
益其信

將歸延陵之阜修農圃之囿畜雞種黍琰見二二  
而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踐宣  
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夕之兼聽則下走  
其庶幾願竭區區砥礪鋒鏐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  
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  
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  
俱待詔堪獨白官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  
史惟所言許史事曰昔周堪劉更生教我我聞東人  
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  
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今在旁知我言狀望  
之間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他吏  
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蟠待詔以  
行汗穢不進欲入堪等堪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  
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羅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  
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  
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  
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請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  
專擅權統爲臣不忠証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府  
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府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渠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章

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  
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  
天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  
朕八年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放望之罪  
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  
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傳  
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  
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  
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俊上  
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  
詰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時夫大臣體不殺  
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誅辱建曰望  
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  
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  
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誦望之於  
牢獄衆共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  
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  
罪必無所愛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教令召  
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閉其第使  
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

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勵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常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訓雲曰游趣和樂來無久雷我成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捐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葷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成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俊嗣爲關內侯父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漢王嘉

八 射類卷 卷之八

九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諫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試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擢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開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翼持詔

嘉字公仲平陵人也

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縣庶句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士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皆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惑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切諫於是上浸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毋王太后下丞相御史蓋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倭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以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

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司馬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疾臣常爲之寒心今大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覈戶賜三度園臣嘉竊感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行幸使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已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被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祿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夫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目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慙敝記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寃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見上體不平外內願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計賊疾惡主警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諱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

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利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親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錄恣心自在迷罔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勅嘉迷罔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竝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罔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上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等五十人以其如光等言可許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聖王所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或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座則起疾病視之無以爲公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諫之以行案嘉



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招髮關械，裸形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銷，霧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相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嘉引藥盆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收嘉丞相新甫戾印綬，縛嘉載至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祿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猶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實爲不當，此欲關公卿，示重懷，監驛馬傳囚，執不得路，冬月，減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者，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克備宰相，不能進賢還不肯，以是負國，歟有餘責。』吏問賢不肯主，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還，高

安戾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故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飯，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寬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戾追謚嘉爲忠侯。

後漢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鄉二年，與兩翼將俱微，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谷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鶴雀銜三鯉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地頭者，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

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調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其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後乎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路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得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雖有推燥屋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惟陛下留神萬機

八編類集

卷百十八

王

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捐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奉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志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族劉棻從兄棻交通環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上疏曰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尊爵尊有德今棻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詭譎百姓不安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閭兄於震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時

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震復上疏曰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重墮墮虜鈔掠三邊震擾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宰司辟召承望旨意天下誼譏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惟陛下度之豐憚等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盛視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以爲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衆也帝旣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愾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

八編類集

卷百十八

王

考詔獄治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調除全騰之命以誘湯羹與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樊豐等因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愾愾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遂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樊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志詔遣歸本郡震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家人曰吾疾姦臣而不能誅惡女亂而不能禁身死之日以稚木爲棺勿歸家勿設祭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

諸子代郵行書道落皆爲閼澤成徐即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黨放陳異詣關追訟震事詞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道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雷地葬畢乃飛去郤以狀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倖臣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青屨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不以中牢具祠覓而有靈徧其故享於是時人立石鳥乘於其墓所

震五子長子牧牧孫奇需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孫項真楊震子孫歟後必復致大鳥矣

中子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頗出爲豫州徐堯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錫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帝時徵行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木豈吾求

因上疏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諸侯如臣之宋春秋尚列其誡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樂游降輿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絳壘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空外還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篤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徵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

八編集

卷三二

五

第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選用舊章退貪饒儉災諺謂下司諱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數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收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或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里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

相欲因國爲池澆濯豪穢宜絕橫悍以衆觀視之端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明巡園陵符詔乘從有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可飭發調多以入私乘聞之下書告益州刺史以狀刺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急列詔書多所除拜乘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各爲郎位入奉宿衛出教百姓頃者朝廷拜除恩加豎張舞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廟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恭爲益州刺史

至戒覽宜急屏去本部書奏尚書即召朱儵曰公府外職而奏勅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乘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憊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詰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去國嘗從客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子賜字伯獻退居隱約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闕於鄭門昭公始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闔雖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直通惟陛下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願祥立應光和元年有虹蜺書降於嘉德殿明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甫曰吾每詣張禹曉木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猜意少子乞還女嬀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空也吾累世見之無以報國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詩人所謂蝦蟆者

今內多變侍外任小臣是以災異屢見今復投蛇可謂然矣按春秋識曰天投蛇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寺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嬖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令羣小造作賦說以蠱惑小技見寵於時樂松處常伯任芝之屋納言都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辭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就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蜺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書

上大中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黃中師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造教不悔而稍益茲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入使各設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從南宮閼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請汪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初賜與太尉劉寬同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與寬濟帝嘉歎

復封寬及濟子

子彪字文先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察其奸亡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議甫徵還爲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咨怨昔閼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歲百姓樂安明公之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靡沸之亂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且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揚公之言得無可思興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峭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袁術僭亂據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拔下獄劫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

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得綏綏綏所以瞻仰明明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覩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卜一年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擎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嫌爲功譖軍不知進止何侯操于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退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曹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係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惟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素術之明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九

左編

臣類 相臣

後漢李固 後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大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與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後爲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震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爲

八編類纂

卷之一百七十九

一

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實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唯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凋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望風政穢敝之後易致

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徒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閔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

八編類纂

卷之一百七十九

二

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崇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也此宜令去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乘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詔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管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斥湯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聞陽城

門庚羊起等無他功德初拜便具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則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靈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勢尊重責之所歸若平心災肯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是聖改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

人編類集

卷之九

二

考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齊啓則仁義道衰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凌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合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求能者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閒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寒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

月昧自聞者倘或皇天欲今後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耶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雒今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後父輔政而榮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葺災異數見下懼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開利門夫

人編類集

卷之九

四

義路開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憚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澗窮路而未有收斂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冀幸可令中宮博簡嬪戚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豎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爲公崇尚謙恭垂聽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



承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警遠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林迫之憂商不能用永和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益前衆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歛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徒固爲太山太守時太

八編列集

卷一百九

五

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晉泰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黨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

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閭之利刃弱冀不從乃立安樂王子續年八歲是爲質帝時中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盜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意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堂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此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貴門宦者一皆斥逐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兇百餘人此等既

八編列集

卷一百九

六

怨又希冀冀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校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賢堅以補令史募集好馬臨窗呈試出人踰侈輻輳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擣頭弄姿樂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悼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奸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無餘兆人

損傷。大化陵遲。而詆訕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彙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明。恐後為患。遂令左右進鵠。帝若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糲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後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乃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七

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咎自已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達忠勇。延年膏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

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山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獨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其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貫。楨。上書。証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鉞。銜。關。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八

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及更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誤。公等曲從。以古為凶。成事為敗。平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顧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矣。於義得之。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變得。虜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鉞。銷諸。

關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  
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  
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  
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  
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  
敢不踴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  
言也太後聞而不善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  
不宜去太后憐之乃聽得從欲歸葬二人由此顯名  
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  
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等

九

論固言述以爲德行一篇  
熒字公德初固既衆罷知不免請乃遣三子歸鄉里  
時熒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  
二兄歸具知事本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  
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熒託言  
還京師入城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  
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  
義乃將熒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  
僮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熒從受學酒

家異之志非恒人以文妻熒熒專精經學十餘年間  
舉其既諱而災青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今又  
當存錄大臣免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熒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事重厚遺之皆不受  
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旣而戒熒曰先  
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舉其肆虐今吾宗  
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  
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  
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熒謹從其誨後王成亭熒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等

十

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  
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  
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熒並交二子情無適莫  
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  
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熒上奏曰  
續在國無攻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  
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熒竟歸藩熒以請毀宗室輪作  
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熒爲議郎京師  
語曰父不肖立帝子不肖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旣以  
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熒上書陳

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邯詔附梁冀為黨  
今有同茂生得罪於冀亡奔邯邯偶納而陰以告冀  
冀即捕殺之邯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邯且埋尸於馬  
室先受封然後發喪邯還至洛陽突行塗遇之使卒  
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邯於其背曰詔貴賣友  
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邯遂廢鋼終身矣在職二年  
卒時人感世忠正咸傷惜焉

### 後漢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  
太尉李固未薨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郡人月  
八八稱其美  
攀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改焉字  
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民有趙宣者親而不  
閉延陵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牧  
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  
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備不肯企及且  
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家藏而卒有其  
中詭貽惑眾誅汗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  
震天下時遣書詰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訴求謁  
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坐忤左右  
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遷入

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相帝怒當復重譴蕃上  
書救雲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  
賞踰制內寵狼盛蕃乃為上疏諫曰諸侯上象四七  
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  
侯而開追錄河南尹鄧禹世父遵之徵功更爵尚書  
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已左右以無功  
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  
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  
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  
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  
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計是以傾宮嫁而天  
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  
以致并陷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奸違官以稱才理  
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  
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吳獄則蒼蠅不  
飛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畫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  
褒責諒實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嘉其言為出宮  
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  
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不納八年代楊秉  
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

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死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翊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察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王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佐校蕃典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建請瓚瑨超浮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大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原其誠心在乎去惡遂使天威爲之發怒今伏獄刀乎又

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王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遂赦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衆過死有餘辜管丞相中詹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力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擎堅致此刑謫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謫衛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瓚字切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當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資后臨朝詔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勢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梓木未改政事日感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帝即位資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讓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

后蕃以周氏乎微賈族良家爭之甚同帝不得已乃立實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齊武同心盡力微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拜封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實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罪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器器道賂諂諂言侯覽曹節公乘斯王甫鄭璆等與趙夫人諸文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官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實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希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刀突入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貴門反逆何云

賈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連適聞其言而護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費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柱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牧者蕃拔劍叱甫甫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止寺獄黃門從官騶蹋取蕃曰死老應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累假不即日害之從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鉅令聞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其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枉桎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和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後漢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兄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

蘇諫訴相帝震怒徵太守劉翊下獄允送我還平  
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允少好大節有志於  
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  
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  
辟荀爽孔融爲從事上除董卓討擊黃巾別帥大破  
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  
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黃家書疏與黃巾交通允  
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  
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心明年遂傳下獄會赦  
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

八編類集

卷之九

二

高不欲使更起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  
一月再徵凶惡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  
具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  
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  
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罪朝臣莫不歎息大  
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  
死論是冬赦而允猶不在省三公咸復爲言明  
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雖此觸死允懼不免乃  
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  
大將軍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

南尹獻帝即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  
遷都關中允悉收微蘭臺石室圖書秘緯受者以從  
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  
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  
政大小悉委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不疑  
允兄卓禍毒方深築造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  
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差校尉楊瓚行左將  
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  
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迎天子還洛陽  
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

八編類集

卷之九

六

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  
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  
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  
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  
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約卓將呂布使爲內應  
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  
數勸之既而疑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  
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漸不相平允性  
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  
謂無復患難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

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懷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  
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  
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  
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  
險陝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  
說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  
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  
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  
復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  
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駑馬  
奔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  
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  
切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  
公勸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馬朗王宏  
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  
即赦允懼二部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  
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害王公今日就後明日  
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  
也宏曰義兵門涕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  
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

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惟乃收允及翼宏  
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三千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  
害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  
令趙戩弃官營喪  
王宏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  
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  
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伯促殺之宏  
臨命詔曰宋翼豈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棄人之禍禍  
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  
遷都於許帝恩允忠節使改葬葬之還虎賁中郎將  
奉策手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  
其孫黑為安樂亭侯  
士孫瑞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  
故歸功不度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允祿大夫  
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于瑞興平二年後駕  
東歸為亂兵所殺  
趙戩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奏選舉董  
卓數徵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逆厲卓怒召  
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  
之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表平荆州乃辭之



執戟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錄長史

晉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初未知名著鴛鴦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方也盧欽言之於文帝除左著作郎頃之晉篡位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既進而未有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克及吳滅封爲廣武縣侯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俟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聞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並遣使朝獻敬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

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

何嘯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

將廢皇太后會羣臣于朝堂議者皆承望風言惟華

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

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

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

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

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

瓘等內外兵起朝廷大恐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三

公將士忿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還賜虞

人壽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

使外軍解嚴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

功拜侍中中書監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廢族儒雅有

等略欲伺以朝綱以開裴頠顧素重華深贊其事華

遂盡忠匡弼糾縉補闕雖當閭主虐后之朝而海內

晏然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

而知敬重華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郎及賈后

謀廢太子左衛率劉下其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下

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

能平下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下曰下以寒休自

須昌小吏受公成授以至今日士咸知已是以盡言

而公更有疑於十邪華曰假令有此邪欲如何十曰東宮俊父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而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任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誰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許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

人編類集

卷五十九

意

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决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氏羌反叛華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許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牛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氏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既還詔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

加此

兵固守然後救之華舍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避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弱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乃將加罪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任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諱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不諫也林曰諫若不

人編類集

卷五十九

意

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亂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

左編

臣類 附

唐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也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皇幸太微犯即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華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詳慮帝悟詔罷封禪遂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

一

戒人主不爲非法水開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謹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難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餘人心常念焉

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簡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者爲令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做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其臨州然後牧遺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勿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記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

二

餘食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諸大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聞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按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能愛泰猶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雉子化爲雉鳴陳倉雉鳴南

陽侯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昭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弑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郈鼎太廟春秋譏之今其離支所貢不臣之簠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謂不可當去取西域策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絕不令往東宮遂良諫以爲周世間安三至必退漢儲祝膳五日乃來且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溺愛者多愆宜許太子嘗計旬日半遣還宮近師傳事學禁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帝寢疾召遂良及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愛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親親之議又謂勣上

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圖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人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且德首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明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外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默然遂良因致劾廢昭儀即日還陛下此等巧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輓後呼曰何不撲殺此輩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孝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周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勸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謂臣與無忌在陛下下方草上號勸臣卽奏請卽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頭及無忌請卽還京發哀大告內外舉國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蟻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許敬宗李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千

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

唐鄭畋

鄭畋字台文，榮陽人。會討徐州賊，雁帥書詔分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燦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樞之助平進學士承旨，瞻以諫忤，畋宗賜罷畋，草制書多惠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以右散騎常侍召。遂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改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今。以兵部侍郎進同平章事，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貢海取鹽五十萬緡，市度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潭，役軍食，遂銳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乾符六年，黃巢勢浸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羈縻之，而慮攜方倚高驛使立功，乃曰：「驛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畏附賊，奈何？」拾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巢之亂本於餓，其衆以利令，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

八編類纂

五

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即凡上肉耳。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驛，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以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驛奏南蠻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構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即抗論至相話，讓攜怒，拂衣去。襁鐵於硯，因抵之。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明年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緋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

八編類纂

宋百二

六

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拒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棲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范士卒，繕器械，漆城，叩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即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本軍中。乃去。明日，朝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續從帝，詔進同平章事。賊將又至，畋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

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敗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敗。縱步騎鼓而前。敗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陳而多旌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陳未整。伏發。衆皆竄。日暮。軍四合。塵蔽龍尾坡。殺賊二萬。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奪而去。擒璠子斬之。咸勸京師時諸鎮兵在。家內尚牧。無所歸。敗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金州仇公遇。鄜延李若恭。夏州拓跋思恭。約盟。傳檄天下。尉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敗。檄至。遠近咸解。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衆大懼。不敢而謀。當是時。徵敗天子幾八編增集

八編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始帝聞捷曰。朕知敗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敗虜陽以將奔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敗數勅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郎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與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敗不意見獲。登城呼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戍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敗出境。既平。道內患。弘夫即辭疾。詔授太子太傅。分司東都。便鑒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敗。司空平章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成。將宗楚坐賊抵罪。死。敗奏言方關

輔失守。鄴護棄斜。有功請免。或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諫奉天軍。制皆取。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敗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敗口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今致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敗而李之鎮。今敗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道客上略過。咎帝得其情。不許。敗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縣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奉疾。或宰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八編增集

八編增集

卷一百一十五

於臣無徵。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子凝績爲壁州刺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敗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敗召韓愈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識。擢及改還葬。鄭表爲請諡曰女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享。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

### 宋范純仁

范純仁。字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門

燈帳中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恭後呼爲著作林登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阻邪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蠶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早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買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爲糴之衆買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人編類奏

人編類奏

冬百二

乙

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召爲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而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

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謂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輕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招克財利民心不寧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陳述小臣諫訪聞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者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人編類奏

人編類奏

冬百二

乙

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調以致忠告願示以此重使之自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耒德音欲修先王神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措充生靈歛怨基禍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倘欲事功亟就必爲檢校所乘宜速遠言者而思安石等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

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吳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無所顧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蓋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成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譏者遣使欲捫摠私事不能得竟生失察察佐無遊左遷知和州徙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者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仰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尚切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擾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賑貸餘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諒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辛愉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邪寧聞有叢家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家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府治通前帥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哲宗立復知慶州召爲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

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學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詭譎得乘間迎合矣後議或難回則可光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連當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旣已改之有司立矣大深四方死者視昔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進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子十緣事皆施行邊俘老酋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觀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誚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憲與執政右其說惟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敗於



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  
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  
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  
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  
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  
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  
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  
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辯悉誤及善人遂上疏曰  
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  
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示爲商鑑今蔡確不必  
入編類集

卷八

三

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  
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南府召還復  
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  
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  
布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  
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  
助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常用正人畏不可  
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夫  
陽凡可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  
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

肅盡母道明肅上宸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  
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牽小力排宣  
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  
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  
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  
俗餘輒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  
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  
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  
非謂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  
右丞鄧潤甫越次奏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

卷八

四

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  
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  
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  
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  
卿告詞訕諷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  
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  
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  
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足奏豈非  
觀望邪純仁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共人不知  
自純仁所出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顏

昌府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未察純仁  
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寬  
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  
徙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  
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  
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  
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災荒非久處之地  
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  
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祈聖德向來章  
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聖  
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  
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  
等引赦原放疏奏忤得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  
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命  
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  
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奸  
名之嫌則無善之路矣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  
止之江行起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  
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  
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光議後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  
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  
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  
年徽宗即位欽聖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  
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論曰皇帝在  
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  
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除觀文  
殿大學士中太一官使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  
觀仍宜渴見之意純仁乞歸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  
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  
人編類集  
上醫視疾疾小愈可以所得冠轎改服色酬醫詔賜  
醫章服令以冠轎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詔詢未  
爲恨呼諸子曰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云惟  
宣仁之誣謫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

宋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之子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  
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權天  
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因廢其主乘常用兵  
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遼人發  
書既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

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近之語及西事忠彥口此小役也何問爲遼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常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信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京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能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從政固已異矣尚何京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卣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言忠彥以官制及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書言忠彥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入編類纂卷一百一十四

拜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敷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入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拔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侯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山知大名府又以欲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軍任卒年七十二

### 宋呂大防

呂大防字晦仲京兆藍田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一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不納弼昇年幾八十應明已耗衰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

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有得休養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盡禮亦何必遇爲屈節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會執政議漲王稱考大防上言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哲宗卽位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館伴郭升使其使語頗反朝廷大防密摘其隱事詰之曰止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用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機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

又爲集策

卷百十

九

札留請至於四五起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勸講讀官取仁宗通英御書解釋上之實于坐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二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過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實訓主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教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事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兄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上致恭仁宗以侄事姑之禮兄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官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開閣有昭容侍本朝官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正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官禁出輿入簪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

又爲集策

卷百十

十

亦欲涉歷廣庭稍肩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在禁中冠服荀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重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敗壞不尚詭好不用品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養直不驕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欲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知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褻褻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鄧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遣循州至處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必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主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文天祥 被戮

文天祥字宋瑞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髯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輝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又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相其間非夫也建炎初郡又爲建寧通判字以龜大書家稱曰字作過氏思不爲他郡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察一採而武帝親校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用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開慶初元兵伐宋官宦並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日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收江南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蔡天祥不呈蔡似道不樂使臺

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屢籤若水側或仕時年三十七歲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是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慨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若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於鄱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與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郭盡薄內地君以爲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有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戶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假寒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

斷之義少乞新師王集鼓以作將士之氣王言宋德  
五季之亂胡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人之憂  
然國亦以衰弱故敬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  
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  
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  
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  
番禺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黃長沙取鄂隆  
興取浙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方衆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  
八編輯纂 宋王全

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言矣不報  
元兵攻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十月天祥入平江  
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失宰相陳宜中遣張全將淮  
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甫廣贊兵三千從之全  
自提兵說伏於虞橋庠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攻  
華甫廣贊多死於水又薄廣贊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  
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登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  
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宵遁尹玉  
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王死之士卒存者四人無一  
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曹府不聽天祥斬曾全以徇

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祀所官其二子常州破元攻  
獨松關急夢爰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  
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  
天祥去平江三月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  
祥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爰逝明年正月除知臨  
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關始從天祥初議遂吉王信王  
闕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  
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  
急寄檄三官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  
重兵於六和塔天祥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  
內外軍救萬人皆城借一戰以爲守世傑不許十八  
日伯顏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請  
解伯顏遂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還明日世傑亦遁  
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元使至上  
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天祥詣軍前連與宰相吳堅  
同行天祥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  
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爲與國則宜  
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猶師天祥躬  
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  
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湖閩廣尚多未

下窮兵取之利鉅未可知假使盡取東條並起兵連不和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作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鐔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請宋大皇太后簾前聽處分候鵬飛至卽與丞相定議伯顏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屬僚之明日丞相吳堅買餘慶樞密院謝堂家鉉翁

入編類集

宋史全

五

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軍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賈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違尊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爲還矣尚何言文煥慚走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賈

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爲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問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元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潮歸闕者惟方輿朱華鄒淵張朴數人耳伯顏趣天祥臨所請使吳堅買餘慶北行天台杜許從至京口留十日杜許與余元慶定計謀趣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促過瓜州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

入編類集

宋史全

五

是夕逃至真州城下真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閭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逼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犄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



祥未至時，揚有驛歸兵言，審造一丞相入真州，謀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開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爇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詩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鎗，天祥偶不見殺，許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一樵者以資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溫州，開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宰相陳宜中等議論不合，乃以同都督諸軍馬。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詩募兵于溫州。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取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遣參謀趙時賞諭議趙孟深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屢兵敗，同起事者劉欽等

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深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栻監軍，趙時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鄒淵以蕭諸縣兵持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派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支，眾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遠去。時賞奮罵不屈，有條罪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眾。臨刑，同輩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麻溪，益王昚衛王繼立，天祥上

表自効有詔獎諭陸秀夫嘗舉其畧曰方敵氛之正  
盛輸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  
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來能而阻險  
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  
東天祥乞殺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  
憚天祥威重伴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不果入六  
月祥與帝舟自礪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  
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  
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  
封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七

兵天祥移書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制詔敕令  
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  
而已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  
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帥劉興數  
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  
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等懿乃潛  
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叛五坡嶺張弘範  
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卒出走千  
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衆扶  
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許被

執以憂死惟趙孟榮遁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  
之拜不拜踴躍請劍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  
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世傑天祥  
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  
所遇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  
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  
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  
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  
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十

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  
容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  
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  
旦遂殺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坐未嘗  
面北留夢炎說之被其唾罵時宋德祐帝降元封瀛  
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  
入館驛坐召天祥天祥至則長揖就坐馬顧左右曰  
此人生死當由我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  
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博羅丞相張平章偕坐召見  
天祥入長揖問道古時曾有大臣將宗廟城郭土地

分付與別國人丁又逃走去有此人否天祥曰謂天祥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邪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微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

八編類集

卷百全

二

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官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所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于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

忠于是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天祥與博羅語後復自書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爲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爲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耶類於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其貳焉博羅益不傳微天下之人曰啓吾君之子誰敢朝覲於微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邪春秋亡公子

八編類集

卷百全

三

入爲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奔丕之於漢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數陳頗有餘憾耳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言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僅得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朱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榻

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屬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十九年有閩僧季堂以談星見奏言上星犯帝坐宜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廬固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天祥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槌擗其膝傷天祥堅立不爲動言者力贊從天祥之前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時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

入編類集

卷百全

十三

宋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廢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買餘慶徽告入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或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

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議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申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無不嘆息文天祥女弟坐兄使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遠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適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卽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資金帛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宋陸秀夫

入編類集

卷百全

十四

陸秀夫字君實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賓主交驩秀夫獨飲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終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之容

庭之制

去已就暮三遷至置江淮東權參議官德和二年八月唐高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友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子福州進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

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  
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  
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  
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  
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  
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泥左右無不悲動者  
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  
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  
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  
不可爲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  
人編類纂

卷百十一

五

世傑不悅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  
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  
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  
句以勸學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  
而世傑劉義各斷絕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  
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  
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拘掠無完膚一夕  
得脫卒蹈海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  
以授禮部侍郎邵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  
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

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元脫脫

脫脫丞相馬札兒台之子丞相伯顏之從子時其  
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  
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已用府  
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伯顏  
常憂其敗私謂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  
怒則吾族亦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後懷  
疑久不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  
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左右前後

人編類纂

卷百十一

六

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  
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  
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  
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月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  
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  
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  
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兒怯亦爲  
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  
促之急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位吾上且掌  
印我安敢專邪別兒怯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

過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蓋先為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于帝曰：「脫脫離臣之子，其心專佐漢人，當治之。」帝曰：「此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脫脫，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審。」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上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會

入朝類纂

卷百全

七

之戒衛士嚴門出入，蟬切悉為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遂拘京城閤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王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又召瑀及江西范滙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友齋詔赴柳林，及旦，脫

史

脫坐城門上，而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右吉逯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尚行，事定，詔以馬札兒台為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奏雪鄭王徹徹禿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中外翕然稱為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李羅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於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南山水勢尚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為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詎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

文行公

得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  
兩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太子單騎登  
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  
四年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  
召用之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  
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  
復置地獄耶時有疾漸羸上表辭位乃賜松江田爲  
立相田提領所以領之六年左丞相別兒怯嘗屢與  
阿魯圖言欲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  
之日人將謂我何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

南朝書

宋言字

上

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爲之不平  
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木世裔豈以水相爲  
難得邪但上見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  
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汝  
等勿復言七年別兒怯爲右丞相以宿憾詈脫脫文  
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至河州召還甘  
州就養繼馬札兒台卒帝念脫脫勲勞召還京師八  
月命脫脫爲太傅提調宮傳梓理東官事九年某兒  
以太平皆罷相遂詔脫脫復爲中書右丞相賜上尊  
名馬襲衣玉帶脫脫既復入中書思怨無不報略開

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  
調阿速欽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脫  
脫用烏古孫良祖襲伯遂汝中相革爲僚屬皆委以  
腹心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群臣不知也吏部  
尚書傑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請以鈔一貫文省  
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脫脫信之詔集樞  
密院御史臺翰林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  
呂思誠言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  
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  
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

人新與書

宋言字

上

項處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假哲篤  
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  
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僕  
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  
何者爲母何者爲子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  
貫省權銅錢一子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  
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  
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  
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  
滯是大乏河決白茅堤又決金提方數千里民被其

患五年不能塞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以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等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開導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窺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運款民不聊生若聚二千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開導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爾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入前集  
未言全  
王  
河間鹽運使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群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閘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檢先是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

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丞相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諧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宮有子將宜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以汝中相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居中汝中栢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謀也先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諧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因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賽伯達曰若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寄旨今奉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聞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與天干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勿從卽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濶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





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璽綬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于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美之不許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閉繫之倒地然後加害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晉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美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美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印賣惡於人邪傅亮至江陵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諸將作問二王死皆疑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上不綱人望未改美之中才塞士亮布衣諸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彦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荊州欲使彦之將兵前驅彦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

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乃遣彦之鎮襄陽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參軍朱容于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義隆至建康群臣迎拜于新亭徐美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美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卽位是爲文帝復應陵王先封迎其柩達建康進美之司徒有司奏事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令先二公推訊乃以三華王曇首爲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元嘉二年美之與傅亮上表歸政三請乃許美之乃遜位退還松第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二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龔勝 鄭義

龔勝字君廣楚人也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同郡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坐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不見言百姓貪盜賊多吏不長風俗薄災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二

臣類

名臣

數見不可不爲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太重宜以儉約先下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爲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忤意迷國罔上不追下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發咎皆歸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勝年老被病王莽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牌等言朝廷虛心待苦以茅土之封雖疾宜移動至傳令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職等自

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敷以棺歛喪事衣棺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誥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次時七十九矣

唐安金藏

唐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部唐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泥雲仙坐私謁皇嗣皆誅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與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父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與奴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二

臣類

名臣

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系白皮爲線縫合傳之藥問夕而斂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思也即詔高醫唐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上大夫翁然稱其節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胡亥葬南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即燥泉忽湧流盧之側季冬有華大鹿相撲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吏關於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摺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饒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

配享唐宗廟廷大厓中贈兵部尚書諡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諭

### 唐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京兆萬年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文章事親孝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辭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聲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人新制第顏真卿集卷之三古溫以私怨搆中丞宋渾論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琮後平宰相楊國忠惡之風中丞奏爲東郡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叛陽託霖雨增陞邑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紆祿山之疑果以爲善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分總部伍大饗

士城西城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贇鄆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愔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宗族懼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戴三首他日結芻糲饋飲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李欽濤等清士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振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鄙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上軍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之以爲腹心他賊運之即胃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兩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書光裏書陳事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軍後爲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來虛遣思而壯于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四城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論敗軍罪吾死

不恨至德元年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服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桂板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雙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南京從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視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李輔國遂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遂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官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宜堪公再破壞壞載銜之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奏論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小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爲其言虛妄則謾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

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口無門籍者有急奏命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闕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恩奏日宜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遂爲姑息使餘賊黨將北走党項哀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陛下在陝時亦市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改而得日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今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太平矣陛下問是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鉅口結舌陛下使謂無事可論每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後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後攝事人願言祭器不飾以爲講訪貶映州別駕載跡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前以爲禮儀使辭

喪亂後與法湮放真卿屢建議蓋正爲權臣沮抑多  
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及盧杞益不喜數遣人  
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  
平原血流吾不敢以衣拭視舌舐之公恐不見容  
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  
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  
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  
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  
君命可違乎既見希烈宣詔言希烈養子千餘拔刃  
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捍  
之編類纂卷一百三十一 五  
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  
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希烈遣李  
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  
兵錢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宴真卿使倡優斥  
侮朝廷真卿叱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  
怒時朱滔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  
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幸相號  
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開顏常山否吾兄也像山  
反首擊義師後雖被執話賊不絕千口吾年且八十  
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

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攝方丈坎於庭傳將吮  
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  
令齋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慨哭投地會其黨用魯  
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會必乃拘送  
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  
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  
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兩與元後王師  
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  
不能屈節當焚矣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  
弟希倩生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  
八編類纂卷一百三十一 八  
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歺曰老臣無狀罪當歺  
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獨曰乃逆賊爾  
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祠曹王皇聞之泣下三  
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顏頤讓喪還帝察朔  
五日贈司徒諡文忠

### 唐段秀實

段秀實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  
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  
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  
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察討護密有功

靈胥罷父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國恒邏斯城會虜  
救至仙芝兵部伍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議  
之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  
慙乃與秀實散卒復成軍還肅宗在靈武詔嗣業  
以安西兵五千走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  
業然可秀實實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  
常戶稱大丈夫今誠兒女爾嗣業因固請宰途東師  
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  
實兼懷州長史時師老財匱秀實督糧係道募土市  
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闕嗣業中流矢率衆推荔非  
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即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  
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  
義奏崔諷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  
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  
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郭子儀  
爲副元帥居蒲子瞻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  
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  
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吁語於市有不喙輒繫  
市人椎釜鬲瓮盎盈道至擄害孕婦孝德不敢効秀  
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以天子以生人付公

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  
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冠暴威視天子違事公誠以  
爲都虞侯能爲公已祀孝德卽徵署付軍俄而肅土  
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  
首置梁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  
曰奈何秀實曰請辭于軍乃解佩刀送老嫗一人持  
馬至肅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  
也吾敵吾頭來矣甲者惕息困曉之曰尚書固負若  
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睨出  
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珍始終今尚書恣卒爲  
人編纂  
十  
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郭惡子  
衆以實寘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如是衆目必入亂  
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賊賊曰公幸教肅願奉  
軍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誦者殺秀實曰吾  
未聘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行門下送卧軍中  
聽大駭戒候卒擊析衝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  
郭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謀取人田  
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粟告無入令謀  
曰我知入不知早也急貢之豐無以償往訴秀實署

辟免之因使人選諭令謀令誰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與致廷中秀寔泣曰乃我因汝即自裂衣裹瘡注藥實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馬令誥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猜人幾成爾必得殺擊無罪者段公誠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凡為人做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誰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吐蕃寇邊賊監倉師不利馬磷爲虜隔不能達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議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耶乃悉入編類集卷五十一  
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賊虜望之不敵逼俄而磷得歸十三年來朝對達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晝地以對帝悅賜第一區還之與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秀寔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寔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官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

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蟻面制制走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創海濱何明禮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竭才垂涕恨愾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遇岐朱泚必致贈遺與母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聽至郿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體以置司農治室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人猶冀集卷五十一  
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若去之則人並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與元元年詔賜太尉諡曰忠愍  
唐制書  
劉昌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末秋能言古興亡事權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泚元和宿耻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因醜朋挺外脅羣臣內侮天子賁常痛疾大



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責對策大略云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勛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弊杜讎獄之漸遠刀鋸之威親骨鯁之直奈何以襲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叢生惟極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以正其終致陛下不得以正其始况天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玉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言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言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

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爲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履嚴見賈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宮耽墮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慨嘆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猥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賈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今賈所對敢空臆盡言防閑時政之安危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賈比有司以言涉訐作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歡其誠鯁至于垂泣謂賈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典非常朝野懽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從季漢之亂復與于今况入編類集

卷百全五  
臣所對不及賈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賈直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賈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上復掃除之役遂羅譴逐身歿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欽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賈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枉魄傾衛有望於陛下帝感恒贈賈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宋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涇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處城梓潼縣

庚城多竊猾寇寃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兼  
緩不同兩縣皆治但宿州棟仲夏使使者多所要請  
且欲服毯文金帶入見旌皆折正之爲河南監牧使  
持節冊夏主乘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但弗受王師  
西征徒知陝府時舍卒軍興餽餉急切縣令佐至荷  
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  
更以辨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監牧時  
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客言  
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  
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

曰爲未然今日執政果順人所飲而爲人利乎甚不然公當去所言與所利反掌間耳公博照不應他日登進士第不就還愈乎於司馬光答書云自己之習光教之以法且令自不安語始調治則司法奉事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解板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可戶定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近微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爲樞密者皆正字光先宣仁太后間可爲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握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

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壘不少假借意憚以強市見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憚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爲四凶今憚父尚在而別籍與財絕叔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擇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招斥乘輿犯大不敬與蔡確等極論之竇之新州民聞遣使官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水納后而漂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哀明日后留呂

大陽告之故大陽遂召給事中范梈為使遂召梈  
問嘗以諫於是兩人合節由是梈與王同為  
軍再貶梈少監二遷新州縣丞安岳丞梈同文館  
貶起泰京亦派安世等家議難不行猶使梈常  
與求上言必冀之死司使者入江蘇陳行忠使者  
道安上言使自裁又擢一士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  
判官攻之將至梈守守遣客來勸安世有言梈安世  
色不勝對客飲酒談笑餘盡數紙付其僕曰我仰天  
依此行之判客曰汝不難家客客依僕所語者無紀  
兩氏當與者之家事悉悉判官未生梈十里中無

而懿安世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停卜於前諫乳母事以爲爲后設時節既既昭應天少尹孫登以樞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徵宗即位赦至懿乃還九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衛及罷蔡京既相連七請至峽州羈管猶復承議郎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嘗與其往馬永卿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其請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棄荒恐不生還忽憶司馬公語云非人在薄烟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灰是日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且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七

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爾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捐父母之壽像於卧牀中自以帷則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瞻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曰宜豈足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過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安世年既老卒賢獨喪略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哭喪嘗趨走前後皆使書來嘆以即大用然則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若吾爲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

一點惡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嘗因言軾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節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安世歎其辭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家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宋郭浩

郭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次哲宗以權爲有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秦人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八

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陛下成之善矣然安家之事未暇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較將帥毋狂屢勝圖惟嚴終喪序辰看許元節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言但分兩等謂諸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頗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嘗今爲天下擇姊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誠誠以國家自

有仁祖故事，蓋郭后與尚業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別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執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今竟立之，豈不士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所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寔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官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蓋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忤，詔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尋卒。安惇繼蒞治其祖送葬。

八編類集

宋百全

三

八編類集

宋百全

三

王回等徵宗立函，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又言：陛下嘗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履瑞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紙，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慤，太子茂昭懷劉氏爲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固是得立。然歲三月而天，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制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徵宗詔暴其事，遂再論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諍，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侍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

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謚皆良士也。畫字永君，陽翟人，權豪使兄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與鄴浩以氣節相數，勸元符中，浩爲諫官，畫監京城門，道客見畫以測其意，客問畫近讀何書，畫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海當年泣，樂絲之句，爲志元發也。客言於浩，浩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畫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上遇  
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慕天下事固不  
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實有益也畫然之既而  
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  
交矣浩得罪盡迎諸室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  
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死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  
能成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  
也浩茫然自矢嘆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乃俗用人祭  
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  
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  
回歛交游錢與治差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邇者以  
聞逮請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  
寔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  
除名伴廢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勸力請復后  
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說之  
其畧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  
得爲知道雖然予于此時議浩是天下無人也官

之尚足爲末世戒易曰知幾其神平方孟后之廢人  
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  
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  
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  
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  
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  
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三

左編

臣類 名臣

宋陳瓘 鄭義

陳瓘字聖中南鄒沙縣人一出中甲科金青越州判官守蔡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則知其心術常欲遠之檄攝通判明州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也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粉綴述先裂而大敗成結誤同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瓘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下與惇合志正論遂緹報宗卽召爲左司諫瓘議論持平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楊惇下章惇安惇邪邪之罪時

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藉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遷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于正彙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意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去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必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且持人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其踞詳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嬰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撻東官途杭守蔡疑執送京師先飛報言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通使證其妄瓘曰京之姦邪必爲國禍唯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位階間其辭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寔流海上羣亦安置通州瓘嘗者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女石日錄改修神宗史

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璫又徙台州宰相命囚人石械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其將脅以死璫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劾責於械失指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璫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械憤揖使退所以牽辱有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械爲怯而罷在百五年纔授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嘗今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有諸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璫平生論京下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態最所恨忌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辛酉宗謂輔臣曰陳璫昔爲諫官甚有議議近覽所著堯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峻者天子當其面而問焉其反經悖理甚矣璫宜特賜諡以表之諡曰忠肅方赴召命至閤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璫謂宰屬訓聖源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

省官何以自野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懷卽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述不可泯也璫嘗爲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日聞璫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勦提荆公之學也下既積怒謀因此害璫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雅候璫行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璫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璫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削勢必相激史學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四

往往遂廢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日前也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鄒志宗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萬里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宋陳東

陳東字少陽州陽人蔡京王黼方用事獨東無所畏諫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大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懷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初聞邊隙宜誅六賊

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賈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毫社而京師賈等銳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遁還下度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中都百靈悉取給焉京師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耻於遊宦東南而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劬父子尤專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

人編類纂

宋高宗

五

旨急追還闕早正典刑却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毫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范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制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忌疾賢能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不用知陛下

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綱白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竊聞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而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素河北也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北之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人編類纂

宋高宗

六



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罷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達以語澈怒高宗言不亟詔將復就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庚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避死乎吏曰吾亦人綱類集

知公安敢相迫項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東言六賊及爲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胡程果乎制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若諸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閭爲懼不欲伐關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則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既用非人至今痛恨之則官推恩未足補朕憾過之

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

### 宋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蔡卞爲帥欲板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僚屬拔擢累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卽借顯列矣好問笑不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欽宗鄉納好問跪奏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前王安石王魯正神宗配饗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輩夫等除青苗之令滿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奏封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待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蓋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常速講求今邊事經常旬月不見施設臣等奏請皆不行此下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作詐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多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諸將相之臣以退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脫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勸大臣畏懼誤國出好問知

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奸問言遣兵部尚書城都失守召奸問人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奸問從帝御樓論遣之衛士長蘄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闕而出左右奔竄獨奸問與孫傳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傳問之宣以語侵傳奸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罰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諷服曰尚書直知軍情歷其徒退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奸問爲事務官邦昌人居都省奸問曰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

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奸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曰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人曰留一勃董純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國祭者族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奸問處遺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爲太宰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奸問奉手書詣行在所

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奸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聚矣侍御史王賓論奸問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奸問募人賣帛書具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奸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後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闕資書於陛下既人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避地卒于桂州

宋洪皓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少有奇節登正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勛皆欲婚之乃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捐有以罷民空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清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獨浙東獨未過城下皓自守邀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而外敵方熾若輕王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

日帝問宰相以諫殺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廬浩解衣巾俾易墨衣絰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郟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遂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翼副之並贈以閏辛酉李閏羅小張俊者種諤上道皓與其室遇營脫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室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梁魁聽命領兵至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結罕迫二使入幕與幕

入幕與幕

二

兩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今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然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木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挑釁果獻二帝始知帝即位時開拓陵計非謂法也且冬臨諱日探文以祭其辭激發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策中歸達于帝言願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入編類纂

入編類纂

上

珍寶盡徙以非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敗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符草太后書遣李玘持歸帝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哉二十年雖遣使訂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人賦兵勢不能久異嘗以婦人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於月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權張丞相名動異域措置之嚴地又問宰相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官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建中金人懼爲患猶遣

人進之七騎及淮而暗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請見慈寧宮席人設座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分數之結自建炎已西出使至是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封還見泰檜請還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檜暫片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憚謂皓曰送日尊公信有忠節得上春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源如黃鍾大呂乃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金人未取趙鼎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謂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全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強以幣中國若速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淪盟宜告之曰侯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因言室撫寄舒檜怒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毋出如饒州明年大木中官白鈔宣言燮理乖謬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則檜聞之愈怒繫鈔大理獄尋流嶺表鈔初不識皓特以從太

后北歸在金國素知時名爾辛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贈四官復徽猷閣學士諡忠宣

宋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各曰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倫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宣第五受撫軍事判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官八年辛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各中外洵洵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厚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豈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然則拜官可還太后可復潤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日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

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  
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警而不報舍垢忍恥舉天  
下而臣之耳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  
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  
濟之拜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  
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夷陵不  
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何者陛下間關海  
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况今國勢猶張  
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諫人寇  
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上五

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億不得已而至  
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  
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  
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大帝秦之虛名惜天  
下大勢有所不可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賊心  
大臣而亦爲之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前以折  
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  
非懷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從食議可否  
是益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從共分諂耳吁可惜  
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如有饑

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  
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  
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  
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僞員樞屬義不與  
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  
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同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  
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  
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  
名編管昭州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二六

進士吳師古錄本傳之金人募其書于金其諫廣州  
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諫新州也同郡王廷  
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剛中謫知處州遂死焉剛  
中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  
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  
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耶來下澤之  
車廷珪詩云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開百  
辟動容觀奏廣義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展上  
身隨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  
還大慶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痴兒不了公

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命。當日姦謀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吃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即位復奉議。即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變。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祖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鬬。不極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背也。建康則極之背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與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紆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過自人。帝怒。遂召還客與。同召者張浚。辛次庸。下大。即位以來。就召還客與。同召者張浚。辛次庸。下大。府王十朋。今意去矣。次庸去矣。十朋去矣。大府又將去。唯臣在。臣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近宿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得之全。略權貴。以自解。全人求成。銓曰。全人知陛下銓意。復故以甘言。疑我願絕口。勿言和字。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願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者。銓一人而已。乃補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一聖攝廷。

自何臬主和。維陽失守。自洪伯彥黃潛善王和元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此和而不忘戰。此向來權貴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強。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後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蒲察以軍百人降。詔藍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此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爲然。既而遠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洵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

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檮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皇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之和平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和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測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私覲賀正生辰之使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側聞虜人嬖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與視與視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與視之醜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

八編奏集

宋言金

九

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金人欲得秦蘭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陰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逾時金使僕散忠義統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千劉寶華楚州王彥率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榮衛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出師倚角時大雪河水皆合銓先持鐵鏈水土皆用命金人遂退

八編奏集

宋言金

二

宋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國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在門謝客萬里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盜沈師犯自粵歸師往平之孝宗相之曰仁者之勇淳熙十二年正月以地宸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何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紅巾京城池開海州漕梁又於河南北發民兵增驛騎製馬鞭藉井泉而吾之閒謀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或謂金

主此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之人北歸泰慙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人稱某奏某言某議

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近雖和枕而常干之積各存而實亡人粟之令上行而下悅靜而無事未如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各詣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事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言將可相是有事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平居無以知其入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役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藉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箇弱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勿使賂宦者而得庇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敬凝之敗



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光宗卽位召爲秘書監人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日君子從而用之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甚黨其黨也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

八編類集

宋高宗

莫實榮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事記不可作也侂胄患政命他人臥家十五年侂胄專借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凡邸報其旨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三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勅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願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賜諡文節

宋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吳興劉元亮等僭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

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關帥才也時夷陽被開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迺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土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遇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偁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憂怨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郡善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參貳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

八編類集

宋高宗

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奔命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理宗室親正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計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倚壁與觀之禮則請備似倭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賂賊狂

言敢爾蓋以立信聊云尋中以危法厭斥之咸淳十  
年元兵大舉伐宋似迫脅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  
江淮招討使立信受詔不辭即日入道以妻子託愛  
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  
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  
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贍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  
道問立信何向日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  
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  
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  
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幸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人編集

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間似道師潰蕪湖江漢  
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  
也遁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慷慨悲歌孫奉撫  
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抵吭而卒迨未聞即太傅元  
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  
顏以其二策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  
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  
之喪歸葬舟揚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  
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  
甚會歲大侵吳淵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

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  
於淵淵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爲有加  
應炎甚快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人也蓋少丁  
之是年試江東轉運使明年登第其後踐歷略如淵  
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宋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一與人論古今治亂  
國家事必掀髯振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  
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五年慧星  
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擢似道政事爲問曰言兵必  
亡潰使產景思衡之上其策於似道坐居鄒不法且  
訕謗迫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二年赦放歸德祐元

人編集

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斬安慶九江凡其親友  
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  
上書以一枝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湖屯兵以之爲  
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  
已而師夔知江州遂叛降元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  
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  
施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  
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

圍坪矣。盡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統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坊，得生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已而賣十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木鐺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入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後四季，祥興帝崩於厓山。宋亡，坊得居閩中。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官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坊得薦，坊得遣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皆俗習程要杆，曰：『斯泰辛不可得也。』」坊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敗。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漁淵無所容，急以典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貞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官可逐，太后可歸。終則一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糗米飲進之。坊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

終不食而歿。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常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 宋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王。受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旬，旻舉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淳祐初，始舉進士，中第。辟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遣表舉買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已，扶其柩葬之。興國，卽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庭芝初至，楊時揚新遣大廬室盡燬州報，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庭芝悉貸民負，通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繫河四百里，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衆凌他運，河故亭戶負鹽一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撤柵城，元兵至則構望棧。

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暴  
 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  
 復貴人援大敗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冬命庭芝  
 以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  
 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  
 命於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  
 觀察使文虎日勞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為樂庭芝屢  
 欲進兵以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  
 待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  
 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庇之止降  
 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楊  
 州制置印應雷暴成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  
 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元兵破鄂詔天下  
 勤王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  
 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紹書  
 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即日詔苗再成戰  
 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  
 酒犒將士人人為之虎聞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  
 加廷芝叅知政事宋亡謝太后及瀧國公為詔諭之  
 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者也已而

兩宮人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  
 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服  
 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  
 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開城守三月夏貴  
 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開野幕  
 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  
 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牌上已  
 而知淮安州許又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興  
 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募民開粟以給兵粟盡令官  
 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犒牛皮麪糗以給之兵  
 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  
 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  
 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  
 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俾將孫貴胡惟孝等  
 開門降庭芝聞變赴連池水沒不得死破執至揚州  
 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  
 為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

元余闕

余闕字延心唐兀氏世家河西父官廬州人沙班行  
 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起闕副使分兵守安

慶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關務又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諒阿思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殺之時羣盜環布四外關居其中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准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汚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搗小孤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負逸安慶賊遁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關遣兵扼於觀音橋俄仇州視寇攻西門關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關備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患甚乃樹柵起飛梯庚戌復來攻城金鼓聲震地關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晉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視寇軍南門羣盜四面環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關身當之從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關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關知不可爲引刀自刎墮清池塘中閻妻郭十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聞賊不屈賊執之以去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成者以千計關嘗病不視

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關關強衣冠而出嘗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關關却之口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關清忠諒節功臣謚忠宣議者謂自興兵以來死節之臣關與諸不辜爲第一云初關既成賊義之求尸瘞中具棺歛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大明嘉靖之忠詔立廟于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

元福壽

福壽唐元人至正十一年顏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廟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令福壽獨以謂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討之而後以開十六年三月一明兵圍集慶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勦之出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事聞追贈封衛國公諡忠肅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四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汲黯 正直

汲黯字長孺潯陽人也武帝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黯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人新類纂

卷一百八十四

一

二

千石來拜謁盼不爲禮然黯見盼未嘗拜嘗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黯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態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諫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從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貞育亦不奪之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圖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拆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促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

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黠務少事承上簡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方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以幸而黠常毀儒面觸弘等使懷詐飾知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然。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使界部中多責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黠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妙為皇后然黠與亢禮人或說黠曰。白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守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黠曰以大將軍有指客反不重邪。大將軍問念賢難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黠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僮黠曰奸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黠之言益不用。始黠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史及弘湯稍益貴與黠同位。黠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黠時丞相史皆與黠同列武尊用過之黠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爾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黠罷上

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黠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賈。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黠曰長安令無罪獨斬縣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王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賈人與市者生當死者五百餘人黠請聞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由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半數萬之眾來降虛席庫賁助發民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闢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罪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開汲黯之言今又復發發矣。後數月黠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黠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黠為淮陽太守黠伏謝不受印綬數強于然後奉詔詔甚嘉黠黠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

整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  
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  
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  
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黠既辭行過太行  
李息曰黠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  
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  
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奸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  
心外扶賊吏以為威重公卿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  
俱受其殃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黠居郡如故治淮陽

人編身注 卷三 合

五

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黠與息言抵息罪今黠以諸  
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黠故官其弟汲  
仁至九卿子汲儼至諸侯相

魏陳羣

陳羣字長父穎川許昌人也祖父資父紀叔父誰皆  
有盛名劉備臨徐州辟羣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  
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強今東必與之爭呂  
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  
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兵備恨不  
用羣言羣茂才屬呂布破曹操辟羣為司空西曹掾

蜀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達者操辟之羣封達敕以  
為模達誠德必敗操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操以  
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後吳人叛  
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是時帝初  
蒞政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  
君不和諮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  
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  
曹真表欲數通伐蜀從敘谷入羣以為太祖昔到陽  
平攻張魯多收豈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之今  
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載多  
八編身注 卷百 合

六

魏杜叡

杜叡字伯庚京兆杜陵人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  
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有或進之曹操  
操以叡為護志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操定河北  
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皆  
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操謂荀彧  
曰關西諸將特險與馬征必為亂張展冠般宛間而  
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門  
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擊肅何冠而



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  
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或謂畿曰空須  
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  
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衆必以死  
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  
是殘一部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  
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  
計而無斷必爲受吾吾得居却一月以計縻之足矣  
遂詔道從郎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  
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動舉自若於是  
人驚遁去

人驚遁去

卷一百八十五

七

七

妙

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潞澤上  
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奉至畿知  
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  
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展其攻  
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展敗固等伏誅  
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  
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  
嘗謂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諸恩之  
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郡邑父老白相責怒曰有  
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  
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征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耕  
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水旱豐  
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政講武  
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  
也弘農馬超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  
異心曹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  
東及賊破餘蓄二十餘萬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  
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  
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  
長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旣建以

人驚遁去

卷一百八十五

七

七

幾爲尚書事乎更有今日昔蕭何定關中冠冑平河  
內卿有其功而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之股  
肱郡克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哉在  
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曹丕篡漢遂封豐樂亭侯  
其後帝幸許昌歲居守詔作御樓船於閼河試船遇  
風沒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其勤其官而水死覆勳百  
殺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叢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  
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諡曰戴侯子恕嗣

### 晉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濤早孤居貧介然不羣與  
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康後生事臨  
陳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舉孝廉州  
與石鑒共宿濤夜起就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  
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  
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踏聞耶投傳而去未二年  
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  
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久  
之還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欵昵以二人居  
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鍾會作  
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邺帝謂

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  
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轉相國左長史典統  
別營時帝以濤卿間宿望命太子拜之時以齊王攸  
繼景帝後素重攸嘗問裴秀曰太將軍圖建未遂吾  
但承奉後事爾故立攸卿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  
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  
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  
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  
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以母老辭職會遣母喪  
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

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追詔命自力就職前後  
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宰初除尚書僕射加  
侍中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  
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或  
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意或諧之  
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早  
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  
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  
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教在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惜  
而不能改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

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淪。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講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災難。寇盜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濟言策。贈司徒。祭以太牢。謚曰康。左長史范滂等上言。濟昔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污而惡。遣公卿以求。處。亦。滂。絲百斤。滂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入。類。集。卷一百一十五。十一。見推檢法。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卦如初。

### 北魏高允

高允勃海蓀人。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畝損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禁。悉以授百姓。遵。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來使。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手誰乎。允曰。公憚。龍臣答。

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閔。浩等勸。浩。判所。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閱漢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駿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詔允。謂曰。國書皆浩作。否。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遂脫失次。爾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否。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蒙臣一命。爾實不問。臣臣不敢逃。恥。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赦允爲詔。自浩以下。僅吏以上一百二十人。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頗詔。確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引前允日。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黨。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

介士執允景稱拜請帝曰無此人朕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稱後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鑑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其不備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耀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於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嚴下蓋造之悲達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稱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宮導者若恐負翟黑子也景稱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願殿下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景穆不納及文成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榮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允以文成纂成平之業而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祭及送逆之日歌謠鼓舞殺生燒茱一切禁絕雖條旨久頒而不華變教化陵遲

一至於此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大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採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集齊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人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薨薨失禮之甚無復遇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官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死者藏也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之必止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仁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茱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妻好如夫婦損敗風化黷亂情禮上未禁之下不改把此四異也大大賽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辭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嘩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汗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加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晨入暮出或積日居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

父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不彰君之短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諭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有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旁爾皆至王公此人執筆匡我不過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是日幸允第雖草屋數間布被經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

人痛恨

卷之三

允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并長子悅爲長

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至都扶引就內改定皇詔又敕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

唐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居易敏悟經

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况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盤屋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早甚下詔有所錫貨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殍且多出官人憲宗頗採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敬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省奏發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顛得歸曲天子河求王錡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錡誅求百計不郵彫瘵所得財號爲

人痛恨

卷之三

上

美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

獻與宰相論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錡爭京制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夫不可復追至是孫琦以禁衛勞權鳳翔節度使張本固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琦進奉州以疎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因繫開鄉獄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肅宗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貪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

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至行營節度即承雅爲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日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泊諸將必耻受承雅節制心有不安無以立功此乃資承雅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雅外則慮從更范希朝張茂昭今承雅造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睦相爲計空得一縣即堅不進理無成功不罷之且有入編類纂卷百七十一

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強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李思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薰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恤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義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強諍帝未諭輒遣臣陛下誤矣帝變色

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詎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默之是箱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穆宗好敗游畝續虞人歲以詠侯韓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練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誓國耻未雪人當以物勒之乃取其財諱不忍方論同旁午若悉有所贖則賊未殄布贊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遲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費餉每道各山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坐視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吊之

宋錢若水

錢若冰字濟成河南新安人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解去希夷不復留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寇半掌退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還開殺免之三穴潛疑先嗣持有鳳之兩

人壽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上出詰之日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騷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貴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既而欲入臺事皆虛誕繼隆坐罷詔計知秦州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上仕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胸中豁如也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恩賜節以保官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祭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悵也況今歲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爾上默然又嘗言士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雖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賓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

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參知政事劉昌言罷上問樞密趙鼎等曰頃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謀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待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卽泥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贈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還草草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具宗卽位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

入新刻本

本言全錄

本宮克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年方四十初太宗有旨大甚駟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修以不莊局不得署名至挾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既又重修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爲宗正卿上召慶王於太宗廟當爲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隴武者盡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

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滑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倖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恐下挫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水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滑以師然後權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號數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未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生清邊塞然後鑒轍選京天威懷於四海矣臣常讀前史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

入新刻本

本言全錄

崇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新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開南特席捲兩以陛下之神武豈諍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未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宗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源州但授懷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



皆不至。觀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遙相救應，如此則內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驚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言事者請城、緩州屯兵，積穀以備。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

八編集

宋王禹偁

二五

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緩州項為內地，民役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即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阻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況城邑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其勞未見其利。復請圖而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時北戎猶擾，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

盛大，戎未嘗侵境者，蓋幽薊為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逸，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上疑其筭部，憂監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大

宋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為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

八編集

宋王禹偁

二五

宋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木，舉茂才與等。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列為嫂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屬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山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

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宜教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旣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子

宋

三

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較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旣而以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願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建於前酌王卮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進翰林學士元昊旣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殘孽朝降則封冊暮下如此於

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宸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日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推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卽昌言求當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矍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條對大略以爲祥符以來移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勸還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或扇言農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陞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驛往戌蜀詔越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日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使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卽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僮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賦四千萬減鑄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西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

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浚者。爭以裁減後費爲功。汴日以寒。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置上四卜策。富弼讀其泰。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工部尚書師秦州。諫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英宗立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仁宗卽位。召見諸約山陵費。又諸差減錫養。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辭極論其害。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

平持榜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阻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動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貪。桑維翰之世。襲環州。童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密。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業。與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幸如此。近歲輟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稱。不成貽患。不可聽也。故事歲賜契丹金。增服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徽使與孫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契丹大小人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禧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矣。克啓從之。禧卽行。除中太一官使王安石弛銅禁。嘉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船不復議錢之出國。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徙馬棄之。災荒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漸河渡坊場司農井及祠廟。宋開伯微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開伯封于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滿。元祐六年。堯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母請謚。蘇軾爲請。乃謚文定。守宋都日富。窮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日謂王安石平。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辭以考校既入院。卽欲紛更院事。方平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八編類纂 宋貢詞 卷四

疏有愧色。蓋素善安石。云方平言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超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旣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旣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得守其舊俗。意雖不善。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

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偕。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參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 宋范鎮一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真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及汲於進。取超授直秘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

八編類纂 宋貢詞 卷四

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令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餘  
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  
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  
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  
使至虛聲示羣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  
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蠻夏莫若寬秦民備  
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  
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  
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  
不卽予鈔久而漸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  
稍增價與市歲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爲  
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  
體仁宗遂止之堊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周後謂  
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嘗聞  
法吏習法夫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  
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塋中物侈麗吳克鞠與卿爭論  
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寶護堊轉觀察使他吏  
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堊推恩皆  
無此比乞追還全寶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

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校凡內  
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會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  
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  
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  
廷安危生民利疚則聞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  
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遂去  
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熾熾獄仵斥  
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  
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議者  
難之支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  
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  
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  
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  
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  
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願恐天下謂朕不  
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  
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  
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  
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  
者乎卽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

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此嗜利之人臣不爲也  
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  
裔爲念是爲宗廟之處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  
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文皇帝養宗子於  
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  
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  
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  
曰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  
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轍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論  
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臨以書比天象見變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  
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  
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  
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  
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  
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  
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  
大計又因給事獻賦以諷其後韓琦追定策立英宗  
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  
諸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  
帝爲孫光武視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諡者猶  
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以仁宗  
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  
考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之曰方今檢詳何述  
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節即以聞乃其職也奈  
何更以爲罪乎會草制遷宰相官有誤改侍讀學士  
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  
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任鎮批荅曰  
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士乎周上以鎮不當以聖人  
批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函諭鎮令自請外故有是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命或曰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忤修意修乘間為上言鎮以周公侍琦則是以前子侍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詰多親聞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謀訓豈可褒貶失實乎至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推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即是効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摘違滯皆著所授教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欵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

八綱類集 卷之七 五

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過英言今預買納捐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為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迭條倒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折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解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

溫秦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廷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焉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末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典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檄撫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為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千顙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為耳目以除壅閉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

八綱類集 卷之七 五

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軾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軾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軾往來書文甚急軾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軾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軾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篤議論如出一

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軾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曰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軾安否黃庭堅過軾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軾言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思慮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蘇軾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于心真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蘇子瞻時在黃州鎮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趙孽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學眼前妄見佛國蘇軾報之曰請公自試觀能惑之性自何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飲沓況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曉軾終不領

宋范祖禹

范祖禹字沙甫鎮姪孫也生時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切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



京師所與交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  
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  
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  
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論安石意竟不往謁  
富弼致仕居洛性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  
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  
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廟  
祖禹上疏論喪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  
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  
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喪國朝自祖宗來外廷  
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  
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爲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  
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  
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  
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  
經者也服旣除至塋又服之祔廟後卽古纔八月而  
速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朝望羣臣朝  
服以造頌官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  
帝之服爲人臣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故  
事服除當開樂置晏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晏

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服之意不可  
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旣  
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宗祖之舊若出於新舊  
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  
詔出米百萬斛播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詐災者  
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  
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  
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  
敢言者矣聞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  
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  
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  
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父之悔  
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  
發言祖禹奏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  
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  
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  
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旣改其法則作法之  
人有罪當退亦願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  
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  
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嘉言獻聽者付之

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惡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  
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  
章論別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  
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業忽有旨召內臣十人祖  
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  
召先內侍竊謂無宰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  
多引小人以譏圖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怨苦  
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  
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遠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  
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偷充神譚興西事

人編纂卷一百一十五

聖

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辛年五十  
八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  
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必正  
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議  
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  
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宋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  
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  
糴令下與之獨以時價糴令民自糶然寧免役之法

行

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  
語頗戢戢守瓊遂行之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授  
權發遣揚用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八  
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濠  
濠廣十有二丈濠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水塘以限  
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皆城不相屬舊築夾  
土城往來爲易以堦因濠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  
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  
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強勇鎮淮  
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傲行之淮民

人編纂卷一百一十六

聖

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  
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  
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  
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  
不前擒戮之分其餘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  
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  
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  
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  
相言與之乘障五年子養士辛今以萬人之命壞於  
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人境宰相遲遺與之

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  
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黍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  
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馳况東海遶水已  
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遶海  
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  
任和議與之自劉璋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  
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  
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  
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  
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職兩淮

八  
卷  
五  
十  
五

四

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察  
命朝廷必稽緩候事失議遂寢召爲秘書少監軍民  
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  
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  
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款  
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  
董居誼以贖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  
擾與之以遂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時安  
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  
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聞誠布公兼用吳蜀

之士拊循將士先是軍政不立或帥多不協和劉昌  
祖在西河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亂昌祖不救  
遂棄卑如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  
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  
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  
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西管納夏人合從之請會  
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卑如之敗與之至是飭  
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  
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  
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

八  
卷  
五  
十  
五

四

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  
初金人既散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致納與  
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斌等扣泃洲  
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  
金人自是不敢窺與元既復鑄榜邊關諭招納金  
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  
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  
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  
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  
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

足者亦移徵增給之乞移大師於興元雖不果行而  
凡開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  
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賜視之動息悉知  
邊防益密總計告撫首撥成都用等銀百五十萬緡  
助糧本又慮關外廣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  
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  
帛稱是與之以疾可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議  
知之大人與之再為臨送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  
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游閣以  
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  
足浩歎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  
推鋒軍達茂建康留四年比撤及歸未踰嶺就留茂  
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議  
茂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共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  
飯兵至之俯伏聽命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  
定獨受副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  
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  
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祭點不峻  
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時年八十三遺戒不得作佛

事果封至南海郡公諡清獻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五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張釋之

張釋之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貴為騎郎事

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宜減仲之

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

從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侯宜事文帝曰

早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奏漢間

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

之為僕射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

視盡不能對虎圈高大夫旁代尉口對爵應無窮者文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畜夫為上

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逢侯問物何如人也上

曰長者又從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

者釋之曰大終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豈微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

刀爭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無惻隱之實以故不問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耳

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

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

釋之參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

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

司馬門於是釋之進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

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

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

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

行至霸陵居外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

新豐道曰此走鄴鄴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白為梓

用鈴繫繫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梓之前

遭日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

可欲者雖無石梓又何威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

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

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未聞

罪何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既出見乘輿車騎即走

耳廷尉奏當此人犯罪罪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

吾馬馬輟乘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

之罰余卿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當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產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宗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爲秦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足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威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職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欲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尉張廷尉使跪結。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以老病卒。其子曰張擊。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 唐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朋其思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搆議。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相鈞建掩捕。議遂楚掠。疑慘。又汗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及論吏。爭以周內窮。詔相。高侯。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不曰。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屬語折抑。有功爭益平。以博州刺史。鄆州王冲。貢恩。殺於貢卿。進家奴督。與。徐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逐會冲坐。逆謀。州人告徐慶。陳冲謀。后令使臣勸治。以反狀聞。徐慶更承昌救。法當流。待御史魏元忠。謂徐慶爲。皆。通書。合謀。明其非。口支黨。誦殊死。指其家。謂可有功曰。永昌救令。與他貞同。勉自已伏。誅。支黨未發。省原之。書曰。賊所渠魁。律以逆意。爲首。焉救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徐慶救後。被。是。謂文

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人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貞是也既已伏誅餘處方今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嘗此時左右及待杖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戡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退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

人編集

卷之五

五

殺我今以恩止殺就季公可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復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遺降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搆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有功故出及因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監御史侍御史薛平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同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間有功後進灑然相賀又上疏曰天下具有定比還若日多選曹委囑公行驚駭滿路應季人多逆節勒訊結罪刑慘似嚴革命歲久

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刺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關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寃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匿受所上章牒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効發奪祿貶爵不越月驗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實孝誼妻龐爲其奴怖以妖崇教以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章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人臣小過

人編集

卷之五

六

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麗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之久之文備坐車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凡三生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仇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開元初實希城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初鹿城主簿潘好禮私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待法而

已有功居革命之除周興來俊臣等掩我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于釋之明甚

### 魏李悝平糶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共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餘中饑則發中熟之所餘大饑則發大熟之所餘而糶故雖遭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 漢耿壽昌常平倉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宣帝用吏多選賢民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以善爲籴能前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糶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國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自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

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糶漕關內之穀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勳衆之功恐生旱氣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自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 隋長孫平義倉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晴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谷賑給

### 唐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爲趙王侗給事郎中允謀藝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懷之何與有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振伊周以卒天下也竟說曰昔俄鰲允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刺史使與王行本府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前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卽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來上問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



忌臆曹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談法著御湯齊飲食舟艤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朕詔復議德葵固執帝將可曹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可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訛資陰曹驟取調者詔許自首不肯罪當死俄有詐僞者事洩獄具曹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肯者死而令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責獄邪曹曰陛下登時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不信奈何曹曰法者

人壽集

卷五十五

上

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實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還尚書丞丞孫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使射蕭瑞免封德奏帝謂曹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使安卿宜副朕威帝將修後洛陽宮曹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軍圍強夫富宅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與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損羸籍軍者皆戎伏謀役者責解前竭貲經耗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濟河南北田正冷下午之有主

古今事考

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自贍瘡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懼而據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曹奏已卽削臺故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曹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曹上言喪亂以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糴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竝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

人壽集

卷五十五

十

積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糴而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帝爲舉哀謚曰忠以第舍酒不容器詔有司爲立廟

### 唐劉宴

劉宴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爲戶部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京師米價斗至一子宮廚無兼時之積弊軍乏

食饒縣百姓乃按撫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已任凡所經歷盡得究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以書遣宰相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諒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驛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華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提故事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榮郊浚澤遥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人壽萬年

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華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輪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舟車既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州尤甚過宜楊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遊兒哭牛必羸角與必說較棧車免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剝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茨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達水自然安流陽戾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拘括澤減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泗於渚千里旋上固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率奪攘姦宄窟穴衆家夾河爲藪材狼聞問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十里屯戍相望中軍皆峙司元侯賤辛儀同青紫每云食牛菽又云無挾纁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卽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

人壽長壽

李涵常

上

人壽長壽

李涵常

之晏累年以來事缺名茂聖慈育特賜生全月餘

家居遂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

荷鍾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到米而先趨焦心苦形

祈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漣泣獻狀

載方內增朝權既得書即以漕事委受故宴得盡其

才處輪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

使勞日卿朕卿侯也歲凡致四十萬解自是關中雖

水旱物不翔貴矣十二年奉詔詔幸臣元載晏以

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更勅

李涵常喪杜亞等同推載皆歎伏初晏承宣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王緒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復

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天法有首從二人同

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

結罪從輕誅之生晏之力也初晏分置諸道相鼎使

帳簡臺閣士專之財經費不克停天下操官屬相鼎

得利且數百人皆新進鎮撫盡當時之選赴督餉

辦故能成功雖權貴于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京人

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晏歿二十年而

韓洄元琇裴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能掌財利皆

晏所辟用有名於是晏既歿謚而舊史相明其功陳

諫以為管蕭之亞

宋陳恕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

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

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想實佐就前請救

大豪叩頭流血請恕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

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矣丹引去遷

河北東路管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

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

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種耒服

田萬一生安悔無及夫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

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洫而已嘗田之

議遂寢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

之親題殿柱曰與鹽鐵陳恕淳化四年太宗欲親行

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為十道置左右計使以觀行重

儉分上之召恕為充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

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

分隸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使歲餘果罷復

以恕為鹽鐵使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

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

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廣，財穀繁，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收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挽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成具，制置有倫，逾欠無失理之名。恐由解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昭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吏使居此司專行檢點，凡文檢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錄，惟到收附文記，卽乃勾銷簿憑，取捷之門，亦爲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批置丁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從無司之中官持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因非有司敢行，豈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爲一處，命官掌之，應諸道通貢軍物令三司逐部理納理欠司但總其所通之數，料督之餘，悉從恕奏，恕毋便殿奉事。太宗或水深察，必形誦讓，恕欲收暇縮退，主殿壁須立若無所容，候意稍解，復進，怒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遂從之。遷禮部侍郎。

真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其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後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爲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寇準罷樞密使，恕卽薦以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準卽檢尋恕前後改革典立之事，類以爲毋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宋趙開

趙開普州安居人，登進士第，權辟耀正用，舉者改秩卽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羽如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拯弊志，宣和七年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利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鼠竇皆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賦計盡歸三司諸道。

利源各歸清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清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推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推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承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推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歲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爲三害。推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逐

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賞收數爲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卽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元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鑄錢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贖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言。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共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初錢引兩料同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點其徒復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初重寄治兵。奉川經營兩河。旬猶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處於食貨。若無遺策。雖皮費不可計。而靡費若有餘矣。玠爲四川宣撫副

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起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効老德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廉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向牧尋除開徽猷閣侍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州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起辦餉饋也而開役與廉益不和

漢文翁 循良

文翁廣江舒人也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有教化見蜀地辟陋有室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史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屬選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賣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陳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吏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弟子使在使坐

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傍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主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漢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今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貴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龔遂已而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人龔遂漢書卷五十五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今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貴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龔遂已而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人龔遂漢書卷五十五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今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貴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龔遂已而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人龔遂漢書卷五十五

遂對其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貽遣乘傳至渤海界郡問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請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逐爲盜賊逐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問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通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通船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甌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雞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交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史民皆富實訟獄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官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

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 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爲河南太守丞明察內敏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還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特法平召以爲廷尉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除冬積三歲遂出勝出役爲諫大大令左馮翊宋鳴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輶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

澤詔書吏不奉宜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贖罪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師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殺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長吏許丞老病罷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從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冊賜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獄或八年亡刑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與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五年三年代郡吉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郡縣子安傳功名損於治郡潁川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霸以爲神爵議獄潁川獄見丞相霸與中丞相博士離間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女壯儻與對壺者謹時男女異路道不相語及

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如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敵含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敵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敵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僞貌自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奸假令京師先行讓



陵侯高惟嬖近臣朕之所自新君何越職而舉之尚  
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  
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  
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

一漢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父義爲燕郎中刺王  
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聞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  
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時魏相以文學  
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日者燕王爲無道韓  
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  
人

人  
義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  
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詣川  
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省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  
漢爲太守忠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計  
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望延壽欲改  
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數十  
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  
陳和慰親愛誼降怨咎之路因與議定縣安養廢儀  
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爭用其教貴儉卑下  
里德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前霸代延

壽居潁川霸固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所  
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廉潔納諫又置正五長  
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  
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  
番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  
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  
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刺人救不殊因瘡不能言延  
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  
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  
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

八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  
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更父水至府  
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  
而見竊得母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口微千太守  
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  
自達故代卒延壽遂代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人守左  
爲潁川歲稱職爲真茂餘不肯出行縣承掾數自宜  
循行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  
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肯

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去夫三孝第受其耻咎在馮翊爲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人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書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致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屬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車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屬郡中欽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蕭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人稱類集

東漢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原厥初辟丞相府史事

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誤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日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也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建武四年罷賜館櫛家地車駕素服親臨送基子崇嗣徙封泚鄉侯官至大司農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聚劉宜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王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歃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尚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裝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基建武初爲武陵太

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五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贈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閑戶誦絕人間事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

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入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阨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兄何不捕之見言雉方將離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

生恭便坐廷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尹以微勞曰君以名德久居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政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苦愛也諸生不有卿舉者乎終無所言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六

左編

臣類

漢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丞相無嗣大臣憂懼遂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曰惟恐屬車之行是今天子以盛年初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聞輔大臣未稟而昌邑小輩先逐遂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聞名擢爲

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六

一

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王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由谷關都尉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尊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議世卿最甚邇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大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秋祥變

怪不可勝計皆陰類寢長臣下頽制之所生也朝臣

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

者輔臣誦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

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

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

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

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

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曲人情不相遠

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後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

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

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六

二

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敗書

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肅相國薦淮陰累

歲乃得遇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惟陛下

省察上其善其計然不微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

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

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

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

事疊疊不合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求賢詢陽郡

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

七人他謫諸事亦畧如此臣敞愚陋無以於思慮

久處開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募囚徒搜市朝劫到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敢不敢受身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推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敕敕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敕薛之官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敕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游獵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八編表基

卷百五

三

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輶軒下堂則從傳毋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欲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賈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無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敢幸其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敕守京兆尹黃霸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

京師疲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皆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里閭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著其罪北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罪敞皆以爲吏道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衣覆吏坐里閭開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府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盜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贊顯善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逸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封焉又爲經書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豎有司以奏嚴上問之對曰臣聞閭閻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妾者上愛其能無罪也然終不得大位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尹處坐與光祿勳皆得厚善使作生大逆謀公卿奉權事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獨奏罷不下敞使散指探案齊有所案敞以敞於案竟不自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諒家貧曰吾焉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尹安能復案事敞聞奏語即部吏收案案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

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敝敝自言使者使者，棄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得自便，刊即先下敝，蕭坐楊憚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炮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者即家，在所召敝，敝身被重勅及使者主妻于家室，皆泣惶懼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飲用我也，棄隨使者請公車上書，天子引見，敝拜為冀州刺史，敝起亡命復奏使冀州，既到部而廣川王閼羣輩不道賊，連發不肖，敝以耳目愛起賊，王名臣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豪豪吏，逐捕窮等，蹤迹皆入王宮，敝自將郡吏事，數百兩圍守王宮，捷索調等果得之，殺之，重誅中微情吏皆捕，祭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殺，法判其尸，宣帝崩元帝初即位，特以郭朋薦敝先帝名臣，宜傳稱皇太子，天子使使者徵敝，欲以為左

馮翊會病卒

僕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凡，河東平陽人也。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支者，東有武者，西聞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佞敝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其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徵拜東海太守，過薛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拔籍，縣縣收取，縣吏豪民，案致其罪，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行出縣，不以無等，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廉，東海大豪刺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翁歸至，論輩仲孫市東海大治，以高第八守右扶風，清茂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述姦邪罪名

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弁餘輒召其縣長  
吏曉告以姦黠王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  
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援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  
論罪輸掌畜官使所事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  
輒若督極者至以鉄自刳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  
大治盜賊謀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  
卿之間清深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  
騁人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賈之  
制詔御史張鳳與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戚近遠  
亦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鄭正治民異等早天  
入籍其事

朱百金

七

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  
斤以奉其祭祠

### 漢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  
州從事以廉潔過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  
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  
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  
俠有客爲善利廣漢聞之先嚴告建不改於是收案  
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然無所聽宗族廣  
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王名起居使吏告曰

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  
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  
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  
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緒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  
賊前二千石莫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緒首惡  
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  
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  
爲簞箠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  
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

俗大敗吏民相告許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

八

發發又疑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何奴降者言何  
奴中皆臨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亭匈奴微廣  
漢以太守將兵屬潁川將軍趙克國從事還爲用守  
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親授士其尉  
馬得進史販動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日其操卿  
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民皆輸寫  
心服無所隱區區願爲用但任無所還廣漢聰明皆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君者輕先聞知風論  
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舉立且仰時士之廣漢

爲人強乃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或夜不寢至旦尤  
善爲劍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  
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  
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  
莫能及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  
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  
空舍謀共劫人生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  
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  
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脫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  
無得殺我此宿衛臣也釋賈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  
八編類集 卷百六

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  
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  
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欲葬具告語之皆曰  
死無所恨廣漢密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王界  
上界七亭長數日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平  
廣漢以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廷君在湖界  
爲政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廷君在湖界  
上學人思思職事有以自效亭長不  
爲趙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令亭長  
扶白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中不敗自法繫留人

京兆政清左馬朝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  
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  
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  
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  
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推破盧  
璽斧斬其門闕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  
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賊大臣所  
忌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豪氣見事  
風生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  
此敗司馬廣望之勅奏廣漢指辱大臣欲以劫持求  
八編類集 卷百六

公逆節僞化不道宜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生賊  
殺不辜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典數罪天  
子可其奏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  
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生要斬  
漢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都吏察廉爲樓煩長  
舉茂材累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爲煩賜  
令生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意  
於政貴威嚴怒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赦其亡命  
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



長安中丞相御史遺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延  
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讐  
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吏得黑者斫文吏白  
者至治喪城中薄募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  
不絕賈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  
賈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  
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藉  
前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鎗杆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得數百人賈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  
劫以爲過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  
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  
枕藉死民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

北魏志

孝文帝時兵人也文成后之任孝文初爲荊州  
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隴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  
人未和未忍割地奉詔代之但須一宜詔旨而已不  
能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幸文從之乃輕發數千騎馳  
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遂伐各得齊人者悉令  
遣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計人兩境安和無

復烽燧之警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  
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  
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  
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  
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  
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勝百姓無解揚州之地恐非  
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  
但憐茲土庶無辜同死可柎後隨高入規自脫吾必  
守死此城時州人裴鞠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  
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八編前集

卷百六十六

三

孝明時賈弼賜承馬及乘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據  
西硤石更築射城逼淮之入於城內又遣二將  
呂蒙之曰神念率水軍沿淮而上程取壽春州諸  
侯皆被定之崇分遣諸將與之而持安其地  
於淮之北水戰以待臺軍梁軍司馬張武等  
與崇之將擊走之又令遣使要之崇之於淮水  
有船三千餘人臺太后重書勞之崇遣使將軍崔  
亮來攻石硤東將軍曹芳等皆來降之崇遣使  
朝廷以肅清不日赴乃以尚書平章右領尉將軍  
節度之崇遣將軍神策將軍百餘騎至淮與李平

亮合攻破石李神水軍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驍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簾至兩岸番版裝治四廂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船樓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徵拜尚書令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歛幸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雖長樂公兩手持荷二十四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於崇自京武王諒以所負多類什於地崇乃傷腰臥上表謝人焉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取食人取類發天下主

宋文鑑

爲茶詠曰茶利聖官時臨之不若早自棄也命拔茶而直棄民以爲苦其後種茶絕斷皆失采而崇陽之衆皆已爲茶所困百輩已詠拔軍制吏云一日一錢十日千錢運船木斷水滴石穿自使解下者斬其首

中府自勅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督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舉意深矣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曰永德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雉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旣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上始寤詠言面加慰勞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克招安使率兵討之詠詠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敗成都上留詠至致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空同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三豐營素高而所有餘糧乃下其佑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賜書州帥以娛燕爲軍軍不暇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悉擒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求自乃卽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卽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滅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果詠命以錢給之繼恩謂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

八編類纂

宋言今文

十四

敢出招安使頗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何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詠以順憲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詠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

入無新集卷一 老夏六

主

黨詠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主帥帳下寵幸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誣賊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捉人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群黨誣詠知其已投月故無他議又充與主帥有不協名兩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哥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詠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印蜀將趨益報者愈急詠便不問其父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

方井果遇賊一戰斬首餘黨盡平劉肝兵遇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毀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詠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初知益州斬一伶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民間說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說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

入無新集卷一 老夏六

二

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遂杖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詠許其首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女一宿而末詠斷云禁毋十日留妻一宿衙門之卒何誅結髮之情何厚舊爲寔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備置詠一日見一卒抱一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

父詠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梓逆乃自習俗切已如此況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詠嘗以蜀地素快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以食時米計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納米六萬斛至泰甯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權之泰爲永制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頗廢詠卒即人張及李政張廷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頌加禮駕勉就舉後三人登科名矣官於是兩府學者延譽文風益振詠嘗勸事有言者主事備重法觀者必爲判語讀以詠之蜀人雖成謂之爲政集天賦詩教風

八集事集

朱言字

七

俗篤孝義爲本也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詠既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絕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斲起爲盜則其患深矣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知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詠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其德元年車駕北征詠慮遠夷來隙爲變欲出奇以勝之因販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衆皆懾服詠在陳一日方食郡報至詠且食且憤既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復彈

指罵嘗久之乃丁謂逐寇準也詠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告也詠卒於陳年七十謚忠定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遣官覲謁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有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謂李政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詠曰臨事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

八集事集

朱言字

六

果決三也又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民然後教之當及於義然後勸之勸而有禮然後化之禮而無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一旦於行有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第及他諸郎甚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樸文凡有中泰皆時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極其醜詠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欲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羈絆莫不知齊賢以臣假手於是掩上之明誣臣以非罪也上曰卿不

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送上閱於龍圖閣  
夫竟賜坐上日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  
紅鉤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  
上日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初太平興國三年科  
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  
有包戎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  
德自謂壇塲欲奉大魁有司以對偶頭失因黜之選  
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偏服欲學道於陳希夷博  
遊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墨一見  
之謂日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延方  
人集

卷百全

宋

宋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沐陽主簿縣依沐水

乃職方氏所書浚日泝沐者故跡漫爲汙澤恬靜其  
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厚委得上田七千頃  
擢之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制定三司條  
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治  
以千利墮下張慢距城數里爲園圍植桑木刻鳥獸  
綿絡其間將事之女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聞  
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齊祠所宜乘輿一恭而百工侍  
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詔令  
熟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  
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賤  
人集

卷百全

宋

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  
招術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書古史雜用士人分  
方技科爲五役皆施用加吏館檢討准其饒造括察  
訪發帑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  
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  
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愛又市易司患影響  
之不禁欲盡入私井而革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  
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  
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  
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

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焉鹽事封日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告誠春然忠萬戎濶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侯加督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路察訪使先是銀台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實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聚則囊橐爲僞何以檢頃朝廷歲遣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後使知其鑿山之利

入編類集 卷百六 主

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咸餉鄰饗將自茲始矣時賊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運等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難以挽強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遂蕭禧來理河東黃覓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請樞密院開放牘得頂茂所議疆地書括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義誠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

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說日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太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鬼括乃還在近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麗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拙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克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要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免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克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率刺陰害司農法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軍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號敵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敵凡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仲諤西討拔銀宥有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資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戍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

察事機必憂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享之將漢  
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誘師次五原頗大  
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  
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餒河東歸帥得者數  
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  
卽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恬  
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  
以徇數日帝使內侍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  
曲珍拔夏人唐崖蔑廬子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  
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  
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  
西襲綏德先往救之不援永樂坐謫均州團諫副使  
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六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七  
左編

臣類 諱臣

漢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二年秦滅韓。良年少，不宦事。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弗歛。不娶，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墜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謂其老，強恐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良會此。良因往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孺子見我濟北，殺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帳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誅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畧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引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亦兵衛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侵晨戰，進，明開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入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宛郡縣遠，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



故皆堅守棄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南陽守鄒公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遇番君別將梅鉞與偕文析鄆皆降所過亡得南秦民皆喜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堅易動以荆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旌轍諸

虐是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  
 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襲子辛卯  
 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  
 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千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  
 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帛無所取婦女  
 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五  
 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  
 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  
 呼與俱去曰母俱死也張良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公今有難言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  
 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沛公默然曰  
 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曰沛公曰  
 之不敵也沛公曰君安知有敵乎曰臣死且不避  
 臣死且不避沛公曰君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沛公  
 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死且不避  
 得見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  
 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絲毫未有所近  
 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者？為於是遂去，開行超霸上，留張良，使謝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掩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殤矣。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燒金百鎰，珠二十萬，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今良後遣項伯，使盡而還，中地。項王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具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道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以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棧道，無還心矣。」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項上竟不

喻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者？為於是遂去，開行超霸上，留張良，使謝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掩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殤矣。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燒金百鎰，珠二十萬，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今良後遣項伯，使盡而還，中地。項王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具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道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以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棧道，無還心矣。」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項上竟不

肯違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是時蕭何爲丞相薦韓信爲大將漢王亦已用韓信策還定三秦矣其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遣項王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聞行歸漢漢王復以良爲成信侯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遜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七

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曰餘也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殺義帝江中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悉河上軍以順從義帝擊楚之殺義帝者于是良與漢上東擊楚時項羽方擊齊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還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固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是剽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越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其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將其兵畧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

八編類纂

卷百七

八

擊齊面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廣晨擊漢軍面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楚又追擊廣晨殺泗水侯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楚又追擊廣晨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十餘萬人入睢水水爲之不流聞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拔屋揚沙石旁塞皆陷逢迎楚軍楚軍大亂散壞溺者乃得與數十騎遁去王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罵彭越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連日九日其兩人可急使而漢上之將獨韓信可急使至官向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于是漢王使隨何說布布乃間行與何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流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而使入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困果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曰誰爲陛下書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等請前籌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

杞者，度能制桀之歟？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羽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首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武王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黃為軒，倒置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小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攻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雖強，六國立者，復捷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趙鉗印，是時漢遣韓信擊齊，楚使龍且救之，信殺龍且，遂破齊。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許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曰：「此困於此，且暮望若東，佐我乃欲自立為王！且與陳平，張敖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遣呂敖王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可。何以假為？」遂遣張敖王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秋七月，立黥王為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行軍之要，遣佐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封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漢王欲西歸，張敖王陳人，韓信擊之。

且遂破齊。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許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曰：「此困於此，且暮望若東，佐我乃欲自立為王！且與陳平，張敖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遣呂敖王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可。何以假為？」遂遣張敖王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秋七月，立黥王為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行軍之要，遣佐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封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漢王欲西歸，張敖王陳人，韓信擊之。

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  
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漢六年  
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關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  
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  
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  
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授張良爲  
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功臣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  
行封上在絳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  
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和乎此謀反耳  
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  
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  
不促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有見疑于生過  
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  
我故數賞嘗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  
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  
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趨承  
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置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  
屬無患矣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爲

上謀臣今日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  
曰始上數在園意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  
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  
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  
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  
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  
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  
請宜來來以爲客將將從入朝今上見之則必異而  
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  
人編集  
成侯所十一年燕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  
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  
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  
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  
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  
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  
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  
后承間爲上泣言燕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  
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

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數行而西耳上進病強無輔  
車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強  
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  
四人意上曰吾惟整手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  
上自將兵而東羣臣房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強  
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  
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  
子房雖病強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  
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  
卒二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十二年上從破黥布  
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  
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入十有餘歲眉皓  
白衣冠其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  
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  
曰吾求公數歲公遽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  
人爲壽已畢趨出上月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  
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竊

而王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狀曰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何難  
有鴻鵠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嗟啼流涕上起去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  
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  
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十女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  
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  
父與大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  
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太史公  
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父老  
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國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  
豈可謂非天乎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  
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  
侯亦云

### 符秦王猛

王猛字景昇北海劇人家於魏郡祖溫伐秦入關猛  
被褐詣之署猛軍謀祭酒溫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  
俱南猛還華山咨師師不可猛乃止秦東海王符堅  
幼有志度時秦王符生醜虛不道堅左右密說堅曰

王泰記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堅以問呂襲樓  
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  
咨之堅因襲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會生夜對付卿  
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法者堅兄清  
河王法也卿以告堅及法法與梁平老等率壯士數  
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襲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既  
進宿衛壯士皆舍仗歸堅生擒醉醺堅兵引生置別  
室尋殺之堅卽僭位以梁平老爲右僕射呂襲樓爲  
司隸校尉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以李威爲左僕射  
威堅母荀太后之姑子也素與堅父雄友善生懼欲

八編集卷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殺堅前威嘗救得免威得幸於荀太后堅事之如父  
威知猛之賢嘗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  
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猛體殺一吏  
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  
問之曰爲政之德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  
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  
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剪除凶猾始後  
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殲盡暴肅清軌注者  
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監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  
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堅

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猛代之猛  
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  
義繼絕世秦民大悅於是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  
妃以下悉去羅綺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  
早不爲災堅親臨太學以猛爲京兆尹符生母彊太  
后弟特進彊德醺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  
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中丞  
鄧羌同志疾惡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  
有法也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尚書左僕射司隸校  
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特進姑臧侯樊世

八編集卷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本氏憂佐秦王健定關中衆厚猛猛以白堅堅曰必  
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斬之於西廡尚書仇騰丞  
相長史席實數譖毀猛堅大怒點騰爲甘松護軍實  
白本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項之遷尚書  
令初涼李儼據隴西降秦旣而復通於涼後復與涼  
絕涼王張天錫自將三萬人討儼儼遣其兄子純  
謝罪於秦且請赦堅遣猛救儼天錫遣將逆戰猛大  
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天錫相持於抱罕城下猛遣  
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  
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將

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徒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為，將士繼入，遂執儼，歸至長安，以儼為光祿勳，賜爵歸安侯。晉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討之，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居守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切之反也。并州牧晉公柳秦州刺史趙公

人編纂

主

雙皆與之通謀，切誅雙，復與洛州刺史魏公庾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切庾武皆生弟也。柳據蒲坂，雙據上邽，武據安定，庾據上邽以叛，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援虜。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范陽王德以為符氏骨肉，乖離投誠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庾遣賒於燕，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有前車之悔矣。」計皆不用。幾等以成誅滅，而猛攻破陝，擒庾至長安，斬之。晉桓溫伐虢，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灊上，燕不我救，

今溫伐燕，我何故焉？且燕不稱藩于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來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兵豫之衆，觀兵峭瀨，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逞溫。溫逞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不亦善乎？」堅乃遣兵救燕。桓溫與燕戰，戰不利，又聞秦兵將至，乃走還。燕慕容垂追及溫於襄邑，大敗之。秦燕既結好，燕使柳磐、梁、秦相繼如秦，與王猛有舊，猛問磐東方之事。磐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頓泄其實。燕王、長安、琛從兄安為秦伯言，堅使典客館琛於長安，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於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遇無私向，今使人即安私室，所不敢也。妾數問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初，燕下事於秦，恪疾病，燕王臨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陛下車文武兼官，蕭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余臂必有短節之計。」言終而卒。時太傅慕容評、國車、為評所忌，自襄邑還，威名益盛，評愈忌之。密謀誅車，垂懼出奔秦。初，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車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要當與却共定。」

人編纂

主



天下告成岱宗矣後還卿本邦世封南州猛言於堅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雨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以垂為司軍將軍討討便秦留秦使梁琛月餘乃遣歸秦琛而進北至鄴也己在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弱軍旅多衰懼于朕東以環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評曰秦豈肯受我臣而致和乎或琛曰今二國合據中原當有相吞之志臣恐秦之入寇後以計相報此受秦之害也評曰秦之害臣忘之矣評曰秦王曰秦人曰行可善問王猛人編纂

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今日吾父子來此以逃生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土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變乃奔燕軍猛未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監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共志朕燕之將亡非命所能存惜其徒人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逃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為反聞徒之沙城在洛陽南六百里令終不自安後以作亂為燕所誅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失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辭庸其勉從朕命猛督諸軍十六萬騎復伐燕堅送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猛曰臣仗威靈奉成負盛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變與親犯塵霧但願速勒所司都置鮮卑之所堅大

悅秦將楊安攻晉陽久未下九月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遂入晉陽蚝與鄧羗皆秦中萬人敵也慕容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規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之羗請之曰今賊眾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有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羗固請曰成羗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羗願與成交戰以贖罪猛弗許羗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羗羗曰受詔討遠賊今有逆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羗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救之成既兒

八編類纂

卷百全

主

羗語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慕容評為人貪鄙鄧固山泉醫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鬬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況數十萬乎乃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鄧中評大懼秋七月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踴躍破金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眾謂鄧羗曰今日非將軍

不能破勅敵將軍勉之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弗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還俄而兵交猛召羗羗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羗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許單騎走還鄧秦兵長驅圍鄧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

燕釀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達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起

八編類纂

卷百全

主

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鄧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格字也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率精銳十萬赴鄧七月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金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

幼冲驚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堅入鄴執  
燕王暉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堅遷秦  
容暉及其百官鄴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未留梁琛  
爲主簿他日與僚屬笑語及燕徒猛曰人心不同昔  
梁君卓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  
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何先誕曰然則明公實  
丁公而誅李布也猛大笑封暉爲新興侯猛進爵  
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  
平縣侯以鄧猛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  
其定郡侯猛以潞州之功請以鄧猛爲司隸秦王堅

人編纂集

卷五

五

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議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  
名將尤武不以吏處功臣實貴之也若有廉李之志  
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羗之任也  
司隸何足以授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秦以光  
祿勳李儼爲河州刺史鎮武始熾卒丁上邽是年桓  
溫除苻王爲海西公猛既留鎮冀州遣猛於六州之  
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儒以補關東守宰猛以六  
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使宜輒以停殺別乞一  
州自效堅報曰旣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  
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

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登獨朕之憂亦卿之責故  
虛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垂素望新  
政俟才宜速銓補侯東方化洽當家東西歸仍遣待  
中梁謫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秦以清河房驥爲  
尚書左丞徵驥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徽爲尚書  
鄧北平陽陟田颺陽瑋爲著作佐郎鄧畧爲清河相  
皆關東士望猛所薦也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二經才  
成藝者所在以禮送之在官百戶以上學不通一  
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猛俄入爲丞相稍加都  
督中外諸軍事猛未諫久之堅曰卿昔朝韜布衣朕  
龍潛弱冠朕奇卿於甕見擬卿於卧龍卿亦異朕於  
一言起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十載之會雖傳  
巖入夢妻公惜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遂不許猛乃  
受命猛之被張天錫於抱罕也獲其將陰據及甲士  
五千人至是堅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  
殊送之因命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  
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  
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  
廟之福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  
泛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

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  
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  
之業一旦而墮地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一人  
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涼州刺史西平公猛寢疾  
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  
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  
鮮卑羗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為冠軍將軍羗人姚萇為  
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者為堅所寵任故猛臨  
終言及之堅將謀伐晉羗人出獨留平陽公融問之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對曰羗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晉未可滅昭然  
甚明陛下寵育羗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  
京師臣懼受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  
下獨不記臨沒之言乎堅不聽遂伐晉大敗陽平公  
融沒於陣堅返國慕容垂姚萇皆叛之堅竟為其所  
弑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  
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龜之有  
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其孝文之力也

北魏崔浩

吳六祖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

未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由谷天險谷何  
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若岸岸其使便易  
且秦婦之國不可不救也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  
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可馬休之徒  
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輿死子劫東其危亡而  
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劫隊之人不無後患今若  
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北則也無事而我受敵  
突嗟而內寇人食又乏發軍是害則北寇進擊若其  
北則南州復危矣若受二水進之河西入秦後與  
秦塞其歸之路則水肥之河西之勢也使裕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勝也必從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拔郢之  
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  
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計上策也夫  
為國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姻一女子之惠也假  
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乎守河北  
也試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  
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  
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州城為置  
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明年當齊郡太守上  
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勒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

不戰而可克書秦帝之會浩在前進講書陳帝問  
浩浩曰魏與好秦帝之會浩在前進講書陳帝問  
離棄其危亡之憂兵精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  
容垂浩曰垂素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  
蛾之赴火少加倚杖便是立功裕疑出東懷不困一  
卒之用秦臂大呼而表裏相立北禽慕容超南推盧  
循陷若平姚而纂其主秦地戎夷望義裕亦不能守  
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  
不能退我遣精兵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  
曰今西北二寇未除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  
人編纂

卷五十五

手

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暇  
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  
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  
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之曹操也帝大悅賜浩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  
曰朕味卿言若此盛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  
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  
天漢而滅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  
與今同四家主尊卑人無異望是為晉將滅劉  
裕篡主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

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初浩父天部大人曰馬  
文貞公宏疾篤浩剪爪截髮夜在庭中叩禱求恤為  
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思家人罕有知  
者將議伐赫連昌大獲而還明年復討昌大其城下  
夏將以子玉降夏主堅守以待魏主遣軍以示弱魏  
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校步兵未至  
宜急擊之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輪等皆言宜  
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遇今竟出矣乃避  
而不擊非計也遂收眾為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  
鼓譟而追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宜  
人編纂

卷五十五

手

者趙促進曰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浩曰是師常歟  
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  
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乃  
分騎奮擊為左右陳以衝之大呼而前昌軍大潰遂  
克統萬昌奔止却魏主遣平城遣將攻上邽檣片以  
歸詠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帝皆不聽唯浩贊  
成之浩曰張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  
知斯乃漢世舊說當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夫蠕蠕  
者舊是國家比邊叛據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今復  
舊粒非無用也漠北高原不生收納水草美善夏則

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駟馬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岌岌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辭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間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者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生深等自以無先言不能對帝大悅浩曰今年不推蠕蠕八篇類纂 卷百之七 三十一

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壯馬護叱犯馬變駟驅馳難制不得水艸未過數日朋衆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勝不可失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先是宋主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魏主方議伐蠕蠕謂公卿曰龜鼃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吾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吾行決矣遂行寇諫之謂浩曰是行可果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棄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十里南八篇類纂 卷百之七 三十一

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應深入有伏兵勸帝止諫之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時長孫道生爲司空性情險一熊皮鄧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南蕃諸將未求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因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

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兵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四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斷而生美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安張賊勢披毛求瑕豈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行爲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先是劉裕將塞責

八編集

卷百七

三

剪除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之汝穎間聚衆以謀復讐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後歸於魏故魏人欲將之以圖宋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援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待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津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識之人善設機誘乘而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利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擄賊乃所以招令還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害此之謂矣不可不

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得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樊賊伏匿於翼軫戎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

八編集

卷百七

三

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情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乃先計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山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

規肆逆心虛相倡和義隆聖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往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人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倖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赴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紳矣聖策獨發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魏王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冠冠冕周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如玄之比者盡勅州郡以禮發遣遣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叙用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辭姓族玄請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曰日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

有軍役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嘗羸死病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關大軍卒至必驚懼發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美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又其齒斤畧無水艸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跋野無所掠於是尙書右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關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艸不任久停車馬斤等議是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言唯曰彼無水艸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艸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艸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欲塵何得述渠引漕灌漑數百萬頃乎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魏王既行兄姑臧城外水艸豐饒由是恨李順尙書令劉潔與機要侍從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薨恣然深諫曰蠕蠕遷徙無常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北土多積雪



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絮恨計不用欲成親師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絮然逐逐追之不及親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絮因使人驚駭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絮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絮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潔囚之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兵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

八編類集

宋書卷七

三

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威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城空穀艸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趣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不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蓋吳爲鎮將陸侯

所滅帝薨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不可從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從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之陛下以此事潤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暴徒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面齊勢此計之得者魏主自將攻壽陽還宋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遣以

八編類集

宋書卷七

三

環釧是曹正欲謫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丈夫何不日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中南度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勸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於不見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而結赫連沮渠吞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歿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取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

先計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提壘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常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警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旣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符堅向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慮，今已殺盡，豈天資我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羅門當使鬼縛以永耳。湛標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入編類纂，卷五十七」  
三十七  
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于鄧壇東方百步。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于帝，以爲恭揚國惡，帝大怒，誅浩，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八

左編

臣類

謀臣

楚伍員

伍員楚人伍奢子也楚平王既囚伍奢使人謂奢曰能改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求員爲人剛吳恩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食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合璧不得報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八十八

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來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謂員可去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據伍胥伍胥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問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嘗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射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建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

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姪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走走義不能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執豈徒百金翎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佐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八十八

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昭王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今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



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歿其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微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起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賈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顯越不恭剿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子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縱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

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劍與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諫臣歸爲亂矣王乃反諫我我令若父翳目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成爭之於先王葬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于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吾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扶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於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秦南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秦以衛快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闢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  
貧者舉以爲牧擊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  
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卒下令行於  
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  
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  
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  
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  
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府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

七

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  
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  
魏并秦秦即并魏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  
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  
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  
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驕今既爲兩國將不忍  
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  
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兵而襲虜魏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  
秦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  
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  
邑號爲商君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  
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  
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  
而入戎來服由余聞之欽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  
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  
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

論語

卷六

八

男女流涕童子不敢諂春者不相往此五殺大夫之  
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  
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  
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  
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命今君又  
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  
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  
不遘歟以詩詈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也與  
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從車

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驍者爲驍乘持矛而操閤  
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  
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  
何不歸十五都漚圍於鄆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  
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  
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起足  
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  
之徒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

諸侯

公計八

九

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  
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  
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走商邑秦發兵攻  
商君殺之於鄭澠池秦惠工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  
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 燕樂毅

樂毅謂趙武靈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不如  
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力  
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秦以燕以趙輔  
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今淖滑惠施之趙  
請伐齊而存燕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  
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習於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  
欲圖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則莫若藉結於  
趙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  
之齊可大破也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  
魏今趙昭王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滑王之驕暴皆  
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  
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  
兼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楚之濟西諸侯兵罷歸

諸侯

公計八

九

而燕軍樂毅獨退至于臨菑齊滑王之敗濟西亡走  
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  
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齊上勞  
軍行賞發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  
王收齊南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  
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  
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太子立爲燕惠王惠  
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  
之及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  
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

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  
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  
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  
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  
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  
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宮入于  
臨淄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  
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  
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  
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會先王棄羣臣寡

東周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曰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  
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  
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  
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隔地  
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

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  
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洹水洹水水不至四百里而  
距國都矣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  
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  
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  
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  
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當苦出辭斷  
絕人之交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  
必弱是魏韓弱則劄河外韓弱則劄宜陽宜陽劄則  
上郡絕河外劄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  
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  
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  
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  
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  
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  
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  
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  
中於趙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冷天下之將相會于恒水之上通質刺白馬而盟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由谷以害山東矣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秦前功而受後禍此所以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扶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說齊宣王曰齊所謂四塞之國也帶甲數十萬粟

八編對策

卷五十六

三

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苗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竿鼓瑟彈琴擊筑關雞走狗六博闢鞠者臨苗之塗車較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大以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

道徑乎亢父之陰車不能方輓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陰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故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慮鳴騶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衛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大外扶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

八編對策

卷五十六

古

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蘇秦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蘇秦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成楚淮北肥大齊聲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賊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王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以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塞衛張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其若挑霸齊而導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得日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實之秦挾實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霸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惟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國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擊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井反宋地歸楚淮井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等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屣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平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尼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文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代齊正利也尊厚交務

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執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滑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伴蘇代約燕王曰楚得祗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祗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舡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舡浮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雉矣王乃欲得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錄我韓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上水浮輕舟輕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梁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

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  
塞女戰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  
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  
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  
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霸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  
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  
矣殘均陵塞鄢郢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  
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郢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  
趙以膠東委於魏以齊西委於趙趙得薄於魏至公  
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燕石遇敗於陽馬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初魏不爲  
劉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蘇則欺易與母適燕者  
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  
者曰以塞鄢郢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  
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  
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  
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之大也而燕  
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能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  
昭王不行蘇我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

時或從或不能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  
善死名顯諸侯

### 秦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  
秦自以不及張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  
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  
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  
往游以求通子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謂求見蘇秦蘇  
秦乃義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  
之坐之堂而賜儀妾之舍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  
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  
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  
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  
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  
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  
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  
之乃言趙王發金幣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  
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  
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  
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

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憂秦伐趙  
敗從約以爲非君其能得秦柄哉蘇君使臣陰奉  
給君資蓋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  
乎此吾在衛中而不悟吾不及蘇秦明矣吾又新用  
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  
君在儀寧棄能乎且夫社稷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  
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割白馬  
以盟涇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觀昆弟同父母上有爭  
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從者莫如秦  
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而然輕走易  
非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  
而益梁弱楚而適秦家禍安固此善事也大王不聽  
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者  
之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  
謀士莫不日夜搖尾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誇示  
主人主賢其辨而率其說豈得無取哉楚王大說羣  
臣皆賀陳軫獨弔之對曰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  
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  
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

楚孤秦奚食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  
至秦必負王是非絕齊交西生患於齊也而兩國之  
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  
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  
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  
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齊王大  
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對楚之使者曰  
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今  
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  
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  
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秦是我出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  
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楚大敗於  
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  
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  
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曰秦強楚弱臣  
善斷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秦王  
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  
地臣之上願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  
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國士卒安難窮矣。王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庸  
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  
夫爲從者，無以異於羶羶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  
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羶羊，臣竊以爲大王之  
計過也。夫從人備辭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  
害，卒有秦禍，無及焉。已，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秦西有  
巴蜀，大紅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  
舫舡載卒，一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  
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  
十日而距扞關。扞關，則從境以東盡人守矣。黔中

八轅，其

卷之八 臣師

王

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其地絕  
秦攻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大王患也。大王嘗與  
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陳卒盡矣，備守新城，存民苦矣。  
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  
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楚嘗與秦構難，戰於  
漢中，此大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  
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  
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  
也。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

何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奉宋而  
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  
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  
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困受而  
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此一  
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  
明矣。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  
縱弗殺，又聽其邪說，不可秦之所欲，莫如弱楚  
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是楚也，其地勢然  
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不喜。今楚於秦爲  
人，韓與秦

卷之八 臣師

王

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  
蘇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  
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  
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成皐驛，  
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滎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  
趙服必四攻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  
右。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  
其姊爲代王妻，并代約於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  
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大王飲陰告  
尉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

進熟嚼，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爲可親乎？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 陳軫

陳軫者，遊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齊王，曰：「軫重幣輕使，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賁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鄰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知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遇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勿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

與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日吾請令公廩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請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各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非，使人以事要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齊平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壯易乎？』王曰：「不聞。」曰：「越人壯易，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易故越之鄙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循南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莊子刺虎聞於王者，平莊子欲刺虎，箠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必。」

大者傷小者必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  
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梁開大者傷小者必  
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兩虎之功今韓魏相  
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  
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  
惠王曰善幸勿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與兵而伐大  
趙之此陳軫之計也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  
閔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  
爲後世也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遠甚也不足以立  
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  
山東者強秦也子憂強秦而近相罷弱而相歸其國  
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慮天下爲秦相割秦曾  
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  
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  
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威  
辱民必成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  
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  
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則必表裏河  
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  
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計之今三晉已合

矣復爲兄弟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  
計也齊非急以銳思合三晉必有從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秦必南攻秦楚秦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必東攻秦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  
於三晉齊王敬諸果以兵合於三晉昭陽爲楚伐魏  
殺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  
再拜稱職勝起而問曰楚之法殺軍殺將其官爵何  
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與貴子  
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  
今尹也臣竊爲公憂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  
舍人相會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  
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  
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  
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  
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  
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  
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之附且後歸猶  
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去

趙虞卿

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臨賂僇整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  
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復成寡人使東甲而趙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  
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  
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  
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  
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人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  
且不欲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  
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乎陽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五

三

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  
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  
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  
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在秦終不肯媾  
長平大敗遂爲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  
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  
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  
弗攻乎王曰楚之攻我也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  
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取而歸王又以

八編類纂

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  
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  
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  
丸之地勿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  
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  
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  
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  
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復不攻也今雖割六城  
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  
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五

三

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救天下  
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  
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  
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  
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與之手勿與是  
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趙王計未  
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對曰王亦聞夫公  
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歿女子爲自殺於  
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歟



而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遜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成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耐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發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念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八編類纂卷一百八十八終

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忽于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秦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

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通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

八編類纂卷一百八十八終

八編新纂卷之一百八十九

左編

臣類 謀臣

漢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饒，疾平之不親家，生曰：「亦食精麤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遇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平之友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則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父事嫂如事母。母既取張氏女，資用益悅。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平子之爲宰。」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當如此。」陳涉起，王侯市畧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畧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人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越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適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走，遇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富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料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戴，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

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  
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  
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  
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  
知日有之手無知日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  
日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  
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漢楚  
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  
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日吾聞先生事魏  
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日臣  
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  
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  
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蘇身來不受金無  
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  
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輪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  
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聽諸將請乃不敢復言  
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  
請劉榮陽以西和項王不聽漢王謂平日天下紛紛  
何時定乎平日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  
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

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饒人以爵  
邑士之頑頓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  
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天資傷人不能得廉  
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  
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  
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  
護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  
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人平既多  
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  
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宰之具舉  
進見楚使即陽驚日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  
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敢聽亞父  
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日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  
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  
出女子二千入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  
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  
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  
臨漢王漢王乃厚遇齊使使張敖足立信爲齊王

金匱要略  
卷之六  
婦人經水不調  
第五

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平從擊韓王  
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  
得聞或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云漢  
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因  
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  
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徒其  
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雪漢使人往求匈奴  
奴不覺陳平請令強弩侍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燕  
王盧縮及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  
惡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  
薛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  
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  
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類夫有親且貴帝  
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懈寧因而致上令上自誅  
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軍  
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間高帝崩平恐  
呂后及呂類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  
於繁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  
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

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日傳敕帝自後呂類詭乃不得  
行樊噲至卽赦復爵邑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傳  
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  
帝平本謀也帝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爲相太尉勃  
親以兵誅呂氏多功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  
帝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  
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趙以太尉勃爲右丞  
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上問事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  
得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顯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  
任其職也上稱善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爲  
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陳平曰我多陰謀道  
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  
謀也其後曾孫陳寧以衛氏親戚貴顯得續封然終  
不得也

漢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爲里監門史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徇池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

將皆齏醢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  
匿後聞沛公界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  
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  
聞沛公煖易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請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謂其中與入言常大  
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  
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令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  
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卽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  
沛公罵曰豈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請侯相率攻  
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  
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  
食其因言六國從衛事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  
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  
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  
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之多積粟臣知其令  
今請使令下見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  
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覽食其爲

廣野君漢王數困榮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也章  
錐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知天者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知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  
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  
甚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逕引而東令適卒分  
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戰而漢及郢自  
秦臣竊以爲過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  
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失業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  
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遣兵收取榮陽守白馬之津  
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定  
人歸趙集  
雍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十二萬之衆  
單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  
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  
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書  
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曰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  
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  
三十二城此黃帝之與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  
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王之津杜太行之阨距  
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意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

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卒數備與食其日縱酒韓  
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  
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  
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子亦數將兵上以其父故  
封赤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遠嗣三世侯平有  
罪削除

漢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  
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

八編類集

卷四十九

九

尉陀雖結其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  
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垂冠帶欲以區區之越  
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漢王起巴蜀鞭笞  
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  
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塚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  
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陀乃蹶然起坐謝賈

八編類集

卷四十九

十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漸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稱善稱其語曰新語孝惠時  
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畱園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  
所使越索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  
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

更所死家得買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載子鮮母久洩女爲也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令飲賈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漢書敬

妻敬齊人也漢五年戊戌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稅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且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人壽數甚

卷一百六

臣第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扶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游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繫者以虐民也及周之

漢書

卷一百六

臣第

哀分而爲二天下莫制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徃往秦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榮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此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治秦之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檢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挫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

漢書

卷一百六

臣第

都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秦能決及留侯野言入關便卽印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日本言都秦地者妻敬妻有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王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置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麋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弱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於是特漢兵以備匈奴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

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過今妄言阻吾軍械繫  
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  
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截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  
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  
爲閭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  
皆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  
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于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  
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  
人肅其集 卷之九 三  
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厚發夷必慕  
以爲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國爲子婿  
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太父元禮哉若陛  
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  
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  
曰妾惟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  
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  
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  
地肥饒可益資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

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近六國  
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  
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  
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侯劉敬從所言關中十萬  
餘口  
漢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教歲陳勝  
楚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戊卒攻斬入陳於公  
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  
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過前曰諸  
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隳其兵視天下  
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  
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風竊徇盜何足置齒牙間  
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  
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  
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  
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謬也  
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楚薛已降楚  
矣及項梁之薛遽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



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僭服漢王僧之惡變其服短衣楚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  
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  
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斯將舉旗之士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漢王已并天下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  
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通知上益厭之就上曰夫  
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  
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  
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  
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  
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說觀貴乎天下初定  
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弛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  
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  
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爲縣最野外習之月餘通日上可試觀上使行

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  
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先乎明謂者治禮引以次  
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戊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  
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  
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  
賓禮句傳於是皇帝舉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  
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  
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侯侍坐殿上皆伏  
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賜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諱失禮者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  
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郎通出皆以五百  
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  
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  
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  
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  
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  
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

卷之九

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握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憂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場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寂廟羣臣莫冒從通為奉常定宗廟儀云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者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邊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止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漢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色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

其意

卷之九

其意所由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悅之起遷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官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與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議未定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勢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諫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生宜室王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口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疎濶諸侯王僭倖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誼說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喪其憂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吳天子。春秋興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編置私人，如此有變，雖兩濟北之爲邪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固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襲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爲微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知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薩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兵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元王之子弟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之子也。觀諸或亡分地以安天下，跡者或制大權以備天子天下之勢，方倒懸死天子者，天下之首何

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未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獨爲國有人乎？非置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非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病。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諫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土之令，今不撤猛敵而獵田獵，不得反寇而搏畜，竟罷細奴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商若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外東實，子壯則出，資借父，糧鋌處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拊婦姑不相識，則反脣而相齧，其甚于齊，利不同

有賊者亡幾平然并心而赴韓德臣歷六國兼天下  
功成求得其終不知反廉魏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生  
壯陵表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  
下異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俗靡相競而上亡制度素禮誼損廉耻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遂種不耳處非驥行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殺戶之無辜兩廊之器  
白晝大都之中朝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數十萬石  
集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仁義之尤  
至者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  
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遠類  
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  
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  
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問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斬劓大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  
射必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本

若艾草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  
非其理故也兼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  
辱是以縣刺之舉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  
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駕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  
道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  
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  
家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  
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黜削光削笞僇棄市  
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下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  
行大臣無遇極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  
聖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校見而不忘器之習  
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  
已在前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  
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  
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  
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見也夫卑賤者皆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所以  
觀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  
子之所當敬衆庶之所當寵死而後死耳陛下安能得

如此而損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棄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讓讓也。及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過大馬。彼將大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僇徒自爲也。頭顱亡。軀體斷。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視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

人編類纂

卷一百九

五

大皇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梓抑而刑之也。曰。于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存禮矣。遇之有禮。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爾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又疏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遇一傳再傳。諸侯猶且大恣而不制。豪桀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譬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工功臣反者如蜩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兩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往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餼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通述而歸諸

人編類纂

卷一百九

五

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  
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劉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  
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  
鄢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  
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亂今陛下有  
制天下顧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亂難以言督荷  
身亡事玄亂宿脫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人編類集 卷五 三五

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  
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  
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  
王捍之卒滅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  
國亦反誅卒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  
最好學世其家

漢龜錯  
龜錯潁州人也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  
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  
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上書言人  
人編類集 卷五 三五

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皇  
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夫  
多誦而不知其說所爲勞苦而不爲功是時匈奴強  
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  
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  
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  
以當衆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盼具衆而有天  
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  
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錄此觀之安邊境立

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患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勿及，避難不早，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以強攻弱，以衆攻寡，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異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

人蘇秦集

卷之六

三

及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勿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勿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逐相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勿能支也；下馬地，圖劍戰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勿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聚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胡塞，塞夷之屬

來歸，諒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繫衣，勒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遼，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比文胡路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車馬，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

人蘇秦集

卷之六

五

邊輪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秦市因以誑發之名，曰誑戌先發，更有誑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毋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材，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錄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主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食肉飲酪

承皮毛居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徙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縱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一備之以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令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八編類集

卷百字

三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宇居具田器乃募羣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畢及輸奴婢欲以拜辭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阻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贈其民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損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候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逾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鄰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已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

八編類集

卷百字

三

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因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錯已死調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龜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各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過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誅罰之以尊京師此萬世之利也計豈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鄧公爲陽城令尉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藏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

左編

臣類 漢至

魏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永康元年，舉孝廉，拜守  
官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史。除充父令，遂棄官歸。謂父  
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  
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聞曹操有雄畧，特操爲奮  
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曹操。操大悅，曰：「  
君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震  
天下，操以問彧，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  
也。」布既至，張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布將軍來助曹  
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即  
勒兵，蒞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  
布失時，曹操率兵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  
邈，官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覲豫州。  
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  
其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  
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討，必未定，  
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

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  
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  
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  
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  
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  
歸過范，說其令新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  
誠不可爲心，然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  
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乎？」東阿  
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  
汎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晨伏  
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  
遂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襄威已率屬吏民拒城  
堅守，卒完三城，以特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  
走，二年夏，操軍乘民大饑，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遂取  
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  
有田敗而於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  
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  
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

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楊州。共討袁術。以歸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撫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滂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敗。委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董念人編集。卷之六。父兄之耻。必人目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大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甘莫利。願將軍熟慮之。目京師遺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操攻陶謙。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操引軍從泗南攻取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鵠犬亦盡。恐邑無復。人行故或言云。然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于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或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爲義帝弔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

丘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衆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異聞矣。韓暹楊奉其取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難慮之。無及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屯成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有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衆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大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爲。操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

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克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操乃表持節都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頗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三人畱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與紹連戰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卑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晝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八年操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爲萬歲亭侯表曰臣聞慮爲首功謀爲實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論國勲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管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今或遭世紛擾懷中念治臣自始舉義兵與賊戮力同心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水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勲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往之便俟進討之規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觀勝敗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施遂吞凶族寇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克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殊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

先帝貴指縱之功簿擄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  
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魏龜之勲乞重平議時  
其戶邑操將伐劉表間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  
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  
操遂行會表病死操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  
逆降

獻帝春秋曰董卓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  
承帝方為執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  
完以示妻弟樊豐樊豐封以呈操操陰為之備或後恐  
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

八編類集

卷百二十五

七

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  
宰相豈復類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書  
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  
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  
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  
或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  
或無對謝闕而已操以此恨或而外合容之故世其  
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操  
及責璽書擄軍飲饗禮畢或留請問操知或欲言封  
事掉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卒告

孫權言操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  
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

典畧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  
娶轉以與或父紀慕衡勢為或娶或為論者所議裴  
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熙七年死計或于時  
年始二歲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  
也裴松之又以為紀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  
遇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達齊致譏雋生以拒霍  
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  
故得各全其志而或於閭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恪唐

八編類集

卷百二十五

八

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  
二也順之則六親安忤違之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  
易亡蒙耻期全之日昔蔣朗丁王氏無損清高之  
操縱之此婚庸亦傷乎  
或于黎何劭為黎傳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  
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洽外形慎日居而已博  
假華夏侯玄玄亦親黎黎嘗謂假玄曰子等世世塗  
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假難曰能盛功名者識  
也黎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  
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魏荀攸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建武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遵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敵操不從遂進軍據城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布已敗劉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備而張繡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追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潰生禽布操援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劉表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操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

已

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迎運糧將騎卒惰可邀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操操乃留攸及曹洪守操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檣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遺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

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衛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操曰忠正密謀撫字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遇也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操子丕在東宮操謂曰荀公達人

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彼曾病世于間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攸從征孫權。道薨。操爲流涕。

### 魏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董卓之入洛陽。詡遷計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

人編纂集

卷一百一十五

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卓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遂乃西攻長安。詡爲左馮翊。催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催等親而憚之。拜光祿大夫。宣義將軍。催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綸綵典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范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內。郭李將軍許我官

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賞。於是皆引去。催由是衰弱。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熲。詡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天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散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

以篇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續從之。衆歸操。操見之。喜。執謂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謂爲冀州牧。參司空軍事。袁紹聞操於官渡操糧方盡。問計焉。出謂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皆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謂爲大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破荊州。欽順江東。下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謂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謂計策。謂曰。離之而已。卒破遂。超謂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苗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丕使人問謂自固之術。謂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除左右。問謂。謂嘿然不對。因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操大失。於是太子遂定謂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聞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 魏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曹操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傕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書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操。使拒絕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四

加答報。由是操使命遂得通。操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傕汜益虛心。後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許瑁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操。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安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向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過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爾。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乎。此爲未戰而先自敗也。且援剛懷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詠遣新豐令張既說馬騰會擊。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軍于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緣從關中民。又招納下叛。以克之。數年間。民戶稍實。操征關中。得以爲資。表請爲前軍師。明帝卽位。遷太傅。縣有滕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痛。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人編類集

主

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觀。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此不過欲虜掠財物。今何不相率逼城而收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其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率糧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趨城。吏

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敗走。東阿由此得全。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使與紹絕。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奔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趨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瓚果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岱爲黃巾所殺。曹操臨兗州。辟昱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操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晨伏兵誅殺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操曰。然。昱曰。意者將軍始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二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遣劉備失徐州來歸。操遂說操。彼備操不聽。後又遣

人編類集

主

備至徐州遂擊袁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  
備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操悔追之  
不及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操聞之使人告昱欲益  
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  
見昱兵火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  
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操從之紹聞昱必  
兵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  
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操會黎陽是後中  
夏漸平操指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  
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  
目表歸兵關門不出操征馬超于丕甯守使昱衆軍  
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  
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  
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  
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畧定正在邦域之  
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  
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破聞衆議者曰軍事有  
專無請昱不答丕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  
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聞者耳今此  
朕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

之也不曰君慮之善卽白操操果不誅操還聞之甚  
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孫  
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  
司馬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樂書欲極胥侯其于不聽  
死人積於街路邪言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  
分外之賞遠覽典志近觀秦漢初無校事之官于典  
庶政皆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  
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  
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  
正典其後漸蒙見任上察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  
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  
詔微成於門下不顧覆讞大臣耻於分勢含忍而不  
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命外有公卿將校內  
有待中尚書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高選賢才以充  
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  
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  
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贈  
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昔桑弘羊爲  
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臣恐水旱之  
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泰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

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妻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尚傷大臣之心死奸回暴露而復可不罷乎從之曉終汝南太守

魏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各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荀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劉

八編類集

卷百九

七

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

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

爲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操將征之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操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

八編類集

卷百九

三

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鬪頓之心成覲覲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軍于庭廣卒聞操至惶怖合破大版之斬蹋頓尚及兄熙走遼東操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疾者

交迫及堯歸其喪哀甚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實不再志謹曰貞侯

### 魏董昭

董昭字公仁定陶人也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衰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若欲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哀薦之若事有成承爲深分楊於是通曹操上事表薦操操遣楊大馬金帛操定黃巾于許進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道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涉黨操作操書與奉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爵父費亭侯昭還符節令操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令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奉必服從今曹匡弼事勢必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誠本志也楊奉

并

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卽遣使詣奉從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時張楊爲其將楊颯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拯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翼州牧操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人編類集 卷百千 論也操曰吾已許之矣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操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足下大臣昔避內難南遊百越非疏骨肉崇彼吳會智有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慰其守志清捨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趨父也且祁儀父姑與聽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厭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

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養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禍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畱計早決良圖郭旣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操將征之患軍糧難致擊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操表封千秋亭侯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畧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敵計謹怖懼倘有他意爲難不小竊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柔自恃二城固守必不速退操曰善即勒收將徐晃以權書射着圍裏及羽屯中聞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曹丕篡位遷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歸江在洞浦浦口自表願將

八編類集

卷百七

主

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不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在側因言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賊霸等旣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散詔勒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其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爲吳矣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漲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明帝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未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事深疾虛僞不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

八編類集

卷百七

主

傳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假勢。莫能糾施。毀壞風俗。侵欲溢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欲。以毀譽爲罰。費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已者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愛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棄而柔謫耳。又聞政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宋人昇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八編類纂。卷百七十五。主。

魏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揚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據部曲。實最號果。欲驅畧百姓。起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使唱導。曄時年二十。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因令行觴。而所

寶實性不甘酒。視候甚明。歸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今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府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規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盧江太守劉勲。數推其故。曄曰。實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畧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士綏宗失。數欺下國。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綏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外內盡實。而曄獨否曰。上綏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役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綏。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操。初操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滿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坐車中。終不一言。清微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

而得乎。及見操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操每和悅而辭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操止。無所復問。雖乃設遠言以動操。操適知便止。若足者三。其首趨以爲遠言宜微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坐。張說也。操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雖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面問。雖至一夜數十至。操征張舉。轉雖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國耳。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雖督後諸軍。使以次出。雖策暮可克。如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七

馳白操。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營奔走。漢中遂平。雖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見。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固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延問。

雖曰。今尚可擊。不。雖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雖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雖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又恐中國承其勢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下。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其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後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雖又進曰。不可。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雖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雖有膽智言之。皆有形狀。領軍楊暨每從內出。輒

過驛驛請不可之。事後驛使獨行天淵池。帝議伐蜀。事雖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驛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待中劉驥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言驛與吾若蜀。可伐。驛曰。可。足質也。詔召驥至。帝問驥終不言。後獨見驥。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帝恐。寐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驥見出責。驥曰。夫釣者中大魚則擊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料思也。暨亦謝之。驥能應變持兩端如此。

### 魏濟濟

將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使於燕。曹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封官渡。徒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從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從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鄒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遷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辟爲丞相主簿。關羽圍樊。襄陽操以漢帝

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聞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譖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則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食。

### 吳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城東人也。權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張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專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劉表死。肅進說曰。夫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



卷之三

卷之三

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并力。備甚懼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隨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

人編類纂 卷之三

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誅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插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卿處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鄧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

開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戟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大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肅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甘寧並入編類纂 卷之三

勸權取蜀。權以各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焚。」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推曰：「羽勇乃敢挾許。」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既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往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營，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

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啻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窺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徇偏情愆德慕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土斯蓋兇夫所不忍行而况於瑣人物之主乎肅聞言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遠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賊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別湖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

### 蜀麗統

麗統字士元襄陽人也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治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思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遇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戡議璋使發遣將軍還荆

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裴東外作歸形此二千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計也還遣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遇輒克

蜀身主

六十二

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十一

左編

臣類 謀臣

晉江統

晉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氏羌所擾孟觀西討擒氏羌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侍之有備禦之有常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九十一

臣類

謀臣

晉江統

臣類

謀臣

晉江統

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焉由鄭國白渠灌浸相通泰稷之饒敵孰一鍾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因其於弊遷之畿服士庶散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養育衆盛則生其心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使蜀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難並得其所今戶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遠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母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

戶落百數子孫生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

晉溫嶠

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也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踣帶疆場嶠爲之謀主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光武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死譽江南子其行乎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會琨爲段疋碑所害嶠表琨忠誠家破人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楚由是固諫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入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水消及哀墓大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遷太子中庶子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陳謂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鞬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戰者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九十一

臣類

謀臣

晉溫嶠

臣類

謀臣

晉溫嶠

臣類

謀臣

晉溫嶠

臣類

謀臣

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  
帝卽位拜侍中帝親而何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  
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嘗諫敦曰昔周公之  
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勅而惡逸哉誠山處大任者  
不可不慮而公自還羣後入輔朝政閭拜觀之禮簡  
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  
伯禹竭身虞庭又王雖盛臣節不奪故有庖入之大  
德不有乎君之小心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公且  
吐握之事不納矯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謙敬終其  
所事于諸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  
人解類案 卷之五 五  
錢世儀精神滿腹嘗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  
結好於矯會月陽尹缺矯說敦曰京尹葦殺喉舌宜  
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  
敦然之問矯誰可作者矯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  
矯矯爲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矯猶懼錢鳳爲之  
發謀因教錢別矯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矯因傷  
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  
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  
閭後人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嘗  
於朝廷甚審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

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詭賊由是鳳謀不行而  
矯得遷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  
加矯中壘將軍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  
此事表誅奸臣以矯爲首寡生得矯者當自拔其舌  
及王令錢鳳奄至都下矯焚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  
之矯曰今省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  
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矯自率衆與賊夾水戰  
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遵追錢鳳於江寧矯因奏軍國  
要務其一曰祖約赴合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  
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  
以爲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  
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口一夫不耕必有受其  
饑者今則春廢勸課之制冬爰出和之令下木見施  
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  
置田曹豫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否今宜依舊置  
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其三曰諸外州  
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  
使五校出田今可分遣山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  
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卽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糲  
採蔬食之入於事爲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

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才夥今江南六州之土尚有荒  
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二省軍校無兵者九府  
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相計閭閻隨事減  
之荒廢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  
祿俸可優令足代明然後可書以清公耳其五日古  
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廢儀之官今臨時  
市求既上顯至教下費生靈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  
六日使令愈達益宜得才延與四方人情不樂遠取  
卑品之人躬厚國金生長患空故宜重其選不可減  
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日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

人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五

者大逆誠由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  
之令典宜如先朝三族之制議奏多糾之嘗聞蘇峻  
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  
峻果及嘗追尋陽達率州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嘗聞  
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  
后詔進驛驛騎將軍嘗曰今日之急珍寇爲先未效  
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  
受時亮雖奔敗嘗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愷期等  
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領命不許嘗屢說不能  
迎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使已二

日會稽郡將毛寶別使還聞之說爲曰凡舉大事當  
與天下共同聚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  
示不覺況自作疑耶便宜急遣使改舊書說必應俱  
征若不及前使宜更遣使喻意也即遣使改書侃果  
共征峻嘗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泗沚  
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  
生邪心天奪其惡死期將至謹召天地自紀人倫寇  
不可縱宜增軍討今姑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  
一時電擊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  
夏相扇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背包胥楚國之徵臣

人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六

重斯致誠義感諸侯肅相如趙邦之階肆馳君之辱  
按劍奉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漢帝虐害忠良  
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  
壇庫血淚涕橫流慷慨之節實屬羣后況今居台鼎  
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  
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  
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  
賊用且祖約情性褊忌刻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  
視殘酷驕橫相假合江表輿義以抗其前強胡外  
寇以曜其後運漕開絕資食空懸內之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固之耆德忠肅  
正勳庸私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  
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矯雖扶勞恭據一方顧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破  
禍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起命率其私僕致其私  
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矯無德而致之哉士  
稟義風人感聖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矯戮力得有養德實募之信  
明如日月有能斬約發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時陶  
侃雖許自下而木發復追其督護襲登矯重與侃書  
以備書集  
日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  
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  
竝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仁公  
今召軍還疑感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  
重實憑仁公薦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  
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屹首尾相衛又居南之險  
也恐惑者不達高肯將謂仁公援於討賊此聲難追  
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  
頃之顧綱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  
急亦望仁公悉眾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

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爭約峻樹置官長  
於此荆楚兩道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機僅將來之  
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  
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  
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因  
逆無道因制人士稟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  
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  
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  
敗於幾滅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嗟時殺侃  
子瞻由是侃激厲逆率所統與矯亮同赴京師戎卒  
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  
次于蔡州侃屯查浦矯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  
變爲首尾見矯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矯能爲門  
公子之事今果然矣是時義軍屢戰失利矯軍食盡  
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爾  
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局二虜倉庫當備  
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  
賊不爲晚也矯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  
時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  
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請

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僑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亦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或公若遠處獨返人心必沮沮敗事義旗將遇指於公不假無以對遂留不去僑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晨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自石頭僑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疲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蹶僑爲侃將所斬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于僑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僑及賊滅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導將留僑輔政僑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殘荒費用不給僑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僑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者亦承者僑夜夢人謂已日與若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僑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永旬而卒時年四十三

宋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民東莞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穆充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穆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忤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裕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留穆之以輔之長民有異謀穆之曰公沂流達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祿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滯滯

齊蔡興宗

蔡興宗字興宗豫章太守廩之子濟陽考城人也克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興與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義還豫舊墓上開謂曰卿何敢故爾爾與宗抗言答曰陛下自徵朕臣自奉故人旋旣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慚色廣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錄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進興宗在直請急前朗

卿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自永領職尋左遷司空還  
為廷尉累遷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  
夏王義恭以下咸加譴辱惟典宗以方直見憐不被  
侵嫌大明末前廢帝即位典宗親奉璽綬嗣主容色  
自若了無哀貌典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威而有嘉  
容終之以彙結大臣昭子諸死國冢之禍其在此乎  
義恭素性恒撓阿順法典宗處失旨聞典宗言輒戰  
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  
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  
道之屬皆被毀壞典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  
廟宮始徹山陵未達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  
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  
師伯不能用頃法典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起  
典宗為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與  
宗外甥袁顗為雍州刺史勸典宗行典宗曰吾素門  
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  
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禦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  
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  
冠咸遠徙後皆流離逃難百不一存頃之除史部尚

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開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  
范羨詣典宗屬事典宗謂羨曰公開門絕客以避悠  
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  
報命要典宗令往典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天下  
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  
四海清謐正是奉止違東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  
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偷道盡今所忌懼惟在  
於公百姓囁喑無復假息之望所繫正在公一人而  
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惟身禍不測四海重歸皆有  
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連連人人危怖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指麾之臣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在尚書  
中自當率百僚按前世故事更簡明賢以奉社稷又  
朝廷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  
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頃之慶之果以  
見忌致禍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太醫閣口  
典宗謂尚書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悍要是天下之  
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請方  
竝舉兵反國家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  
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戍  
敗典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與志宜鎮以靜以至信



待人此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  
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  
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時殷琰  
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四方旣平琰娶  
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與宗曰天下旣定是琰  
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重中書  
爲詔彼必疑謂非真此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  
得詔謂劉劭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順

北魏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平棘人也少厲志操祖覽書史及陰陽  
術數有巧思元惲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  
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旣獲盜卽以與之孝莊  
時盜賊竊起河清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  
梗共授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  
食之遺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還如言賊皆  
舍去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樹  
樹下前後斬逆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  
榮曰我自山中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  
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  
守及莊帝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高歡東出元忠

便乘露車載素箒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卽是  
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  
招延傅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輒洗其人可知  
運吾刺勿復過也門者以告歡遂見之引入勸再行  
元忠車上取箒鼓之長歌慷慨歡聞謂歡曰天下形  
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未乎歡曰富貴皆由他安敢  
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兄弟曾未是時  
高乾已見歡因結曰從叔輩相何肯來元忠曰辭  
粗拉解事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  
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歡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  
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兄弟必爲明公  
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惟  
劉誣黷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  
而謝焉時殷州刺史余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  
與大軍禽斬之歡卽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

北齊杜弼

杜弼中山曲陽人也初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  
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趙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  
上宰薄兵車之命逆解禁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  
筭爰自我始能戢息民彼獲其利戾景豎子自生猜

武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遂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見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施，觀率干戈，繫暴惡盈側，有無託以金陵，通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熟圖身，詭言浮說，即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緣盜侵園，是以吳侯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微利，是以拔抱東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掇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姑蜺之甲，當窮敵以待，輪生積薪而入，雖及鋒刃，繞交埃塵，且接已亡戰棄戈，士崩瓦解，柳指舟中，祔甲鼓下，周宗異姓，綵繼相望，而直既殊，疆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井，疾景以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搦身單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下有徵，老賊發謀，將復作矣，然摧堅逼者，難為功，拉枯朽者，易為力，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盛於股，偏疆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蒙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遠

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獲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捫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大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老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殺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謗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俾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榮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戈，指關從橫，存亡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記，延啓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鶴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為羣，以綽石之形，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六洛，荆轲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俾，但恐革車之所，轉輸，劍騎之所，蹂踐，杞梓干焉，傾折竹簞，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干，歸歎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投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斯言。

後周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大統三年，高歡督諸軍伐魏，遣

司徒高昂趣上洛書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  
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騎吾三面作浮  
橋以示必渡此欲緩吾軍使寶泰得西入耳歡自起  
兵以來寶泰常爲先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  
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咸欲分兵禦之  
獨緯意與泰同遂併力拒寶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  
縣伯泰方欲革易時政務行強國富人之道故緯得  
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  
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先條心凡理人之  
體當先理已心其二教教化凡謂牧守令長各宜洗

永嘉集

卷之五

七

心筆意使百姓登陸日遷於善其三盡地利及布種  
既勾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  
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苦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  
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  
歸晚出者則正長牒各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  
百此則明率之教也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繁勸  
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  
適煩簡之中其高擢賢良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  
妨子孫之愚督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  
流獮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驥而取千里

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昏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  
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  
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  
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克橡模之用也今  
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雅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  
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  
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  
封而況於公卿之曹乎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  
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難不  
善之人難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非直州郡之官

永嘉集

卷之五

八

人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  
一鄉之選以相監視正長者理人之根基不傾者上  
必安其五恤獄訟先王之制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  
其六均賦役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紂織績起於有  
漸必須勸課使預管理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  
復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過切復恐稽緩  
以爲已過捶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  
有者從之貴賈無者與之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  
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  
起於正長而繁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

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達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邨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諸生右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 後唐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夫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

人編類纂

宋王生

正源

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遂敗契丹莊宗卽位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壘以絕唐軍意輕之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

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斃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大破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悉之臥內盡得梁虛實崇韜曰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秋不稅竭民而餉不支數月此豈披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入補類纂

春王生

正源

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兵天亡之時也願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疾驅擣梁穴莊宗果于是夕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月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侯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州事皆不便也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道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卽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

新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交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範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當崇範州事，自宰相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範父諱弘革，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範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遇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然崇範盡忠，國家有大警，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 後唐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偶也，咎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鶴，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免，陰且役，雖白何爲？」遂卻而不白。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生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責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然。輕信韓玳之譖而罷錢鏐之臣，使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路王之患，李嚴知而和祥、戴仁矩未至而董璋叛，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幾，有以發乃遣其變吏韓玳、劉俱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攻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銀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固止之。及攻還，返詣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欲陰圖之。從珂聞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拒院宣，請公起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幣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遣侍衛指揮使蔡彥稠討之，而戒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希重誨言，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焉。道因

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諳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問邪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髮言樞密承旨李度微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惑請究其事光業至從重誨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搃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公死未晚何速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其家貨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王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

人稱善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二

後晉秦維翰

秦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敬瑄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維翰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與晉維翰之力也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遣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

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入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臣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契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謂鷹於死中不暇維翰退而歎曰言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是夜彥澤使人繼殺之以昂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

人稱善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二

元郝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人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召經經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鵠鞭撻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說道而長於用奇自渭河之戰乘勝下

燕雲遂引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取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帳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滅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統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擒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麻茂以取蜀爲不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下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欲蓄其精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凋瘵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奇而勝今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阻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所掩以爲資無倖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西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猝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遠避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殷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始爲之和動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殷下之義

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寧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厥司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師曲雖名爲兵其實役使者使公遊進華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其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揔首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朴備禦無有缺綖則節制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羞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令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退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耕以疲多方以誘以獎其力兵勢旣振蘊蓄旣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過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卽進大兵直抵于江松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嚴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

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肢解不續外內  
限紀符者不能逐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拂必爲我  
乘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鉅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  
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凌漢水造舟  
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  
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陵不然則重兵踞襄陽輕兵  
捷出穿微均房達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  
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并兵大出推拉荆郢  
橫潰湘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  
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  
鍾離合淝之間撥拾湖濶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  
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覬江口烏江采  
石廣布戍邏偵江濤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  
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  
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踰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  
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  
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  
而以輕兵出通泰南塞海門夾步金山柴墟河口游  
騎上下吞江吸海益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  
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衝殿下武

一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  
之勢變或可彈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  
不若併力一向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豈併  
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  
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  
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  
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  
萬而爲僥倖之舉乎開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  
議曰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遺養時晦老師  
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  
情見勢屈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彼既上流無虞呂  
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旌闕氣自倍如過截於江  
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開口塞夔東之石門限郢復之  
湖濶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開臨  
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  
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  
爲一賊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派  
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捷趨突  
過許黃未易遏也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  
威望復何俟乎今事急不可不斷也未人方懼大敵



自敕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諸將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湊指垂涎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敕令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締構皇極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鉅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永釋瓦解遺

八編集 卷五十五

三九

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與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廷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克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敕公遷諸將毋鈔掠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御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與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

一兵州  
一兵州  
一兵州

一兵州  
一兵州  
一兵州

知唐儉之徒欺兵誤國又數上書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遂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闕死者數入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中都海牙及經弟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寘死經歸道病帝敕尚醫近侍迎勞賞賚有差秋七月卒諡

八編集 卷五十五

三九

文忠明年宋平

張景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二

右編

相類

相

丞相御史大夫諱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  
宣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頗等專  
權擅敕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  
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  
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衛譚舉奏  
昭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入編類纂

冬更三

一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大失  
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上衛與中二千石  
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衛南鄉賞等西鄉衛更爲  
賞布東鄉騰起立延賞等私語如食頃衛知行臨百  
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  
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衛天  
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避言漏上十四刻行臨  
到衛安坐不設色改容無林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  
皆不敬王上初丞相

大鴻臚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

王莽

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  
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繼崇其德本  
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  
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  
宴之間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  
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以外傳豈相溢哉幕府  
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置男職所謂  
長陰抑陽而望陰陽不忿風雨時若得乎朝廷二失  
也今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資附權門昔之賣  
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官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爲游

八編類纂

冬更三

二

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  
正法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予  
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邪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  
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  
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闇豎者給官按攝除事古以奴  
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  
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  
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闇豎結青紫耗府藏此朝  
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夫爲君  
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此朝

延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有事人有  
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  
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選制朝自私是  
下有愛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夫人情日以員  
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  
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  
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  
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今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  
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共君者所以危天下也  
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矣天下之臣不可不任全有  
人精利志卷之二  
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  
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相疑元忠書  
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通臣不可不  
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  
通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宋秦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  
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  
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  
夏耗教生人天下常也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桑  
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恐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  
頸望觀昇平之化惠恤之恩此四十九年矣若屬多

故有加無濫特利權食足祿者當受隱慳能憫愧黎  
庶而又交道私賄扇起貪風是今已困之昨重遭過  
分之授陛下常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  
受賄唯有三四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  
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  
將順唐青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  
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  
避污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  
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其損故也臣受詔而不敢受  
唐太宗與房魏王珪韋諷等十數往返詰問而後已  
八龜類集卷之二  
故能成太平李紇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  
嗜慾間事難言從他諫官上疏終曰此難事豈可推  
與諫官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何事而不可論也管  
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  
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  
言責之人乃大夫之責  
臣伏見逃降指揮今後傳宣除依得法律賞罰外餘  
並仰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今月十八日一日  
之中內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六人俱是過恩不合法  
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

揮可謂萬世法也。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陛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法行四方安可得哉。疏陳二府當就奏傳宣內臣轉官

臣前日蒙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未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不敢當。爰遂具奏。臣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宗廟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人。羣臣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茲廢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右藏奉宸等庫半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德宜。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

錫戚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今陛下賞賜羣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無知。亦安能循此理而自安乎。解賜金

臣伏觀宰臣曹公亮等奏以河朔舊診調用繁冗。欲至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凡宣布惠澤則宜以下爲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

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况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臣。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錄息之期。必至涸竭窮極然後止也。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六

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爲酌中。臣馬光論年臣馬光論年

臣於仁宗天聖末。初奉名第。自絳用通判。回召試館職。臣以不善作賦。尋會免試。只求外任。朝廷特令試以策論。自後登制科。人遂以爲例。慶曆二年契丹以邊書遣使欲復關南舊地。朝廷差臣報聘。其時初知制誥兩次於北界往來。其契丹自要割地。朝廷自許和親。二事皆行。罷議只添歲與之物。還時朝廷使議

行賞臣累曾面告仁宗臣昨未使只爲邊防久廢武備是致於虜帳前不敢以死力耳深恐激起干戈朝廷全無枝梧大成邊患遂且董增金帛以爲疑兵之計爾卽未是久長之策臣不足爲功乞不行賞臣若受賞乃是臣安穩朝廷之心他日契丹復有渝盟必誤國家大計是因臣受賞而致也惟望朝廷急修武備急選將帥俟其有微因而弔伐以雪今日澶盟之恥仁宗不納須欲與臣推恩初授臣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累表辭之數月又授臣翰林學士亦累表辭之其時已有數人近侍臣等妄指他事譏臣奉使不丁乞斬於都市次年三月中又與賈昌朝並命昌朝以館伴授參知政事臣以奉使授樞密副使臣力持前說累章懇辭而罷至七月再授臣樞密副使臣更不會上章且傷所降綸誥上殿又敘前懇而辭仁宗從之遣中使送綸誥於中書而罷臣恐恩命未已因累乞外任不允八月中復授臣樞密副使上次日臨朝傳宣諭得象等曰富某堅不肯以奉使爲功云恐久遠誤事今來語詞中尚說奉使必又不受不如更不敘此一節但只作朝廷特命必然難辭今語中已落下奉使一事但請觀之臣退而展讀誠如得象

等所說臣知必不可辭遂勉而受之然自此謠言愈起日甚一日其所說者盡是竊弄威權惑亂朝廷謂臣欲謀廢立以至使其黨學臣等三兩大所書字體僞寫作臣等往復簡帖商量廢立之事又別使人搬進此所以取仁宗必信之謀也臣其時恐懼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若使求退必亦不許遂與參知政事范仲淹竊議云吾輩上爲朝廷盡忠竭節而爲羣議陷害如此深切未顧一身性命各且保取家族但求得一事出去避此謫陷他輩得進則自然消息仲淹深以爲然臣卽因保州軍亂乃堅乞得入樞密

入樞密系 宋宣宗 臣新

河北宣撫仲淹亦得宣撫河東陝西兩路遂各出使約數月果然仲淹就知鄆州臣就差知鄆州兼西路安撫使相次會臣一相議秘閣校理石介病死於兗州又有人譏臣怨望朝廷石介詐死却是富某密使入北虜結連起兵富某欲以安撫司一路兵用之則朝廷危卽日遂罷臣安撫使在鄆州逾二年移臣知青州亦兼東路安撫使護者自知北兵無驗又別罷臣云北虜結連不起富某却遣石介往登萊州結連金坑無賴凶惡數萬人欲舉兵爲辭朝廷以至累遣本路監司相度擬發石介墓以觀其死之虛的兼宣

時所遣之官至今猶有在者所造終無成而罷久之  
河北水災其流民盡來京東界內臣青州安撫鄒下  
尤多朝廷以臣粗魯安邛遂以爲榮授臣禮部侍郎  
臣以此事是安撫使本職果上章辭懇不拜不久齊  
州兩營悉兵謀叛欲應貝州城下有屬路客來告臣  
且云竊發有日共時適會一中使張從訓來青州幹  
當臣以事急遂權膠本官及密牒齊州等皆摘獲推  
究斬配百人朝廷又以爲勞再授臣禮部侍郎臣復  
用前懇累上章不拜在中書爲首相丁憂還歸西京  
持服仁宗五道中貴人及御藥院使詔臣起復臣每  
次遷懇不拜願滿三年之制終免起復之行英宗朝  
臣作樞密使以足疾假滿求解樞密職凡二十餘章始  
遂所請乃除授右僕射使相判河陽臣以恩澤太厚  
文上八章方只減罷僕射而使相依舊猶泊至河陽踰  
年陛下已卽位臣又累表乞免使相伏蒙聖慈曲賜  
允許又蒙兩次授臣集禧觀使欲令且在左右陛下  
此意於臣尤爲優絕臣以久病及事體未便懇懇辭  
免皆蒙矜允各許歸藩此以上所陳辭避三朝恩寵  
並是辭而得允者方敢敘述其不得允者前次辭免  
思以

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奉事下有臺諫  
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  
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許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  
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自今大皇太  
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謹重羣臣對於前  
者雖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可否既  
夾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  
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  
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入陛下  
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聽之則其邪正向背概  
可見也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論執政  
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  
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于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  
人同類懷其思未必無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欽其  
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于後  
世之公議而侯也托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  
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  
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小惟  
羣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  
身懷恩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濡夷之

約束汚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謂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有不能違而死于

人乎顧德清上

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信多於今而左

丞戴甫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舉無

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

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

過為勲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徇

公道雖欲自強先懼聲勢所以郎中予奪惟事容崇

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開奏故事稽延劉道玄

入署對集朱子三

相宜特加情局

臣告讀唐書見文宗每開廷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

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堦螭頭之側以紀時政故

文宗一朝實錄稍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

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旋送史館近世已來

此事都廢每事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

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

亦緣宰相以漏洩為虞無因肯就史官以疎遠是隔

何由得聞徒虛著撰之心難紀憂勤之德伏望今後

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合書簡冊有聖

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次抄錄送付史館以憑

修撰日曆臣家乞委李執抄錄言初送月史館

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樞密院今邊鄙多故不同

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況事于治亂執政豈可不

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觀周史宰相魏仁浦曾

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

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

力各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臣等乞令宰相兼樞密使

臣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

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

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

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

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院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

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

給人足天下治安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臣等乞中書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利

臣等准今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今後舍人院不

得申請改除文字切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

詐命為職除改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

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得復行其職事而  
事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  
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

臣等論舍人不  
得申請等文字

仲淹則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  
已皆相賀然猶稱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  
爾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  
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  
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  
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  
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譏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

人爲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主

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

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議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  
定自可日見成功

臣等論  
仲淹等

今西寇雖已請盟而我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  
上下之情通決今盡還朝新帥鄭戢山川之險易未  
知軍旅之部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  
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  
之論也惡琦仲淹者在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  
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  
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畏甚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

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  
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  
既還朝衆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  
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

外內

臣等論  
仲淹等

臣嘗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  
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惜此數人嫉  
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  
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歸功大臣臣  
固知其入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官曾得成先帝聖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南

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預邀非常  
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

爲徇利之人何榮之有

臣等論  
仲淹等

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有八自  
河朔來亦有南自秦許西自陝洛來者皆云公以病  
求解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之却爲上盡疑今之兩  
府大臣復欲用公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  
公作宮觀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輒每  
問來者此皆朝廷大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  
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



然終之不信以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  
彥博陳升之郭達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  
去之意以至侍從及主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  
求去者非欲不去蓋爲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爾雖  
勉強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今又蒙差臣克集禧觀  
使盡如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  
不信哉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  
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者則當徐圖  
去就所貴事體兩全况韓琦以下七人盡是兩朝顯  
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招天下之  
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爲親使優游華下醫藥尤便  
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比然却有所大不  
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親職陛下雖都不遣中使傳宣  
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至也雖或遣使只  
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  
朝政皆來問臣也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  
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衆是非  
混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臣等  
拜大臣  
臣伏觀近日命趙高爲安南招討使李處爲之副外

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非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  
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  
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乞除命大臣牽掣之外事無  
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  
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若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  
府之論或有異陛下總覽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  
臣等  
臣近奉聖旨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  
書又准內閣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退免拜批答臣謹  
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坐所謂拜君命者傳命  
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威公胙曰伯  
父耄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顔咫尺下拜登受所  
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  
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來車豈  
足爲法而馬蹏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  
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  
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令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麾  
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  
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  
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閑老巨容若不已遇其朝見

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思臣竊乞許文孝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

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春遇至

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

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

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

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

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于世未易悉數神宗皇

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

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

八編類纂卷五十一臣類

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

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若獨文彥博與方平

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朝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

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

老尊賢之意今獨置已不問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

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

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臣竊乞加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

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

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

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已出故能削

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

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

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

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臣竊乞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臣不願

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臣竊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啗賢

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薰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

八編類纂卷五十一臣類

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

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

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校綱

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

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

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

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

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

此必爲邦彥等擠罷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

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報此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誠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違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歿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白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開然駭動弗安其居至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臣等

五

開群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搖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非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聖志特從網諍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謹謝忌嫌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幸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與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群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

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實位遠有變亂之虞懷保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適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僣蹇自若持蘇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講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在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通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贖邦彥等計中又贖虜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驛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根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弃河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臣等

五

北則朝廷能支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距則長安。幾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承。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弃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弃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旣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處童貫蔡攸朱勔等往來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真宗社耶。又况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恐弃之耶。其意不過欲紆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短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

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見援。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綱家必與爭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異日乃開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觀除御史。臣等是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日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筏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半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其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

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重負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十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賈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邦彥等潛誘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遺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三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所沮晉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誦書一篋反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果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參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

等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敦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聞外之事盡付种師道責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然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殿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于冒天威不勝僭伏待罪之至

陳康伯復用李綱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三

經濟編

臣類

• 相業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皮授子產以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庸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

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

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

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

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

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

命焉復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

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

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僉者從而與之恭侈者

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凡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緒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高祖起爲沛公蕭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

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

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

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

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漢王引兵東定三

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

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

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

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

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

止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

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

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素法順流與之史如淮陰  
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  
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唐裴光庭奏明皇尚蕭嵩可代光庭者嵩言韓休於  
明皇以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  
榮利及爲相甚允時臺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  
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數曰不  
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  
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  
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  
不遂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  
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  
古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武宗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李德裕辭上曰恨無官  
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  
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  
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士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  
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  
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

執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  
隨劍帶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  
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  
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  
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  
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可任事者呂蒙正  
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  
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  
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  
入奏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  
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且爲作大言使  
穎上之且收穎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  
穎擊登聞鼓訟李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  
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  
昉和厚多慈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  
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  
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入主之事若受其請  
是市私恩也故多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

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真宗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茲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而自欺，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入編類集。」

沆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譏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真宗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眙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西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網，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王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羣色大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恐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

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願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手。」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儉人有一時之進，豈念厲時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儉，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祀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節。

王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洎諫。



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要，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遣江准，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謫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箸預粥賜之。遺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

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之，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思欲歸已，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今名，古

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贈侍中卒諡文正。

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呂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帛，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遂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呂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訕，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救之桑榆之計。其慮慮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責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歐陽修余靖論王舉正儒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仁宗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遂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

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者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中副樞之命富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常用非以使途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更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本編類纂

卷五十三

九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異日文彦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彦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黜于大慶殿因留宿殿盧志聰白無故事彦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放死罪以下令輔臣倚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彦博不使人明且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彦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彦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

本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

之以請衆乃請流刑狀尼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彦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入文愛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彦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偕言何不斬之彦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彦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然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彦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岌岌賴彦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遽豫時彦博擅斬告反者彦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乃共爲譖間兩宮遂成隙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歷前太后嗚咽流涕道其所以琦曰此病故風疾已必

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皆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共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之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二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素宸殿。兄百官琦因請乘輿。琦而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奏帝。帝決去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卷。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英宗始親政。加琦右僕射。

英宗時。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

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答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眾。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舊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張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蹈舞。司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子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英宗頗不悅。曾公亮固力薦安石。詔以開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曠量英偉。臨事喜

溫不見于色。居相位。再夾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數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服。

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詔。樞密皆驚。神宗自為碑。大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願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後追封魏王。

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

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長禍圖

利。習成蔽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

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

天地至仁。寧與羌夫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

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圍保甲。州縣奉行。勢伴星火。

人情惶駭。不若罷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

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

辨。屬。

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

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

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剋革略盡。裁

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呂公著。累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澹。益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學善。見士大夫以大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

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眾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

安石博辯驍辯。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請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哲宗既相。章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

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蒙古后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壘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今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興故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懣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

人編與集

卷之三

主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曼出入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宣王謚文正

社稷臣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于季成子與翟璜孰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

故也可知矣肯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

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于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遠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觸何負于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于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干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茫然而

人編與集

卷之三

主

漸曰觸大對于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手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

晏子侍於齊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子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具理制百官之序便得其宜作爲辭

今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楚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愛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愛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愛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愛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愛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愛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綈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八編類纂 宋夏圭 五編 七  
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愛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管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草楚國之事，恆先君以擒方城之外，四封不靡，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愛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管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子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願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碎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

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愛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管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莽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起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岷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崔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瘠而殫，施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執誰也？莽冒勃蘇對曰：『臣非楚使，新造，豈莽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八編類纂 宋夏圭 五編 八  
秦王願今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弄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愛社稷者，莽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肩難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夫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

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磨  
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  
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  
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晉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亡  
約食焉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  
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夾袷君王  
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漢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武帝嘗賜告者數終不愈  
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  
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  
入編編猶猶集集水水豆豆七七百百之之來來麾麾之之不去去雖雖自自謂謂貢貢育育亦亦不不能能奪奪之之矣矣上上曰曰然然

古有社稷之臣汲黯其近之矣

唐太宗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  
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  
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  
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  
版蕩識忠臣

儒臣

漢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  
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上簡

拔其俊異者能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  
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  
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  
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  
幸朔臯不根持論奸詖諸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  
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直諫有所補  
益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稱之特  
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  
於西宮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

八編類集

永唐王

干

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王彥李玄道參  
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  
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休舍曹李  
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用總  
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  
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  
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  
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爲養號十八學士大夫待  
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

高祖置弘文館于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精選

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明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中宗時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每遊幸禁苑或宗室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章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爲此屬無益于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藉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

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明皇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

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上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高宗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詔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選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說及弟垺皆翰林院供奉

白居易上表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恃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對

中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內侍昇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傳之禮

意宗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



輩連署然後進之奉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  
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  
進矣遂不奉詔

後唐明宗日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  
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  
與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願俟前  
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是文學之臣與之  
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宋太祖時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  
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質儀清介  
人稱其美

重厚然已自翰林還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卿  
當論以朕意勉今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  
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跪足而坐却立不肯進  
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  
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飲客謝之自是封  
近臣未嘗不冠帶

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  
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適時得位紆朱  
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曰高  
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

擇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  
之所為也帝然之

帝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  
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削而罷之至  
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  
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神宗相章惇范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  
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通英守經據正獻幼尤多每  
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  
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

為講官第一

神宗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  
學而不交或交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  
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  
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  
就職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  
中金亡將被殺張柔問其名鶚之館于保州蒙古王  
在藩邸召對其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  
自縊其奉御絳山焚募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顧

往釋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  
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  
定。又薦李治李和王磐徐世隆商鳴爲學士。復奏立  
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奏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四

經濟編

臣類

優禮大臣

上大夫公乘以上皆尚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其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元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四

臣類

一

優禮大臣

一

優禮大臣

一

優禮大臣

吏教誨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漢高帝令諸吏善遇高爵

孝武帝時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公孫弘病甚

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

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

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

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

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

孚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

君遂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

上書歸侯乞骸骨是幸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雞帛哀帝時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爲庶大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貴考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徵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大司空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

朕以躬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四

臣類

二

優禮大臣

二

優禮大臣

二

優禮大臣

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

三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卿依憲三世

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息其以憲

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小雅之所傷也予遠汝弼汝無面從朕朕之正義也

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

稱朕意焉章帝時

安帝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

免公台陳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

在與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二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興造又不取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興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言守心移咎丞相使貢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憐言醜有承章意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懷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郭冲抗表致仕晉武帝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廼宜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傅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者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道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尚彌

萬至意難達覽其盛指俾朕慨然大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愚願之心以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簞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處上卿而居身服物益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瑯琊恭王宜禪皇考循又讓曰按禪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于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

宋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遠

此淪沒深可悼情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缺真不負陛下之

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溢文簡

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于人真宗聞之出內

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

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

入編類纂

宋真宗 臣等 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仁宗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

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及覆關導覲有所啓悟嘗

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

常州因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

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

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

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

曰奇才奇才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

曰奇才奇才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

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散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執政衛尉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避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 押侮大臣

唐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

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

又問何曹玄素耻之出關始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

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

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

復對羣臣躬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

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太宗曰朕亦悔此

問卿疏深會我心

前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

貞詰仗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

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鼎巡北邊聞仗姜

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

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早諫待之姜皎事往不可

復追仙先據狀當流豈可復昭前失上深然之嘉貞

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咎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 殺戮大臣

厲公入迷殺傳環伯謂原繁曰傳環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直無二心者吾昔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業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祧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刑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忿怒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是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猶

寡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取之而天祿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而見王之親爲越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懼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鸛夷而投之於江

### 秦二世用趙高申法令

秦二世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執鞅特以親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

連達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社公子將聞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聞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效法焉將聞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卿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聞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辛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飯土櫓設土型雖監門之養不敵于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事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視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足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觀名且

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切吏案貴他罪去疾切曰將相不辱自殺斯辛囚就五刑

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奉乘入則御前信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殺于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望山埋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瑯琊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死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殺遂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殺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于代前已囚蒙恬于陽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變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人報胡亥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信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謀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諱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諍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

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諫非敢飾詞以避死也爲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于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倚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櫛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



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  
是。成王親子記府，得周公旦流涕，乃就謂周  
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  
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  
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  
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  
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  
聞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  
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  
吞藥自殺。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  
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尊公魚，  
遵并其七子十孫，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自  
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  
不可勝數。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  
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  
猶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

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黠舊親戚誅之殆盡。群臣  
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  
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  
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  
之。東海王堅率兵廢為越王。

唐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  
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  
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敬宗與辛茂將鞠之。季  
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  
曰：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

曰：反狀已具。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  
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  
遺愛臭乳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  
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  
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  
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  
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使之。後世不以為  
非，冷無忌謀殺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  
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  
引問，詔創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人奏無忌謀逆。

由稽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鎰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博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至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更乃代爲獄聲結奏誅之屍于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銓至流所懸令希旨杖殺之

朱秦檜必欲殺岳飛乃與張俊謀誘飛部曲能告

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

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軍免以

實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

惟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鵬兒以姦

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

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

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

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兵柄令告王貴使

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

屬吏王應求曰俊以爲樞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

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逐兵計意

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

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

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

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

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

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畫忠報國四大字添入

肩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

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

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

夫石琚尚數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

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

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

教高以臺草所指淮西逗留事爲言尚喜曰檜簿錄

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

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高又使鵬華等證飛受詔逗

留令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

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

正寺士儼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

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

平諸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

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迨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憎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資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怒甚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驪師名姝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

人編類集

宋夏四

七

時太平飛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木於頴昌則以背覓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旣遇敵不動故敵爲之

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按壺恂恂如書生每犂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韓侂胄忌趙汝愚必欲害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潛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祭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誣爲不軌乘龍授攝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宰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

人編類集

宋夏四

七

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登承侂胄咨諭屠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計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頤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熹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鴻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鼎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詭者遂以爲罪云

功臣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曰曰閼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萌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里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入編戶籍卷之六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教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蕭絳灌之屬或至四萬侯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謙嬰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審焉然皆身無統統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泥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祖功臣年表

高祖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咸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及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秦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往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吾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郭君乃益明於是因郭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母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結不肖者人士之柄也人臣奉法避職而已何與拓于驃騎亦倣此意其爲將如此

夫仁不道親義不忘勞與滅繼絕善善及于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積被四表昭然上下光耀萬世祉祥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輩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之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充復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帝章叙舊德顯茲遺功於是紹封晉于最爲平鄉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伯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關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真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奮績屠狗暫得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衰則隙生力伴則亂起蕭樊且猶縹緲信越終見道踐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十季武宇輒五世

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歎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遠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亦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養恩其抗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尉心難寒並列則其微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爭相權故高秋厚禮允答元功峻六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人者與

參園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入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弟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

云爾臣謹附

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

入編類集

卷之四

三

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弼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開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

乃頻首謝不及

隋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將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穎爵齊公從容命穎與論平陳事穎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能諸初上嘗使穎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勅或說穎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慨而公亦爲虛行矣穎又言之

入編類集

卷之四

三

乃止賀若弼拒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麗見等短高穎帝怒皆黜之親禮愈密因謂穎曰公猶鏡也毋被磨瑩皎然益明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寂有建業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死按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有賢功實宜錄一門絕

祝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若寂勲鄒葉仙  
罪特加則殺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  
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  
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  
奉道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雖矣  
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  
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  
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  
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仄恐中  
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怨之二臣  
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  
言起泣謝

延慶類季會通父教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五

經濟編

臣類

守令

密子賤治單父。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密子賤。密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同勞。任人者。同佚。大曰密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至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五

經濟編

臣類

守令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平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五

經濟編

臣類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



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問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乃治。乃行。

西門豹爲鄴令。清克繁。愆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其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飲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漢卜式出貨助邊。天子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詩起居。惡者輒去。母令敗羣。上

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爲氏令。韓氏便之。

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放。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諱諱。盡以爲天地之功。不可舍。幸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闕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驕馳以聘。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議。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武臣上九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有考驗。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衰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糅。深谷爲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

并秦院儒混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鄉置  
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官錫奇救散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  
下康又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  
於不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數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  
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詔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  
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  
人稱道也

卷之五 臣節

五

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  
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鄧官部吏職斯薄  
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調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  
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與服有  
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有元  
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勳者可就增秩  
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貳王  
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孫若被劾奏亡不就  
法者徙家逐郡以懲其後鄧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  
人稱道也

卷之五 臣節

六

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薪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  
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  
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執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左傳上考

左傳上考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  
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  
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役士民之衆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  
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音魏

尚中事繁文帝感焉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敵敢收殺之其家白冤使者覆獄効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七十五

七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盡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詬驗繫治或死獄中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七十五

章文必有敢告之字題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臣記善忘過容畜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爲臣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蔡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案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王嘉上

淮南袁甫字公甫亦好學與華譚奔名以辭辨稱嘗請中領軍何晏自言能爲劇縣易曰唯欲宰縣不爲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七十五

七

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猶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幘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兵黃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轡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竊善之除松滋令

晉元帝以請葛恢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

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于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滌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秩中二千石

北魏諸郡牧守共謁丞相宇文泰奉命河北太守裴俠獨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歡

八編頭集  
卷之三  
臣等  
服號爲獨立君

宣宗時于延陵爲刺史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麟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

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竊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玄宗時或言於上曰今歲遷敘太遲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推爲禮泉令

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典選稱職因此皆坐左遷貶

論借之

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遷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鼎爲兖州路總管俗尚鬼媚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算宿有學者爲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循吏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焉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舊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漢興之初及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

而相國蕭何以寬厚清嚴爲天下紳民作畫一之歌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閨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職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族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

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錄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征光武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親其所錄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行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更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書薦薦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清所求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辦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本祀此廉廉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漢書循吏傳

倪寬爲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潤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

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和縣屬不絕深更以最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閒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咸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審計吏以選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力田常選舉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茲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黃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於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其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除冬於三歲出勝出後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爲楊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楊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掾油屏泥於轅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詔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賑貧寡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釋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可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謂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

毫釐不敢有所隱。鯨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且爲匿處，其所大木可以爲棺，其亭猶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處，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霸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人稱其美。

人稱其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十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塞，馬不適士，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子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

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循良，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心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常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耳。」今欲使臣勝之，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

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遂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鉏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悉爲盜賊，逐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鉏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

一畦韭家二母雞五雞氏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趣秋冬課收欲益蓄果實菱交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言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徽府黃門倡優諸戲

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燃蕓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共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吏舉賢良爲大

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爲大司農爲人博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神爵元年卒天子聞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東修之觀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塋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塋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秦彭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提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貳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于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安今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人編類集

卷之五

五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勸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請獄受罪恭貰不問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比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不捕之兒言推方將雛雛雖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

之政迹耳今豈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從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書言恭帝異之

劉寬爲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舍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失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人編類集

卷之五

五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熙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蕭亭長勸入生業爲制科令至于果菜爲限雖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請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耜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朝欲致于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

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皋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遇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宋均爲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塋不得修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公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遂九江太守郡多

人稱到

公行

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大虎豹在山籠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難豚也今爲民害皆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選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士櫛斧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吳祐爲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問問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畜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歸代罪性慚懼歸衣自首祐屏

五

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保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道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踪于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肯親是怒曰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恐將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遣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

人稱到

公行

手乃齧指而吞之合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固投縶而死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王遭世凶荒領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王蚤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餼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年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

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既聞而出吼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開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飯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工齊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爲豆羹孤蒿矢以射兔有每

本編類集

卷之三

七

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借上心乃繫昆及家屬于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嶺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峭趙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

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南陽太守杜詩致治清平與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唐武后時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

本編類集

卷之三

七

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不司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追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爲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千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止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達之

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筴捷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迫此屬豈不辭吾言邪必欲筴捷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遠之郭外德宗以城黨罪人在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祭使數加誦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乃下觀察使遷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供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傾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接之他判官載妻孥行中道逸去

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魏爲第一周鼎曰臣嘗守土江西閩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雅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爲御史宣宗枝獵于渭上有父老子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真有異政考滿當罷請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關上手筆

除君夷

厭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辛公義命皆與重廳事暑月廳廊皆蒲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所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關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歛服後有訟者鄉里父老曉之曰此等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後漢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滅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公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六

經濟編

臣類

仕進

秦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大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

人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六

一

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騁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宋始興王濬爲楊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曄尋遷左衛將軍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俱參機密曄有舊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

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文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内纂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文帝曰始詠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滌州夢一腳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曾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貿易武帝疑其有異志會武

人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六

二

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座收敬兒敬兒脫冠詔役地曰此物誤我遂殺敬兒并其四子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無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之行逢朱雀街開喧湫不得進拖車壁數曰車前無八驢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鬱林王卽位十餘日卽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逵友善珽欲求宰相乃

疏趙彥深元文遂和士開罪狀令趙奏之趙不徹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趙詣之趙因求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

仕難

唐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實相屢奏擬德宗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詣為道士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

對德宗怒參歸怨於君貶公輔為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宜宗以顯為祕書監

韋澳書奏事宣宗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

遂出鎮河陽

擇君

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開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驚旌旄騎警蹕就車磐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諸子曰陽

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遂迎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性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蒞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飯廊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欽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

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曰前  
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  
非人敵也且閒心見誠無所隱伏淵達多大節略與  
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嘗曰卿謂何  
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更事  
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  
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衡入質

自售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  
出頗知必敗談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  
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  
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穰負流散夫  
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  
則加侵暴苟說小利則致大害徵勝則虛張首級軍  
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  
徵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從見  
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  
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  
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  
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

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  
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  
自陳帝不能用

漢書卷之六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  
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  
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  
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  
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夷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人編須集

卷之六

五

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  
在上列身被輕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皆以功勤濟國輔下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  
之見俯媿朱轅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  
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  
利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誠有扈  
此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

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  
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易  
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鈇弋之術或有  
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  
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奔境若此二  
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  
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  
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  
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成鬱結欲逞才力  
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許曰匈奴未  
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廩食不進味者以二  
方未冠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卽世者有聞  
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  
世之詔效臣鉞力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  
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  
鏑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樓賊亮庶將虜其  
雄率藏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愆使名

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  
也如徵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  
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爾承重祿禽息焉視  
終於白首此徒圖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  
軍失傳師徒小舫輟食燕餐齊袂振袵撫劍東顧而  
心已馳於吳禽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岬東臨  
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  
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  
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  
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名著  
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  
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  
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  
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  
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從並滅臣聞驥驥長鳴伯樂昭  
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  
逞千里之任試之伐兗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  
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有也夫臨博而企踈聞樂而竊抃者或  
有賞音而識進也措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以竊主立功何況魏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懷死  
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于時求進  
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  
形同氣憂慮共之者也真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蜚  
燭永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爲  
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  
則幸矣

初見

王稽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  
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果卯得臣則安然不

人篇類集

卷之六

七

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令食草具待命  
戍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  
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潁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  
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獲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  
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獲侯  
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  
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  
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  
賞有能者不得不官身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  
能立衆者其官大欲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

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  
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  
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  
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權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  
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  
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  
綠梁有縣鰲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  
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  
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  
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  
人篇類集

卷之六

七

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  
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  
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徹於王心邪亡其害臣者賤而  
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  
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太說乃謝王稽  
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  
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  
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懷侯耳欲以威怒昭  
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家人宜以

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令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訖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

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棄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篴。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聞聞爲伯使。臣得盡諒。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難阿保之手。終身迷

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興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事，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由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也。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知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天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則附，趙趙則附，楚楚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固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路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皆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如木之有蠶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宋陽，則鞏成皇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宋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

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機。獲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通代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王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淫廢用事。高陵華陽淫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廷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闕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國。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闕。關問其寶器寶珍。惟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韓非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進荊國。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國倉空虛。悉其士民。振軍數千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襁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化白刃。頭顱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田倉虛。四鄰諸侯不

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

三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亡走東依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以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而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革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則是一舉而韓魏拔荆以東弱齊燕失白馬之口以沃

七

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雖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從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當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四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一舉而韓魏拔荆以東弱齊燕失白馬之口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名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領士民病蓄積索田時荒困舍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下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聽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

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憐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邵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甫十三能誦詩受業

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曰留宿問語禹遂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

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謀

陳情

妾同產兄西城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腔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脫驚諸國因其

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  
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  
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  
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  
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  
暮犬馬齒索鬢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  
不見代恐開姦究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威懷  
一切莫肯遠應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  
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無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  
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

省錄

奏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

三

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  
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  
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  
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  
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四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  
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  
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求得蒙趙母衛  
姬先請之貸妾愚慙不知大義觸犯忌諱者奏帝感

其言乃欲超還起錄同前書詳題

致仕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  
夫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  
大戮所以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  
願優游而不獲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  
敏知機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誤其身猶  
有此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身者以余忤度頗得古  
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微不測操  
政柄以禦怨讐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

揚真本

卷五十一臣僚奏議

三

者若捨戟開關則冠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  
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忘轡乘流  
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  
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  
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近者  
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  
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淮水而嬰羅余豈  
不知身退罹殃蓋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  
豈容易哉位以銓衡權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  
禍斯言過矣辭必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

蔡澤退而免患。侯丘得孫叔去而不疑。其次則毅。若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筭子以紓亂。皆保其安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馬時可曰。若人語。非貴。不可使。如。斯。不。可。還。安。所。振。身。論。可。使。此。說。欲。使。人。不。取。者。士。至。不。可。還。安。所。振。身。論。可。使。此。說。欲。使。人。不。取。者。士。至。不。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玄宗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爲之動容。乃皆以爲丞相罷政事。

八編類集

卷之六 臣類

七

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激激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曰。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神宗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寄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公。司長吏歲時以豚

恩勞賜之

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先是。遣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試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八編類集

卷之六 臣類

言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十七

經濟編

臣類

諫臣

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諫召見次不得參陪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諫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者盡於至密尚不能入

諫臣

諫臣

諫臣

諫臣

諫臣

諫臣

諫臣

諫臣

諫臣

諫臣

諫臣

臣治亂之間與以諫諍之道迴想其人張筆和墨則

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泰漢以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整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諫近於諛諛而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諛妄者射諛諛足以激怒夫以謾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致激怒人者教人愈多諫賊賊者愈能愈甚諫治官室者官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能觀其古意且欲與諫者一圖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臣

武宗時

詔臣下

言人罪惡

並應請付

御史臺

按問

母

得乞

留中

以杜

讒邪

其後上

復謂宰相

口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咸以明刑孰敢效上善之

中書門下奏諫官缺員請補宣宗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多人如張符牛叢趙鼎數人使朕日間所未聞足矣

宋真宗時田錫居東第直入中書政得失每指斥將相

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用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張詠側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真宗嘗稱其才堪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下謂詎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人編類纂

忠定

憂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如呂濤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待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振濠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贊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

諷諫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脩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人編類纂

采言

臣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關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春城外有兵亦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駒駒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觀於鹿問鹿吏曰鹿何事最難鹿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國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不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樽曲木亦無所施矣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质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拂弓矢弦章入公曰重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善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慶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辭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費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述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吾游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殿下

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捐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今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隤爲陵于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

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濬子司馬督蹕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子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若尹于章父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共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時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矣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事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剗圭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祀之析父謂子華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華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亦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州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入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夫人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上坐殿上則出鍾磬竿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于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子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十指曰是一也便遊楮盡而峻城闕二也杜梁衣櫛士民無裨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紀荒淫于樂沉湎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諫諫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壘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慨然變色曰善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澗冷

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國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大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并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

八編卷之二

安王二臣

九

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固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却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將辦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八編類集

卷之三臣

十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義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寡人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計。車

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詩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却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幸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誠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千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一大木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于戶下。簿白以爲僭。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號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恤孤也。子是嘆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杖微高陵大獲禽獸。人瑞項集。

高祖顧羣臣曰。今日吹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待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高祖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與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官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太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時好弓矢得良工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曷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太后曰太宗繼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私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侄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僉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鸛鷄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太宗直諫上

意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目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問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義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偏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聲曰先出也衣絲紵後出也滿困國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訖王曰行法吏陳齊寶於東間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訖先生

楚老戴皆歟狐援曰君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

南方來，鯨人而鮪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斯之東，閭每斯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棄斯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也。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廟主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衛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耳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楯而歎曰：嗚呼！士之遼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斃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閭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慢，身行玉女，秦人襲我，逸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卽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累敗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存？簡子乃去屏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鼓，兩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國之上，撻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寧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彙獲使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萇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彙藥其春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人白之，茅焦色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



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取主斷  
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  
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  
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  
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選母賁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  
藜于諫上有桀紂之治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獨秦  
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鎖乃  
解衣伏鎖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虎左右曰赦之  
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  
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於陽宮歸于咸

八篇類集

卷之七

呂氏

七

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  
直使敗更咸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  
茅君之力也

秦王于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  
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  
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  
賊官竊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  
虐也忠言逆耳利於行秦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漢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諫騎並車墜轡

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  
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徵幸今陛下騎六騂馳  
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上乃止

地之曉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阜河澗雖有惡種  
無不長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開能遂箕子比干之  
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  
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仁者善養士昔者周蓋千八百  
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八篇類集

卷之三

六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  
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  
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  
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  
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  
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  
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虜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  
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  
禹湯文武紂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

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幾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諫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決輸合苟容此其德則賢於堯舜謀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八篇頁卷諸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及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征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襦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漢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

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深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族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是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恐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到山武帝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官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哀帝時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義嗣請事窮究議郎耿育上疏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于身故磨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

人謂其主

太子之

主

謀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仰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浴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果未知操弓持矢也

王莽

莽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八

經濟編

臣類

求言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神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蕪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金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八

一

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國人流王於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暢也周鼎者鼠令馬屢之爲其不暢也不暢者亡國之俗也管仲鮑桓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微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

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藥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潛王善衣東布衣白綈冠額推之履特會朝兩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姁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棠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失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富可而鏡其雅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八

二

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厭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厭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厭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邑者恐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愛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臣類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

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林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成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林象林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成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愛楚象林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成曰小國

人編類集

卷之八

三

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林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成趨而去未出至中間君召而送之曰子敢文無受象林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輪象林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成曰未敢以

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

漢袁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重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開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驥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

人編類集

卷之八

四

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卿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置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開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錐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夫參罪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贖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歲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未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千一勿

率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胡平。屢問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諫。前參事於切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靜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十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唐書元直傳

北魏高祖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大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實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人編類卷八 卷百八十八 臣類

五一

張寔下令國中曰。泰紹前踪。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關。竊慕箴誨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輪墨陳過者。答以佳餽。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唐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竊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馮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竊歛羣臣言事者。上引古

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故况訪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應無以臨下。非言

人編類卷八 卷百八十八 臣類

六

無以述應。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騷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謏言。虛懷以改。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異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謙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煬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而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

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耶。

宋太祖詔富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方平。方鎮院草制。夜半以所條對具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

八編類卷之八

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誘咎。而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鄭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失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

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伏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輔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待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其忠。

仁宗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糧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冠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曰。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八編類卷之八

英宗時。太后遣內侍梁懷簡。勞司馬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名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遷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

說不如目睹其真令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  
害不可以繁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  
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  
四方之情者數路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  
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  
士天下幸甚

納諫

入編類集

卷百六

臣

九

簪宜公夏漁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  
寒降上蠶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登川禽而  
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  
於是乎禁罟羅獵魚鼈以爲夏禘助生阜也鳥獸成  
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罟羅設罝罝以實廟庖畜功  
用也且夫山不槎蘄澤不伐天魚禁網鮪獸長麋虞  
鳥翼殷卵蟲含蜚螻蟻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  
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食無藝也公問之曰吾過而  
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  
之使吾無忘於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實里革於側之

不忘也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  
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旋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  
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  
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惟  
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君也文侯曰釋之  
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施以  
爲寡人戒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

入編類集

卷百六

臣

一

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  
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  
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鼎於君拂也君胡不問  
於鼎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鼎哉  
遂輟田

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  
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  
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  
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蔽訐者高宗省之謂  
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



此不可  
小者有  
心

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  
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  
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  
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  
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  
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  
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  
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  
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  
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數十年爲益

八編類集

卷之八

臣勳

十二

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唐高祖時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爲隋以惡聞其  
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  
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  
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  
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鵝鵠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  
王所須哉又百戲散樂公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  
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掖庭擬王月五日玄武門  
游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  
善惡之習朝典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

第

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  
專好奢靡以聲色游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  
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  
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高祖省表太悅下詔褒稱  
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仍頒示遠近  
高祖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  
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  
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裴寂盡忠款款伏伽可謂誠直  
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  
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

八編類集

卷之八

臣勳

十二

臣之敬極歎而罷

宋太宗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  
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  
田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  
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有四  
其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也兵其二言今諫官  
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臣言  
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  
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  
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邇者爲縣平寧京師

高庶軍營馬監廐不恢崇佛寺道官悉皆輪奐又開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城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紐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賜錢五十萬

太宗嘗閑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太宗指示珪曰此廬江王媛之姬也媛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臣奏

十三

善而不能用於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太宗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太宗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太宗怒曰朕與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游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太宗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

不盡言也

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僕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臣奏

十四

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中孝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飲俗好尚警蓋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輩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

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太宗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疋他日微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節如太宗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太宗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太宗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

人諫則美

太宗

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太宗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歟陛下賜以陵蘭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可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李幸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販之入宮右拾遺魏謩上疏曰陛下不適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

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幸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豈可不思朱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即出李本女擢爲補闕曰朕運市女子以賜諸王耳陛

以賞之暮徵之五世孫也

孝本女宗枝髮亂孤露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伺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紫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漸濯之表乃未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諍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

人諫則美

文宗

一六

文宗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收除邪寧外開頗以爲疑文宗曰收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宮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敢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收二女人宮有之乎文宗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得方鎮文宗俛首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

獨有自南內還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敗家。

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諭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上變色而罷。容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恩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臣等

一

近微茫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當面陳吐突承確專橫語極惡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股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湟淫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盡宮中用度極儉薄多幾何用耶。懿宗初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

高宗后  
高宗后

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諭以勅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討之太宗廢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勅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高宗自謀長孫無忌放諸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閤而取其國天子自殷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臣等

奪雄坐房與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圖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

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忘唐文宗時宦人  
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  
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  
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憑勢其君內助楊  
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備關杜璵嘗再上書論事斥  
爲下郡今林甫以詔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  
三品芻豆一鳴則譴之天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  
許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恢於漢廷之外戚唐文宗  
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以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  
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臣等

上

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  
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  
朝者如袁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  
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  
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  
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  
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  
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  
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  
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

哉明皇嘗諭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  
時人物可知也敢言

理宗時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閣贊鼓是非爲攪  
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  
採僅涉私邪朋姦周上妄肆雖黃當嚴加究問是時  
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  
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不罪諫官

漢靈帝時朱雋擊黃巾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  
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臣等

上

書

然後用十六卦明惡人不夫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  
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蒙蔽肅清而禍延  
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威不足爲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  
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關豎弄權忠臣  
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亦益深耳  
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  
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  
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  
將復有杜郵之戮矣趙忠見其疏而惡之蒙擊黃巾

功多當封忠諫訴之。靈帝議爰言得不如罪竟亦不封。

唐憲宗甫過公除即事游政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捨遣李珣帥其同寮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宴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游政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

臣等

主

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質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游宴沉醉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後唐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屢詆内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

劉濟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宜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濟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宋太宗第五子益王元傑嘗作假山召寮屬置酒衆皆褒美姚坦獨仇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報答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毀人編類集

安王

主

馬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子後

詔召坦慰諭之

仁宗時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以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文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辭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妻師德邪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遼爲之詞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達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隋煬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煬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煬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悉多少但患漸近煬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

爲盜乎比見秦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遠今復徵發賊何由息煬帝不悅而罷尋虜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譜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煬帝益怒頃之煬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煬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放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復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煬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煬帝曰老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鴈

陽典選濫授人官吳佺突厥請還京師煬帝令案發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威無以自明但推謝而已煬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唐陸贄在翰林爲德宗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德宗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德宗行止必與之俱昇洋追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德宗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德宗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廷上意虛杞難貶官德

宗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德宗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僖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

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昭嘉然。司戶遣人沈於驪。驪津聞者氣塞。

宋仁宗時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言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遷序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澧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議刺大臣重加譴誚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許張昭論將以魯肅為詹疏漢皇吳主然間營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

苟免夷簡怒斥監鄆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簡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絳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錢之或以請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誅修而議若訥都人相傳寫謄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還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鎮希夷簡言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遵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故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倚據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進聖鑑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鎮表略曰願陛下集群



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見蘇軾上疏

徽宗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等用事中丞盧阮表裏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舉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航遂奏禾狂妄竊監信州酒稅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九

左編

將類 開創

吳孫武子齊孫臏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詩之出官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大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吳王

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雉王所欲用之雖赴火亦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人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甯生阿鄢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魏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策載與之齊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九 二  
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驕與彼下驕取君下驕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垂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墨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紛紜者不挫捲救關者不搏機批亢搏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若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衝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八鄉須臾

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人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險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觀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賢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魏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娶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魏郭門與其母訣鬻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魯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魯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說裏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

蓋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  
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  
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  
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  
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  
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  
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  
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其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  
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  
人編縣纂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  
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  
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  
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  
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  
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  
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  
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  
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驕  
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驕魏相果辭魏武  
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  
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  
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國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  
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而伐秦  
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  
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  
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薨太子立乃  
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  
死者七十餘家  
秦王篇  
王薨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  
一年薨將攻趙開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薨將攻趙  
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  
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聞  
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

之使趙蔥及顏聚代將斬李牧摩司馬尚後五月王  
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盡  
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  
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荊于王賁擊  
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  
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  
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  
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  
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  
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  
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  
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  
信攻平與蒙恬攻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  
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  
方頓舍大破李信軍人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  
聞之大怒曰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  
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  
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悻亂唯大王更擇  
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  
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

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言行  
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資于王  
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爵臣  
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  
至閔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  
甚矣王翦曰不然大秦王但中虛而不信人今空秦  
國用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  
堅顧今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  
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  
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  
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  
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  
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荆聞秦兵追之  
令壯士擊人破荆軍至荊南後其將軍項燕荆兵遂  
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荊地城邑咸餘虜荆王負芻竟  
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  
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  
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  
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  
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

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役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挾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齊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并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

入新類纂

九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軍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廉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入新類纂

卷之九

味百姓之命告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驂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間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勅兵病者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請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能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魯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

然可見也

### 東漢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過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椽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都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弟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強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

入編類集

卷之九

三

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鈺期叔奮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訓爲尚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渡河北謂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竟愴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聞

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恩澤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

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分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鄧鄧遣異與鈺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降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鄧起光武自劄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葦亭時天寒河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

入編類集

卷之九

三

燹火光武對寵僚衣異復進麥飯芻肩因復渡滹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鄧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树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树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武陰王李軾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庫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

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梅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  
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來所以知今昔微子  
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  
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親存亡之  
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遠不踰近季文豈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環視赤眉臨都王侯擁難大臣  
乘難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  
霜雪經營河北今吳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郿岐幕周  
不足以喻李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  
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  
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

八篇新集

三

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  
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  
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  
會思成斷金唯恐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  
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  
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  
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  
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  
餘級軼又閉門不投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

宜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  
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計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  
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枝射護軍  
將軍將兵與寇向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  
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  
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召異諸郡國四方勸靜異曰  
三王反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  
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  
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  
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懷之性也異遂與諸  
人議曰

永平元年

古

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犂陽  
程璜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家使太中大夫齋  
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以下及宗族會焉時亦  
肩延岑暴亂三輔舉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  
下詔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  
只貝劔異曰三輔連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  
劉盆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託今之征伐非必畧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  
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  
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



輩皆率衆降異與赤眉過於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郤嵩率車騎將軍郤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誠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截上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入蒲頭

戰大敗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從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僅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截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晡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重書勞異曰赤眉破半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過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

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季輪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鐵轂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學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衆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關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拔劍

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綬帛詔曰倉卒蕪蕪亭巨粥滌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豈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中車之恩後數引讎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一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怔忡小利遂欲深入若得

桐邑三輔斬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辭往閉城偃旗賊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於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因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

入前漢書

卷五十二

軍誡曰節侯

唐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因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

江陵詔靖安輯從數重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盧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廷選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不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會丘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平救勞曰旣往不咎何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潦潮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二

五

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震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弘已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二百餘艘殺溺死者萬餘弘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鎮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初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綏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遠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失

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銳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蓄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銳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

八編類集

卷一百九十九

元

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蹙。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銳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銳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勸兵圍江陵。銳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銳降。乙巳。銳以大牢告于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銳帥羣臣總綬布績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銳耳。百姓無罪。願不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禁止之。諸將又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

先路。彼爲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銳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銳於長安。斬于都市。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率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南疆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受服。既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補公。祿據。

八編類集

卷一百九十九

千

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授方畧副。孝恭東討。三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馬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進。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大討。行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大破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旣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靖

曰不然公所精兵鍾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  
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望  
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囑吾後腹背蒙  
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逼百戰餘賊非杜野鬪今方  
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  
賊必破之慧亮拔公祐禽矣孝恭聽之使羣兵先攻  
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賊者不勝而走賊出  
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  
苦戰殺傷萬餘人慧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  
祐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

人壽萬歲

卷一百一十七

主

行臺以靖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  
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延  
銳公祐之胥子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  
大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  
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祚  
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  
厥部衆離叛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  
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  
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皆恐  
有說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殞

人壽萬歲

卷一百一十八

主

北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沙漠然卒  
降匈奴其功尚得著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  
取定襄古未有華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  
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  
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  
異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  
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  
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靖謂副將張  
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  
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  
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秦也如唐儉輩何足  
惜哉督兵疾進行過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  
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部  
家震潰唐儉脫身得歸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  
子墨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  
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  
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  
無律縶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  
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  
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

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謂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一  
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  
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  
會足疾懇乞罷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  
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煩懣猶力干進公今引  
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  
杖檢特進就第賜物段千向乘馬二祿賜國官府在  
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  
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  
爲帥乎靖往見坊立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

人編百集

卷之九

七

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  
李道立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侯城吐谷渾  
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  
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  
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感自經死靖更立大  
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  
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議告靖謀反有司按驗  
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肅容親戚一  
謝遣改衛國公其妻辛詔填制如衛霍故事築閣象  
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

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井破突厥斷定吐谷渾惟高  
麗未服亦有意外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  
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  
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  
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  
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太平廣記  
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問太原有異人能致吾  
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見遂與入太原  
候之虬鬚見太宗死抱靖曰真天子也亦須道兄  
見之某日復會於汾陽衛道士虬鬚客已在其謁之  
人籍類錄

人籍類錄

卷之九

三

文靜來謁迎文皇有基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笑  
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  
也虬鬚曰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此吾得志之秋  
也言訖吁嗟而去正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  
十萬入扶南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  
功也

### 金宗翰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國相徽改之長子  
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  
太祖敗遼師于境上宗室羣臣皆勸連太祖猶謙讓

宗翰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  
決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  
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太祖  
然之卽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射柳宴羣臣上願謂  
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  
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  
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酬解御衣以永之羣臣言  
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食勃極烈副蕭家奴西襲  
遼軍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  
奮馬亦快健宜乘此時進軍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

人蜀貢集

卷一百一十九

五

祖不聽意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果都統內外  
諸軍蕭家奴宗翰宗磐副之宗峻領各札猛安皆受  
金牌余睹爲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  
偏師趨北安州與妻室徒單裨里合兵大敗奚王霞  
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畧近地獲遼  
護衛耶律習泥烈通知遼主獵于鶯鶯澤殺其子晉  
王叔魯翰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  
可用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  
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遁去乃使希尹  
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

十里蒲察烏烈谷赦先擊之斬高祖餘宗翰宗雄宗  
幹宗峻繼至宗幹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  
馮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藏焉宗翰已撫定西路  
州縣郡族調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從京平賜  
宗翰希尹捷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怒以燕京  
與宋人還軍大鶯鶯澤不豫將歸京師宗翰駐軍雲  
中太宗卽位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  
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從東道降後  
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嘗許之矣  
嘗與之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

人蜀貢集

卷一百一十九

五

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農地以  
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捷懶石古乃精兵計都部詔曰  
宗望軍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  
大見上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岡宋協力夾攻故許  
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  
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遁逃誘陵邊民今宋數  
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章貫常  
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  
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  
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姑置未割

上悉如所請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宗翰為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於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木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洛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大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留銀木可圍太原宗翰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雖姚古

人編年集

卷一百一十七

五

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陝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陀宋師皆潰宗翰敗朔州守臣孫翊於太原城下翊沒於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宗翰既侵太原反據鴈門翊自朔不待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宗翰忌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宗翊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朔方戰為板徒害之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

援太原為敵據開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遁出焉至千交城遇宗翰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蓋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宗翰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州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宗翰之徒滑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宗翰失意則宗望

人編年集

卷一百一十七

天

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宗翰及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肱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宗翰宗望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凡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也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測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宗望未有語宗翰拂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能苟得東京兩河不

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  
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  
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宗望欣然稱善。南征之  
計遂決。於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是歲百雉  
失守，道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八月，宗翰發自西  
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畧使張孝純、牟鵬  
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丙子，宗  
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  
答等先已被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  
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皇宗望  
會兵宋約盡河為界，復請修好，不克。丙辰，銀木可  
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  
少帝奉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等其功  
之高下，還賞之。其殞身行陣及於王者，厚卹其家。」  
賜賚官爵，務從優厚。使者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  
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  
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衣、冠、車、馬、祭器、火、樂、臺、園、書  
與大軍比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  
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  
異能者，注之以安新民。止遣鄭律、卿等從宗翰行。詔

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賂於所部各選如耶律卿者，遣  
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  
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  
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  
西州郡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北兵皆  
調赴行在，城遂陷。婁室乘勝寇熙河、秦州，降轉寇涇  
原。吳玠逆擊于青溪嶺上，朱死關大敗之。虜遂東走。  
同華、木幾婁室亦攻下延安府。是時河東寇益尚多。  
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  
書請立趙氏，職修齊民，心必喜焉。世和也。宗翰受  
其書而不答。庚子，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  
使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攻宋。河北諸將欲罷陝  
西兵，并力南伐。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隣，  
事體重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夏  
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  
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  
西。畧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益有意于夏  
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備當窮其所往，  
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  
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師繩、果、發、盧、太監



戰平陝西銀米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居宗丁漢進兵至東平宋知州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引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捷懶乃遣拔離速烏林谷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禮稷先是康王等致書元帥麻稱大宋皇帝檄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日兩書皆然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於是趙鼎宗弼拔離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車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用徐文舉依江南磨宗宗弼議不合乃止金人聞帝如揚州起韓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曰雲中大行由河陽度河攻河南分遣銀米可等攻漢上說里朵兀本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遣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度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

西京留守孫昭遠南走爲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衡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軍之集元末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郭驥赴井死遂破潼關王變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元大震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粘沒喝謀知鄆州將爲行有所命銀米可等之范致虛與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敵皆死關沒戰沒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

遷其居于河北京西州郡皆陷

八編類纂卷之二

左編

將類 唱創

全宗弼

宗弼本名兀木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還護衛間知遼帝獵驚禽宗望宗弼率百騎逐越盧劬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審得遼主在驚禽巢敗獵尚未去可襲取引兵追敗之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

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

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還百騎追之弗及

獲馬三十而還宗望死宗輔爲右副元帥御地淄青

宋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

于臨胸大破黃瓊軍遂取臨胸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

五

人編類纂

卷之二

二

等追兵歸德城中乃絕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鄆瓊萬餘衆千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當海迥虎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守江寧使阿魯補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浙江而西屢敗宋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遂度哉先使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盆驛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

忠以舟師抗江口宗弼舟小焚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沂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艦大膽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折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鵝河故道開三十里遁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捷報使移刺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答泰欲亦以兵來會進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

入編類纂

三

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綳宗弼還善射者乘輜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綳五綳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天會八年宗弼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虢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三年宋紹

興五年也金熙宗寬卽位十五年爲右副元帥封密王是年廢劉豫天眷元年捷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歸宋詔遣張通右等未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祭捷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捷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捷懶在行臺復與鵝鵝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臺當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捷懶自燕京示宗將亡入于宋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掌在于帥府

入編類纂

卷二

四

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廷議南伐太師宗翰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卽舉兵誅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于汴岳飛

等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京議宋主乞先飲兵食色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壽淮水爲界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縠等進誓表其表曰臣謹言今來盡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鄆州割屬上國自鄆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鄆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公處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冊賀不絕歲貢銀絹二二五萬兩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降命云氏陪其國家臣今就進誓表伏望上國垂降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迺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資寬宥賞珮璫王冊冊康王爲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植備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潰秦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湖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

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謗爾來封秦押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其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入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帛皇統三年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八年征蒙國死于道元末嘗有二策獻金主一則以汴京立徽宗欲招致江南之人二則以近上宗室守邊三則講和蓋忠烈配享太宗廟庭

元本華黎

本華黎北刺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窟哇以威里故在大祖麾下從平及里吉征乃罕部數立功後乃罕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之食松水際索驪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蹏五騎相顧駭呼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道而死之太祖獲兒自子五人本華黎其第三子也太祖軍嘗失利會大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中本華黎與博爾木張表獨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竟不移足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路谷間頗謂曰此中或有寇當奈何

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  
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爲誰曰  
木華黎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太祖以出寇遂引去  
金之降者皆言其主謀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曰朕  
出師有名矣辛未從伐金薄宣德遂克德興壬申攻  
雲中九原諸郡叛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  
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  
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陣陷帝應諸軍並進大敗  
金兵進至滄河殪尸百甲癸酉攻居庸關堅壁不得  
入遣別將閻別統兵趨紫荊口金左監軍高琪引兵

人編纂集

卷二百四

七

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因分兵攻下益都潰棟諸  
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並奏爲萬戶  
甲戌從圍燕金主請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  
州盧琮以城降乙亥裨將蕭也先以計平定東京進  
攻北京金守將銀青率衆二十萬拒花道逆戰敗之  
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庚丹軍斬關來降進軍逼  
之其下殺銀青推銀答虎爲帥遂舉城降木華黎怒  
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既降而  
坑之後豈有降者乎從之奏賁答虎留守北京以吾  
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遣高德玉劉蒲速窩兒招

論典中府同知兀里卜不從殺蒲速窩兒德王走免  
未幾史民殺兀里卜推上豪石天應爲帥舉城降奏  
爲典中尹兵馬都提探錦州張鯨聚衆十餘萬殺節  
度使稱臨海郡王至是來降詔木華黎以鯨總北京  
十提控兵從授忽蘭南征未附州郡木華黎密察鯨  
有反側意請以蕭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  
復謀遁去監軍蕭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憤其  
兄被誅據錦州叛畧平藥瑤利義懿寧等州木黎  
率衆古不花等軍數萬討之州郡多殺致所署長  
吏降進逼紅羅山主將杜秀降奏爲錦州節度使丙

人編纂集

卷二百四

八

子致陷典中府七月進兵臨典中先遣吾也而等攻  
湖石山諭之曰今若急攻賊必遣兵求援我斷其歸  
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東候之致果  
遣鯨子東牟將騎兵八千步卒八萬援湖石蒙古不  
花引兵趨之馳報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遇于神水  
縣東夾擊之分麾下兵之半下馬步戰選善射者數  
千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乃麾騎兵齊進大敗之  
斬東牟及士卒萬二千八百餘級拔開義縣進圍錦  
州致遣張太平高益出戰又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溺  
死者不可勝數圍守月餘致憤將校不戮力殺敗將

二十餘人高益懼縛致出降伏誅廣寧劉瑛歸州田  
和尚降本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  
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斬寇顏家奴咸平宣  
撫蒲鮮等事衆十餘萬遁入海島丁丑八月詔封太  
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  
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刺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  
軍及吾也而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大行  
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  
旂大旗仍諭諸將曰本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  
親臨也乃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原遂自燕南攻遂

八編齊集

卷二 河朔

七

城及蘆州諸城叛之冬破大名府遂東定益都淄登  
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大和嶺入河東攻太原  
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棄城  
遁以前鋒拓拔按察兒統蒙古軍鎮之拒全兵以義  
州監軍李廷植之弟守忠權河東南路帥府事已卯  
以蕭特末兒等出雲朔攻降岢嵐火山軍以谷里夾  
打爲元帥達魯花赤攻拔石溫州擊絳州克之庚辰  
復由燕徇趙至蒲城武仙舉真定來降權知河北西  
路兵馬事史天倪進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  
兵抄掠并王者弔民之意也本華黎曰善下令禁無

剽掠所獲老稚悉遣還田里軍中肅然吏民大悅兵  
至滎陽金州節度使武貴迎降進攻天平寨破之  
遣衆古不花分兵畧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  
籍所隸相魏磁洛恩博滑濟等州戶三十萬詣軍門  
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  
本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  
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本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  
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已亦下馬督戰果  
大敗之溺死者衆遂攻克丘楚丘城小兩固四面皆  
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壘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

八編齊集

卷二 河朔

十

拔之攻下單州圍東平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  
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伺其去卽入城安輯之勿  
苦郡縣以敗事也留棧魯忽禿以蒙古軍三千屯守  
之辛巳四月東平糧盡金行省忙古奔泮棧魯忽禿  
邀擊之斬七千餘級忙古引數百騎遁去實入城建  
行省撫其民先是郡王帶孫攻洛不下至是遣石天  
應拔之五月還軍孤嶺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降  
以爲濟兗單三州都總管予綺衣玉帶勞之曰汝不  
憚跋涉數千里慕義而來尋當別奏賜汝高爵爾其  
勉之京東安撫使張琳來降以琳行山東東路益都

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鄭遵亦以聚鄉移縣降  
陞爲完州以遵爲節度使行元帥府事秋八月從  
青冢監國公主遣使來勞大營將士由東勝渡河  
夏國李王請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由雲中歷大  
和羅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道以石天應權行臺兵馬  
都元帥進取殺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  
行省元顏合達出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不花以騎  
三千視之騎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日合戰  
當佯敗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以大軍斷牧齊  
進伏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兵望

入編類集

卷二 朔方

上

見金兵即棄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斫鼓聲震天地  
萬矢齊下金兵大敗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合達走保  
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北京權帥  
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棒木華黎責其不降厲聲  
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金事至此有死而已  
才華黎義之欲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遂降  
坊州大寨上卒開金復取隰州以軒成爲經畧使於  
是復由丹州渡河圍隰州之留守升統蒙古軍鎮石  
隰間以田雄權元帥事壬午秋七月令蒙古不花  
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視西川諸夷大兵道雲中攻

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于州板晉陽義和寨進克三  
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入于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  
陽公胡天祥拒守裨將蒲恭定任監軍王和開壁降  
遷天祥于平陽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靖真曰今觀  
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  
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  
何時而定耶且達君令得爲忠乎冬十一月過晉至  
絳拔崇州胡燕堡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久爲金有至  
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爲河東要害我  
擇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

入編類集

卷二 朔方

上

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原攸略剌拔都隰州田雄並  
受節制命天應造浮梁以濟歸師乃渡河拔同州下  
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擁兵二十萬  
固守不下乃分麾下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  
遣按亦將兵三千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  
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東山東河北不  
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  
盡耶乃駐兵渭水南遣蒙古不化南越牛嶺關徇宋  
鳳州而還時中餘山賊侯士等聚衆十餘萬伺大兵  
既西謀襲河中石天應遣別將吳權府引兵五百夜

出東門伏兩谷間戒之曰候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城陷賊燒燬廬舍殺掠人民走中條先降元帥按察兒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復遁去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襲領其衆卒未春師還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三月渡河還聞喜縣疾駕召其弟第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環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堯年五十四歲後太祖親攻鳳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人壽類聚 卷二百 將類 十一

詔封孔溫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宣公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武子索魯嗣

元伯顏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父脫古台從宗上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因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日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

之家服曰真幸輔也十二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天澤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陞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阿干襲陽分軍爲三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木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澤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人痛類聚 卷二百 將類 十二

鐵通鎮戰艦密樹柵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備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將攻黃家灣堡板之破竹席地盤舟由藤湖人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十月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手段文義擒萬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擒數十人大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



煥相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擊金汁砲  
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  
徐悉屠之次新城今史弼列沙岸所設於城下射黃  
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遂呂火煥與  
高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乃令總管李庭攻  
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  
死居誼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朮  
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  
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貴乎潛刻期而  
去軍大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  
人擄集

卷二 宋 淮西

七

兵決之今日伯顏應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於  
河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  
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掃虛之  
計語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分遣阿里  
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阿  
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至對青山磯而泊  
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  
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先渡爲其都統  
程鵬飛所却阿朮橫身血戰鵬飛敗走得船千餘艘  
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歸散而復合者  
人擄集

卷二 宋 淮西

八

數四遂起浮橋而渡阿里海牙繼進張榮實解汝楫  
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  
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  
朮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  
達宋軍大潰夏貴欲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  
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徒不必追  
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  
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  
之師次鄂州鄂特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  
黑城中兩城大恐鄂州漢陽德安守將皆以城降留

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湘伯  
 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至黃州  
 斯州皆降阿朮以爲師先趨江州宋兵部尚書呂師  
 夔與知州遣人迎降伯顏至江州師夔設宴度公樓  
 還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  
 命與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斥遣之二月壬戌  
 大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  
 軍指揮使孫虎臣爲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  
 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  
 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家軍陣動貴先  
 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  
 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大呼曰宋軍敗  
 矣阿朮挺身登舟手舵衝敵船鎗相盪乍分乍合  
 伯顏命步騎左右犄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  
 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  
 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  
 滁州諸軍亦相繼降四月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  
 師候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  
 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荆在  
 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命奉御受先

傳旨召伯顏赴闕進中書右丞相付以詔書俾諭宋  
 主十一月伯顏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阿剌罕等  
 以步騎自建康出西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以舟師  
 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伯顏及左丞相阿塔海由  
 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遁  
 走遁判王虎臣以城降兵都統制劉師勇王安節等  
 復拒之檠姚皆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  
 招諭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砲張  
 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屠其城姚訐及遁判陳昭  
 等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  
 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  
 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王及太皇  
 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  
 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孰我行人又殺  
 害廉奉使等如欲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王  
 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  
 道也不必多言遣婁加友同柳岳還臨安十三年正  
 月進軍臨平鎮次阜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  
 同宗室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婁加  
 友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監

二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算阿  
木効乃臣何功之有初諸軍分三道而進董文炳居  
左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以城來附所過民  
不知兵乃得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威信前布皆  
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冒海爲橫文炳命招討使  
王世強往降之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  
五百進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敵至招之再返不  
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  
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  
縣耶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

八編類集

卷二百四

五

北張世傑欲以其王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茂  
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第吉王昱廣王昺南  
走而宋主昱遂降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  
伯顏覓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  
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  
進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  
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二十九年秋宗  
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于阿  
撒忽秃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陣諸  
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去伯顏引軍

通

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  
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  
兵勝必禱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因虜爲牲伯顏不可  
衆皆歎服軍中獲諜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  
之遣齋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  
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  
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者詔  
以御史大夫王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  
後命王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會海都兵復至伯顏遣  
人與王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期此寇而來未晚

八編類集

卷二百四

五

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  
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  
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  
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  
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王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  
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明年正月世祖崩  
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師  
錄軍國重事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庚子  
伯顏薨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伐宋若將一人諸  
紳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

功也

元阿木

阿木兀良氏都帥九良合台子也。沉義有智畧。臨陣散決氣蓋萬人。憲宗時從興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爲前騎。所向摧陷。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在行。世祖卽位。常典宿衛。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元年八月。畧地。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德人鐵城等。俘生口五萬軍。還家兵邀襲樊間。阿木乃自安陽離汴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墳。復立虛寨。設疑兵。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木過襄陽。駐馬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月。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終又築臺漢水中。與夫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竦。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沙岸。林谷間。阿木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宣帥舟師備新壘。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越新壘。大破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戰船。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率舟師來救。求興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濡灘。俱敗。走九年。

宋史 卷二百一十五

主

二月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木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木與元帥劉整分泊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木過戰至樞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立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是阿木以鐵錐斷木。以斧斷錐。使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十年七月。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木伏兵道左。佯北。宋兵追之。伏發。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襲與衆攻阿里海牙寨。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木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卽司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渡。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爲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僅數十人。阿木卽奮衆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

宋史 卷二百一十五

主

趙范二銳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李將翟貴迎降。時夏貴領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木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燕口入，入江十二月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阿木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新青山磯止泊，伺隙擄虛，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木進見南涯沙洲，即率眾趨之。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抵洲沙急擊，擊岸步關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出馬於岸，遂力戰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麾下兵

八

水二

主

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邏堡，盡得其軍實。伯顏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師有所依，可以萬全。」已未，木陸並起鄂漢，焚其船三千艘，烟漲天。漢陽鄂州大恐，相繼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阿木率舟師赴安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木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木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復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邊騎，今日惟當進兵，事若有失，罪歸於我。」二月

辛酉，師次丁家洲，遂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時已達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砲擊其中。堅宋軍陣，勒阿木挺身登舟，手持柁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付之爲重。四月，阿木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斬首二千餘級，既抵揚州，乃遣樅檣戰具于瓜州。潛粟于真州樹樞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樞，敵軍夾河爲陣。阿木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

八

水二

主

雨集，才軍不能支，擄其副。初，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庚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蔽，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木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蓋，分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連檣，烟焰漲天。宋兵既破，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黃白鷄船七百餘艘。目是來人不復能軍矣。七月，詔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五地，李庭芝狡詐，須卿守之。特請軍進取臨安。」阿木駐兵瓜

州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  
木控制之力爲多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宋  
附阿木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  
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泰過命  
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其高郵寶應僞運賍  
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通泰州又遣千戶  
察兒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  
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  
其歸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未運將至果夜出步  
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木牙下  
人楊有基  
精兵旗幟盡焚赤月泉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  
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  
不滿百人壬辰李庭芝以朱鎮守揚州挾姜才東  
走阿木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泰州遂築  
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守將  
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姜才奉命襲揚州市  
揚泰既下阿木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備軍校掠民  
二馬卽斬以徇兩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  
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陞宋俘第功  
行貴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

昔刺木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至哈刺霍州以疾卒  
年五十四追封河古王

延陵顏季章會通文較

入編類纂

人編類纂

卷三

將類

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一

左編

將類

東漢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舉孝廉茂才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梁邑州郡失據兵吏多逃亡旬日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一

將類

東漢

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初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由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錢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兵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戰敗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六擊之四面俱

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救軍士皆東莖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呼城上舉燎應

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兵合更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已於倉亭生擒卜巳斬首七千餘級嵩與角弟梁戰於廩丘梁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一

將類

東漢

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輜悉虜其婦孥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場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信都令漢陽閭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敢黃巾細孽敵非泰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志主

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會遼東韓遂等亂隴右詔嵩回鎮長安以衛國陵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贖贖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十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違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授五年梁州賊王國圖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蹈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卓大怒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鄴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使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

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國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安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猶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還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以流星策免李傕作亂嵩以病卒嵩爲人愛敬盡勸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卓不宜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

唐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人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初不德弄善騎射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克赤水軍使



五

八續類集

眾亦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千萬。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輜櫓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益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聞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

入。光弼募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蓋

其用。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慕容德

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張幄城隅。以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閏三昔乃歸。私寢。夜。清。爽。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遷。司。空。乾。元。元。年。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郭。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勅。兵。魏。州。欲。以。息。我。不。如。起。軍。逼。之。彼。登。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擒。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

當會諸將。將驚潰。各引歸。所在擄掠。獨光弼整眾還大原。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南本襄陽。郭子儀率眾屯于穀水。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眾。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謁。卽斬于戟門。諸將懾服。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擄。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

人指類集

卷三十一

人

然軍無見糧。危徧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開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路。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後臂勢也。判官韋陟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寧嶺。盡爲賊踞。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遊賊。閉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壓賊。不敢逼。已入三城。眾二萬軍。繞十日。

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憤白馬  
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  
弼今廷王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  
食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  
五百思明使謀宣言賊將士皆非人詎今思歸朝恩  
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因言賊方銳未  
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  
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  
邙光弼使傳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  
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獲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唐紀

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  
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獲  
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河保聞喜抱玉  
以兵募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光  
弼入朝從鎮泗州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  
三州光弼與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  
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聚眾若出不意當自  
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孝於宋州使田神功  
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迎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  
充郾間來瑄擅襄陽張光弼至也朝義走神功還河

南瑒衡仲卿踵入朝其為諸將憚服類此實應元年  
遷封臨淮郡王相州北邙之政朝恩蓋其策謬故深  
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自謀有以  
中傷者及來瑒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  
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  
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  
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  
賦為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聲其母還京二年光弼  
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  
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  
將即以具布遂為光弼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卹  
其母諡曰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眾  
治師調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  
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座帳無所更而光弼一號  
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都延王與馬  
磷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王  
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  
兵間久今始識訓練廷王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  
也廷王善御軍實當功罰過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唐紀

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  
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 唐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  
累遷單于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子儀克朔方節度使  
先是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  
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眦相視不交  
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光  
弼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人曰一死固甘乞免妻  
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  
伐豈懷私忿時耶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子儀率本  
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賊尾我軍我  
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  
疲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  
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  
戰則克矣與賊未決戮一步將以狗士殊死闔遂破  
之斬首二子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  
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賊  
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歸陵於是  
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聞范陽會哥舒

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  
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軍寡軍空闕然  
及是朝威大振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  
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濩師東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  
軍爲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  
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  
子儀與回紇首領哥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  
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  
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  
是司士徐吳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審謀

### 入屬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侯王師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  
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安  
邑百姓僞降乾祐兵人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  
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逆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關之  
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  
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克關內河東副元帥五月詔  
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滴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  
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  
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請關請罪乞降官資乃降爲  
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

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獲太子領四千騎助討。賊子儀與葉獲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子儀未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長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奮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緣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初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旗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人勸其退。

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扶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帝卽詔大舉九節度使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衡州。慶緒分其衆爲三。

軍將賊千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賊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旣戰。爲道賊薄營伏發。注射如兩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國相州。引漳水灌城。浸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未收。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戰於南。子儀督徒軍木及戰。會大風拔木。遂靡。賊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子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諸人勸其退。

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歸鄆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祚。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也。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填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

事一以委卿子儀。鳴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間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且成畫。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母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程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南，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管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是時朝義就誅，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

八編頭

卷之三

子

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遂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寔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咸震關中。乃遣知節率易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蒿炬，以疑賊。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賊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

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與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戡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北吐蕃馬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實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速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

八編頭

卷之三

子

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實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噬，東薄鄭汴，南略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條蕭，亭舍不烟。何以奉萬乘，壯饒供百官，次舍故且地狹，隄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鬪塲。陛下意者不以京都新羅剝踈，國用不足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千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閣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罷撫，蠲委宰相以簡賢任能。

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遠還見宗廟謁園陵爾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失矣乘與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中節度使兼鎮河中懷恩子瑒也榆次爲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人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効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甚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唐紀

二

西

雲陽鎮西馬璘也便橋驛奉先李日月也盤屋李抱玉也鳳翔周智光也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驍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先是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氏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也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虜固懷恩死已年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千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唐紀 二 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同紇營上教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遣書喻党項帥鄭延郝德等皆詣鳳翔降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擒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千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疾傷凋耗

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羗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耶？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約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靡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哀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

人編類卷

卷二十一 唐紀

七

德宗嗣位，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虢年八十五，陪葬建陵。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諷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人見帝唁之，卽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穴。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哀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

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洗，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秋賦，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今持兵衛送麾下宿將衛士，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郤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人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容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虞都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非奴才而何？

唐張巡

張巡字巡，鄆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豪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不知。



也。開元末，權進士第，時兄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各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頗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賑養，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可顯用，答曰：「是子爲國佐朝，官不可爲也。」更調貞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還善。政簡，約民甚安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宗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

人馬與衆

卷之三

七

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發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責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頭丘。令盧諶所殺，責乃引兵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卻淮陽囚吏解縛起殺守者，迎責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礫城上，祗聞承制拜。拜監察御史。潮怨責，還攻雍丘。責趨門爲衆，關死。巡馳騎失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問道表請朔，騰踐祗府。祗乃舉充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

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東勿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糒，磨關，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與巡有舊，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開天下事去矣。」足下以廩兵守危，城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衛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於通衢爲百世笑，奈何？」且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

人馬與衆

卷之三

七

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誅，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衛牧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披黑衣，夜縫城下，潮兵爭射，久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縫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巡使鄭  
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而  
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謀知其實乃大驚遂謂  
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  
哉巡曰君未識人偷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  
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逃潮不知其謀許之遂  
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水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  
巡徐謂潮曰若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  
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  
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

八編通志

卷二十一 附錄

五

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  
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  
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  
餘禁送秋所圍凡四月賊膏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  
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統王巨屯彭城假巡先  
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  
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  
外失巨依援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  
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閏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  
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

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河南節  
度使巡藉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  
諫曰宗社尚危圍陵孤外渠可各賞與費乎巨不聽  
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  
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  
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巡主軍士而  
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汧  
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  
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  
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議

八編通志

卷二十一 附錄

五

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後車馬牛羊悉分士  
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丞遠待御史問吏部  
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  
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  
及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  
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  
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  
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城門徑抵  
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  
船招巡巡陰絕勇士數千人墮中持鉤陌刀彊弩約

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謀伏發禽之督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魏士復登陴賊皆愕貽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不能辨因刻蒿爲弧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俾濮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食賊米一勺匠木皮爲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羸劣不能鼓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檄環巡出鉤于挂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堦立柵以守巡

人編須集

卷三十一

五

士多饑餓死存者皆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剖肌以喂衆宰惜一妾而坐視士餓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遇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某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掩涕去依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

節度屯臨淮許叔真尚衝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拔巡使霽雲如叔真請師不應遣布數千端霽雲投罵馬上請決死關叔真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破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真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持而兵稍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其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

人編須集

卷三十一

五

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並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被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至貞源李贄遣馬百匹大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入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人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

出

人編須集

賊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賊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而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扶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吾爲君父死，爾附賊者乃大賊也。安得久于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霧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霧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人爲頭集。卷之三十一 附錄

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陽百繼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勸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

齊進退。今胡人勢馳突，雲合烏散，勢能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斷餐必整衣見之下，卒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李希言，浙西司空裴度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倚角人爲頭集。卷之三十一 附錄

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衆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大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濬張建封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賜楊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大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玢，棣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

諫盧變及巡遠霧雲爲上又贈姚闓潞州大都督官  
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規賜巡妻申國  
夫人贈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  
大中時圖巡遠霧雲像于凌烟閣雅陽至今祠享號  
雙廟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七



八編類集卷之二百一

左編

將類

子胤

宋趙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少從父方軍中嘉定十三年與弟葵藏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鄆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襄陽彈於供億使人問曰全人在斷黃而君攻唐鄆何也范曰不然微襄陽之備以救斷黃則唐鄆必將躍吾後耳斬黃之冠正統曷若先擒唐鄆以示有餘唐鄆應我之不暇則吾固不守而自固

八編類集

卷之二百一

冠在斷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感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十七年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切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特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遺徐瑞稷書令教二人掌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有孫海者其聚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初馬三千招游半之強壯者及籍半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

世宗

人編類集

卷之二百一

楚州鹽賊范當調時清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旌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論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難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揮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綱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

之禍范所遺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淚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因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投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今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義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回書謝廟堂且決之曰撫定責之璠獲而以鎮守責之范

人爲類集

卷二 二 二

三

責璠稷者由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責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敵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殆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投賊而范遂爲宋麗錯雖然使以范投賊而果足以紆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宰畜之奸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彌盜也欲

望於辨別與閒漫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奉祀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校於蔡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哉今或謂吳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欲兵退也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

八編類集

卷二 二 二

四

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辭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竇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釐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以吾之擣其虛此退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撈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雖湯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

財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  
念慮必人人思親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  
以強國一卒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  
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  
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嫁禍於金人矣  
或謂揚州不可也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  
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  
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  
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  
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

人編類集

冬三十一

五

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三年遷淮東安  
撫副使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徹沿江  
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  
徑一請撤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也  
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  
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有江皋無益也朝旨乃許  
范刺射陽湖兵無過二萬人就聽節度制范又遺善  
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  
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  
於是討賊之謀遂決繼戰全進范淮東安撫使兼知

揚州人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  
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  
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蜀南北軍將交  
爭范失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  
陽北去南北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  
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  
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恭自岳飛收  
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  
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尋奉祠以言罷論者  
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康府居住嘉熙三年赦復官職

人編類集

冬三十一

六

與官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 元察罕

察罕帖木兒潁州沈丘人察罕幼爲學嘗應進士舉  
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  
皆直指眉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  
州樊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  
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  
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  
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  
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諸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



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成虎牢以遇賊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單懷河北震動察罕進兵大敗之餘黨柵河洲賊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刑部侍郎苗軍以榮陽叛察罕夜襲之虜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構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論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兵部尚書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散困勢欲趨秦晉知樞密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附錄

上

院事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即鼓行而西夜拔敵陵立柵交口陝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賊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都察罕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幸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十七年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再趨長安至灊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領大衆入潼關與賊遇賊輒勝殺獲以

億萬計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賊大潰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逐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即留兵戍清涼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漢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且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關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附錄

喜鋒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吳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盜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造陝西行省右丞于是天子乃詔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河荆襄便宜行關外事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已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官園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單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

察罕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緊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阜諸險而還十九年察罕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毫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奉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請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要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九

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聚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賀宗哲魏賽因不花關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屯安豐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待望印章寶貨無恙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徽書達江浙海漕乃復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

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所予定而鄭魯之子曰李羅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二十一年諜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絳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單懷鼓行而來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十

其子擴廓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又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奔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渤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於分齊大敗之進過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

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察罕遂移兵圍益都環城  
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  
重塹築長圍遶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  
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十二年時  
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  
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  
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以爲  
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  
請以力士從又不許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  
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追封潁川王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

上

是起復擴廓拜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仍  
便宜行事襲襲其父兵擴廓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  
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道遁以入十一月拔  
其城執其渠魁陳祿頭二百餘人獻關下而取田豐  
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係以兵  
取舊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察罕之甥自幼養以爲  
子常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擴廓乃  
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安李羅自察罕既沒  
復數以兵爭晉其帝雖屢解諭之而警蹙日深二十  
二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得罪于

太子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爲李羅所匿老的沙  
者帝母舅以故帝數令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  
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李羅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  
宦者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窺覷其事太子又方節重  
子擴廓時擴廓駐太原與李羅搆兵勢相持不可解  
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因誣李羅老的沙誅爲不  
軌而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李羅罪  
削其官職而奪其兵李羅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  
欲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  
七月李羅入與老的沙合禿堅兵同犯關時擴廓遣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

將領

三

將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度戰不利遂奉太子  
奔于太原李羅既入朝據相位又使部將二萬騎屯  
瀋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以兵擣大同取之  
太子乃趨擴廓大舉以討逆發丞相也速迭兒東都  
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兵取中  
道抵京師亡何李羅伏誅帝遂詔太子還京而擴廓  
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擴廓左丞相居兩月卽請南  
還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太子  
果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天  
下兵而代之行擴廓于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

與朝廷等。而用孫翥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自京師還河南。乃復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張良弼首拒命。孔興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莫肯就屬。衆隙既開。遂成讐敵。擴廓乃遣關保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師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擴廓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以重兵擁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擴廓知其意。比至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太子心銜之。及屢起其出師江淮。擴廓第遣弟脫因及部將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命擴廓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亮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終扞拒不肯受。於是竊高關保等皆叛。

擴廓關保自察罕起兵以來。卽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高善論兵。尤爲察罕所信任。及兩人見擴廓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太子用沙藍荅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以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太傅與弟脫因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所總諸軍。在懷前者。白鎮住虎林赤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竊高領之。擴廓既受詔。卽退軍屯澤州。詔又命亮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率兵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七

東向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孫左丞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郭卽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興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與擴廓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氣稍沮。而關

保躬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謀知躬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躬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遂罷撫軍院而李國鳳以謀國皆受熱既而擴廓上疏自陳其情惻帝尋亦悔悟下詔除其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孫肅趨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秃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秃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擴廓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

人編類集

卷二百二

五

已不可爲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即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至正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廓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學士陳祖仁伏闕上書言之者南軍侵略青齊不踰月而追數旬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倚於故轍前日南軍雖在一方面而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

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于宗社故宜先於放難則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動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遠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人編類集

卷二百二

六

### 元重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除涇陽縣尹入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至正十一年降齊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臯固始賊復糾衆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降賊朱臯我軍也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肥水既渡

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礪南我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搏  
管乃應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上  
迎敵搏霄急躍馬渡礪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  
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  
五里遂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發  
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  
州教化問搏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  
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慾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  
保湖州設使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  
化猶豫未決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  
君方面既陷于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  
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  
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  
搏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  
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  
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  
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  
霄爲參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  
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  
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

口及虎糧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  
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淵二千人  
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  
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  
也遣人報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  
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  
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  
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嶺三  
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  
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擒  
人壽類集 卷之六 三十一 游類  
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既數日賊復來窺  
獨松搏霄即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  
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  
皆諭之賊皆入將至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  
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  
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  
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  
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  
襲賊兵後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十餘人獲道士  
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陞樞密院判官

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與化賊果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逃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博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太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川不利賊乘勢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博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博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

人書巢墓

卷二 一 將類

五

日旗一麾卽還旣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砦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朝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食淮南行樞密院事博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溯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輟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斤族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據退有據此善戰者

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顏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糧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寧沐陽輟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旣爲軍老弱無

人書巢墓

卷二 一 將類

五

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使擇軍官村墟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博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奏討之而濟南又告急博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得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圍騎兵少卻至壩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博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衆

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  
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於是濟南始平詔就  
陞淮南行樞密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  
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  
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  
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  
至而營壘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  
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  
衆突至搏霄前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  
事聞謚忠定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誠爲能吏會天下  
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  
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主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

左編

將類 分纂

西魏常孝寬 山西

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累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欽意又爲落爐燒述若火下書者遂令謀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人編類纂 卷二百三 將類

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峭瀾遂清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偪堽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稱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授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

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位柱國時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從既而大軍果不利徵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峭東來圖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暢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敵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勳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人斛宜陽之圖經畧人編類纂 卷二百三 將類

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光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字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樹樹不扶

自堅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類祖孝微既聞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書奏武帝遣小司寇元衡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軍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教之所深嘆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固守華谷以

人編類纂

卷三百三

三

應接之孝寬冠其西域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何如孝寬對曰臣今衰老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開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

唐李抱真

李抱真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世居河西抱真沈慮而斷爲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

六

子儀爲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真用爾誠以子儀朔方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邊殿中少監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凡九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成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凋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不賞罰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稟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建中中田悅反

人編類纂

卷三百三

四

圖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遂解臨洛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連圖魏悅戰城下大敗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幸奉天聞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兼州戡然橫絕潰叛中離阻其奸爲群盜所憚與元初洎悉幽劄兵與回紇圖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稱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俊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

抱真將自造其壁委軍事於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  
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  
向豈吾之耻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

漢歌奔

山東

耿余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父况以明經爲郎與王  
莽從弟俱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爲朔調運車奔  
少好學習父業嘗見郡尉試騎士是旗鼓讎馳射由  
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  
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  
時奔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  
入編類集 卷三 五

五

古

自固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起兵邯鄲奔  
從吏孫舍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與成帝正統捨此  
不歸遠行安之奔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爲降虜爾我  
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  
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情息合之衆如摧枯折  
腐爾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舍包不從遂以  
降王郎奔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督  
門下吏奔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  
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舍從光  
武北至頸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飲南歸召官屬計

議奔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潁陽太守彭寵公之

邑人上谷太守即奔父也發此兩郡控絃萬騎邯鄲

不足慮也光武宜屬心腹肯不肖曰或尚南奔奈何

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副中

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奔走昌平就况因說况

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奔與

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

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斬

首三萬從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

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

人編類集

卷三

六

六

爲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奔等說

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肯以爲偏將

軍使還領其兵加况大將軍與義侯使得自置偏裨

奔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承而兄勸

承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遣承復邯鄲而代令

張畧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

奔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畧破之承乃得復邯鄲時五

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况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

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

爲蕭王令罷兵與諸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

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元爲漁陽太守並壯之部時  
光武居邯鄲官晝臥溫明殿奔入造床下請間因說  
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淆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  
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  
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擄掠財物劫掠婦女  
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生奔朝又銅馬赤  
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賊不  
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  
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  
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

八編類集

卷三

七

也今吏士氣亡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  
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奔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  
十郡兵奔到上谷收韋順蔡元斬之漢亦誅苗曾於  
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  
青犢又追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奔常將精騎爲軍  
鋒輒破走之建武三年奔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  
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  
富平護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  
年詔奔進攻漁陽奔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  
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請洛陽詔

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効尤著何嫌  
何疑而欲求饒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寇恩方畧兄聞  
奔求微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追封兄爲  
騎僕侯乃命奔與朱祐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  
十餘營皆破之時祭遠屯良鄉劉喜屯陽鄉以拒彭  
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  
兩道以擊邊喜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  
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龍耶軍都至年寵死天子  
嘉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賜甲第奉朝請封牟  
平侯遣奔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

八編類集

卷三

七

人

者四萬餘人因詔奔進討張步奔悉收集降卒結鄒  
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  
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  
軍屋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  
待奔奔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水中而援之故開  
圍一刃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  
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奔進兵先  
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楊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  
言邑聞奔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奔乃嚴令軍中趣修  
攻具宜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

令得亡歸。歸者以奔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奔喜謂將軍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至邑。今來達其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圃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洎懼。奔敢悉衆亡歸。張步奔復收其精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刺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奔遣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

八編類集卷之二十三

九

之晨夜微雨。至期夜半。奔敕諸將皆蓐食。會明。主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卒下。頓兵堅城。成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戰。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

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即其脅而破之。今大破兵少於後。又皆疲勞。何足推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奔。奔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恐挫其鋒。今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環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以佩劍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且復勅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虜

八編類集卷之二十三

一

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止。玳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道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出。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奔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

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高亦殺伏陸若步來歸命吾  
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  
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  
復追步步奔平高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弁傳步詣  
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今步兵各  
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輜皆罷遣  
歸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  
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颯貳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龍明  
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  
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十二年死

人馬有美

卷之三十三

七

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後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弁  
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兄卒  
諡烈侯少于霸襲兄爵十三年增弁戶邑上大將軍  
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  
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

東漢寇恂

河南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王郎起遣將恂上谷急  
况發兵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  
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力不  
能獨振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

七

之流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  
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至昌  
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弁等俱南  
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邯鄲  
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與交歡光武南定  
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  
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  
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  
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  
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

人馬有美

卷之三十三

七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  
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困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  
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屬  
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  
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  
養馬二千疋收租犂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  
北而河內孤使將軍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  
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  
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  
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

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達至。士馬四集。旛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軌。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微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驅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

人倫典集

卷之三

三

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國。功名發聞。此護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改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化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廷選。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

懷便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驗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

人倫典集

卷之三

高

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關中。卽將來歛。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圖奮於翼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置抵隴賊。及置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大中大夫賈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詔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

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頽川可爲至成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御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殺其使而降其城十二年卒諡曰威侯

唐李光顏 河南

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勳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詩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寨旗幟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洛二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唐紀

上五

州刺史元和元年討蔡以陳州刺史權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百光顏乃壁潞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矟子攬馬歎諫無深入光顏挺劍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壯當此時諸鎮兵聚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宜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知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澗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才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則小澗河之堡可乘且重胤不

可破違大將田頔宋朝隱襲其城夾之賊失聲聚弘怒不救重胤令節度取頔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入景忠信至知其然即矯詔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曰遠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雲柵捷奏入帝大悅厚資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十三數其甲凡三萬悉書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鄆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重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貧賊有如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僞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私素寒纖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磯之乃飭名姝教歌六博襦褌珠翠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於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待妹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妻妾予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唐紀

上六



光顏厚恩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鳴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乃厚遣使者還之。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施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去。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棄洄曲軍降愬。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入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殿。賜與番渥。仍鎮忠武。寶曆二年辛午六月十六日。諡曰忠。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許師

八編五卷

卷之三

十七

### 元阿禮海牙

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阿禮海牙南迎。至於汴。

郊見焉。帝命復鎮汴省。時常艱難之際。海牙高價糴粟。以時糧餉。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恬馬民。聞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東擊潼關。海牙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諸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朶列圖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卜伯率軍更巡行南陽高門武關。荆子諸監南至襄州。二江之口。皆以嚴備。萬戶博羅守潼關。不能軍。是月二十五日。只兒哈之兵突出潼關。東掠閿鄉。拔靈寶。靈陝州新安諸郡。已放兵四劫。進逼前進。河南告急之使。仰至。而朶列圖亦以兵窺焉。言十月一日。海牙集省憲官屬。問以長策。經有言者。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幾甸。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郡新翼。廬州沂鄆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鄆州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賁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乃破等屯兵。本自襄鄆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

五編

八編五卷

卷之三

十六

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舉安豐等郡之渠邈清河運至于陝輹諸汴次近郡者則運諸榮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惟命即日部分行事自伯顏不花王以下及省之屬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中在南陽廣訪使卜顏在虎牢分遣兵馬以聽其調用饋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之信以朔食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無不畢給蓋爲粟二十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等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海牙便宜人爲策一

宋官二

擇材以處之朝廷皆從其請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赴懷孟磁南行者過武關掠鄧州而殘之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賊窟殄盡西給蜀兵至矣海牙益督餉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領兵攻南行之兵而又設備於江黃置鐵繩於峽山作巨艦以待戰十九日師與西兵遇於筆縣之石渡而湖廣所徵大原之兵最爲可用甫至未及食或趣之倍道以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谷反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儲巨萬一旦悉亡焉

行省院與諸軍欽兵選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海牙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爲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已二十日海牙亦憂之親出行撫其民乃修城闕以備衝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海牙召行院詳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荷國厚恩雖有一戚以報上爾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過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且吾甲兵非不堅勁芻藁時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平日久將校不如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拔猖至此彼誠知我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爾何足慮乎吾今遣使告於朝請降詔大赦育從誣誤比詔下先募士以卽位詔及朝廷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若整大軍西嚮以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統由其後使之進無所畏退無所歸成擒於筆洛之間必矣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有司釋而食之一無戮衆曰諾唯命即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

人編策一

宋官二

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歸刻日至京矣海牙乃置酒高會於省堂以筭發書

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任青齋書諭之  
西人猶榜掠蘭住訊以其實而朝廷亦遣都護月魯  
從十餘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人殺其從  
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荆王所荆王時在河南之白  
馬寺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  
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參政馮不花親諭之乃  
信服靖安王遣使四章與蘭住來請命遂迎而去難  
平海牙乃解嚴報捷歛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  
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  
遣還其所海牙自始至鎮迨平告功居汴省者數月  
從以功遷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滿剌加

▲冬百二傳

主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

左編

將類 分集

東漢吳漢 四川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  
未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  
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  
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  
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集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武  
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  
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  
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誘衆未知所  
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  
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  
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  
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  
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所至擊斬  
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  
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鄆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  
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鄆禹問可使行者  
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寬有智謀諸將鮮能及  
者即拜大漢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  
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召漢乃將二十騎  
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擄兵勝收  
曹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歸從遂  
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  
馬甚盛皆曰是肯寧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幕府上兵  
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

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  
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攜  
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  
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  
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旣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  
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  
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  
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降慮山躬乃  
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  
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

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都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人編類集

初躬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奏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廣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數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衰創而起惟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耕掠羣盜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軍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奔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進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壯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旣死二城皆降時高韓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扇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靈檣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督史與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與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舉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

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此初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進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其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

八編類纂 卷二十四 漢書

五

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君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

漢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敗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簾之日枚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實形於體貌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八編類纂 卷二十四 漢書

六

魏鄧艾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其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網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

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  
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  
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  
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  
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  
并水東下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  
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  
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  
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  
而不克矣懿善之事乃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

人稱廣渠

采石口開渠

七

每東南有事大軍與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  
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叅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  
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  
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  
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  
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  
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集  
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  
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  
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

或

并爲一邦又上言曰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吏議  
而致之使來入待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  
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寔重則  
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  
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  
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冠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謀  
又陳羗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  
恥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  
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父已死遣  
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

人稱廣渠

采石口開渠

八

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師  
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  
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卹  
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  
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恪歸果  
見誅遷兖州刺史高貴鄉公卽位進封方城亭侯行  
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  
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  
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  
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

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羗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趨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趨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九

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退。躡於瀘川口。大戰。綴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還東。引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絕漢德陽亭。趣浩出劍閣西百里。去城都二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冬十

月。艾自陰平道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造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璫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遵。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還。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下六十餘人。面縛。與視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十

禪受而有之。檢御將士。無所撓掠。緩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郤詵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綿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道其故。得有今日。爾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爾。有識者笑之。艾言。司馬師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資鹽與治。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



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下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師使監軍衛雅喻文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用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在人焉爾集

後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師衆等皆曰艾所作悖逆變業已結詔書檻車徵艾以衛雅監軍艾父子既四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退出艾檻車迎還雅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千在洛陽者悉誅徒艾妻子及孫於西域初艾嘗伐蜀宴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緩郡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蹇蹇

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干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撫然不樂

### 蜀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州辟爲從事以父同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進出案行維及諸功曹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逮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納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敎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

曰夏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與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涼州刺史陳泰入蜀與維集卷三十四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聞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胡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康由是怨維而隴以西亦騷動不寧維

謝過引責求自貶削爲行後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國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國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國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日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並力搏之此殄數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固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團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氏將軍閭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

之故自危維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問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時微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遠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授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國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推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食格圖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開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

入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三

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欽關以自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嚙昔管同大化與札鄭僑能輸斯好維不答書列管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問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走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郭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請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

蓋會與維出則同羣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愾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維知會有異志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懽其艾既就禽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驅自將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

入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六

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慙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梃敵千欲悉呼外兵格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漏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

宋吳玠

士相得斬會及維死喪狼籍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千人父莽永洛城因徙焉少  
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  
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  
方臘破之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  
斬首百四十級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  
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爲前鋒通據清溪  
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  
路兵馬都監三年宜撫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  
八編類集 卷三百四 附錄 七

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追堅壁臨  
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風翔民  
感其遺惠相與夜輪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  
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  
民冒禁如此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  
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  
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  
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  
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電遂遁去沒立方攻箭峯關  
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人也玠  
與弟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  
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  
忠義將士感泣願爲用金人自起海角徃於常勝及  
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寔宿死兀朮會諸道兵  
十餘萬造浮梁踰渭自寶雞結連棧營壘石爲城夾  
渭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  
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  
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  
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  
流矢僅以身免亟剗其鬚髯而遁張浚承制以玠爲

鎮西軍節度使璘爲涇原路馬度軍副總管元木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撤離喝爲陝西經略使也風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宜撫司都統制節制與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振將李彥瑛駐泰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黑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隄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趣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令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雜類

元

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林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風翔子羽玠謀邀于武林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食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援者悉降子羽遂還與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難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克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朔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元木及劉蕤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備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犂羊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退者斬

金分軍爲二兀木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璚率銳卒介其間左榮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璚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鈞相連魚貫而上璚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兵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

八編類纂

主

以下皆擣罕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  
得遂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  
計自是不妄動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  
功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璚自防禦使陞定國  
軍承宣使六年兼營田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  
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  
萬斛及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漑  
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宣撫使玠卒於  
仙人關年四十七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座右  
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

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爲大將  
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  
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  
問玠所以制勝者璚曰璚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  
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全人則更進迭退忍耐  
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退敗  
不至亂益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  
其情益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  
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  
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

八編類纂

主

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  
於兩陣之間則璚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  
陷金人一意脫蜀東南之勢亦急徵玠身當其衝無  
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浩王玠素不  
爲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  
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  
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  
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肯使爲宣撫  
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史所隔無  
由自通其所以屢出者爲此也幕客乃服

宋吳璘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紹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鄆延楊政帥黑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搗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

八編類集

宋言四將類

五

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甌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甚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察仙人關於是世將抗秦謂當外固歡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官賀正謀知撤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仙人關永宜遽廢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若戒諸將毋得撤

八編類集

宋言四將類

詰

備世將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鄆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將拒于石壁砦敗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以驍騎擊走之鶻眼人扶風復攻援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與金統軍胡蓋戰劉家溝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胡蓋習不祝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使及王彥街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上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奔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盛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關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

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璘帥師。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諸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赴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發增損之不同。則係手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道。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四川宣撫使吳玠遣中軍統制杜寔傳令於朗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鈴轄

吳挺及傅寧軍節度使姚仲其略田軍行並促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踰棧柵勿毀民財逮敵欲戰必成列爲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卽全軍俱發或敵兵距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或敵立直犯拒馬令甲軍搶手番依拒馬枕槍擄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僞地兵首領僞爲女真金人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

是遣杜震示陣式于諸將以步軍爲陣心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于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營陣敵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以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馬多寡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陣心者一千有六引軍搶手五百有三射弓手二百有二與拒馬者二百居陣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百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一百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都爲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二將官二訓練



一管隊十隊兵乘騎者二百四十八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輔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以見矣

### 宋余玠

余玠字義夫新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販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陞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孩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治之爲粗人斥之爲賔伍願陛下觀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十四

五

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金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四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終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上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

四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十四

六

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蒲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隱居壘中前後闕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卽出見之與分延抗禮賓館之玠久欲誅王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與夔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曠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侍郎突之勇敢慢法虐縱兵殘民奴隸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矢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

變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貽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營墮之遂相率拜賀襲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又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又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且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間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之治蜀也在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德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闕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詡進蜀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進退遂來譏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世安拒命玠滅名頓挫齋志以沒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

人編集

老言回

三

義遠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元來可八赤寧夏人父木速忽里歸太祖居宿衛憲宗卽位大舉伐宋攻釣魚山命諸將議進取之計木速忽里言於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地胡勢弱兵糧皆仰給東南故死守以抗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若領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易若城二城之間退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來下攻忠浩萬夔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涸瞿唐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游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卽走矣諸將曰攻城則功在頃刻反以其言爲迂卒不用世祖卽位問川蜀之事呵八赤歷陳始末誦其父前所言以對世祖撫掌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二十二年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授湖廣等處中書省右丞領中衛親軍千人胡導皇子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於是選精銳與賊戰于女兒關斬賊萬計餘兵棄關走於是大軍深入進至交州陳日恒空其城而遁

人編集

宋三十四

三

阿八赤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敵而乘之耳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作賊弗就擒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倖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欲以貽緩我師諸將皆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不降擁眾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之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將士多疫不能進而諸蠻復叛所得關阨皆失守乃議班師還諸軍步騎命先啟行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險射毒矢將士裹瘡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三

阿八赤中毒矢三首負股皆腫遂卒

元地雷

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太宗伐金拖雷帥師以從鳳翔既下有降人李昌國者言金主遷汴所恃者黃河潼關之險爾若出寶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人聞之寧不謂我從天而下乎拖雷然之言於太宗太宗大喜語諸王大臣曰昔太祖嘗有志此舉今拖雷能言之真養因也養因舊事言大好云遂大發兵太宗以中軍自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陽進幹陳那顏以左軍由濟南進而拖雷總右軍自鳳翔渡渭水過

寶雞人小潼涉來人之境沿漢水而下期以明年春俱會于汴遣使詣宋假道且約合兵宋殺使者拖雷大怒曰彼肯遣苟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川陷閬州過南部而還遂由金取房前鋒三千人破金兵二十餘萬于武當山趨均州乘騎浮渡漢水遂敗金大將合達于鄧州之西從太宗收定河南諸郡由中渡人真定過北口住夏于官山薨子十一人長憲宗次四則世祖也憲宗立追謚曰英武皇帝廟號睿宗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

左編

將類 分錄

後周于謹

于謹字思敬沈深有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爲援大行臺討之夙聞謹名辟爲禮曹參軍事從軍北代蠕蠕逃出塞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

入編類纂

卷二百五

叢薄間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騎馬一紫一騾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乃使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人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板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與

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衆後從爾未天光與高歡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宇文泰臨夏州以謹爲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泰赴平涼謹言於泰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泰大悅會有較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至高歡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

入編類纂

卷二百五

駭獨孤信又收兵於使奮擊高歡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謹諷以爲景情難測泰不聽尋率兵鎮潼關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子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徒及宇文泰死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正

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率百

係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辭謹既字文泰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冊拜奉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卒年七十六諡曰文

### 宋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理宗卽位初宗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列傳

三

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四年爲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魯達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徽珙成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其土地任其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

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砦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清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帥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檄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傷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列傳

四

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入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儀又請還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務以往珙從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卽日以書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棹柁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砦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砦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

而仙泉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泉失措  
枕藉厓谷山爲之顛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  
暮洪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  
依險以宋然老雅不願北去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  
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峯丙辰蓐食  
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洪曰此雪夜  
擒吳元濟之時也策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  
彬往來給爭自寅至巳力戰九峯一時俱成武仙走  
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  
軍又敗仙與五古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  
兵遣宣撫王猷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洪洪請以二  
萬人行因命洪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驍勇陽橫山  
南來洪戰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  
千二百級元將僞盡遺其首三人來迓洪與射獵割  
鮮而飲馳入其帳僞盡喜約爲兄弟酌馬湏飲之金  
兵萬人自東門出戰洪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  
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洪曰已窘矣當  
盡死而守以防突圍洪與僞盡約南北軍無相犯決  
堰水布虎落僞盡遺萬戶張采帥精兵五千人入城

企人鈎二卒以往案中流矢如蜚洪麾先鋒救之挾  
采以出擢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  
猶杖之黎明洪進逼石橋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洪  
躍馬入陣斬山以仰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  
圍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  
潭樓企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企人又飾美婦人以  
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  
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  
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進  
將士疑洪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持此水耳決而注之  
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洪曰所謂堅者止蔡兩  
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草遂濟師攻  
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溫端傑之城  
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  
堪其楚洪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  
厭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  
皆糜焚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  
食之又往往斬敗軍金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  
洪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洪帥師向

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萬眾競登大戰城上殺其元帥元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僭蓋入江海執其叅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真小寶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使火我烟燄未絕珙與僭蓋亦守緒骨得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領北京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三千餘人分屯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專議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高宗

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資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陞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荆門郢守將皆委郡去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道援眾謂無贖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哥入漢陽境大將口溫不花入淮甸斬舒光守臣以州降

合三郡攻黃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遛者四十有九人以御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盤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升制置使兼知岳州通微江陵節制司擒襄郢於是復郢州荆門軍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饒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喤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略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襲郢歸順人謀焉庚寅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縣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關江珙遣將拒敵又遣兵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元兵度萬

卷三十五 高宗

八

州湖。歷四年。洪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二層之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禦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豐辰沅靖各五千人。郴州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人往辰沅靖三州曉諭熟蠻。講求恩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扼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穴其積聚。八肅類纂

卷三十五

九

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洪曰。不擇險要立砦。樹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難。安耕種則難責民以美。兵乃立賞罰以課殿。展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閭師古言大理國諸道黎雅入貢。洪報大理自通。邈廣不宜取道川蜀。邨之兼發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洪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項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升淳祐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俾洪應援。遣將師精兵四千赴之。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廷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鵲嶺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

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刺門出襄。徽劉奎資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琪下今應出戌。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惟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洪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元兵至瀘。琪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洪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指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宜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礮礮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

八肅類纂

卷三十五

九

既守難。碩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遣過洪。琪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四年。兼知江陵府。琪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琪往則彼倚吾虛。不往則誰實得患。識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以安豐援壽春。琪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洪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寧。



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共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通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千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漳而東之俾遠城北人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匿書淮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詔以兵五千援淮瑛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瑛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撥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旣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瑛先期謀知達千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初瑛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晏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瑛瑛白于朝不從瑛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亮

之夕大風發屋折木 謹忠襄

魏張遼

張遼馬邑人也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還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威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爲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圖籍輒展目視遼又其射天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出入稀家拜妻于稀歡喜隨詣操操遣稀還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從征袁尚於郴城卒于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闕頡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

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  
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  
遣千禁賊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傷降  
禁還成遂將其聚就蘭轉入滿山滿山有天柱山  
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  
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  
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  
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豈寇  
功也增邑假節操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  
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梯署固  
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救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  
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較至彼被我  
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  
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  
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權牛嬰  
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  
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墜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  
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  
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

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  
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  
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  
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賊不可拔乃引還遼  
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遂拜征東將軍建業  
二十一年操復征孫權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歎息者  
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南羽圍曹仁子  
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還未至徐晃已  
破關羽仁圍解遼與操會摩陂遼軍至操乘輦出勞  
之還屯陳郡卒論曰剛侯文典追念遼與在合肥之  
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  
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突其  
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吳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與  
義兵討董卓徙家於孫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  
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  
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  
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請也遂從攻橫  
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二乘進人

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處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乎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項之袁術遣從弟岱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疋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項之策欲取荊州以瑜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尋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進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請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錡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況舟車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

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國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送之備深愧喜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軍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從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項之烟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關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蹀躞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

就轉輸乃自與案行軍營激揚士吏仁由是遂退權  
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  
奉邑也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  
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  
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從備  
實吳盛爲策官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  
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  
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  
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  
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  
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  
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  
江陵爲行裝而遣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  
舉哀感慟左右初瑜見友於魯太妃又使權以兄奉  
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  
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  
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  
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

夢不覺自醉

吳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  
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嘗顧  
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患欲罰之蒙  
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  
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少輕之曰彼  
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饕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  
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  
袁雄自首承間爲言蒙召見奇之引至左右數歲鄧  
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  
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賈爲兵作絳衣行  
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  
者蒙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因急使使請救諸將  
以兵少不足分蒙謂周瑜曰留凌公積蒙與君行解  
圍釋急勢亦不從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  
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  
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  
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  
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

京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遇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初權謂蒙曰卿今當權掌事宜學問以自閒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以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方傳國語惟未讀周易自治事以來日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魯肅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括目相待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場諸將言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場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是人不服及水其得

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操不能下而退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能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袍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合蒙陳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逼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破普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困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鄆逆爲孫觀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近今予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劉牛蹄中魚糞類江漢其類亦明矣若子太公  
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中尚能稽遲旦夕以待所  
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  
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  
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  
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者具宣蒙意普懼  
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救四將各  
退自人普出使人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報其手與  
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  
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  
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  
陵還之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  
蒙與關羽分土接壤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驍艦中  
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  
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  
皆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  
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  
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  
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  
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

不應之獨守蒙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殺宗滅祀  
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遜生路一索  
拔其地形將軍爲在其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  
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熱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  
蒙曰此諺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  
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初南郡城中  
伏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  
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  
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子歷人家有  
所求取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  
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  
拒恭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  
關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  
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  
荆州遂定卒年四十二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  
口占爲賤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  
無恨急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  
獻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邪於是用之甘寧兇暴  
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  
下未定關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事得其

用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遽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曰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昔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東遂而學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

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謀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辯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

### 吳陸遜

陸遜吳人也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拜定城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由汝漢難基時射獵關望克敵軍亂非眾不濟

而山寇舊惡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遂乃益施牙幘分佈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求遜枉取人民恐據所在遜復詣都言次權式往史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德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

人翁有集

卷之三

論

為耳呂蒙稱疾請建業遜往見之謂曰聞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間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勝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

書與羽曰：前承觀衆而動，用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捲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葆，操滑虜也，念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強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都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遂書有謙。八羽與吳大六十三

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逼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遂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威。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急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遂曰：備是猾虜，更習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不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狗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遂曰：吾已曉破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菜，以火攻拔之一兩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遂督促諸軍四面應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悲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



孫桓別計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聞求救於遜遜曰  
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  
安東得士衆心賊牢糧足無可憂也得吾計展欲不  
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  
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  
禦備賊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  
矜持不相聽從近按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  
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權賊陸共弱  
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望也僕雖書生受命  
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  
用編劉集  
八編劉集  
卷之三  
上  
三  
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  
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  
君何以初不聽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  
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  
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懼竊慕相如  
寇恂相下之美以濟國事權大矣稱善備既住白帝  
徐盛潘璋等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  
遜遜以朱然驍銳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計  
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  
敵也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

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  
禪亮書常通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  
印封行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  
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  
兵與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  
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  
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  
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  
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國事  
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氏不一旅而開大  
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  
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輯民有饑寒臣愚以爲  
宜養育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  
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  
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諫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  
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福奏表奉報還遇敵於  
河中鈔還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  
得韓福具知吾闊豫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  
人種蒔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  
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虞

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勵，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索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逆悉上兵馬，以向襄陽。賊素憚遜，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願暫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開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噓不得開，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闚，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今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江夏太守遂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祭式書，云：「得報悲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即以客程來書表聞，撰眾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郭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邀營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

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搆，遜責其琮曰：「卿不師日碑而留宿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妥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共，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願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稚令與別族，其先親如此。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

左編

將類 分集

晉羊祜 南直隸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九世並以清德聞祜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高貴卿公在位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鍾會荀勗忌祜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代魏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皆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余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

頗以攻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禁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衆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諂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鑑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使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獲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欺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

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  
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諸抗抗曰一邑一鄉不  
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  
無傷也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  
曰阿童復阿童衝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  
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  
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  
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  
舟楫爲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爲戒備至是上疏  
曰先帝應天順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  
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  
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  
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  
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  
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  
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  
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  
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通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  
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  
足自固苟有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

八編類集

卷六

將領

三

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寬深  
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戈千人  
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尸數  
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樓而不敢出  
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  
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  
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  
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  
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  
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  
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  
兗並向林陵設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  
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  
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  
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  
情任意興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  
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  
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  
終不能與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  
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

八編類集

卷六

將領

四

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  
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  
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  
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  
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  
不進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  
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  
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其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  
或謂祜慎密大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  
則說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漢書 五  
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  
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管置令有歸戴者可不  
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  
其二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  
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夷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客  
棺之墟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  
廣是吾師也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  
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  
夏去襄陽八百里北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  
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

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  
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  
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  
入朝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  
中書令張華問其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  
功德未著吳入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  
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殺契爲百伐之盛孰如舍  
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  
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忌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  
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漢書 六  
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  
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  
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無子以兄子爲  
嗣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  
鬚髯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間祜喪莫不號慟罷  
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  
感如此初司馬昭卒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  
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  
上天縱至孝有魯閔之性雖奪其服責行喪禮喪禮  
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

法以教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荊州人爲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祐卒二歲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傳之功也因策告祐廟。

### 吳陸抗

陸抗父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累遷鎮軍將軍遜皓卽位建衡二年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二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勅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敵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北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而無備表裏受難姑待之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威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道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

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擊將軍朱蒼營都督俞贊亡諸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應亮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天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遣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須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園東還樂鄉親無矜色謙冲如常拔得戰士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八

歡心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舻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于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適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實罰

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下攻而欲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憾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

### 晉杜預

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將樊顯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大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悉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後撫之凡所新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西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樂之寇未可盡冠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寒水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

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林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讓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憂憚其智計以飢繫狗頭示之每大樹似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頭及平盡捕殺之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郿信臣遺跡激用瀼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人編頌集

### 晉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共禮重之符堅僭盛邊境數被寇侵朝

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展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爲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事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將軍何謙等次于泗口欲追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帥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暉張蚝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淵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檀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楊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

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淵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時秦兵逼淝水而陣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淝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免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固辭不受旣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喪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淝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叅軍劉



襲攻堅充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充州既平玄惠水道險率糧運艱難用督護閩人與謀堰呂梁水樹柵立土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王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良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碭磔濟陽太守郭蒲據滑臺督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儀玄饋丕米十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八編類集

宋三

特錄

三

後周賀若敦

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卒於官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漢北世爲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湖州遇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大襲州瑱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管内多爲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

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能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入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赴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長船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使遣兵迎接就來牽馬馬既畏船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餽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柯持燼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生當爲汝去瑱等遂留船八編類集

宋三

特錄

四

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之非詐勸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累遷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過令自殺臨刑呼子翊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翊舌出血誠以慎口翊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隋文帝篡位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穎薦翊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翊欣然以爲

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猶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元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醇酒，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福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尅定三吳公之功也。加位上柱國，又賜陳叔寶妹爲妾。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主

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宋曹彬  
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燕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嗜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請其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乾祐二年冬，代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都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太宗卽位，加同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嘗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吾今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口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

宋三百六

主

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爾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也。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本信自雄州田重造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入。編刻集 卷三六 蕭角 二

關美及重進累建功而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盛起。彬不得已。及復襄糧再往攻琢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殲。而敗彬等至。詔鞠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真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破疾上趨。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十才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衆不如瑋。年六十九。謚武惠。詔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人編刻集 卷三六 蕭角 二

廷彬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寢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違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

元阿里海牙

湖廣

元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爲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辯。有膽略。家貧。嘗躬耕舍耒。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賦。歟。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

祖于潛邸世祖卽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事至元二年立中路行中書省進僉河南行省事五年命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始帝遣諸將命母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五年終不下九年二月破樊城外郭其將復閉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始報可會有西城人亦思馬獻新礮法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爲礮攻樊破之先是宋

入編類集

卷三十六

三

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平章阿朮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者一人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帝曰伯顏可乃大徵兵拜伯顏爲行中書左丞相阿朮爲平章阿里海牙進行省右丞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十二月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之阿朮遂以兵西渡青山磯宋都統程鵬飛迎戰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州宣撫朱禪孫夜遁還江陵知鄂用張宴然以城降鵬飛

入編類集

卷三十六

三

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秦軍除其徭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鄧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善之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東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親附者委之阿里海牙至鄂招潭州守臣李希不聽乃移兵長沙拔洲監冬十月至潭爲書射城中以示希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答乃決隄水部分諸將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冒瘡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三年春正月希力屈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移悉救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饑者遣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生之德母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來降丞相稱阿里海牙也奏官其降官皆如江陵獨宋經略使馮堅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兵部

主

等招之皆爲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宗勉諭堅堅復殺之阿里海牙又爲書以天命地利人心開堅許以廣西大都督反覆千餘言終不聽因入朝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十一月前兵至嚴關堅守關弗納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麒於小溶江遂逼靜江以水爲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隄破其城民聞城破卽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堅以殘兵突圍走執之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刑之則廣西諸州不服因悉坑之斬堅於市分遣萬戶脫溫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兵部

主

龍羅蕃大龍過蠻盧蕃小龍石蕃方蕃瑛蕃程蕃並  
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  
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  
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  
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加光  
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諡武定

元元良合台

元良合台速不台子也初事太祖時憲宗爲皇孫尚  
幼以合台世爲功臣家請養育之憲宗在潛邸遂分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五

掌宿衛歲乙巳領兵從定宗征女真國破萬奴於遼  
東繼從諸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丙  
午又從拔都討孛烈兒乃捏迷思部平之已酉定宗  
崩拔都與宗室大臣議立憲宗事久未決四月諸王  
大會定宗皇后問所宜立皆惶惑莫敢對合台對曰  
此議已先定矣不可復變拔都曰合台言是也議遂  
定憲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  
蠻白蠻見蠻諸國以合台總督軍事其鬼蠻即赤禿  
哥國也癸丑秋大軍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娑二部  
酋迎降遂至金沙江合台分兵入察罕軍蓋白蠻也

所在寨棚以次攻下之獨阿塔剌所居半空和寨依  
山枕江牢不可拔使入覲之言當先紀其汲遂合台  
率精銳立砲攻之阿塔剌遣人來拒合台遣其子阿  
木迎擊之寨兵退走遂并其弟阿叔城俱拔之遣師  
取龍首關翊世祖入大理國城甲寅秋復分兵取附  
都善闡轉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合刺章蓋烏蠻也前  
次羅部府大酋高陞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之於夷河  
浪山下遂進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  
既險且堅選驍勇以砲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  
乃大震鼓鉦進而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五

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木潛師躍入亂斫之  
遂大潰至昆澤擒其國王以智與餘衆依阻山谷者  
分命裨將也里掩其右合台護尉掩其左約三日捲  
而內向及圍合與阿木引善射者二百騎期以三日  
四面進擊合台陷陣屢戰至乾德哥城合台病委軍  
事於阿木環城立砲以草填壘衆軍始集阿木已悉  
所部搏戰於城上城遂破又攻赤禿哥山寨阿木緣  
嶺而戰遂拔之乘勝擊破魯斯國塔澤城又取忽蘭  
城魯斯國大懼請降阿伯國有兵四萬不降阿木攻  
之入其城舉國請降復攻阿魯城山寨進攻阿魯城

克之乃搜捕未降者遇赤禿哥軍於合打台山追赴臨崖盡殺之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消烏白等蠻三十七部丙辰征白蠻國波麗國阿木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詔以便宜取道與鉄哥帶兒兵合逃出烏蒙赴瀘江刻禿刺蠻三城却宋將張都統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遂通道于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鉄哥帶兒會丁巳以雲南平遣使獻捷於朝且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郡縣從之授銀印加大元帥鎮大理遂經六盤山至臨洮府與大營合月餘復西征烏蠻九月遣使招降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主

交趾不報十月進兵壓境其國主陳日照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合台分軍爲三隊濟江敵微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駢馬懷都與阿木在後仍授微敵方略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駢馬隨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擒師旣登岸卽縱與戰微微連命蠻雖大敗得駕舟逆去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微微懼飲藥死合台入交趾爲久住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越七日照請內附於是置酒大饗軍士達軍押赤城戊子引兵入宋境其地炎瘴軍士皆病遇敵少却亡軍士四人

阿木還戰擒其卒十三人其後復至阿木以三十騎阿馬禿繼以五十騎擊走之時合台亦病將旋師阿木戰馬五十匹夜爲禿刺蠻所掠入告合台曰吾馬盡爲盜掠去將何以行卽分軍搜訪知有三寨藏馬山頭阿木親率將士攀崖而上破其諸寨生擒賊酋盡得前後所盜馬千七百匹乃屠押赤城憲宗遣使諭旨明年正月會軍長沙乃率四王騎兵三十發襲萬人破橫山寨關老蒼關徇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俟遣阿木與四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盡殺其衆乘勝擊逐蹴貴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主

二州直抵潭州城下潭州出兵二十萬斷我歸路合台遣阿木軍其前而自與四王軍其後來擊破之兵自入敵境轉鬪千里未嘗敗北大小三戰殺宋兵四十餘萬擒其將大小三人其州又遣兵來攻追至門溪掩溺殆盡乃不敢復出壁城下月餘時世祖已渡江駐鄂州遣兵二千人來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州之許貴州與大軍合庚申世祖卽位四月兀良合台至上都後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子阿木

元唆都

唆都驍勇善戰宋平詔伯顏以宋主入朝留參政董

文炳守臨安，令其自擇可副者。文炳請留唆都，從之。時僞蔡諸州皆復起兵，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僞蔡徵連兵來攻唆都。戰却之，獲章知府等三十二人。復蔡州，敗宋將陳路鈴于梅嶺，下斬首三千級。又復龍游縣，攻衢州。僞守備甚嚴，唆都親率諸軍鼓譟登城，拔之。宋丞相留夢炎降。攻處州，斬首七百級。又攻建寧府松溪縣懷安縣，皆下之。十四年，陞福建道宣慰使，聽參政塔出節制。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州之富場。將行，信州守臣來求援，曰：「元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邵人編類集。」宋三六 將類

攻破其城，巷戰終日，斬首三萬級。餘獲贖支解，以是至漳州。漳州亦拒守，先遣百家奴往會塔出，留攻漳。斬首數千級。知府何清降。攻潮州，知府馬發不降。唆都恐失富場之期，乃舍而去。十五年至廣州，塔出令還攻潮州。城守益備，唆都塞壘填濠，造雲梯，觀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二十餘日不能下。唆都令軍衆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總管元良哈耳先登。諸將繼之，戰至夕，來兵潰。潮州平。進參知政事。行省福州，徵人見帝，以江南既定，將有事于海外。陞左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十八年，改右丞相，行省占人編類集。」宋三六 將類



元李恒廣東

李恒世爲西夏國主太祖經略河西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惟忠生恒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子也李璫反連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告變璫怒繫恒閤門獄中璫誅得出世祖嘉其功授蒲菜路與魯總管至元七年從伐宋襄陽守呂文煥時出拒敵帥范文虎復援之恒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絕其陸路文煥等又以漁舟渡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遂進攻樊城

人編類集 卷三六

元

破襄陽亦降十一年丞相伯顏大會師襄陽進至郢州宋以舟師截漢水伯顏由唐港入漢捨郢而進攻沙洋新城留恒爲後拒敗其追兵至陽羅堡宋制置夏貴遣其子松來迎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伯顏止之恒戰益力卒射松殺之諸軍渡江恒與宋兵戰自寅至申夏貴敗走鄂州漢陽俱下遂從伯顏東下十二年春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乃遣恒還守鄂州時豪民聚衆侵江陵省命恒往討之恒飲兵不動但諭使出降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爲民仍禁軍毋得虜掠從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擒高世傑下岳州進取沙

市拔之宋制置高達以江陵降留恒鎮守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未幾徙鎮常德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爲左副都元帥從都元帥遜都台出江西九月開府于汀州帥次建昌縣諭都統熊飛達園隆興轉運使劉榮請降恒察其詐密爲之備榮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敗之殺獲殆盡榮乃降下撫瑞建昌臨江軍中有得宋相文天祥與建昌故吏民書恒焚之人心乃安達攻吉州知州周天驥降遂定贛南安廣東經略徐直奉蠟書納其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萬石亦以邵武降隆興帥府

人編類集

卷三六

三

誣富民與敵達已誅百三十家恒還霽其非罪盡釋之宋丞相陳宜中及其大將張世傑立益王昀於閩中郡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將破吳淦兵於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淦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恒復遣將敗之兜港淦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遵追之取汀州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云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可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

已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有旨令與右丞阿至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赴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衆以爲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福州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昺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爲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逕使王道夫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略定梅嶺諸州凌震等復抵廣州恒擊敗之皆棄州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將吏宋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菱塘越十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賁以巨索爲柵以自固恒遣斷其汲路其勢日迫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請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官及文武之臣大將瞿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餘八百艘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爲衛

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繼亦溺死於海陵港嶺海悉平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

左編

將類

樂史

魏牽招

東夷

魏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所掠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曹操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疆郭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旣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曹操操領冀州辟爲從事操將討袁譚而柳城烏桓欲出騎助譚操以招嘗領烏丸遣前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還詣譚又遣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遠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問招昔袁公言

說

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遠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伐之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遠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遠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兄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黠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顱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跪抱招以袂請忠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二

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遠東之使罷所屬騎操減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操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遠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觀之悲感設祭以卜曹操義之舉爲茂才拜校尉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曹丕踐作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雁

門太守都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降  
牧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租調使備安馬這  
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  
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  
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為隙將部落三萬  
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  
叛烏九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  
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遠河西  
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陞北故上館城置屯戍  
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  
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寇賊靜息招乃簡選  
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  
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  
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整源開渠注水城內民  
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  
尉田豫出塞為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  
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治招以為  
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  
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  
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

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  
平川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相諸葛亮  
師出而比能挫弦十餘萬騎彼猾能相交通表為防  
備議者以為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岐山果遣復  
還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  
使從侯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  
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  
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  
雁門二牙門出屯陞北外以鎮撫內令屯田儲畜資  
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募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  
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

趙李牧 北夷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輒人收  
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  
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  
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  
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

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白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屢破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漢書青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兄次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千皆奴畜之不以爲元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苦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大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畧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畧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

蘇建有功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建爲岸頭侯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閼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酥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

八編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子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下幸已益封臣青臣子不疑中未有勳勞上幸封地封爲王侯非臣待罪行罰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得十人皆爲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

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起利斬捕首虜悉當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其反驃騎將軍與合驃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中郎今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遠深入與合驃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欲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邊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還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是歲元狩四年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廣爲前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入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止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遮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擊殺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

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真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遂武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于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旣皆還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皆封列侯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間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

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頗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驍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緣此上益重愛之。自大將軍圖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老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牧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千爲侯。三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以爲將者十四人。最驍騎人編類集卷三百七十一

隋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善彈正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楊堅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通羣又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說妙選驍勇以克使者因遣晟副淑南

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通雕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一國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部部落謀共南侵大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恭克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好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忌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達達奚



至則攝圖分衆悉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襲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有表大悅。因召與語。屈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肯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驛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欲敬玷厥使來。外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資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白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偏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

八編頭集

卷三十一 特種

圖乃懼。退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齊榮定戰。賊帥果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於國。生虜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俟隋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虜

走。至磧間。阿波懷貳。乃掩壯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說。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葉安

八編頭集

卷三十一 特種

子

以示華開。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閭執送。迎等並。以付展。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會議將許之。展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于必又受其徵發。憂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于者。處羅奚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按今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展來。道女以染干封安義公主。以妻之。展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鈔畧。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歲奏雍閭。作攻其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展獨以五騎遁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生投之。必相存濟。展知懷貳。乃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開展城上烽

然何也。展給之曰。城高地迫。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矣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展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展左勳衛驍騎將軍。持節護突厥。展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貫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中有聲如雷。晝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大口。臣由長孫。大使得兄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克勝。時有烏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竝應九而落。是日百官獲寶。展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染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次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展又募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猶破雍閭鈔畧。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至西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樓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監大亂。爲部下所殺。展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

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步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土。流達頭入畜飲之。多外。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校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其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將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佚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澤。晟送染干安置。于磧石亭。單入朝。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徑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是

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幸。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遂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骨。豈敢有辭。特以逆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效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謚曰獻。

#### 唐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營進資錢四十萬。會有饑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塋。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字。稷等歎。數十

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擿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賈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拔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啞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還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令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也戊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口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以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渾密通關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水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使片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永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且

此心通之

與吐蕃等

與吐蕃等今人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僭僭成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搆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受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落城門宴遣報還至因報舉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磧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開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厝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表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制詰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噶忠節與婆葛交惡屢相侵而闕噶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噶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噶遂行至攜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悛以梯說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

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惟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貶二公請留不行請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覓其鎧馬以助軍旣得復仇部落更存關礙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賞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請蒙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實晉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癯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弊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道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豈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稽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以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蹇令我助討者欲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顧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于孫能

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于俱可汗于孫也往四鎮以他斛十姓之訖請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倭于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思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違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然侵擾南道吐蕃將倭于以提四鎮日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倭子爲蔽況今北有沙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遣伺于外虔瓘卒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旣受開暖之賂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關愛以御史李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安騰如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青

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關噉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關噉殺嘉賓又殺李守素於碎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佛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遣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關噉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關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詎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聞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佛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唐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尙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擁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吏部尚書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唐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隨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七 唐書

三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七 唐書

三

元元年帝恩舊功起爲饒州司馬快快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溫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廡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僦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

左編

將類 郭英

唐裴行儉 北夷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隨左光祿大夫  
陷于王世克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  
督謚曰忠行儉幼以仁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  
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甚奇之盡  
以用兵奇術授行儉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  
左二軍總管儀鳳二年下姓可汗阿史那都知及李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八 附類 一

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  
儉議曰吐蕃叛與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  
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  
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  
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  
延磧風磧畫冥導者連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  
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微風恬行數百步水草  
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帥將軍至  
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  
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規知之不設備行儉徐

召四鎮酋長僞約敗謂曰吾念此衆未始忘就能從  
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千倍  
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  
開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  
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  
百餘人請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其契箭召諸部豪長  
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旬遺獲  
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  
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碑葉城以紀功

唐王賁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八 附類 一

王賁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樂爲御檢事擢明  
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勅方軍元帥  
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賁  
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智可惜不可得  
殺非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賁亦由是出爲  
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當  
運衛永等州糧以饋之賁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  
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頭百姓賴之遷朔方副  
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其酋坐達延以兵  
踵而前賁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

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進并州都督長史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而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素北風何曾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隙乃是奇表使爲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降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遮衝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順以金帛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

八編集  
宋言人  
卷八

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克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曲西域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狄不可徙賦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謂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開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養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書未報

而虜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聞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曰駿事君不以忠不計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異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突厥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勾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爲表裏陷軍城而叛駿召入奏密請誅之八年秋駿誘跌等黨與八百餘人于中受降城蘭池胡康待賓反詔郭知運與駿討平之玄宗以宮人賜知運

八編集  
宋言人  
卷八

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行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駿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責已乃復叛駿坐貶梓州刺史卒贈尚書左丞相駿氣貌偉特人謂之熊虎相慕節氣有古人風其馭下肅一吏人畏愛之突厥默啜既死突厥施蘇祿復自爲可汗毗伽可汗患之默啜時牙官瞰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國人信服之毗伽乃召以爲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叛歸之駿上言願集兵衆徙之內地疏奏未報降戶果叛時朝



方大總管薛訥討之王陵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毗伽謀入寇，賊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我衆新集，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立寺，觀賊欲谷曰：突厥入徒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俗，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

### 宋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孟人。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畧聞於補衙內指揮使西川賊劉旰平土官正人編類集

卷一百八十五

五

議修城未決，命允則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微不足加兵，悉招輯之。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見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歛，州人出鄉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

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錄是山田悉懇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餽者無及矣。明年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賑。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募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成，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瘁未任山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遂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澧陽湖葦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

卷一百八十五

不

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甌水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澧井葦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堅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制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凡下諸路宜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勸超棄經，向師哭以解衆忿。契丹遁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何承矩爲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惟場及承牢疾，詔自擇代，乃請允。

則知雄州初築椎場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  
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選東上閭  
門使契州刺史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  
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  
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  
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則  
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有石苑城允則欲合  
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  
吹若人爭獻金銀久之客自微去言蓋自北至遂  
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與版築其言以護祠而卒  
人編類纂 卷八 附錄 七  
就開城凌塚起月隄自此竟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  
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  
教民陶瓦甕標里閉置廊市邸舍水磴城上悉累甕  
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開承輸所修屯田架石  
橋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漢使事  
召界河敵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北舊  
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  
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坑  
爲諸軍蔬園澆井蔬漁列畦隴築垣縱橫其中植  
以荆棘而其地益阻濫因治坊巷徙浮閭北原上州

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  
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  
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絲山泉  
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闖入城中觀允  
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  
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驪  
廐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  
晏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  
荅少頃火熄悉盡所焚物密遣吏持微瀛州以名籠  
連器甲不決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  
八編類纂 卷八 附錄 八  
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  
微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  
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  
刺緣邊全數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  
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  
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及出彼中兵馬財力  
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  
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  
其事來詰荅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不得  
報以爲矣乃殺謀雲真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

契丹報以不知所在此，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天禧二年，知鎮州、徙潞州。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戚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廢。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王君玉諫死，曰：「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人編類集。」卷一百一十八 附錄

宋高瓊

高瓊，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女配英宗，為宣仁聖烈皇后。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極在旁呵。

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處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繩繫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捷，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詰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澶淵之後，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為詩賦，以博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躋進身。若吾嘗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

宋种師道

种師道，字彥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為熙州推官，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知懷德軍。

夏國書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感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徵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從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權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官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渭北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輦土賦工敵至堅壁蒞麓師道陳于河許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家驄馬牛萬計其首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師陝西河東七路兵征滅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旣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懷謀而登城城卽潰時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副都指

揮使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坤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旣次白溝遼人諜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和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甚他日之禍謂焉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可聽密劾其助賊而黷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俄復致仕金人南下趨召之

人編類集 卷一百八 帝紀

加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問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遲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哉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逐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歛游騎但守牢駐陣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王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

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頗頌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俟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三

政不可種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虛功名獨歸種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今城下兵緩急聽平仲師度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畧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所營以及于敗既敗李邦彥議割三鎮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種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聚塞廛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退

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待斃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前可用於是加進太尉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開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洵論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既至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四

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京師失守帝搏膺口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中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愍

宋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

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意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直盟海上謀夾攻瑋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議者謂澤聞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

八種類集

卷一百八

五

中官兩河者李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虜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起相五州各畜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謂曰肅王一去不

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或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轡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同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徵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

八種類集

卷一百八

五

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

金人必犯漢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何開德權邦彥孔威合兵夾攻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騎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增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從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澤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七

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卽提軍趨滑走聚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師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精強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僞赦或啟奸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王卽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

復大計時與李綱同人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澤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割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去和暮人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勝撥救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視天下忠義之氣而自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六

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指疆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閻李綱言援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徒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惴惴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駐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

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眾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覲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至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

人編類纂

卷八

誠設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恤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覲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辯且謂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而將

相恬不爲慮不修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驛大爲運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

八編類纂

卷八

子

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至今之言遷幸者猶是也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卽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卒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



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  
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术渡河謀攻汴  
京諸將皆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  
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趙滑劉達趙鄭以  
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  
聞之夜斷河路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  
客過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  
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  
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擊攻  
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既受閣門宣贊舍人京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八

三

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城往參澤將士疑其非真  
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  
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  
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  
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金將粘罕據西  
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間中立郭俊民領兵  
趙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進去澤捕得  
景良謂曰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旣而俊  
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  
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

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  
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  
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曾從而來解縛縱之劉  
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遣兵五千付  
之飛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部諸將請  
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  
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  
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卹其家以宣權知  
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報政謂其多  
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勦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八

三

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  
數千里爭先勦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  
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  
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耳今河東不從敵國  
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虔節義之夫自黜其面而  
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  
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業  
者本遠首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  
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直辱吾主又滅而國  
義當備謀雪恥策威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

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頴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敵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亡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肯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趙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軍有民兵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

人編類集

卷百八

重

邪命引兵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沒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咸泣會滑州報虜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世興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斷路以阻行者嘗軍聞勅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發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大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咸聲曰著北方聞其名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春言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錄宮以爲

人編類集

卷百八

重

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復上表請上還京畧曰陛下聽姦臣之臆說憑賊虜之詭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輒時契丹九州人有歸中國者間有捕獲虜累澤選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賊以刷君父之恥卽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埃官軍渡河以爲信驛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使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埃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京人編類集卷百八

人編類集

卷百八

五

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諸吾舊好以撫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因憂鬱成疾澤尹京畿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虜鋒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翼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六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澤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人稍厚亦不異嗜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膳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初澤既拘留虜使上屢命之釋澤不奉詔至是宇文虛中至東京

人編類集

卷百八

五

攝留守事逆歸之詔贈澤親文殿學士後諡忠簡

延慶廟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卷八

卷二十八

主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

左編

荆類 黎夷

宋岳飛 北夷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與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人賊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一

境賊掠以克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遁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補承信郎以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力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

201

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敵採樵以致絞首謀定故也所疑然曰君始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捷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命從王彥浚河至新鄭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二

鄭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飛兵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大行山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二年澤卒杜克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殲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東夜半藝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王善曹成孔彥丹等合衆五十

萬壽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扶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克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家不可克不聽遂與俱歸時命克守建康金兵至克迎降建康失守兀朮趣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消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翁命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烏菴

八編類集

卷三百九

三

江州父未解范宗尹請遣將致討招討使張俊慨然請與飛及統領楊沂中同諸將議分道進沂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時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急趨之且曰吾已得豫章破賊必矣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謀知賊怠乃議戰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然之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遶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既渡筠州臨江軍諸將夜見沂中曰戰未伏降卒多急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沂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

八編類集

卷三百九

四

俊復竟夜坑之進以餘卒奔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枕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爲張鐵山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慙西山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懸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進游卒進逼若平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衆數萬俱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

人編類集

卷一百九

五

步之戰皆汝所爲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押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飛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墨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毀者云已難偏裨主矣其嚴肅如此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兵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放盜力

強則肆暴力屬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盜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進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復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蘇北戴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險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戴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一鼓奪城破其衆成奔追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

人編類集

卷一百九

六

脅從者可閔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急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宜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無循有方士無一人死厲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也江州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零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

亂秦山而下騎圍之賊呼巧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  
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太后至贛州  
城中遭其賊放火賊中且救火連日不止城外又有  
一隊賊來圍城帝以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度  
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  
人感其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稱忠岳飛宇製  
旗以賜之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  
鄧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驕荒而  
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  
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

八種類其

卷之九

七

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  
寇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  
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  
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  
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  
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  
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阜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  
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  
遁復襄陽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  
豫備僞人心終不忘宋知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

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  
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勸戮敵兵時方重深  
入之塞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遂復鄧州又復唐州  
信陽軍襄漢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  
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  
受乃以隨鄧唐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  
鄂飛去襄陽等六郡人戶關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  
私逋貢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命招捕楊么飛  
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  
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

八種類其

卷之九

八

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必善遇我遂降  
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  
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  
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  
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  
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  
慚而止黃佐襲周倫告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  
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  
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  
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



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  
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  
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  
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  
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  
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主而後以王師  
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首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  
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  
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  
余端劉詵等降飛說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欽之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九

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公負固不服方  
浮舟湖中以輪激木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  
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  
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  
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  
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  
木撞其舟盡壞公投水牛革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  
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  
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  
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

戴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寇詔兼斬黃創  
置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衆與等百餘人慕飛義率  
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  
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  
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  
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  
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  
也飛蓋司襄陽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  
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  
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  
人響應矣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十

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木縣再興皆捷中原嚮  
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覲分道寇淮  
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使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  
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  
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  
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  
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啟行未至麟股飛奏至帝語趙  
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  
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  
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奔屯兵魏唐州飛遣

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國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八月起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提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帝嘗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喚獨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襁鞍甲而不見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投鞭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十一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豚易盈好逞易窮驚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驚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上以語張浚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上曰飛今見識極進論議皆可取朕嘗論之國家禍變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向之責期以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

昨張浚來覲亦以此戒之秦檜奏上流守備上曰艱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機過防快便當爲此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飛拜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用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便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用兵隸飛詔諸都督府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用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秦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然曰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宜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市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超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竊聞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泰錢塘側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人人用命未報而鄢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術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術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王奔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奔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冠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術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刳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術兀術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

豫之際橋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當納節請開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仇報國之語投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主儀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四

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鋹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致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友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皋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鋹西援郭滂自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將發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宋幾所遣

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木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木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帝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驍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木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揚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揚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官

入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五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木對壘而陣遂驍將以背見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木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納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欲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移相開德摩躡晉絳汾隕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木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表起北方以來未

入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五

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恫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力兀術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術曰岳少保以五十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克况欲成功乎兀術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八編類集卷之三

力請解兵柄不許自虜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術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虜帝趨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擒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擒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新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術破濠州

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捨患飛與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方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俊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未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是時以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使深忌錡與飛每言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也飛請劉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棄恭此最高者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爲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算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衛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怵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獲顧後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遲遲不進以乏餉

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槍欲與飛分其背則  
 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  
 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  
 世忠軍吏景者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苦分世忠軍  
 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槍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  
 世忠飛馳書告以槍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  
 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槍槍  
 大怒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  
 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初槍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  
 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槍奏至德無常師主  
 入編類集 卷三十九 九 飛 語 元

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志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  
 臣而忍面設其主耶兀术遺槍書曰汝朝夕以和議  
 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槍亦以飛不死  
 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  
 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亦何錡侍御史羅汝  
 楫文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  
 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  
 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克萬壽觀使奉朝請槍志  
 未伸也又論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  
 飛兵槍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

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  
 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闕實無左驗鑄  
 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入臺月餘獄退上於是飛  
 以眾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俱三十歲除節度使為  
 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虜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  
 次不即策應為擁兵逗遛當斬誣飛與憲書令虛申  
 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  
 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  
 西事為言高喜曰槍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  
 滅迹又逼飛募官孫章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  
 入編類集 卷三十九 九 飛 語 元

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共獄歲暮獄不成槍  
 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一云詔賜飛  
 死命楊沂中蒞其刑憲棄市籍家貨徙家嶺南幕  
 屬干鵬等從坐者六人天下冤之初飛在獄大理寺  
 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  
 劾去宗正卿士僕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  
 州布衣劉永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  
 獄者皆還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槍語  
 其實槍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  
 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

雖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乎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錫者，立斬以徇。卒

人壽集

宋三見

主

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啗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娶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無私。善以少擊衆，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剛一不可。」調軍食必歛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請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都之尤，檜之惡也。張所死，飛感舊

恩，鞠其子。宋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頗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

人壽集

宋三見

主

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初檜令親黨王會所搜，檜札數篋，東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爲額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三卷，上之。

宋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日晡如電，早年驚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絕。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駁之年十八以

秋勇應募鄆州謀赤精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道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啓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於廣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往北門徑賊通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淵歎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賊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間野婦得徑即挺身

人編類集

卷二十九

五

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擒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己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津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賊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蠢起世忠從王淵討捕禽戮殆盡欽宗即位詔諸

路勦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彛軍親制將勝捷軍張師正敗宜撫使李彌大斬之  
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數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義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其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下馬解鞍飲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

人編類集

卷二十九

五

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還單州圍練使屯滹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全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康王卽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帝如揚州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楊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



敵夜引歸敵蹕之軍廣于沐陽在陽賊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卽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乎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慰慰張浚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勸舉酒醉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轄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浚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偕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遣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初傳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傳等大喜許之矯制除世忠及張浚爲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傳所質防守嚴密宋勝非紹傳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迂世忠速其勸王梁氏疾驅出城一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傳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明馬彥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

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戮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擁精兵二千圍厲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是淮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阨關甚過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爲江州制置使自衛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逼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傳弟翊送行在傳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陸辭奏曰臣舊生獲賊爲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貢龍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投檢校少保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陣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淮洲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閭閻之遠安保道路無雙平江淮當留兵爲守車駕當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尼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於是世忠守鎮江旣而

兀木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克以是康降敵兀木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侯軍駐海口知虜人不能久大治舟艦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載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此呂順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木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糧道不聽請以名馬

八編類集

卷之九

五

獻又不聽捷報在離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木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李董軍江北兀木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鉞貫大鈎授曉捷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艘一鉞則曳一舟沉之兀木窮蹙求會語所請甚良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木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

領步卒二萬水陸並進大劔潭賊焚柵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小鼓徑抵鳳凰山頹賊城邑設雲梯大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巨剏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禽其謀主施達及裨將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紹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

八編類集

卷之九

五

擁餘衆在郴邵世忠卽平閩寇旋師永喜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庚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集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奕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別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應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北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遺兵已

馳入中軍李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度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陣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悍絕倫者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全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臨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元

令軍中曰朕吾輟所親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全入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蚤兒字謹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趙葵字也孫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掛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進擒趙葵等二百餘人所遺董政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鵝只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閏將騎

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趙聞率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捷諫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時方宴會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過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番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猷乘輜重道六年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觀纖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遣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入入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元

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鐵部將呼廷通與金將牙合字童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旣而圍淮陽城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猷皆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勸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馳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入遂引

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河與金將鴿里也力戰劉猗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泰及太行山羣盜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又遣解元擊金人於譚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聞從統制許世安率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悶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在是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萎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怒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遷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苟同他日。眼目豈可受。欒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狗槍苟全世忠與槍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資悉分將士。所賜田輪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殺犯登及跳。溺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痕如刻。蓋然。知人善養。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資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人編類集

卷二十九

三

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援。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卿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人持一芥。世忠問云。其副豈無能爲盜者。遂令往偷子鼓。棹却舉將石頭去驚他。門他必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來。恐有馬

宋劉錡

軍來赶便與相殺。城上皆喊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射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開門祗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開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宜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畧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將王彥雨軍

人編類集

卷二十九

四

交關。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前護副軍卽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克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弩。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浙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謀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

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鎬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鎬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駟已入陣。鎬與規議。欲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遠老。小願流還江南。鎬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爾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室

中求生也。議與鎬合。鎬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斤堪募士入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殲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鎬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廢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屏周匿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王寅金人圍順昌。鎬陳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三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溝。距城三十里。鎬夜

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旣而三路都統。王襄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鎬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鎬傳城集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潁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騎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甚。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鎬遣驍將闕亮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斃之。金兵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室

鎬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節。知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即索輓上馬。過淮。宰留一宿。治戰具。備糧糧不七日。至順昌。鎬聞兀木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口卅全軍而歸。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兀已挫賊鋒。軍聲稍振。衆寡不侔。然有遠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蹙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而淮。震驚江浙。則

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  
太尉命銷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  
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歸路騎中汝遇  
敵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  
邊帥子喜聲使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園遶樂  
耳已而二人果迎敵爲所執兀術問之對如前兀術  
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鴛車砲具不用翌日銷登城  
望見二人遠來絕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  
卷獻于械銷懼惑軍心立焚之兀術至城下責諸將  
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日之比元帥臨城自見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銷遣狀訓以書約戰兀術怒曰劉銷何敢與我戰以  
吾力破爾賊直用靴尖趕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  
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  
大戰兀術怒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銷果  
爲五浮橋於楨河上敵由之以濟銷遣人毒楨上流  
及草中戒軍士離馮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  
用長勝草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  
軍銷曰擊韓雖退兀術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  
術兀術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敵  
銷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銷軍皆晝休更食羊馬

垣下敵入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  
稍涼銷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  
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  
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搏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  
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  
深尺餘乙卯兀術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奮戰  
方大戰時兀術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奮戰兵  
皆重鎧甲號鐵浮圖鐵裝牢周匝綴長簷三人爲  
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  
馬亦退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變卒大斧斷其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撈子馬皆女真  
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  
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銷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  
遂以拒馬木陣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  
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  
砍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軍旗器甲積如  
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  
圖志所可殺者兩翼撈子馬爾故銷兵力擊之兀術  
平日恃以爲強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  
常以下皆輟之乃始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銷武

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鎬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譚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窺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術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家分番假寐。馬上鎬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客，素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從而北。意欲拍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術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

人編類集 卷二十九

宋

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鎬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十一月，兀術復餐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鎬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鎬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鎬命曳薪壘橋，須火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徐而坐。會沂中王德用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術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

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東廩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牆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鎬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遂復廬州。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豪州之圍猶未解。鎬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鎬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鎬有隙。故柘臯之賞，鎬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豪州告急，俊與沂中鎬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人編類集 卷二十九

宋

平

中欲進戰，鎬謂使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暴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鎬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敗，鎬還，還明鎬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鎬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至，奈何？」鎬曰：「揚宣無兵安在？」俊曰：「已矢利還矣。」鎬語俊無恐，鎬請以兵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鎬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疲，我軍何苦獨戰？」鎬曰：「順昌孤城，我提兵不滿二萬，獨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



待之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乃威方殿後之軍爾鎬與俊亦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鎬軍鎬擒十六人梟首槩上餘皆逸鎬見俊俊怒謂鎬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鎬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切皆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切若呼一人出對鎬正色曰鎬爲國家將帥有罪宜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鎬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如荆南府岳飛奏留鎬掌兵不許詔提舉江州太平觀魏良臣言鎬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三十一

入編類纂

卷之九

三十一

何

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州汜以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鎬病劇以李廣權鎬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鎬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分兵東出江皋遂趨瓜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鎬使人持黃白幟登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鎬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鎬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鎬問疾鎬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諸闕提舉萬壽觀鎬假都亭驛居之金人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論鎬徙居別試院鎬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鎬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疋後謚武穆鎬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鎬之姓名者罪不赦故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鎬莫有

應者金主曰吾自富之然鏐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  
鏐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鏐在揚州命盡焚或外居  
室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  
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八編類纂

卷三

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

左編

將類

禦戎

漢張騫 西夷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更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請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于妻有八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問漢之使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道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

續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驍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叩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八編類纂 卷二百十 終

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騫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潭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蘇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山間小國也大月氏攻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下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致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累其眾因留居兵稍彊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

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于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論指未能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廣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四

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糧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犂犂越犂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迺

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復皆問昆明爲所殺奪帝  
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  
通自塞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  
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  
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  
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  
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賄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  
其吏率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  
爲罰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効其使皆私縣官  
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五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  
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  
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  
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  
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  
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  
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犬馬卵及犂牛眩人獻  
於漢天子尤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  
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  
狩海上邇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

卷三十一

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宛氏出奇戲諸  
怪物多聚觀者行賞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  
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賂者之  
工而角氏奇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  
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漢使往既多其  
少從率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二師城匿不  
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  
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二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  
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墮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  
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一

六

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  
且二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杜  
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  
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  
管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  
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管使泥野侯攻樓蘭以  
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龍姬  
李氏廼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奪孫猛字子游有俊  
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  
自殺

漢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前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北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餓罷攻郁成城郁成拒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人編野暴

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太怒使使遮王門問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汎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善漢使爲外國笑通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并忘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頭馬三萬疋驢橐駝以萬計齎糧兵勢甚盛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

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戊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人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計過先至宛決水原殺之宛固已憂固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八編野暴

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廂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二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宛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侯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詐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計宛之約宛

趙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多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城中罷而引歸初二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堂克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郁成覓之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九

漢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旬貨無歸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選父死不葬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還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罷因賜諡曰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子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

律爲臣憂臣幸得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策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以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畧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子里郅支單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困阨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畧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

得此二國北望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戈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臥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西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獲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家已集會堅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岬慈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人亦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嗣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毆害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嗣貴人伊奴毒人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問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



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見色男子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單于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尉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人獨到幕。

卷三十一 將軍

三十一

單于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更招漢軍曰：「闔來，百餘騎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堽塞門戶，鹵櫛爲前，戟弩爲後，卽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

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樓上，詣關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轉營，不利輒卻。天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却，漢兵四面擁鹵櫛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劍死，軍候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

八補類集 卷三十一 將軍

五

界得者，凡斬關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元帝內嘉延壽

湯功而重違衛顯之議議久不決對向上疏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後數歲西域都護貳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騎馳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

東漢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父勞苦常輟業

八編題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主

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頤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實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典從事郭恂俱使西域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堯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堯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道吏因慮

先往降之勒慮曰堯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處既到堯題見慮輕弱味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堯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進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堯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馳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人猶須募

八編題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主

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東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半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刎超還至于閼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閼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遣疏勒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遂發疏勒康居于閼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平定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

于寔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  
復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  
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  
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  
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  
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  
欣貢奉不絕唯馬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  
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僞漢與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七

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  
宜拜龜茲侍子白羈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  
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翕以夷狄攻夷狄計之  
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其  
煌都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  
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  
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  
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  
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

入徐幹素與超同志上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  
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入就超先是莎車以爲  
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  
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  
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  
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  
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  
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  
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七

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接受  
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  
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  
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接受妻抱愛子思歸之士  
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  
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  
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  
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  
也以邑毀超故今適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  
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

百詣超起因發疏勸于賓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喚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今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窬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奸而外爲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起密勒兵待之爲供帳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入編類纂

卷二百一

二

遂通明年詔發于賓諸國兵二萬五千入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賓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賓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賓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成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固求漢公主起

拒還其使由是怨悒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墨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尉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入編類纂

卷二百一

三

遣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殺都獲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王侯以下事畢即遣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乘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

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慰卑奉獻珍物焉者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德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擊其人共人山保焉者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至廣射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忘詰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股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者三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班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近都護乃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史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也伊吾車師前王

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遠其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乞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鄯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遏障塞於是開還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遣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驍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乃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羌亂西域役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遺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屬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也僕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班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近都護乃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史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也伊吾車師前王

西當焉者龜茲徑路南疆都善于其心腹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何云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建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都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鍾顯廷尉基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倂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招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出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徵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長久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結綬遣使求索無厭與之

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殺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濫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之財增暴夷之銳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未入者不過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人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焉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遠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

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  
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  
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  
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  
從兄勇使加持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  
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  
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  
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  
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  
煌太守張朗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  
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  
期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擊功自贖遂先期至踰離  
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  
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  
唯遣子詣門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役期微下獄免  
後卒于家

### 漢趙克國

趙克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  
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射騎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  
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

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  
數日死傷者多克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武  
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  
克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  
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克國以大將  
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  
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郿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  
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  
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千級還爲後將軍少府  
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  
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克國將四萬騎屯緣邊  
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  
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  
安國以聞克國勅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  
言抵肩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  
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克國  
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  
不一人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居與漢相距五六年適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  
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

師將軍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豹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都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

人前百集  
開題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告行邊兵，爲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却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尉衛牧、先凌、廣，輕營陣會明畢，遂

以矢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人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雁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雁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救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闕而死，可得

人前百集  
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校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今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跡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離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離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離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



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徵極廻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州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馬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策。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賞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人編類集卷之二十一

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犬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他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焉虜欲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人幸能

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開牀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道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咸以爲先零盛而貢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

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王首及諸豪弟浮陽靡良兒靡忘皆帥眾黃氐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雖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

四府舉辛武營六弟湯充國連起秦湯使酒不可與  
蠻夷不如湯已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  
後臨衆病免三府復舉湯湯數醉餉羌人羌人反畔  
卒如充國之言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  
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警策  
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

### 東漢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  
非之顯宗即位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  
永平中理庠治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

入輸朔塞

卷三十一

主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  
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  
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其以上言肅宗從  
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  
千人車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述吾  
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  
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盟衆  
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  
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  
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述吾千述唐別

漢書

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  
月氏胡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  
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  
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  
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  
信不厚爾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  
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千內之嚴兵守衛羌掠  
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  
言漢家常欲歸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  
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

入輸朔塞

卷三十一

主

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  
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周疾者輒拘持縛  
束不與兵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述唐伯父述迷吾乃將  
其母反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  
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述唐於烏谷斬首虜六百餘  
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述唐乃去大小榆谷頗嚴谷家  
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八千  
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船上以渡河掩  
擊述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

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牛口二千人一種殆盡迷唐遂收其餘郡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着類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緩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池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哀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調卒莫不吼號或以刀日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郡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平壽敬侯

### 東漢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早孤孝養祖母解不離舉祖母終始辟太尉李修府永和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贖欲棄涼州并力他邊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効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國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或徙其人民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庸卷而東雖責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以補不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無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後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勳內以拘致防其和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寇寗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為之知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放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數萬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籌策勿令有所拘閼而

已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謂有將帥之略選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謂於陳倉峭谷謂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免問之乃分鈔傍縣謂固其兵散日夜進遣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重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謂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竭不能至并兵悉攻謂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悉不中羌乃震退謂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勳入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謝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謂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道鹽馬負載僦五致一謂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木開滑船道以人僦直雇僦備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前時安帝幸焉石府留飲十日石能取悅當世故爲帝所寵順帝永建元年謂爲司隸校尉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閭等百官

劄目三公劾謂盛衰皆繫無辜爲吏民患謂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號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卽以尸諫聞又案中常侍張防厚殺不報謂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昔樊豐龐參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上論輸左校防必害之三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上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入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客星守羽林其占官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卽赦出謂程復上疏云謂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永和初遷尚書令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能不有冤者自此三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復罪於天也

八編類纂卷之三百十一

左編

將類

東漢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買璽書詔熲於道偽還潛於還路伏諒勝以為信然乃入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延熹二年

八編類纂卷之三百十一

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隗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千六百

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諸熲降又賊種羌屯聚白石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熲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明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閼貪其功稽留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又總鄉舊皆悉及叛郭閼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為郭閼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托京師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羌種

八編類纂卷之三百十一

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喪亡冬復以熲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修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川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遠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比略武威間熲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

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頽都鄉侯邑五百戶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反復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頽  
復追擊於鷲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  
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  
後朝廷不能計遂數寇懷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  
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頽曰  
先零東羌追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特  
輒定欲煩移兵東討未議其宜可參思術略頽因上  
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  
已二萬計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又不  
人編類卷一百一十一  
進者當慮外難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賤秦屯結不  
散人前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致強敵爾臣以  
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純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  
才挾脅白刃加頸爾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  
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  
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  
自雲中五原四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復其  
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  
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  
無施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伺

叔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上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  
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  
十餘億養耗若此猶不盡誅除孽復起于茲作書今  
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勞伏待節度帝許  
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頽將兵萬餘人資十五  
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  
兵盛頽衆恐頽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挾以  
犂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  
逢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  
騰起頽馳騎於楊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  
人編類卷一百一十二  
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頽復追羌出橋門至走  
馬水上尋聞虜在舍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  
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洛州復相屯結  
頽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  
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  
與戰羌潰走頽急追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頽  
士卒饑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敗走頽遂與相  
連綴且闘且引及於靈武谷頽乃被甲先登士卒無  
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卒皆重  
藏旣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

與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類性輕果慮負敗難常  
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頗頗復上言臣本知  
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北陳愚慮思爲永寧之  
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  
信納賢言故臣謀得行與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  
恨信叛羌之訴節調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  
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  
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周興以來羌  
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雖種累以及覆  
沒沒縣邑割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假手行誅昔那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臣勅其  
涉夏連獲其討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  
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洛川以東故  
官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  
應折衄案與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  
虛欲飾文哉戈招降強敵誣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  
言之昔先零作寇越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焉援  
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  
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  
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蛇於室內也故曰

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  
規三歲之費用五十萬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  
寇殘虐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幸斯言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  
說降漢陽散羌頗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  
官無應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  
頗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  
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  
育在此不降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  
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頗規一舉滅之不  
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  
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  
山結營穿堊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儉等將三千  
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育等分遮汲水道頗自率  
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夾東西山縱兵擊  
破之羌復敗散頗追至谷上下門窮出深谷之中處  
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  
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紹降四千人分置安  
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驢騾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初顏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星

### 唐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時年九歲始召刻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海及長雄較寡言有武略積戰功至代北都督天寶元年爲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爲將乃能持重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七

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關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渡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遊閑伺隙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遠道強亡銀皆按名第罪以足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表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願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鳳四將印動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

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計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僞請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往日矣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頗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償所失請厲兵馬待驟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撓過咎會肅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入編類纂

卷百二

八

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說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然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獨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允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



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價馬值諸番爭來市故蕃馬寔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

唐章阜

章阜字成武京兆人始仕爲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權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置營田判官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九

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旣歸節而留兵五百戌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阜爲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暉伺知以白阜雲光懼不克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阜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阜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阜迎勞先納奴僞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旣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遂願與公同生死阜曰大使固善苟無他圖諸釋甲以安衆而後入可也雲光以阜儒生亡能爲乃命士委仗鎧阜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

下至阜伏甲左右應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他奴拜阜鳳翔節度阜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阜隴州刺史置軍拜節度使龍其功阜遣兄平及弁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坂遂安帝自梁洋還召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四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爲鄉道阜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來之稍稍逼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郝時以正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郝時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十

領其部故請歸爵阜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怖畏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衡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阜濟師阜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遠遮等三人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遠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旣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陳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閬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強弱爲患阜能緩服之故賊有功詔以郝時爲順政王夢衡懷化王驍

防和義王刻兩林勿都等印以賜之而夢衡復與吐蕃盟臯遣將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勛張芬出西山蠻關破戎和通鶴定廉城諭的傳嶺遂圍維州擣樓維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崖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通租弱水清遠咄咄入國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開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歸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平章事十三年復薦州吐蕃悉完壁造舟謀擾邊臯輒破卻之自是囊貢臘城等九節度嬰龍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州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捷虜臯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

維州邢玘出黃崖略樓難老翁城高個王英俊餘義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虜出濕山成溪賊守至道黎萬章良金趨平夷路維明自靈關夏陽攻通祖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酋卬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諸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師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鐵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明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衆勝深入師謀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會王叔文等干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頒劍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臯知叔文多讎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佐之奸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道受禪因投極姦黨是歲臯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撫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婚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

使遠朝卽署屬州刺史自以修橫務益滅之故劉關  
階其屬卒以叛朝廷欲追絕其咎而不與卒者試所  
進兵皆錢定秦等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  
者匠名也繇是議息

孫撫書田將軍邊事皆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  
郡實與沈黎越雋俱爲邊城迫於群蠻田在資將軍  
刺嚴道三年能修悉南蠻事謂撫言曰巴蜀再迫於  
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旌德建中之間西  
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蜂前鋒魁捷皆探五屬之  
甲持倍尋之戰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如值

八編類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橫堵懸戈如林發矢如蔽皆折刃吞鐵不能斃一戎  
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陵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  
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  
尚可南蠻殘我自韋壘鑿青溪道以和群蠻俾由蜀  
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叛去  
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  
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  
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  
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  
以敗卒貧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

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桀驁之心  
居則息畜聚衆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  
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  
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群蠻此舉大劔以  
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  
民飽稍餼豕十九如輒難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  
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因以  
呵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卽嚴城東甲而越扶戟而關  
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饒運者糞吏以鼠竊縣  
官富給帛則以疎而易良常賑粟則以沙而參粒如  
人編類集

卷之二十一

四

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惡能殊死而力戰乎此  
巴蜀所以爲憂撫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  
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邊  
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  
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  
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  
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之  
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  
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輟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  
此何患言卒遂書

宋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浚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知渭州取軍嚴明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羗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冒障塞蹂躪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歛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常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驕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窮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慙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解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

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此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關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適以爲真定路都鈐轄瑋嘗上邊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羣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唃廝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唃廝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適以立遵爲保順軍節度使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廝囉使其虜貴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

解實希予之斷教感激求自效問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實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實樣丹首乎瑋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獻瑋因獻南州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斷教爲州刺史初張信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荒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人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練一端築弓門治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砦凌雲三百八十里皆後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其年唃廝囉率衆數萬大人寇瑋迎

八編卷之六

卷之六

二

緣邊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間瑋至歸附者甚眾并發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寢平惡瑋不附已指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論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張矢箠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從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諡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閑暇及師多出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欽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柳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閤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衆創被

八編卷之六

卷之六

七

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還其  
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  
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  
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樞要害處爲築堡使  
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二馬死衆皆出錢市  
馬降者旣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  
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  
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  
情與地不可徙他軍也間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  
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  
人編百集

卷之七

七

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  
法入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  
令衆非吾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  
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  
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  
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爲將不  
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寶元中王巖爲樞密使河西  
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  
四人皆罷巖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巖善出城  
見之巖謂公儀曰巖之此行滿十年已有人言之公

儀曰此術士也巖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  
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  
帥巖至定治事畢瑋謂巖曰公事已畢自此當還明  
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巖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  
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僕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  
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  
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富有警公宜預講  
邊備鬼聞人材不然無以應卒巖曰四境之事惟公  
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  
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  
人編百集

卷之七

七

### 家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磨補官位至  
東染院使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

自凭欄立 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輒則更從一數

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元追某日期某日請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知渑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執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致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率然後觀手搏眾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指數皆此類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

又爲類集 卷一百一 世衡

三

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足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重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遇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拔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畝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竭之患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

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則

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籍奏世衡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慶曆三年春范仲淹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審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元

又爲類集 卷一百一 世衡

三

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小家奴奴訛素偏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因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部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卽部落羅拜皆感戴心服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經于渭仲淹報慶州蕃漢兵往扼郿城又召世衡分援涇原卽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世衡曰羌兵可用乃復教土人習矢以佐官軍由是緣邊

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正武力自振夏戎聞  
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  
復以環為意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號恨  
最為邊患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  
一馬持鐵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賜賚之入  
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乘之曰凡是負銀鼓隨  
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去遂為所擒還環慶  
路兵馬鈴轄范仲淹檄令與將偕築細腰城世衡時  
臥病即起將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

宋王韶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王

王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土簿建昌  
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求邊事熙寧  
元年詣關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  
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  
年攻甘肅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  
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  
勝遣兵時掠沈河則隴蜀諸郡皆盡警援貽征兄弟  
其能自保耶今哺氏子孫唯黃種粗自能立貽征欺  
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  
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縣皆故漢郡縣所

謂湟中浩亶大小榆抱罕土肥美宜五種者在焉  
幸今諸羌瓜分其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  
也諸羌既服喃氏致不歸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  
股掌中矣且喃氏子孫貽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  
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  
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廷州李士彬環州慕  
恩耳為漢有朋黨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  
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  
宜文字番部俞龍珂有言唐坂大渭源凡與夏人皆  
欲羈屬之諸將議先制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王

懷論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家隨以東又  
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  
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罷商  
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者竹佐耶仍命  
韶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占極邊弓箭手  
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  
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罷師中以資舜卿代  
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  
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  
欺安石又為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



中舜卿皆生謫，而詔爲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達上詔，盜貨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徒遠涇源，帝志復河隴，祭古渭爲還，連軍以詔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堡險，諸將謀置陣平地，詔曰：「賊不合險來，則我師必徒歸。」今人險地，皆使險爲吾有，乃徑趣抹耳山，厭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闕師小却，詔躬擐甲冒塵，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賄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詔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尋而潛師越武勝，遇賄征首領賄學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進，右正言畢賢敷修撰復擊走賄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達爲一路，詔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詔回軍擊之，賄征以其間據河州，詔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追陞驛馬徒行，或日至六七，賄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詔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資政殿學士，七年入

朝，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歸河州，日夜馳至熙州，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北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道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賄征知援絕，拔柵去，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肝食，數下詔戒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宴，詔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入千帳，賄征窮蹙，馬降，俘以獻，拜詔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殿觀文學士，非官執政而除者，皆自詔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爲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藏，據官吏緇故，詔欲罷藏，王安石右藏，詔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詔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議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費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虛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興衆

異論。僅不求退。必致不容。詔本鑒空。開邊驍。踏政地。乃以勅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諡曰襄敏。詔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下。以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詔鼻息自如。嘗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續醉。抱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詔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今失歡。如此命。酌大杯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詔交親多楚人。依詔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尤老弱。予以首爲功。級詔晚節言動不常。類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主

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以多殺徵云。

宋秋青

秋青字漢臣。汾州人。從軍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其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入中前。克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累功至招討副使。青在澤原。常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鉦再聲。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

總避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秋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記。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過山。峒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戰。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命之虞。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止。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廣源川蠻僞智高。以共衆叛。乘南方無備。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將偕馳驛討之。甫至。皆爲所摧陷。又遣楊岐孫。汚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遁曰。此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所遣之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賞。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有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使。高

者諺言審部善射奈張若上下山如平地當障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初張忠將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稍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借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皆望風而走而忠臨陣時方臥帳中悉為賊所虜揚敗余皆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河大受詰託與行者皆陰薄無賴之徒欲有所邀邀求河引之自從遠近莫不笑罵既至潭州河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責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

編類

卷之二

三

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若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為常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遁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將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被甲以節

遂致覆軍余靖言交趾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朝廷從其請狄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積跡二廣力不能討乃假驍夷貪得志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其勿用且假驍夷無通交趾使朝廷卒青計司策人亦服青有遠略云皇祐五年正月詔廣西南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助兵德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河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將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敵諸將毋得妄與賊關聽吾所為陳曙恐青獨有功棄青未至以步兵八

編類

卷之二

三

千犯賊潰于崑崙關其下敗直裒用等皆戰敗遁歸知邕州蘇軾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栗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惟蘇軾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案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

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鴻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初賊謀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匪騎兵于後變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歸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旄麾騎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羸軍爲三旋而擊之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部馬二千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背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近去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稻家收而智高爲青所破皆如其謠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遠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遂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而賊

至達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屯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遂乃諸青煥前請罪青撫達背曰遠今而勝惟也何罪之有青先與曾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所料方慶曆七年懷敏與元昊戰于廣州懷敏敗死諸校與士卒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赦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翰林學士蔡襄言聞于青者如此初青請擊智高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服省赴闕下八補類案

上壯其言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問執政賈誼竊獨爲相對曰曷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凱餞首告劉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

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啓，倖其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初，欲用人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諫官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宜撫廣西時，智高卒崑崙關，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獻下。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賊所俘皆魁遺之，斂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橋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智高兵罷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域，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青爲樞密使時，范鎮爲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

兄胡似漢，改頭換面，一般只在汾河，加一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字漢臣，此歌爲是人作也，爲不疑矣。或欲鎮言之，鎮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爲道以啓君臣疑心耳？」青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公爲祖，青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髮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瑯琊，必拜于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問白廂吏，以其焚楮帛在中夕之後故也。至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三

和嘉祐間，青爲樞密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縣有火光，探吏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久矣。胡曰：「都下盛傳狄相公家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往救則無之。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諠於縉紳間，青不自安，遂乞陳州，遂薨於鎮，夜醮之事，竟無人爲辯之者。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二

經齊編

將類

名將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旌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火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今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于今之將者也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二

二

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面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都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

至未力戰百餘合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面契丹

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東生失皇甫大帥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遇等乃得還

宋郭進從征澤路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二

十

嚴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貴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太祖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

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瞻等歷詆諸將真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彬疾真宗臨問因詢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環璋材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環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書今追封濟陽王謚武惠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曰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

仁宗時尹洙薦狄青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果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

拜副使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遺之卒謚武襄

環原之間有明珠城藏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宜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种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四

爲患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宗澤前後請高宗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蔡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蓋忠簡澤子縉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縉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醅而無謀至汴悉反澤

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  
族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志義有以風動之  
也使當時無或阻經宰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  
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檢邪  
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  
哉

劉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武穆金王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  
斬收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

八編類集 卷三 五

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  
不能成功齋恨而沒

余玠家貧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俾帥舟師  
沂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  
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爲粗人斥爲哈伍願陛下視文  
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  
激非國之福帝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  
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  
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  
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

無幾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  
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  
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  
大更典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  
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以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  
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蘆州城  
神臂山其他因山爲壘基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  
絡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  
意圖蜀徵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  
以祀

八編類集 卷三 五

吳玠代兄玠守蜀二十年卒贈太師謚武順上皇嘗  
問勝敵之術於玠玠對曰弱者出戰疆者繼之上皇  
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玠選諸將率  
以功有薦才者玠曰兵官非實試難知其才以小善  
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孟珙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  
折衷衆志皆極諷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  
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而色晏然無敢涕唾者  
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  
味尤達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取將

武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則君遣將闕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武后不置監軍可爲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

肅宗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得邢洛月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

八編四卷

卷之三

三

三

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藩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真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藉爲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爲制將也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爲淫侈至於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趨寧歸鎮楊炎言于德宗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

兵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汾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衆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

八編四卷

卷之三

三

三

三

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立功之后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真之外館追脅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完憲宗嘗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劉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爲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爲鄰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守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有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弱吳易於反掌故詔驍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臣竊謂河

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燠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爲憂患可勝道哉齊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江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師今正其時焉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九

微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况垧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說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十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是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笑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蔡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卒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曰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彌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陣還遣魏一城持以秦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

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室陽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飭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而詔至亦止今濟義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憂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殺趙不必爲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復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

坐燕之用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謫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東鹿

八編新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趙

三

三

八編新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趙

八編新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趙

十一

趙

趙

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勦成之請亦非誠意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爲功若不得入與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相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奸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恩因承譔述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盧宗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爲臣之虞微勸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欲要垍言於上曰從史必爲亂今與承璋對營而不設藩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璋乃召從史入營與垍伏壯士擒縛之馳請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爲昭義帥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璀奏已贈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

要害魏博恒由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滅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昨爲從史所據使朝廷計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瓚文牒差本軍牙將爲重鎮留後物情頻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奸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軀出於列校以承瓚一驍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憤怒與爲伍且謂承瓚誘重軀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瓚不知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改除則朝廷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

人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孟元陽鎮昭義既從史爲驛州司馬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府士卒大譁環拜請爲留後與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中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

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孫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門與應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與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露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刻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

人編類纂

卷之三

四

有此比將何以給之憲宗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憲宗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貸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邨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偏強

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夕  
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  
婦人民思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  
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  
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  
二使齎帖授行營軍使張運令斬悟還素與悟善懷  
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輩不顧死亡以抗官  
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譏來取悟首悟死諸公  
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盛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  
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肯立斬之  
衆思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  
鼓一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  
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譟動地時城門已洞開牙中兵  
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  
之慰諭軍民斬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  
且思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歎欬出賈直言於獄置  
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由師道父子三首送弘  
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

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  
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  
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  
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  
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  
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心諸公肯從之乎  
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  
帥諸將及都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  
爲威德帥承元後鎮滑州將士諱諱不受命承元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五

詔旨諭之諸將流涕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  
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  
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  
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  
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因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  
乃定

李實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  
子孫故承嗣之死實臣力爲悅請繼聚至是悅屢爲  
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  
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卿日因

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堯不許。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鄆滑兩道全軍。帖以宜閏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魏鎮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繫禪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室天井之口。高壁深壑。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七

甲。宜閏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積未可誅。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狗國也。籍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與之東都。奏以爲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積官爵。以王元達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

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達即日出師。

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軍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武宗行之。自鄆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八

卷三十三

六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勅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王。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至誠遣大將遮勅使馬求官。及爲軍。

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武宗武宗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惟牙將陳行泰王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張仲舒言行泰終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元

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上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薊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

卷一百一十五

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前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思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龍鄉平恩殺傷其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王宰言遊奕將得劉勰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旗表似欲擅招撫之功營韓信破口營李靖擒顏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十九

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慎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諭石雄以宰若納勰則雄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晉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勰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其是且積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是私忠歸於臣下不敢在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性而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實稿不足况子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能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

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克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官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違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殺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主

并其黨斬之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高文端曰官軍令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平潛伏山谷同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主

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潞州以種數誅大將疑恩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論以引兵取稹事成即除他釗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迎密陳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譯者調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

要害以漸迫之

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而將士有功無賞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王之并藉編戶家貲十分取二民恹恹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被拘焉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達洛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王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暴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



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爲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恩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來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而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相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叛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至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誼言杜棕請赦誼等上不應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藉團兵並縱歸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諸道將上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盧鈞老克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斬之

僖宗時右補闕常濟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僖宗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於是貶濟萬州司戶尋賜死

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潯往

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爲留後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潯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潯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潯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潯而西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從治之事得專遂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逼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遂使論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

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太祖于諸將家族在京師者燕之甚厚郡中莞懼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曉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藩情每入定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慮得以盡力東而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管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美

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忘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念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

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蘇洵御

論將

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王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王蜀諸將共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嬖倖伊審微韓保貞趙崇韜皆管梁乳臭子素不習兵能以吾恩實于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御大敵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美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三

經濟編

將類

戰略

葵酉師陳于鞏鄆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皆解張御  
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  
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脛未絕鼓音曰余病  
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  
朱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  
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戰略  
旌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  
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懷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  
吾子勉之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爲右載齊侯以見韓  
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  
惠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  
丑父三人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  
抽戈楯冒之以人子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  
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若免乎  
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

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  
也予之石瘡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  
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  
立國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  
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克君子恕以  
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  
秦必歸君求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懷德賊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戰略  
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  
館晉侯饋七牢焉噉析謂慶鄭曰盍行手對曰昭君  
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  
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  
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戰于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  
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戰矣暴  
而不戰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遠民欲猶  
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今以和衆利人之幾  
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是武有七德我無一  
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主成事而已武非吾功  
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  
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  
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

止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憑其侵軼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  
鄭人大敗戎師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  
鄭師衆大于憑自投于車下子良伐太子緩而乘之  
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四

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昌諫曰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  
可以息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飢  
市無赤米而國虛其民必移就蒲麋於東海之  
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茂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會齊之利無使夫後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宋至吳  
王將駐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  
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  
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懼而又戰幸遂可出

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  
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  
吳國爲不道求成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  
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  
行之請問戰矣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  
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  
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單食未嘗敢  
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  
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  
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若慈其幼長其孤問其

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予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宮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如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矣，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謂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

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荷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入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句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之以土去。奔側席而坐，不婦。王背席而立，大大向稽。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乃闔左闔，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婦。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壇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

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  
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  
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獨於軍曰有眩瞽之  
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  
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子後於軍曰筋力  
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應令者歸莫告明日選  
軍接餘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  
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  
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  
而不右身軀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下

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  
君子六千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  
衝枚沂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衝枚踰江五里以須  
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  
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  
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衝枚潛涉不  
鼓不諱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  
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江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外  
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思使人行成曰皆不  
殺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

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  
今孤不道得罪子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豈孤  
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晉天以勉賜吳而吳  
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  
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  
敢不受以民生之不畏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萬也  
其與幾何寡人其遷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  
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  
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  
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  
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  
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  
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八

桓帝時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度尚成烈徙  
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  
寶而陽潘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聞  
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  
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  
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  
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審使所親客潛焚其管

珍積皆盡。賊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云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勸令林馬薦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更士乘銑遂大破平之。

楊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滑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方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期其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役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沒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景其梁帥郡境以清。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靈帝復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趙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失。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習。非九天之執也。夫義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

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迫歸寇也。困獸猶闘。蜂蟻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乃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擊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朱儁擊破趙弘餘師。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思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貴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固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

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微斷  
奔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  
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傷重擊大破之乘勝逐北  
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

桓溫欲伐慕容氏於臨漳郡超諒以道遠汴水又淺  
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于溫  
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  
所資為謀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郭城彼服公威略  
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夾戰呼吸可定設欲  
城郭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  
人編額集

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  
從便當頻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  
糧如勝延終亦濟尅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  
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飽佚秋冬船道  
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求竭首少恐不可以涉冬此  
大限閱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  
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  
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

桓溫伐蜀使江夏相秦喬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  
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

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  
也今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  
如全軍而進弃去釜餽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為  
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  
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  
遂大破之

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春末杯匹磾等部  
眾五萬餘以討石勒時城陁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  
重柵設郭以待之就六春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  
出挑戰頃為就六春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頗謂

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眾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  
至內糧罄絕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  
諸將皆曰宜固守勒謂張賓孔萇曰就六春遠來  
戰守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  
種衆之悍末恆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恆所可勿  
復出戰示之以弱連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  
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恆帳蔽必震惶計不及  
設末恆之眾既奔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  
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  
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



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未怙就六營等眾遂奔散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兼遣一兵共於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

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

公融言于堅曰鮮卑羸弱我之仇讐所陳策畫何可

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羈軍旅今陛下信而

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堅不聽遣

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

以兖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州諸軍事堅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陽平公融等兵

八編類集

三十萬先至潁口晉武帝詔以謝石為征虜將軍征

討大都督以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謝琰桓伊等眾八

萬拒之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

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

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甚劣於玄是

日玄思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

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卻

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冲

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開將略今大敵

垂至方遊談不暇遺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

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矣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

之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于洛澗撫淮以遏東兵

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

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

連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誠難與為

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奔

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謝玄遣虜陵相劉牢之帥精

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

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

步騎崩潰爭走淞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

刺史王頊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

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

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有思

色秦王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

公融曰若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

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

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遁之使不得上

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

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

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

八編類集

子 6 - 673

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良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壽陽秦兵大敗自相蹂躪而死者蔽野塞川走者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寒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大奔序因大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言無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天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人編類纂

宋書

五

北魏還洛陽荊州刺史薛直度勸魏高祖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高祖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魏高祖留諸將攻潁陽自引兵南下至宛夜襲其郭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高祖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奪六合非如曩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止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泉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

免

人編類纂

宋書

五

宋文帝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役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文帝不從慶之又固陳不可太子劬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文帝皆不從遣王玄謨師沈慶之等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鐸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

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僉使  
暫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  
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使王玄謨  
進圍滑臺，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申坦進逼  
周牢。魏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世祖，請遣兵救緣  
河殺帛。魏世祖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  
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  
月，魏世祖引兵南救滑臺。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  
嚴，而玄謨貪饒，好殺，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  
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廳家付  
匹布賣大衆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  
魏救將至，衆請發軍爲營。玄謨不從。魏世祖渡河，衆  
踊百萬。玄謨想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玄謨  
遁還，蕭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  
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  
乃止。斌乃使王玄謨戍碯礪，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  
軍進攻弘農，援之。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  
薛安都等攻陝，元景於後督租陝，險固，諸軍攻之  
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  
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

脫兜鎧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  
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  
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  
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怵將步騎二千救安  
都等。夜至，魏人不知，明日安都等合戰。元怵引兵  
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  
擊，流血凝肘，才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晷  
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遂克陝城。  
麗法起等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  
山羌胡皆來送款。文帝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  
元景等不宜徇進，皆召還。魏世祖至彭城，立墮屋於  
戲馬臺，以望城中。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所過無不  
殘滅。魏兵至淮上，文帝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  
彭城。至盱眙，魏世祖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營東山，毛  
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  
皆敗沒。是夕，質軍亦潰，質奔穽重器械，軍將七百人  
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  
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隄，積財穀，矢石爲  
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  
守宰多弃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

不顧夫復何思若肉薄來攻此乃吾懼固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瑛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瑛質向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瑛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肝貽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肝貽自帥大衆南向由是肝貽得益完守備魏世祖至瓜步壞民廩舍及伐犂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恐民皆荷檐而立內外戒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文帝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于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差異味魏世祖鑿灰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塑屋魏世祖不飲河南水以繫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繫駝名馬并求和請婚文帝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世祖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

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魯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文帝召太子劬及羣臣議之江湛曰戎狄無視許之無益勸言於文帝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文帝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隋高祖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迴子魏安公倬軍沁東于上流縱火批頰豫爲土狗以禦之倬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章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聞其却鳥鼓齊進軍既度頰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惶小利難集  
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迴卒十三萬陳於城南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得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迴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章孝寬分兵悉平關東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四

經濟編

將類

軍儲

項羽擊漢拔榮陽漢兵通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通有藏粟甚多楚人拔鞏陽不堅守敖倉通引而東令成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

漢宣帝時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散作秦末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叩懼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

屯田

漢宣帝時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散作秦末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叩懼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

百九十三斛麥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錄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槽下繕鄉亭浚溝渠治墾陁以西通橋七十所令可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四

二

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今虜亡其美地薦軍愁于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殷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楚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拊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貪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漣清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雖霜露疾疫瘵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

入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三

驚動河南大開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陞陘中道橋令可至解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募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左國又奏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條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開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異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路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寒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堞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圖興髮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速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令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通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入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四

先零竄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渥中亦未可空如是募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勝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損循衆荒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餘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

人臣不忠之科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明年充國奏言  
羗本可五萬人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  
人溺餓死者五六千人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  
還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柘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蔭  
民多相食羽林監乘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  
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  
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  
倉庫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  
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

八編類集

卷之四

五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鎮襄陽祜緩懷遠近甚  
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賊  
皮還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  
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  
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  
收屯之後一鎌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

明皇時奚契丹既內附且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  
營州制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管内州縣鎮戍皆如  
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度支使與慶禮等

策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  
安流散

郭千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  
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

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復開東辛戌  
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  
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  
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今吐蕃久居  
原藪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  
爲絲綱因完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

八編類集

卷之四

六

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  
遠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  
其糧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  
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  
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  
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既而戍卒應募  
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  
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  
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

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後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馬延已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開贖土爲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墾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謂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

前世屯田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贖土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輪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

八編類纂

宋宣和

七

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十萬計結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輪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降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宜請罷管田務李穀亦以爲言勸悉罷戶部管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管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太祖曰利在于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

理宗時孟珙條具上流事宜言諒知蒙古于襄樊信

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脂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

掩其勢潛兵燒所積脂材又度其必因糧于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月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

掉歸漢尼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

八編類纂

宋宣和

八

李廷芝權施州建始縣廷芝訓農治兵選壯上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蒙古闊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州復降而壽州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役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太澤楊惟中趙璧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歲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達清口柵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

束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



馬政

隋末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繼得牝馬三千匹於赤祈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縷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明皇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

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

入類纂

卷三十四

九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千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于鴻臚至是代宗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

餘乘

後唐明宗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止之  
范延光馮質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阻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十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且數以聞明宗從之

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高祖詔市士民馬養二四諸道不經割掠者

宋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

入類纂

卷三十四

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裝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自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二體量草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攻守

魏王嘉與劉泉寇壽陽步騎號二十萬齊豫州刺史  
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  
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  
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  
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  
坐成擒矣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  
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  
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魏人果  
襲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瞞時決堰下  
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入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  
人稱其善

卷之四

上

東魏丞相高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革孝寬隨機拒  
之城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  
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  
今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  
我當穿地取爾乃募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與狐  
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還  
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捨之又於塹外積  
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喚之一  
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

御者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  
能牽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大以燒布并欲焚樓  
孝仁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鈎遙割之松麻俱  
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  
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  
入城外盡攻擊之衛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  
其土山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  
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  
士卒驚懼解圍去

八

卷之四

上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吳千兩  
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玄宗遣宦官曹日昇往  
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  
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  
致帝命何為沮之偕使不達不過亡一死若達則一  
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進城中大喜  
吳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  
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  
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拒其衝襄陽南夏得全  
朱泚黨所據併長安城自是唐祚以此為憂乃急攻  
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入城中河懼

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膏火以待之。賊攻南城，韓游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瓊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輟，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遣兵馬使張韶齎牒表，間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驅使填塹，得間入城。代宗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

人續集

卷三十四

三

泚兵于醴泉，泚遂道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秦擣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閒，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皆以法。故於是乎，開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者，天下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賈，楚錄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

之逆息虜虜皇子，嬪之裝緣綵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備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掠，以飽其志者也。

守臣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福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擊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擊先示之。

人續集

卷三十四

四

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擊論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爲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粟，賊掠人爲糧，置春磨。

後梁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燃火焚樓櫓，數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遽律后咽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

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後唐王都審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明宗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棄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

潰明宗從之

燕幕客恪閑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

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疆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

以守之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然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遂破之於圍裏於是城中氣阻莫有固志龕而縛出降悉定齊地

後漢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區節度使庾彥珣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擒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趙河自同州常恩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

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已而士卒新受賜于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德圖奸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爲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

珂帥之朝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員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千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冠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員如坐網中矣

宋高宗時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有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金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連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

八事圖志

卷之四

七

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司但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變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取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阡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澤孫備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陞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

知有備遂引去

寧宗時孟宗政權聚陽初抵事一愛僚犯新令立斬之軍民服栗於是築陝積水修治城堦備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與合兵勇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絢鈴自警鈴聲則大吹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金帥完顏訖可擁步騎傳城孟宗政囊櫛虛沙以覆樓棚列甕滿水

八事圖志

卷之四

八

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十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埒城運薪草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初戰棚防城損穿奔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譟以薰之金人室以濕楦折路以剝土城額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擁重兵披厚鎧鎗衫鎧面而前又濕楦濡草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陸死燄殆金人連不得

志會尾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鄆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豪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刻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内外合勢士氣大振賞勇入金營自哺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詎可單騎遁獲其背糧器甲不可勝計道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人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崇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廨屋與居藉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鄆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人編類集

卷之四

子

從衆

李翱從道論中材之人局于書而惑于衆而傳言違衆不祥書云三人占從二人之言翱以爲言出于內則可守而爲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衆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而非之道之私衆將非之豈知天下讜言皆是耶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廢

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嚙嚙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食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嘿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于衆小人默于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

人編類集

卷之四

子

一伸而邪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敢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和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羣而說之矣當是則見在是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于斯以辨之難易而較是非也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君子怯于名而勇于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亂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嘿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終

八總類纂卷之二百十五  
經義類

將類

謀計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爲上勝之同則溷爲下  
所爲貴鐵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驚駘同  
所爲貴鐵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於則與無至  
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  
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  
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

八總類纂

卷之二百十五

一

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  
兵也拔矢而垂伏尸捕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  
死矣且荆國之法罷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  
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卽位憎公孫無知收其  
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孫小白奔莒既  
而國教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  
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鈎鮑叔御公  
子小白僞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  
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  
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僞也其智若鐵矢

八總類纂

卷之二百十五

二

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  
喪而還苟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  
執政未改子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  
將爲喪舉聞矣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  
政其誰由已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  
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  
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止夫君子  
計成而後行二三千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  
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  
季武子襲下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樂成伯曰不可

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特請侯諸侯其誰懼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不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開焉而况君子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矣而大捷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若不克魯君以擊夷伐之而又來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稊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人也乃歸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喆而送子使

人編纂集

卷五十五

三

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恐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平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重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李斯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隙而遂恐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

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出電上驅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相親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賁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肖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來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

人編纂集

卷五十五

四

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事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入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



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拔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

沛公入武關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鄢食其持重寶唱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人盡獲集

卷一百五十五

五

敗遂至咸陽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謂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實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

不解

者之聞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僂華爲軒倒置子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僂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

八指類集

卷一百五十五

六

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張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起銷印

廣武君曰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抵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關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耨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

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僇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  
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執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  
服齊必距境以自疆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  
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  
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  
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  
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  
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  
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  
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  
八肅類集 卷五 韓信 七  
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  
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  
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  
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已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  
父絳侯故客鄒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  
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  
擊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  
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  
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

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  
獻帝拜袁紹爲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  
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  
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  
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  
迎大駕卽官郡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穡士馬以討不  
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賴用郭圖淳于瓊曰漢室  
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  
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  
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  
人肅類集 卷五 郭圖 八  
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  
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  
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  
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曹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  
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  
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  
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  
兵徒以山東撥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  
在王室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  
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

有逆節其何能為韓遂楊泰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或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與或籌焉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陞級懸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按鼠忌人言類是

人言類是

九

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跋扈欲闖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逞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部鼎在廟章執甚焉奈落瓦解其執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孔融上袁帝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繫情者求倚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

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盟誓應推恩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滑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諸葛亮上趙王倫敗虜志勸成都王穎曰齊王眾號百萬與張

人言類是

人言類是

一

泓等相待不能決大王運得濟河此之大勲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齊委重於罔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周尉遲迥知丞相楊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章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之孝寬兄千藝為魏郡守迥遣迎孝寬悉以逆謀語孝寬孝寬携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章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

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顗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我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薈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唐李淵入臨汾終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靜

人編纂

卷五十五

唐書

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援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環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環在焉胡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速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倉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諸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

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環爲招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舍之而去君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躪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屢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鶩葉耳若淹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曲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

人編纂

卷五十五

唐書

曹斬孝讓以蒲津中潭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河南山東大水餓莩蒲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遠世勣率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鄉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獨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東執取

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言之洪客意不出於知所之

玄宗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勝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何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翔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禁其四

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救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必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還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清河客李壽年二十爲郡人乞師於顏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隣

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予彼以贍北軍今有在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糧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追千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常兵足以倍平原之餉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壽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壽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

已辭之壽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倚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出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壽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帥因討汲郡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

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大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師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進。開弓高繩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昊合勢。令裴度將大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窟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矣。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三

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欲率。安危皆繫於此。疏奏不省。

後唐龍敘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人。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

團柏。雖有鉄障可衝。况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敘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宋欽宗時。張所以蠟書冒鄆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宋

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蚤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王雲至真定。幹南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南不粘沒喝亦使王昀等來。欽宗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劫。王遂不行。至

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免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縣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陸贄言賊泚勢窮援絕李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丑諸師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其亦都不要籍願因此赦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裏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適陸贄迴云卿言許出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畜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費復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寇寇逗遛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大強不資旁助建徽元惠之衆附麗其營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托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此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

光又與韓游瓌書約使爲變游瓌奏之德宗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取恃衆爲亂今鄧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樞則行官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豈能爲亂德宗曰如此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泚不足憂也德宗然之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與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德宗貶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情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人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言于穆宗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閉糧道不通

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  
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  
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桌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  
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取兩仲  
等力主割地桌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  
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  
乃止桌還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  
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  
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  
相動者

人編類集

卷一百五十五

五

李綱兼充御營使人對言曰今國勢不遠靖康間遠  
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  
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  
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  
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  
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  
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  
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  
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  
可保而東南可安令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

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  
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  
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  
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  
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  
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  
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  
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  
防禦訓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  
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  
八龍類集

卷一百五十五

五

今日之先務也欽宗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  
傅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因奏用  
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  
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  
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  
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  
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任命招置新軍及御營  
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  
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



由不可保因慷慨請行高宗以浚爲宜撫處置使  
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  
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別遣大  
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歸來武昌爲趨陝  
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  
宜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  
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  
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  
大悅

不能用謀

人編類纂

宋高宗

三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  
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  
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  
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卽陳而後擊之宋師  
敗績公傷股門官廕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  
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  
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令  
之勅者皆吾敵也難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明必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傷  
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  
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優可也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  
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  
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未趙  
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  
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  
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  
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  
人編類纂

宋高宗

三

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  
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  
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  
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  
銜路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  
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事成則是大王  
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  
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  
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  
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

守小吏未嘗爲兵臣請爲大王恐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賜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七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首當死武安君曰緣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緣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櫓繼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趙甚疾出該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王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

能用也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禍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人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

漢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

此乘勝而去國遠圖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薪後變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直不尋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在其後而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還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三子所禽矣成安君不可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請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趙雲之將必非

人編真集

卷五十一 符類

三

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哭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不從

曹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北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梯土與兵順流而

符類

下唯布孤城更無重衛此而不果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汚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遠自成斷絕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游釜中事發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咸皆觀望得失期實天啟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國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僅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恃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

人編真集

卷五十一 符類

三

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世宗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既而不果

唐玄宗時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玄宗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諒山父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慮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  
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楊阿忠疑輸  
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輸逗遛將失機會玄宗  
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輸不得已撫膺慟  
哭引兵出關遇賊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  
北阻河隘道七十里輸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  
前龍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輸以兵三萬登河北阜  
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  
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兵  
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

八鶴類集

卷三十五 唐書

三

石擊殺士卒甚衆追隘士卒如束槍梁不得用輸以  
瓊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  
以草車數十乘塞瓊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  
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  
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後晉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  
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後唐路王夜與近  
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  
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

八鶴類集

卷三十五 唐書

三

崧還謂同僚呂琦曰今誠與契丹和歲以禮幣約至  
十餘萬緒遺之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  
曰此吾志也它夕二人密言於路王路王大言稱其  
忠二人私草遣契丹書以俟命久之路王以其謀告  
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  
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  
因誦我皇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路王意遂變一日  
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  
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  
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  
人懼汗流浹背拜謝無數路王詬責不已呂琦氣竭  
拜少止路王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  
等爲謀不賊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路王怒稍解  
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  
策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帝昂言本朝德五季之亂削藩  
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  
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  
悔何及今空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  
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

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  
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壽番陽取江  
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陳約日齊魯有  
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  
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  
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